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话说宋朝仁宗天子在位的时候，有一天，天子驾坐紫宸殿，接受百官的朝贺。当时殿头官喝道：“有事早奏，无事退朝。”这时候就见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走上前去奏道：“现在京城瘟疫流行，希望陛下能减免赋税，祈天消灾，以救百姓。”天子听了，即刻传旨，免去民间税赋，一面又在京城寺院设坛祈天，消灾免难。不料这一年瘟疫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厉害了。仁宗听了，非常不安，召集百官商议这事。参知政事范仲淹说：“依我的意见，可速请天师张真人来京城祈禳瘟疫。”仁宗天子同意了范仲淹的建议，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张真人星夜来京。

这洪太尉辞别天子，背了诏书，带了几十个人，离了京城。一路上饥餐渴饮，夜住晓行，来到信州。大小官员，出城迎接。同时派人报上龙虎山上清宫，准备接诏。第二天，众官送太尉到龙虎山下。早见宫中道士，鸣钟击鼓，香花灯烛，迎下山来。

上山直至上清宫前下马，进得宫中，将皇上诏书供在三清殿上。洪太尉便问道：“天师现在哪里？”住持真人回答说：“太尉有所不知，这天师性好清高，不喜迎来送往，自家在山顶搭了一座茅草棚住在那儿。”洪太尉说：“如今天下瘟疫横行，本官奉皇上差遣来请天师，速赴京城祈天消灾。不见天师，这如何是好？”住持真人说：“太尉不必着急。要救天下百姓，除非太尉心怀诚意，布衣草鞋，亲自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才能相见。如果心不至诚，恐怕是要空走一回了。”太尉听了说道：“怎见得我就没有诚心，就依你说的，明天一早上山。”

第二天 天刚放亮 众道士就起来 备了热水 请太尉洗了 换过布衣草鞋 吃罢斋饭 用黄布包袱背了诏书 就要上路。众道士送到后山，指给路径。

太尉别了众人 独自走出来。快到半山腰时 抬头望去 只见千峰竞秀 万壑争流 瀑布斜飞 藤萝倒挂。那龙虎山顶直插云天 好座大山！

这洪太尉独自走了一程，便觉腰酸腿软。他慢慢挪动着脚步，埋怨道：“我是朝廷贵官 他张天师在哪里 却叫我受这般辛苦？”话刚说完，就见山洼里卷起一股旋风。只听得松树背后奔雷似的吼了一声，便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锦毛老虎来。洪太尉大吃一惊 叫声啊呀 便倒在地上。

那老虎围着洪太尉咆哮了一阵，然后跳到后山坡下，不见了。太尉倒在树根下 吓个半死 浑身却如中风麻木 两腿好似斗败公鸡 口里连声叫苦。

老虎去了好大一阵 洪太尉才爬起来 收拾包裹 再上山来。转过山头 叹一口气 说道：“怎叫俺受这般惊吓。”话没说完 只觉又起一阵旋风。太尉定睛看时，树丛里刷啦啦地响，跟着抢出一条水桶般粗细雪花大蛇来。洪太尉见了 叫一声：“我今天要死了！”说着倒在石头边。

大蛇抢到洪太尉面前 盘作一堆 眼迸金光 口吐血舌 直把毒气喷到太尉脸上。把个洪太尉惊得三魂荡荡 七魄悠悠。那蛇看了太尉一阵，钻进树丛不见了。洪太尉爬起来 骂道：“这些道士 实在无礼 若是上山寻不见天师 下去和他们算账！”正要迈步 就听见松树背后隐隐地有笛声传来。就见一个道童 骑一头黄牛 吹一管铁笛 转出山坳来。从前有一首写牧童的诗说的好：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饭饱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洪太尉唤住道童说：“你从哪里来 认识我吗？”道童并不理睬 却呵呵大笑 用笛指着洪太尉说：“你是要见天师吗？”太尉大惊：“你怎么知道？”道童笑道：“我早间听天师说 当今皇上差个洪太尉前来 要召我去京城祈禳瘟疫，我驾鹤乘云去了。”道童说完，吹着笛子，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 莫不是天师吩咐过他了 我不如下山去吧。

太尉下得山来，众道士迎接。真人就问道：“见着天师吗？”太尉便将山上经见之事一一细说，末了又责怪道士戏弄自家。真人笑道：“贫道怎敢戏弄太尉？那是祖师故意试探您的诚心呢。至于说那个牧童，他正是天师本人。”太尉便叹息有眼不识真师。真人说：“太尉放心，既然祖师早知此事，想他这时早在京城了。”太尉方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真人请洪太尉游山，太尉大喜。一行人走走停停，指指点点，看玩许多景致。走到一处，只见一所殿宇，朱红牌匾上书四个金字：“伏魔之殿”。真人说：“这是前代祖师镇锁魔王之殿。”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说道：“打开门来，我倒要看看魔王什么模样。”真人央求道：“太尉，光祖天师告诫过的，此殿万不敢开，恐惹祸端，伤害天下。”太尉大怒：“待我回到京师，告你们个假称魔王，哄骗百姓的罪过，统统发配远恶军州受苦！”

真人害怕洪太尉权势，只得唤几个道人，揭了封皮，打开铁锁。屋里黑洞洞的，点起火把一照，却见当地一座石碑。太尉命掘倒石碑。真人再三苦劝，太尉哪里肯听，先把石碑放倒，又挖掘下去。却是一块大青石板，众人扛起石块，却是一个万丈地穴。只听得穴内刷啦啦一声响，就见一道黑气滚出地穴，直冲到半天空里，散作百十道金光，向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大惊，发声喊，都走散了。

洪太尉问：“走了的是什么妖魔？”真人不过几句话，说出个缘由来。

究竟真人说出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当时住持真人说：“当初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说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如今太尉放他们走了，如何是好？”洪太尉听了，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急急收拾，下山回京。

这时张天师早在京城禳救灾病，瘟疫尽消。天师回龙虎山去了。洪太尉朝见天子，奏说请天师等事体，只字不提放走妖魔一事。

后来仁宗皇帝驾崩，传位英宗。英宗传位神宗，神宗传位哲宗。那时天下太平，四方无事。

且说东京开封府有个破落户子弟，姓高名二，不成家业，只好枪棒，又踢得一脚好毬。京城里人都叫他高毬。后来发迹，将毬改作俵，唤了高俵。这高俵不务正业，尽做坏事，被人告了，府尹打他二十脊杖，赶出了京城。高俵只得来到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世权。后来哲宗天子大赦天下，高俵才回到了京城。由于柳世权的推荐，高俵到开生药铺的董将士家做事。董将士嫌他不是正派人，找理由转荐到了小苏学士处。小苏学士也厌他有劣迹，引荐给了太尉王晋卿府里。也是该当高俵走运，这王太尉乃是当今哲宗皇帝的妹夫，最爱风流人物，见了高俵非常高兴，留他在府里做了个亲随。

一日，王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派高俵给他小舅子端王送去，那时端王正在庭院中和人踢气毬，高俵不敢过去，立等多时。这时一个毬腾起，端王没接着，却滚到高俵身边。高俵使个鸳鸯拐，踢还了端王。端王见状，问明缘由，大喜，且不理睬玉器，只与高俵说毬，

又让高俅踢了几脚 当晚留在府中过夜。第二天 端王设宴请王都尉 席间说到想留高俅之事，王都尉自然同意。自此高俅便在端王府中做了亲随。

不到两月 哲宗驾崩 无有太子 就立端王为天子 帝号徽宗。不到半年，就把高俅抬举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高俅择了吉日，去殿帅府上任。大小官员呈上手本花名，内中只缺一员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高殿帅大怒 喝道：“快与我拿来！”

且说这王进，家中只有一个老母。近日染病，听得新殿帅派人来拿，只好挺着身子前来参见。高俅道：“好你王进，竟敢装病不见，分明是小瞧我！”王进说：“小人怎敢，真是病了。”高殿帅大怒 喝令：“拿下，给我加力打！”众牙将都与王进好，都来求情。高太尉喝道：“看在众人份上，今日饶你，以后和你算账。”原来 高俅在东京浪荡时，曾被王进父亲一棒打翻，如今发迹，自然要报往日之仇了。王进回家对母亲说知此事，二人抱头痛哭。娘道：“咱娘儿俩逃命去吧！”王进道：“娘说的是，儿也这么寻思。延安府边庭，那里是用人之处，可以安身立命。”

母子俩商议定了。当夜收拾些银两什物，第二日天刚五更，王进扶娘上马，锁了门，挑着担子，趁天色未明，出城取路往延安府来。

王进母子在路上行了一月有余。一日，看看天色将晚，来到一个庄院前。向庄主太公说明借宿之事。太公说：“谁顶着房屋走路哩，但住不妨。”又教人做些饭给他吃。王进谢过太公，当夜住下。

次日，王进正要上路，却见太公的儿子史进在院中练棒，被王进看出破绽。太公道：“原来客官精于枪棒？”就叫儿子拜王进为师。自此王进在史家村住下，每日指教史进武艺。这史进十八九岁，刺一身青龙，人称九纹龙。

光阴荏苒，不觉已过半年。史进已将十八般武艺学得十分精熟。王进就要辞别，太公父子苦留不住，只得安排筵席送行。史进亲送师父十里路程，洒泪而别。

且说少华山上，近日添了一伙强人，三个头领，唤作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史进寻思，这伙强贼迟早要来骚扰村庄。就召

集村里庄户 要他们准备器械 日夜防患。一日 朱武与陈达、杨春商议，山寨也该积聚些粮草，以防备官军，陈达听了，点起小喽罗，披挂上马，下山往史家村去了。

史进聚起三四百人，来到庄前。那陈达使一支丈八点钢矛，史进使一柄三尖两刃刀，一来一往，战作一团。史进卖个破绽，待陈达拿枪刺来 好个史进，一闪身 伸过手来 把陈达提离了马鞍 丢在地下 命人捆进庄里去了。

喽罗报山来 二位头领听了 连声叫苦。朱武不亏称神机军师 他与杨春步行下山 来到庄前 双双跪下 道：“俺兄弟三人不求同日生 但愿同日死。请英雄将俺三人一同绑了送官府请赏吧。”史进本是好汉 见他们这般义气 便道：“我若将你们解送官府 反让天下人耻笑。”就将陈达交给二人，回山去了。

三位头领觉得史进是义气之人，就收拾了三十两金条，派人送到史家庄上 以示酬谢。史进本不接受 又想 既然好意送来 不妨先收下。半月后 史进也备些钱物送上山去。一来一往 竟成了朋友。不想此事被一个叫李吉的猎户知道了 心想 官府要捉拿强人 史进却私通贼寇 我何不报上领赏？就到华阴县里报告了。

时遇八月中秋 史进备下酒宴 要请三位头领。中秋节这天夜里 云淡天晴 圆月当空 万里如银。史进与三位头领正在后园饮酒赏月 就听得村外一声喊起 火把乱明。史进大惊 上墙一看 见朴刀钢叉摆得麻林一般 又听叫道：“不要走了强贼！”

究竟史进与三个头领怎么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话说当时官军围住房院，史进见了，说道：“这可如何是好？”三个头领跪下道：“不要因我们连累了哥哥，将我们绑出去请赏吧。”史进道：“哪能这样？”与三个头领议了一番，都挂披上马。史进当头，朱武、杨春在中，陈达在后，领着喽啰庄客，杀了出去。史进等杀开一条血路，奔少华山去了。

史进寻思：庄院家财都没了，日后往哪里去？朱武说：“哥哥何不在这里做个寨主？”史进说：“我是个清白好汉，怎能落草为寇？我师父王教头现在边庭延安府做事，我不如投他去吧。”三个头领苦劝不住，只得为史进收拾些银两送他下山，洒泪而别。

只说史进离了少华山，崎岖山路，荒村野店，走了半个多月，来到渭州。史进走进一家茶坊，想吃杯茶，顺便打听师父去处。就见一个大汉大踏步走了进来。茶坊伙计说：“问这个提辖就知道王教头。”史进连忙施礼，说：“官人高姓大名？”那人说：“俺是经略府提辖，姓鲁名达。敢问大哥姓氏？”史进通报了姓名。原来这鲁达早听说过九纹龙史大郎，他告诉史进他师父王教头在延安府。说完挽起史进的手，走出茶坊，上街吃酒去。

远远地看见前面围着一群人，走近了，见是个卖膏药的。就听史进叫道：“师父，多时不见。”原来那卖药的是史进的开手师父，名叫李忠。鲁提辖说：“既是史大郎师父，一同吃酒去。”三人来到潘家酒楼坐下，伙计端菜上酒。三人一边吃酒一边说些闲话，就听得隔壁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将杯碟丢到地上，对伙计说：“什么人搅俺弟兄们吃酒，你给我

唤他来。”

不多时，进来一个十八九岁姑娘，背后一个五六十岁老儿。原来这老儿姓金，东京人氏，来渭州投奔亲戚，流落在此。本地有个镇关西大官人，将他女儿强娶为妾，没想不到三个月，被他大老婆打出来。原先并未收他钱财，如今却逼着还他三千贯。父女两个想起这些苦楚，无处求告，因此啼哭。鲁达说：“呸！俺当是哪个镇关西，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说着从身边摸出五两银子，又向史进借了十两，递给金老，让他算还店钱，其余做了路费回乡去。金老父女拜谢去了。

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挂着三五片猪肉。郑屠正坐在柜台内，看刀手卖肉。鲁达走到面前，郑屠忙让人搬过凳子，说：“提辖请坐。”鲁达说：“要十斤精肉，切成臊子。”郑屠切好，用荷叶包了。鲁达说：“要十斤肥肉，也切成臊子。”郑屠又细细切了。鲁达说：“再切十斤寸金软骨。”郑屠说：“你这不是专门来消遣我吗？”鲁达骂道：“俺就是专门消遣你！”把那两包肉劈面打了过去。郑屠大怒，从肉案上抢过一把尖刀跳过来。鲁达早拔步在当街上，伙计和过路人哪个敢上前来劝。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就来揪鲁达。鲁达顺势按住左手，小腹上一脚，踢倒在当街，赶上去，踏住胸脯，骂道：“你狗一般的人，也敢叫镇关西？你如何骗了金老父女？”说着提出醋钵儿大拳头，一拳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第二拳打在眼眶上，打得眼珠进出。又一拳，正中太阳穴。鲁达看时，郑屠躺在地上，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他寻思道：只说痛打这小子一顿，没想真个打死了。俺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趁早逃走。鲁达回到住处，收拾了些银两衣物，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溜烟走了。

这鲁达急急忙忙过了几处州府，走了半月光景，来到代州雁门县。进得城来，看见十字路口围着一群人看榜文。鲁达也挤进人群观看，却是不识字，就听众人念，那榜文说的是雁门县依了太原府的旨令，捕捉在渭州打死郑屠的犯人鲁达。鲁达还在那里听，就听背后有人大叫道：“张大哥，你怎么在这里？”一把拉住，离开了十字路口。

究竟拉扯鲁达的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鲁达转身看时，不是别人，正是渭州酒楼上救了的金老。金老说：“恩人，官府张挂榜文捉你，你却在这里看榜。”鲁达说：“因了你那事，我打死了郑屠，逃出渭州，不想来到这里。你怎么也在这里？”金老说：“自从得恩人救了，本要回东京，路上遇见一个乡邻，就跟他来这雁门做买卖，又亏他做媒，将女儿嫁了本地一个财主赵员外，如今衣食丰足。就请恩人到家里一叙。”

到得家里，金老唤出女儿，拜谢了鲁达，一面又备办酒食相待。第二天，又引见了赵员外，员外也是称谢不已。鲁达在赵员外庄上住了几日，就见金老急急赶来，说有做公的在街上打探呢，恐怕有些闪失。赵员外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三十里外有座五台山，倒是个安身的地方。寺里智真长老是我弟兄，不知提辖肯不肯做和尚？”鲁达寻思，如今也没个去处，倒不如走了这条路罢。当下说定了。第二天起来，赵员外送鲁提辖上五台山。一面派人前去通报。

鲁达看那五台山时，果然好座大山，云遮峰顶，日转山腰，飞泉瀑布，峭壁苍松。早见智真长老率僧众迎出门。员外领鲁达上前施礼。长老请员外进屋，有小童献上茶来。赵员外便向长老说明让鲁达出家之事。长老说：“员外是本寺的施主，此事容易。”

寺里有僧人向长老说：“此人相貌凶恶，不可收他，恐怕日后累及山门。”长老说：“不收他，赵员外面子上不好看。况且，我看过了，此人时下虽然凶顽，日后正果非凡，你们都不及他。”当下就将鲁达须发剃去，智真长老赐他一个法名：智深。第二天，赵员外嘱咐了鲁智深要遵守佛门

规矩不可任性之类的话，辞别智真长老，下山回家去了。

且说鲁智深在五台山寺中，不觉已过了四五个月。时在初冬，天气晴好，智深走山门，寻思道：俺往常好酒好肉，如今做了和尚，饿得干瘪了。正想着，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一副担桶，唱上山来。智深说：“汉子，你挑的什么？”汉子说：“好酒。”智深便要买酒吃。汉子说：“长老有法旨，只卖给寺内杂工、轿夫，和尚却是不卖的。”说完挑担便走。智深说：“好！你个汉子，俺又不白吃你的！”说着跳下来，双手拿住扁担，只一脚，将那汉子踢倒在地，揭开桶盖，只顾舀冷酒吃，不多时便吃了一桶。

只说智深在半山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涌上来。智深将袖子退下，缠在腰里，扇着两个膀子走上山来。守门僧人拦住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吃得烂醉！”智深旧性未改，睁起双眼骂道：“直娘贼！你俩要打俺？”揸开手指，朝那僧人脸上只一掌，再复一拳，打倒在山门下。另一个飞也似的跑进去报告了。为头僧人听得报说，便集合起二三十人，拿着木棒抢出来。智深望见，大吼一声，却似起了个霹雳。众僧人见他凶，都慌忙退入殿里，将门关上。智深抢进来，一拳一脚，打开门窗，夺条棒，把那二三十人从殿里打出来。

有人慌忙报告智真长老。长老听得，急急赶来，喝道：“智深，不得无礼！”鲁智深说：“俺只吃了几碗酒，又不曾惹他们，众人就来打俺。不看长老面上，俺直打死他们几个秃驴。”长老命人扶智深回屋。众僧人都来埋怨：“本寺哪能容得这个野猫，乱了清规！”长老劝了一回众僧，大家各自散了。

又过了些时日，鲁智深旧性不改，又到山下吃酒。他怀里揣条狗腿，摇摇晃晃走上山来，一时兴起，打坏了半山亭子和山门下的金刚，又打伤了前来劝阻的和尚。智真长老将此事报知了赵员外。赵员外送钱送物，重塑了金刚，修盖了亭子。长老说：“智深，你连累杀老僧了。出家人第一条便是不可贪酒，你吃了酒，几次三番搅扰生事，我这里是留不得你了。看在赵员外面上，给你写封书信，你投别处安身去罢。”

当时长老说：“我有个师弟，现在东京大相国寺住持，唤做智清禅师。我写封书信，你投那里罢。临走送你四句言语，终身受用。”智深跪



下说：“愿听师父教诲。”长老说：“遇林而起 遇山而富 遇水而兴 遇江而止。”智深拜了长老九拜 背起包裹 辞别众僧人 离开五台山。

鲁智深到得山下村庄，找个铁匠铺，打了把戒刀和一条禅杖。等两件器械都已完备，便背了包裹 跨了戒刀 提了禅杖 取路投东京来。过往人看了，果然好个莽和尚，真是生成食肉餐鱼脸，不是看经念佛人。

一日 看看红日西沉 来到一处庄院。庄客说：“和尚 来我庄上做甚？”智深说：“借贵庄投宿一夜 明早便走。”庄客说：“我庄上今夜有事，和尚快走 别在这里讨死！”鲁智深大怒 提起禅杖 就要发作。只见庄里走出一个老人 六十上下年纪 喝问道：“你们闹什么？”智深说明缘由，老人说：“老汉也敬信佛天 既是五台山来的师父 但住不妨。”智深说：“不敢动问贵庄高姓？”老人说：“老汉姓刘 此处唤做桃花村。乡人都叫老汉刘太公。”一面吩咐酒食 招待智深。

吃过饭 智深说：“贵庄今夜有甚事？”刘太公叹口气说：“不瞒师父说 此处不远 有座桃花山 山上有两个大王 聚集着五七百人 打家劫舍。因来庄上看见老汉的女儿 选了今夜好日子 要来强娶成亲。老汉因此烦恼。”智深说：“俺有个主意 叫他回心转意 不娶你女儿。”太公说：“我家有福 遇着了你这个活佛。他是个杀人魔王 师父须要小心。”说着 领智深到新房。智深将戒刀放在床头 禅杖倚在床边 放下帐子 跳上床坐了。

太公见天色黑了，命人在打麦场上摆下桌子，点起灯来。只听得山边锣鸣鼓响，远远看见四五十个火把，一簇人马飞奔庄上来。庄客大开庄门，前来迎接。那大王到庄前下了马，太公将他迎到厅上。大王叫道：“我的夫人在哪里？”太公说：“大王先请吃酒。”大王说：“拿酒来 我和丈人吃几杯。”吃了一回 大王说：“和夫人相见了 再吃不迟。”太公拿着烛台 大王摇摇晃晃 走到新房前。推开门 黑洞洞的。大王说：“我那丈人，房里也不点碗灯。”一边叫着娘子，一边东摸西摸。智深忍住笑，不做声。待他摸到床边帐子 被智深就势劈头揪住 耳根上只一拳 大王叫一声：“怎么打老公？”智深喝道：“叫你认得老婆！”拳头脚尖一齐上 打得那大王大叫救命。喽罗们听得大王喊声，一齐抢进来。智深撒下大王 床

边操起禅杖，打出来。那大王瞅空儿爬出房门，摸到马前，跳上去，打着，泼喇喇地逃往桃花山去了。

且说鲁智深正在房里吃酒，庄客报道：“山上大头领来了。”原来那二头领逃上山后，和大头领说了娶亲被打等事，大头领便点起人马，呐喊下山，杀奔庄前，报仇来了。

大头领抢到庄前，挺着长枪，喝道：“秃驴，快出来决个胜负！”智深大怒，抡起禅杖打过来。大头领叫道：“和尚不要动手，先通个姓名。”智深说：“俺姓鲁名达，如今做了和尚，唤做鲁智深。”大头领呵呵大笑，滚下马鞍便拜，说：“哥哥一向可好？”原来此人却是在渭州卖药的打虎将李忠。二人相见了，都到厅上叙旧，说些自渭州分别后，如何做了和尚，如何落草为寇等事。又唤出刘太公，也相见了。太公听说了事情缘由，放下心来，安排酒食，款待二人。

第二天，鲁智深和刘太公乘了轿子，李忠骑马，众人都上山来。李忠唤出二头领周通说：“认得这和尚吗？”周通说：“若认得便不吃他打了。”李忠说：“他就是我常给你说的打死镇关西的鲁提辖。”周通听说，扑翻身便拜。智深说：“周家兄弟，你听俺一句话，刘太公只有这个女儿，养老送终，你若娶了，叫老人家失了依靠。依俺说，这头亲事再别提了，你心下如何？”周通说：“愿听大哥的。”刘太公听如此说，拜谢了，下山回庄。

住了几日，智深便要辞行去东京。李忠、周通说：“哥哥既然不肯落草，待我二人下山得些钱财，送与哥哥作路费。”二人点起小喽啰，下山去了。

智深寻思，这两个人好生小气，现放着许多金银不送给俺，却要打劫别人的。便取出包裹打开，拿了桌上金银酒器，都踏扁了，拴在包裹里。智深走出寨来，到得后山，一望，都是险峻之处。就将戒刀、禅杖、包裹先丢下去，却把身子往下只一滚，骨碌碌直滚到山脚边。

鲁智深离了桃花山，从早晨直走到午后，正寻思找个客店吃些东西，就听得远远地有铃声传出。智深说：“好了，不是寺院，便是道观，俺且去那里投奔。”

究竟鲁智深投的是什么寺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且说鲁智深走过几道山坡，不上半里，却见一所败落寺院，山门牌额上书着四个金字：“瓦罐之寺”。

智深入得寺来，见满地都是燕子粪，门上一把铁锁，锁上净是蜘蛛网。叫了半日，没人答应。寻到厨房后一间小屋，见几个老和尚坐在地上，一个个面黄肌瘦。智深说：“俺是五台山来的僧人，讨顿饭吃。”老和尚说：“我们都三天没得饭吃了，哪里给你吃？”智深说：“老大一个寺院，不信没有斋粮。”老和尚说：“师兄听老僧说，半年前不知从哪里来了个云游和尚，唤做崔道成，引着一个道人，唤做丘小乙，毁坏了寺院，将众僧都赶走了。我们几个老的走不动，只得在这里，因此没饭吃。”说着就听见有人唱歌。智深寻声走去，就见个道人，挑着个篮儿，里面放些酒肉。智深不做声跟着，直到后面，见槐树下放一条桌子，铺着杯盘，中间坐一个胖大和尚，旁边坐着个妇人。那道人放下担儿也来坐下。和尚看见智深，吃了一惊，说道：“师兄请坐，同喝一杯。”智深说：“你俩如何把寺院毁了？”和尚说：“师兄别听那和尚胡说，是他吃酒撒泼，将钱养女，僧众都走散了。”话不投机，便争斗起来。那崔道成、丘小乙各执一条朴刀，赶到槐树下，来打智深。智深见了大吼一声，抡起禅杖打将去。斗了十四五回合，智深一来肚里无食，二来走了许多路途，渐感力气不足，只得卖个破绽，拖了禅杖便走。

智深走了几里，见前面一个大林，都是赤松树，虬枝错落，怪影参差，如老龙巨蟒。智深看了说：“好座猛恶林子！”就见树影里一个人探头探脑。智深喝道：“林子里那鸟人快出来！”那人听得，拿条朴刀跳出来，

喝道：“秃驴！”一边寻思，这和尚声音好熟。两个斗了十多回合，汉子又叫道：“你真个姓甚名谁？”智深说了姓名，那汉扔了朴刀便拜：“认得史进吗？”智深大笑道：“原来是史大郎。”

二人同到林子里坐了，叙说自渭州别后情状。史进请智深吃过干肉烧饼，再回瓦罐寺来。到得寺前，智深大喝一声：“今番和你斗个你死我活！”和尚和道人拿着朴刀杀过来。智深一来吃得饱了，二来有史进壮胆，斗到八九回合，吼一声：“着！”一禅杖把崔道成打下桥去。丘小乙见了，卖个破绽便走。史进喝道：“哪里去！”往后心一朴刀，道人也倒在一边。

二人寻到厨房，见有酒有肉，都吃得饱了。又包些金银衣物，就灶前点两个火把，凑巧风急，四下里都着了，竟天价烧起来。

二人烧了瓦罐寺，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史进说：“我回少华山投奔朱武等人，日后再说。”智深也要投东京去。二人互道日后相会，各自分路走了。

且说鲁智深在路上又走了八九天，早望见东京。来到城中，向人问讯，寻着大相国寺，拜见了智清禅师，呈上书信。清长老说：“你既是我师兄智真大师荐来的，本寺有个菜园，在酸枣门外，你可去那里管理。”智深便领了法帖，辞了长老，拿了包裹器械，来到酸枣门外菜园。

且说菜园附近住着二三十个泼皮，经常来菜园偷菜，见新来一个和尚住持，便商计道：“诱他到粪池边，翻下去，先耍他一回。”

一日，智深来到菜园地上，就见那伙泼皮拿些酒果，笑道：“和尚新来住持，我们街坊都来作贺。”只是说，并不近前。智深寻思：这伙人莫不是要来害俺？倒要叫那家伙看俺手脚。想着大踏步走过去。为头的张三、李四见了，便向前去，一个抢左脚，一个抢右脚。智深右脚早起，将李四踢下粪池。张三要走，智深左脚又起，两个泼皮都踢在粪池里挣扎。

自此，众泼皮再不敢来侵害菜园。

一日，泼皮们凑些钱物，买了酒肉，送进来请智深，说道：“我们有福，得师父在这里为我众人做主。”智深大喜，与众人一齐吃酒。只听得门外老鸦哇哇地叫。有人说：“老鸦叫，怕有口舌。”就都出外面看，见绿

杨树上一个老鸦巢，众人说：“搬梯子上去拆了。”智深走到树前，看了一眼，把褂子脱了，用右手向下，左手拔住上截，将腰只一趁，把那绿树连根拔起。众泼皮见了，一齐拜倒在地，只叫：“师父不是凡人！”

第二日，智深在园中为众泼皮使禅杖演武，只见墙外一个人喝彩道：“这个师父，使得好器械！”智深问：“那人是谁？”众人说：“这官人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智深说：“何不请来？”那林教头便跳入墙来，两个相见了。智深说：“教头为何到此？”林冲说：“与夫人到岳庙还香愿，听得使棒演武，不想得遇师兄。”正说话，就见使女慌慌赶来，叫道：“官人，娘子被人拦住了。”

林冲别了智深，奔到庙里，就见一个后生，正拦着娘子。林冲赶到跟着，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正要打时，认出是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原来这高衙内在东京倚强仗势，欺男霸女，谁敢惹他。众闲汉劝道：“教头休怪，衙内不认得娘子。”林冲怒气未消。众闲汉劝了林冲，和高衙内上马去了。

且说这高衙内引了一班儿闲汉，自岳庙中见了林冲娘子，又被他冲散了，心中快快不乐，到后来竟卧起病来。内中有个帮闲的，唤作干鸟头富安，一个心腹陆虞侯，两个来府里探望衙内，见他容颜不好。正说话间，府里老都管也来看衙内病症。待看病出来，两个拉住老都管说：“要想让衙内病好，除非让太尉知道，害了林冲性命，衙内才能得他娘子。若不如此，送了衙内性命。”老都管说：“这个容易。”当晚报知了高太尉，说道：“陆虞侯和富安已商议了办法。”高俅说：“唤二人来商议。”老都管就唤二人来到堂里。高俅问说：“你两个有甚计谋？如救得我孩儿好了时，我自抬举你二人。”陆虞侯说：“恩相在上，只需如此如此。”高俅听说了，喝彩道：“好计！你两个明日便去办理。”

再说那日林冲在菜园中遇见鲁智深，智深说：“俺初到这里，正没相识，如今得遇教头。”林冲说：“师兄若不嫌弃，就当结为兄弟。”智深大喜。这几日，林冲与智深吃酒，把岳庙中那事也不记在心上了。一日，林冲和智深走到一个巷口，见一个大汉，手里拿着一把宝刀，立在街上，自言自语说道：“老大东京城，没有一个识得军器的。”林冲回过头，说：“拿



过来看看。”也是该当林冲有事，好好地走路，问他做什么。那汉子递过刀，林冲拿在手里，同智深看了，但见清光夺目，冷气袭人。林冲叫道：“好刀，你要卖多少钱？”汉子说卖三千贯。林冲说：“要是一千贯，我便买了。”汉子叹口气说：“罢，罢，金子当生铁卖了。”

当下林冲别了智深，引那汉子到家里取了钱。林冲又把刀看了一回，喝彩道：“真个一把好刀！”当晚不离手看了一夜。

第二天，门外有人叫道：“林教头，太尉听得你买一口好刀，叫拿去府里比看。”林冲说：“又是什么多口的人报知了。”就穿了衣服，拿过刀，走出来。来到府前，那人说：“太尉在里面后堂内。”转过屏风来到后堂，不见太尉。又过了两三道门，那人说：“教头在此少等，我进去报知太尉。”那人进去了，不见出来。林冲心疑，探头看时，只见檐前额上有四个青字，白虎节堂。林冲大惊，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的地方，平常人如何敢进来？正要回身，只听得脚步声响，林冲看时，不是别人，正是高太尉。太尉喝道：“林冲，你怎敢私人白虎节堂？你知法度吗？你手里拿着刀，莫不是来刺杀本官？”林冲躬下身说：“恩相，刚才有个人呼唤林冲，说太尉让拿刀来比看。”太尉说：“人在哪里？”林冲说：“进堂里去了。”太尉喝道：“胡说，你手执利刃，分明是来刺杀本官。给我拿下。”旁边走出二十余人，恰似金雕追燕，猛虎吃羊，将林冲绑了。

究竟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林教头棒打洪教头

话说当时高太尉喝叫拿下林冲要斩，林冲大叫冤屈。太尉便命解到开封府问罪。一千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阶下。府尹说：“林冲，你是个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林冲便把岳庙与妻子还香愿、买刀被骗入白虎堂等事详细说了。府尹命取刑具枷了，推入牢里。内中有一个狱卒，姓孙名定，为人最为耿直，他知道林冲冤屈，就宛转在府尹面前说了周全林冲的话。府尹说：“他做下这般罪，怎么周全他？”孙定说：“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他高太尉家的。”府尹说：“不要胡说。”

府尹去高太尉面前再三说知林冲口词。高俅自知理短，只得准了。府尹回来，断了林冲二十脊杖，刺了面颊，派两个公人监押沧州牢城。

两个公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领了公文，押林冲出了开封府。只见众邻居和林冲的丈人张教头在府前等候。张教头请董、薛二人到州桥下酒店里坐，安排酒食款待二人，又送了银两，请二位公人路上照看林冲。林冲本想劝说丈人让娘子改嫁，但娘子和岳丈坚决不同意，林冲也只好应允了他们。林冲拜谢了丈人和众邻舍，随公人去了。

走到巷口，酒店里伙计来唤董超、薛霸，说道：“二位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请说话。”二人跟伙计去了，却并不认得。相见了，三人坐下，那人从袖子里取出十两金子，说道：“我是高太尉府中心腹人陆虞侯，今奉太尉指令，将这十两金子送给二位，有事相烦。二位解押林冲往沧州，不必远去，就在前面找个没人地方，结果了他。”二人听了，董超说：“怕有些不方便。”薛霸说：“便是高太尉叫你我死，也得依他，别说又送了金子给俺。落得做个人情，日后也有照顾俺处。”当下二人收了金子，出得

店来。

且说董超、薛霸解押林冲，往沧州路上来。时值六月天气，炎暑正热。林冲初吃棒时，倒也无事，走了三四日，棒疮却发，疼痛难忍。薛霸说：“去沧州两千余里路，你这般走，几时到得？”林冲说：“小人棒疮疼痛，请二位担待些。”董超说：“你自慢慢地走罢，别听他叽咕。”薛霸一路上只是埋怨：“却是老爷们倒霉，遇着你这个魔头。”

这日天刚亮，三人便起来。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动身。走出七八里路，林冲走不动了，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一座猛恶林子，但见枯蔓层层如雨脚，乔枝郁郁似云头。这座林子唤做野猪林，是东京去沧州第一个险峻地方，林子里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薛霸说：“我也走不动了，去林子里歇一歇。”三人进到林里，林冲叫声“哎哟”，靠着一棵大树就倒下了。董、薛二人说：“俺们正要睡一睡，又怕你走了。”薛霸从腰里解下绳子，把林冲连手连脚紧紧绑在松树上。二人转过身，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说：“不要怨我弟兄两个，是那陆虞侯传下高太尉旨令，要我两个到这里结果你。多走几日也是死，倒不如让我们快些回去。”说完提起水火棍，往林冲脑门上劈将下来，可怜林冲一世英雄，束手就死，正是万里黄泉无旅店，三魂今夜落谁家。

说时迟，那时快，薛霸的棍刚举起来，就听松树背后打雷似的吼一声，跳出一个胖大和尚，喝道：“俺在林子里等你多时！”抡起铁禅杖，来打两个公人。林冲睁眼看时，认得是鲁智深，连忙叫道：“师兄不可下手，都是高太尉派陆虞侯吩咐他两个害我性命，如打死他两个，也是冤屈。”智深拿刀割断绳子，扶起林冲说：“自从你受了官司，又听说刺配沧州，俺放心不下，跟将来，一路上见这两个鸟人做神做鬼，越发放心不下，果然他来这里害你。”智深喝道：“俺不看兄弟面上，直把你两个剁成肉酱。还不快来搀兄弟！”两个公人哪里敢回话，搀着林冲，又替他背了包裹，走出林子。走了三四里，见一个小小酒店，四人进来坐下，唤伙计买肉打酒。林冲问道：“师兄如今去哪里？”智深说：“将兄弟送到沧州。”两个公人听了，暗暗叫苦。

自此，鲁智深要走便走，要歇便歇，在路上走了十七八天，沧州已是

不远。

智深说：“兄弟，此去沧州不远，一路上都有人家，再无险恶去处，如今与你分手，日后相见。”林冲说：“师兄回去，向我丈人说知。”智深取出二十两银子送给林冲，二三两送给公人，之后抡起禅杖朝旁边一株松树打去。松树齐齐地折了，智深喝道：“你两个鸟人，但有歹心，叫你头与这树一般！”董超、薛霸吐出舌头，半天缩不回去。

鲁智深回去后，三人直走到晌午，早望见路旁一座酒店。三人进去，等了半个时辰，不见伙计来问，林冲把桌子敲着说：“你这店主人好没道理，我又不白吃你的！”店主人说：“我这是好意。这村中有一个财主，姓柴名进，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常嘱咐我们酒店，但有过往犯人，可去投他。我今卖酒肉给你，他知你有银子，便不帮你。”林冲说：“我在东京时，常听得说柴大官人名字，原来却在这里，我们何不去投他。”谢了店主，起身出门，行不上二三里，过一座大石桥，早望见绿柳阴中那座大庄院。石桥边坐着几个庄客，林冲上前说：“烦大哥报知大官人，有个姓林的求见。”庄客说：“大官人今早打猎去了。”林冲说：“是我没福，我们去罢。”同公人再回旧路，走不上半里路，只见远远的林子深处，一簇人马飞奔庄上来。但见人人俊丽，个个英雄，数十匹骏马嘶风，两三面绣旗弄日。中间一位官人，三十四五年纪，骑一匹雪白卷毛马。官人纵马前来问道：“这位带枷的犯人是谁？”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东京禁军教头，姓林名冲，因得罪高太尉，今刺配沧州。”那人听了，滚鞍下马便拜：“柴进有失远迎。”林冲慌忙答礼。柴进说：“久闻教头大名，今日有幸相遇。”拉了林冲的手，同到庄上。

当下柴进安排酒食，款待林冲和两位公人。就见庄客来报：“教师来了。”只见那个教师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胸脯走进来，林冲想：既是教师，必是柴进的师父了。急急躬身说：“林冲参见。”柴进说：“这位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这位是洪教头。”那洪教头全不理睬，自去上首坐了。柴进看了，心中很不高兴。

洪教头问道：“大官人今天怎么厚礼款待犯人？”柴进说：“这位不比别人，他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师父怎么轻慢他？”洪教头说：“我不

信，他敢和我比一棒，我就认他是真教头。”

又吃了几杯酒，早见月亮上来了，照进厅堂里，如同白日。柴进说：“请二位教头较量一棒。”林冲寻思，他是大官人师父，我一棒打翻他，面子上不好看。柴进见林冲犹豫，就说：“洪教头到这里，正没对手。林武师不要推辞，我正要看二位教头的本事。”林冲见柴进这样说，也就放心了。只见洪教头起身说：“来，来，来和你使一棒看。”林冲说：“大官人不要笑话。”也拿一条棒起来对洪教头说：“师父请教。”洪教头喝一声：“来，来，来！”把棒使个把火烧天势。林冲也横着棒，使个拨草寻蛇势。洪教头举棒盖下来。林冲往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又一棒打下来。林冲却将棒从地下一扫，洪教头措手不及，那棒正扫着他腿骨，扑地倒了。柴进大喜，叫取二十两一锭大银送了林冲。洪教头满脸羞愧，庄客扶了朝庄外走了。

柴进留林冲住了几天，公人催促要走。柴进置酒相送，写了书信，说：“沧州府尹、军城狱卒都和我交厚，带这书信去，必然照看教头。”林冲收了书信，谢过柴进，三人取路投沧州来。

且说三人来到沧州，公人去州衙里下了公文，当下收了林冲，判送牢城营内。林冲取出柴进书信，请狱卒送交。自家又使些银两打点牢城内大小狱官狱吏。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自然少受了许多苦处。

不觉早过了四五十天，已是深冬时节。一日，林冲在营前闲走，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林教头，怎么却在这里？”林冲听得，回过头来见了那人。

究竟林冲见了的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侯火烧草料场

话说当时林冲正在闲走，听见背后有人叫他，回头看时，却认得是李小二。当初在东京时，多得林冲看顾。李小二说：“先前多得恩人救济，不想来到沧州，投托在一个酒店里，因见小人勤谨，主人有个女儿，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没了，小人夫妻两个在牢城营前开个茶酒店过活。”林冲说：“我因得罪了高太尉，被他陷害，刺配沧州，如今叫我管天王堂，不想在此遇见。”

李小二请林冲到家里，叫出妻子拜见了，说道：“我夫妻两个还没个亲戚，今得恩人到来。”自此，李小二不时间送汤送水到营里，给林冲吃，林冲也拿些银两给他做本钱。

一日，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就见两个人走进店来。小二说：“客官可要吃酒？”前面那个军官打扮的人说：“烦你去牢城营请管营和狱卒来，就说有个官人请说话。”

李小二请得管营、狱卒来，铺下菜蔬、果酒。那人对小二说：“不叫你不要来，我们要说话。”小二去了。管营说：“素不相识，官人高姓大名？”那人说：“有书信在此，一会儿便知道了，先吃酒。”

小二对妻子说：“这两个人来得不地道，我听他说出‘高太尉’三个字来，莫不与林教头有些关系，你且去阁子背后听他说什么？”妻去了半个时辰，回来说道：“那些人交头接耳说话，听不清说什么。只见那人从怀里取出一包东西给管营，里面怕不是金银？就听得说‘好歹结果他性命。’”

那些人又吃了半个时辰，算还酒钱，出门去了。

不多时 林冲走进店来。李小二慌忙说：“小人正要去寻恩人。就把刚才的事详细叙说了一遍。林冲说：‘那人什么模样？’”小二说：“五短身材 白净面皮 约有三十来岁。”林冲听了大惊：“那人正是陆虞侯。那泼贼 敢来这里害我！”林冲大怒 去街上买了一把尖刀 前街后巷 寻了三五日 不见人影。第六日 管营唤林冲说：“柴大官人面上 不曾抬举你，东门外十五里有座大军草料场，你可去那里看管。”林冲去李小二家辞行过 回到天王堂取了东西 跟着狱卒往草料场来。正是严冬天气 彤云密布，朔风渐起，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来到草料场，与那看管的老军交接了。老军拿一串钥匙给林冲，又指墙上一个大葫芦说：“你要买酒 出草料场往东二三里便有。”说完和狱卒回营去。林冲看那草屋时 四下都崩坏了 觉得身上寒冷 就用枪挑了葫芦 锁上门 踏雪投东而去。

林冲买了酒，看那雪，越下得紧了。林冲奔回草料场门口，推门看时 连声叫苦。原来那两间屋已被雪压倒了。寻思 天又黑了 今夜怎么安排？就想起半里路外有个山神庙，不妨去那里过一夜，明日再说。

林冲挑了酒葫芦 来到庙里 先取下毡笠子 把布衫也脱了 放到供桌上，提起葫芦把冷酒慢慢地吃。只听得外面毕毕剥剥地响。林冲跳起身从墙缝里看时，只见草料场火起，林冲正要出门去救火，就听得外面有人说话。一个说：“这条计好么？”一个应道：“回到京师 报告太尉 保你二人做大官。”又听一个说：“这早晚怕烧成灰了。”一个说：“就是烧不死逃得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

林冲听得，一个是狱卒，一个是陆虞侯，一个是富安。寻思道 老天有眼，若不是倒了草厅，我准被他们烧死了。林冲挺着花枪，轻轻开了门 大喝一声：“泼贼哪里去！”三个人都惊得呆了。林冲举枪 先刺倒狱卒 再刺死富安。回过身 将陆虞侯只一提 丢在雪地上 用脚踏住胸脯，喝道：“奸贼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却几次三番来害我 且吃我一刀！”

林冲杀了三人 开了庙门出来 走向茫茫雪野……

究竟林冲走向何方，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林冲雪夜上梁山 杨志汴京卖宝刀

话说当夜林冲雪夜离开草料场，后遇着柴进，因风声太紧，又得柴进书信推荐，前去水泊梁山避难。

且说林冲与柴大官人别后，在路上走了十几天。一日，天色已晚，见前面靠湖一个酒店。”林冲吃了几碗酒，忽然想起：先前在京师做教头，三街六市游玩吃酒，谁想今日被高俅那贼害得有家难归，有国难投。越发伤感，就向伙计借了笔砚，向墙壁上写道：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这时里面走出个汉子，把林冲揪住，说道：“你好大胆，在沧州做下弥天大罪，却在这里！”林冲说：“你知我是谁，你真个要拿我？”那汉笑道：“我拿你做甚，到里面说话。”就到后面一个水亭上。那汉说：“我姓朱，名贵，山寨叫小弟在这里开个酒店为名，专门探听来往客商经过。”两个在水亭上吃了半夜酒。第二天起来，朱贵推开水亭窗子，取张弓，搭上支箭，朝芦苇里射去。没多时，见有人摇过一只船来，朱贵引林冲上船，向泊子里摇去。只见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乱芦攒万队刀枪，怪树列千层剑戟。好个八百里梁山水泊！

且说朱贵引林冲上山来到聚义厅上，见中间交椅上坐着一个好汉，正是白衣秀士王伦，左边杜迁，右边宋万。朱贵、林冲上前拜见了，呈上柴进书信。王伦接过看了，说：“既然如此，先把一个投名状来。”林冲说：“借纸笔来写。”朱贵笑道：“教头错了，是叫你下山杀一个人，将头献上。”王伦说：“限你三日。”

没想一连两天，并不见一个人来。第三天，一个小校引林冲下山，等

了半日 不见有人。林冲说：“不如趁天色未晚 取了行李 往别处去罢。”小校用手指了说：“好了，那不是一个人？”就见那人远远朝山坡下走来。林冲见他近了 挺着朴刀跳出来。那人一看 扔了担子 转身闪过山坡去了。林冲让小校将担儿挑上山 说：“我再等一等。”就见山坡下转出一个大汉 大叫如雷：“泼贼 把俺行李拿到哪里去！”

林冲看时，见那汉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挺着朴刀，高声叫骂。林冲正没好气，也不答话，挺刀来斗那汉。一来一往，斗了三十来回合，不分胜败。

只见山高处叫道：“两位好汉不要斗了。”却是王伦和杜迁、宋万走下山来。王伦说：“这个是我兄弟豹子头林冲，青面汉，你也通个姓名。”那汉说：“俺是三代将门之后，姓杨名志，小时曾应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因去太湖边押运花石纲，来到黄河，被风打翻了船，失陷花石纲，不能回京城赴任，逃在他乡避难，如今朝廷赦了俺们罪，正要回东京去。”王伦说：“你莫不是叫青面兽的？”杨志说：“正是。”王伦说：“既然是杨制使，就请到山寨吃杯水酒。”杨志听了，只得跟王伦一行上山寨来。王伦叫杀羊置酒，款待杨志。

王伦寻思，两个都是好武艺，留了林冲，再留了杨志，让他们做个对头。就对杨志说了，不想杨志却不肯入伙。杨志说：“多谢众头领了，只是俺要投东京一个亲戚，望头领还了俺行李，如不肯还，空手也去了。”王伦说：“既然制使不愿在此，且住一夜，明日早行。”

第二天早起来，王伦叫一个小喽啰挑了担儿，众头领一齐送下山来，作别去了。

只说杨志取路往东京来见高太尉。来到堂前，高太尉一见大怒，说：“好你个杨志，把花石纲失陷了，不来报告，却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如今虽赦了罪，却难委用。”将杨志赶出殿帅府来。

杨志闷闷不乐，钱财都使尽了，如何是好？只有将祖上留下的这口宝刀卖了。杨志走到街上。将到晌午时分，只见众人都到巷内躲了，一面说：“快躲，老虎来了！”杨志好生奇怪，一片锦绣城池，哪来老虎。看时，就见一个黑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撞走过来。

原来这人是东京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唤做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开封府也治他不得。那牛二抢到杨志面前，说：“汉子，你这刀卖多少钱？”杨志说：“祖上留下的宝刀，要卖三千贯。”牛二说：“什么鸟刀，我三十文买一把。”杨志说：“这是宝刀。”牛二说：“怎么唤做宝刀？”杨志说：“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没血。”牛二说：“你试一试看。”

前两件都试了。牛二说：“你杀个人我看。”杨志说：“京城之中，如何敢杀人？”牛二说：“你敢杀我？”杨志说：“与你无仇无怨，杀你做什么？”牛二揪住杨志说：“我要买这口刀。”杨志说：“要买拿钱来。”牛二说：“我没钱。”杨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跤。牛二爬起来，骂着，一面挥拳打来。杨志躲过，拿刀抢过来，一时性起，朝牛二嗓根只一刺，扑地倒了。

杨志杀死牛二，就去官府自首。众人念他为街上除了一害，都来替他说话。府尹也看杨志是个好汉，牛二家又没苦主，就都判得轻了。当堂断了二十脊杖，刺了面，解押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

原来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最有权势。那留守唤做梁中书，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当时，公人解杨志到留守司堂前，呈上开封府公文。原来，梁中书在东京时，也认得杨志。当下见了杨志，便将自家实情一一告知。梁中书听了大喜，当堂开了枷，就留杨志在堂前使唤。

梁中书见杨志勤谨，有心要抬举他，只怕众人不服。就传下号令，告示大小诸将人员，要出东郭门教场中去演示武艺。梁中书对杨志说：“我有心抬举你，做个军中副牌，不知你武艺如何？”杨志说：“小人十八般武艺，自小学得，曾做到殿司府制使之职。”

当时正值二月中旬，风和日暖。梁中书传下令来，唤副牌军周瑾向前听令。周瑾得了将令，提枪上马，在演武厅前，左右盘旋，将手中枪使了几路，众人喝彩。梁中书又传令，叫东京来的杨志与周瑾比试。杨志得令，披挂上马，从厅后跑出来。周瑾见了，大怒道：“这个贼配军，敢来与我交枪！”

究竟杨志与周瑾比试武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青面兽斗武大名府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话说当时周瑾、杨志两个正要出战交锋，只见兵马都监闻达上厅来说道：“恩相，今日军中自家比试武艺，恐有损伤。不如去了枪头，蘸了石灰，两人都穿黑衣，白点多的为输。”梁中书说：“言之极当。”

两人重去换了装束，来到阵前。来来往往，反反复复，斗了四五十回合，看周瑾时，恰似打翻了的豆腐一般。兵马都监李成上前说：“周瑾枪法生疏，弓马娴熟，可叫他们比试弓箭。”二人得了将令，回到阵前。杨志说：“你先射我三箭。”说着拍马往南而去。周瑾随后赶来，弯弓搭箭，一连两箭，都没射中杨志。周瑾再取第三支箭，尽平生力气，看着杨志后心窝上一箭射来。杨志听得弓弦响，扭回身，一伸手，把那支箭接在手中。

梁中书见了大喜，传下号令，杨志也射周瑾三箭。杨志心里想，射他心窝，必伤了性命，他和我无怨无仇，俺只射他不致命处。取出箭来，搭在弦上，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说时迟，那时快，一箭正中周瑾左肩。周瑾翻身落马。

不想阶下跳出一个人来，叫道：“我和你比试！”梁中书看时，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军索超，因他性急，人都唤他急先锋。李成说：“恩相，周瑾不是杨志对手，正好与索超比试。”梁中书想，我一力要抬举杨志，众将不服。等他赢了索超，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将台上又把青旗摇动，只听得三通鼓响，索超、杨志出马直到阵前。索超抡手中大刀，拍马来战杨志。杨志逞威，舞手中神枪，来迎索超。二将各赌平生本事，一来一往，一去一回，四条胳膊纵横，八只马蹄缭乱。直斗到五十余回合，不分胜负。台上梁中书看得呆了，两边众军齐声喝彩。

将台上忽的一声锣响，索超、杨志才收了手中军器，纵马跑回阵来。

梁中书大喜，叫取两锭白银，赏了二人，就叫军政司将二人都升做管军提辖使。索超、杨志拜谢了梁中书，再拜谢了众军官。

且说自东郭演武之后，梁中书更十分爱惜杨志。那索超见杨志武艺高强，心中也服了。不觉光阴迅速，又春去夏来，时逢端午，梁中书在后堂家宴，庆贺端阳。蔡夫人说：“丈夫今为统帅，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梁中书说：“我岂不知是泰山之恩？”蔡夫人说：“丈夫既知我父亲之恩，怎么忘了他生辰？”梁中书说：“我怎么不记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出生辰。已派人带十万贯钱收买金珠宝贝，送京师庆寿。只是去年收买的财宝，半路被贼劫了，今年还有四五十日，到时选择人去不迟。”

不说梁中书收买珠宝为蔡京庆寿，只说山东济州郓城县新到一个知县，此人为官清正，他管下有两个巡捕都头，马兵都头姓朱名全，有一部虎须，似关云长模样，人称美髯公。步兵都头姓雷名横，臂力过人，跳得二三丈宽沟，人称插翅虎。

当日知县唤两人上堂来说：“我到任以来，听说济州水乡梁山泊盗贼聚众打劫，抗拒官军。又怕各处乡村盗贼猖狂，你两个可带士兵前去巡查。”两个都头领命，各自去了。

只说雷横引兵出东门，绕村巡查。路过灵官庙，见庙门开着，雷横说：“莫不是歹人在里面，我们进去看看。”众人拿火把照了，就见供桌上赤条条睡着一个大汉。雷横看了说：“好怪，好怪，原来真有个贼。”大喝一声，那汉正要挣扎，士兵一齐向前，拿条绳子绑了。

雷横说：“且押这小子到东溪村晁保正庄上，明日解去县里问罪。”

原来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是本乡富户，专爱结识天下好汉。郓城县管下，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因晁盖曾将西溪村的镇邪石塔夺过来放在东溪村，人都唤他托塔天王。

却说雷横押着那汉来到庄前敲门。庄客开了门。众士兵先把那汉吊在门房里。晁盖起来接待，问道：“都头有甚公干到这里？”雷横就将乡村各处巡查并在灵官庙里捉得盗贼等事告知。晁盖说：“请都头里面坐。”一面让庄客铺下酒菜。晁盖陪雷横吃酒，心里却想，村中有甚贼被拿了，

我去看是谁。便叫一个主管出来：“陪都头坐一坐，我去去就来。”

晁盖从那汉口里得知他来投奔自己，让那汉称自己的外甥，给了雷横十两花银，将那汉救了下来。

晁盖同那汉去后厅，那汉说：“小人姓刘名唐，东潞州人氏，因鬓边有一搭朱砂记，人都唤作赤发鬼刘唐。小人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珠宝，送上东京给他丈人庆生辰。听得哥哥是个好汉，特来报知。”晁盖说：“待我从长商议。”庄客引刘唐去房里歇了。

刘唐想，雷横那小子，平白吊我一夜，又骗了保正十两银子，我不如赶上去打翻他们。也出一口恶气。

雷横正引着士兵慢慢走去，刘唐提着朴刀赶上来，大叫：“不要走！”“留下银子还我，我便饶你。”雷横大怒，骂道：“辱门败户的贼，怎敢无礼！”两个就在大路上厮杀起来。士兵见雷横斗不过刘唐，正要上前，就见路边篱门里走出一个人来，提两条铜链，叫道：“两个好汉不要斗，我有话说。”把铜链中间一隔，二人都收住了朴刀。原来这人是本乡人氏，姓吴名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人称智多星。

吴用指着刘唐说：“那汉子，你为甚和都头争执？”正说着，就见晁盖从大路上赶来，喝道：“畜生不得无礼！”吴用笑道：“须是保正来才劝得这场闹。”晁盖说：“都头看小人面上，请回，改日当登门陪话。”雷横作别去了。

晁盖对吴用说：“正要请先生，有句话商量。”吴用回房安顿了，出来随晁盖来到庄上。入后堂坐了，吴用问：“保正，这人是谁？”晁盖便向吴用详细说了刘唐被捉及梁中书收买珠宝为蔡京庆寿等事。吴用说：“我见刘兄赶得奇怪，也猜个八九分了。”晁盖说：“这种不义之财，取来有何不可！”吴用说：“这事虽好，只是人多做不得，人少也做不得。庄上许多庄客一个也用不上，如今只有刘兄，保正和小生我三人，这件事需七八个好汉方可。”吴用寻思了半晌，眉头一皱，说：“有了，有了。”晁盖说：“先生既有心腹好汉，何不请来做了这件事。”吴用不慌不忙，伸出两个指头，说出这句话来。

究竟智多星吴用说出什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晁盖聚义东溪村 吴用智取生辰纲

当时吴用说：“我寻思起来，有三个人，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晁盖说：“这三个却是什么样人？”吴用说：“这三人是弟兄三个，在梁山泊边石碣村住，日常以打鱼为生，一个唤做立地太岁阮小二，一个唤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个唤做活阎罗阮小七。我旧日在那里住，与他们相交，真有义气。”晁盖说：“何不请来？”吴用说：“派人去请，必不肯来，我须亲自去那里。”晁盖说：“先生几时走？”吴用说：“事不宜迟，今夜便去。”

吴用别了晁盖等，连夜投石碣村来。走到晌午时分，来到那村中。走到门前看时，只见枯桩上拴着几只小渔船，院里晒着一张破渔网。吴用叫一声：“二哥在家吗？”就见那阮小二走出来，头戴一条破头巾，身穿一件旧衣服，赤着双脚。见了吴用之后，二人来到岸边，解了一只小船，荡开去。只见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见五郎吗？”吴用看时，见芦苇丛中摇出一只船来，阮小七头戴一顶草帽，穿个布背心。吴用叫一声：“七郎，小生特来和你们说话。”阮小七说：“好几时不见先生了。”两只船并排着，划了半个时辰，见独木桥边一个汉子，不来解船。阮小二说：“五郎来了。”那阮小五披一件旧布衫，胸前露出刺着的一个豹子来。吴用叫道：“五郎？”阮小五说：“原来是吴先生，好几年不见面了。”

当下三只船撑到水亭下荷花荡中，上了岸，入酒店里来。兄弟三人陪着吴用吃酒，说些闲话，看看天色渐晚。吴用想：这酒店里不是说话地方，今晚在他家住一宿再作商议。吴用说：“今日幸得与你兄弟在一起，我有些碎银子，就在店里买一瓮酒，一对鸡，回去夜间同醉如何？”阮小二说：“哪里要先生出钱？”阮小七说：“既是先生这么说，只吃便是了。”

吴用说：“还是七郎性直爽快。”

四人离了酒店，划船直投阮小二家来。原来阮家兄弟三个，只有阮小二有妻小。四人都在后面水亭上坐了。阮小七宰了鸡，叫阿嫂在厨下安排，都搬来摆在桌上。吴用说：“我今来有话与你兄弟商议。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认得他吗？”阮小七说：“我们缘分浅，只闻名，不曾相会。”吴用说：“他是一个仗义疏财的好男子，他听得你们兄弟大名，特叫我来请你们去商议，如今打探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解运十万贯珠宝，上东京给他丈人庆生辰，这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山坳僻静处取来，大家图个一世快活，不知你们心意如何？”阮家三兄弟听了大喜。

次早起来，三人安顿了家中，离了石碣村，随吴用取路投东溪村来。

晁盖见了阮家兄弟，大喜，与刘唐都相见了。晁盖说：“阮氏三雄，名不虚传，请到庄里说话。”三人见晁盖气宇轩昂，语言洒落，十分欢喜。

第二日，六个好汉正在后堂饮酒，一个庄客走来说：“门前有个先生要见保正。”晁盖说：“你告诉他，保正今日有客人。”庄客去了多时，又来说：“那先生不肯去，只要见保正。”晁盖说：“我今日委实没工夫，改日相会。”庄客去了半个时辰，却飞也似的赶来报道：“那先生发怒，把庄客都打倒了。”晁盖急忙出去，见那先生一边打，一边说：“不识好人！”晁盖叫道：“先生请息怒。”先生哈哈大笑：“贫道不为酒食钱米而来，特来寻保正，有句话说。”晁盖说：“我便是，先生有甚话，请到庄里拜茶。”

两人人庄里来，晁盖说：“敢问先生高姓？”那先生说：“贫道复姓公孙，名胜，道号一清先生。因学得一家道术，能呼风唤雨，江湖上都称贫道入云龙。久闻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大名，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专送于保正作进见之礼。”晁盖大笑道：“先生说的不是生辰纲吗？”

正说之间，只见一个人从阁子里抢出来，揪住公孙胜说：“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灵。你如何商量这等勾当！”吓得公孙胜面如土色。

晁盖笑道：“先生别慌，这位秀才便是智多星吴学究。”二人叙了礼，都进后堂来，就与刘唐、三阮都相见了。吴用说：“保正梦见北斗七星落在屋脊上，今日我七人聚义举事，岂不应了天意？”公孙胜说：“贫道已打

听了 押运生辰纲 只从黄泥冈上来。”晁盖说：“黄泥冈东有个安乐村，村中一个闲汉 唤做白日鼠白胜 此人可用。”吴用说：“我已安排了圈套 有一条计策 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只需如此如此。”晁盖听了大喜道：“好计，不枉称你智多星。果然赛过诸葛亮。”当日计议定了。

却说梁中书收买的十万贯生辰礼物已经完备，只等起程。梁中书唤杨志到厅上说：“你给我送得生辰纲去 我自抬举你。”杨志说：“恩相差遣 不敢不去。只是不知如何打点？”梁中书说：“用十辆太平车子 车上各插一把黄旗 上写 献贺太师生辰纲。派十个军士押送 三日内便要起程。”杨志说：“这样去不得。依小人说 不要车子 把礼物装成十条担子，点十个壮健军士 扮作客人模样 悄悄挑了上东京交付。”梁中书说：“说得有理。”便叫杨志打拴担子，一面挑选军士。梁中书又唤来老都管和两个虞侯说：“你三人和杨志做伴去，一路上都要听他言语 小心在意 早去早回。”老都管一一答应。

杨志一行人出了北京城门，取路往东京进发。此时正是五月天气，酷热难当。走了五六日 人家渐少，一站一站都是山路。那些军士 担子又重，见着林子，便要去歇息。杨志赶着催着要走，轻则痛骂，重则便打。这样走了十四五天，众人没一个不怨恨杨志的。

已到六月时节，天气不到晌午，早是一轮红日当空，没有半点云彩。军士思量着要去柳荫下歇凉 杨志拿着藤条打过来 喝道：“快走 赶过前面冈子去再歇。”看那冈子 山边茅草 满地石头 休道西川蜀道难，须知此是太行山。一行人奔上冈子来 歇下担子 都去松林里睡倒了。杨志说：“这是什么地方 起来快走！”拿起藤条劈头盖脸打过去。老都管说：“杨提辖 这等热天 就让他们歇一歇 只顾打他们 是何道理！”杨志说：“都管 你生长在相府里 哪知道路途上的难处。”

正说着，就见松林里一个人舒头探脑张望。杨志赶来看时，见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儿 七个人在那里歇凉。杨志喝道：“你们是什么人？”那七人说：“我弟兄七人贩枣子上东京 打这里路过。”杨志走回来说：“我只当是歹人 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人。”就叫众军士歇了 自家也去坐到树阴下。

只见一个汉子，挑一副担桶，唱上冈子来：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众军士见了，问道：“汉子，你桶里是什么？”汉子说：“是白酒。”众军商量说：“我们又热又渴，何不买些吃。”杨志见了，又打过来，喝道：“全不知道路途上的艰难，多少好汉，被蒙汗药麻翻了。”

正在闹动，就见贩枣子的客人走过来，问道：“你们闹什么？”汉子说：“这个客官说我酒里有蒙汗药，你说好笑不好笑？”客人说：“既然他们疑心，卖一桶给我们吃。”汉子说：“不卖！”客人说：“你这鸟汉子，一样还你钱，就卖些给我们。”汉子说：“那就卖一桶给你。”客人去车里取了瓢，立在桶边，轮替着舀酒吃，又把枣子下酒。不多时，一桶酒都吃尽了。只见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出来，便来另一个桶里舀了一瓢酒。刚吃了半瓢，汉子看见，劈手夺住，往桶里一倾，说道：“你这客人，好不君子相。”

众军士见了，心里痒痒的，对老都管说：“老爷爷，我们胡乱买这桶吃，润润喉也好。”杨志也想，眼见的客人都买酒吃了，想是好的。打了他们半天，就叫他们买碗吃罢。众军士听了，都来买酒吃。汉子说：“不卖了，这酒里有蒙汗药。”客人劝道：“你这鸟汉子，他也说差了，你就卖给他们吃些。”客人把那汉子推在一边，提了这桶酒让军士去吃。军士谢过客人，先请老都管、虞侯吃了，杨志见众人吃了无事，拿起来只吃了半瓢。众军士一齐上，立时将那桶酒吃尽了。

那七个贩枣子客人，立在松树边，指着杨志一行人说：“倒了，倒了。”只见众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都软倒在地上。客人从树林里推出车子，把枣子丢在地上，将珠宝都装在车子内，一直往黄泥冈下推了去。

你道这七个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和阮兄弟。那挑酒的汉子，便是白日鼠白胜。

原来杨志吃得少，便醒得快，爬起来说道：“如何回去见梁中书？如今闪得俺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不如就在这冈子上寻个死处。”

究竟杨志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话说杨志正要往黄泥冈下跳，猛然醒悟，心里想，事情也就走到这一步天地了，今日寻个死处，爹娘枉生俺一场。叹一口气，树根头拿了朴刀，挂了腰刀，一直下冈去了。

那老都管并众军士，直到夜里才醒来。老都管说：“你们不听杨提辖好言语，才有今日之事。”众人说：“是我们错了。如杨提辖在这里，我们都说不过去了。如今他走了，我们回去见梁中书，何不都推到他身上，就说他和强人做一路，用蒙汗药麻翻了我们，将金银财宝掠去了。”老都管说：“也说的是。”第二天，先去济州府首告，留下两个虞候听候，其余人连夜赶回北京去了。

且说杨志离了黄泥冈，往南行了半日，望见前面一个酒店，进去坐了。灶边一个妇人问道：“客官要吃酒？”妇人备好酒菜，端上来。杨志吃过了，提起朴刀，出门便走。妇人说：“客官还没给酒钱。”杨志说：“待俺回来给你。”

杨志只顾走，只听背后一人赶来，叫道：“你走哪里去！”杨志说：“这小子倒来寻俺。”挺手中朴刀来斗那汉。两个斗了二三十回合，那汉敌不过杨志，跳出来叫道：“你可通个姓名。”杨志说：“俺青面兽杨志的便是。”那汉说：“莫不是东京杨制使吗？小人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因小人杀得好牲口，被人唤做操刀鬼。那灶边的妇人是小人的妻子。”杨志说：“原来你是林教头的徒弟。”

二人再到酒店里。曹正说：“制使怎么到这里？”杨志便将生辰纲一事从头详细说了。曹正说：“如今制使要投哪里去？”杨志说：“投梁山泊，

寻你师父林教头。”曹正说：“王伦那小子心地偏窄。依小人之见，此地不远有座二龙山，山上头领唤做金眼虎邓龙，制使去那里入伙，足可安身。”

第二天，杨志便投二龙山来，走了一天，早望见一座高山。杨志转入林子里来，大吃一惊，见一个胖大和尚坐在树根下歇凉。和尚见了杨志，喝道：“那鸟人，哪里来的？”杨志叫道：“你是哪里来的僧人？”和尚不答话，抡起禅杖打来。杨志说：“这秃驴无礼！”两个在林子里，一来一往，斗了四五十回合，不分胜败。那和尚跳出圈子来，叫道：“青面汉子，你是什么人？”杨志说：“俺是东京杨志。敢问师兄是谁？”和尚说：“俺姓鲁名达，因打死镇关西，去五台山出家，人见俺背上有花绣，都叫俺花和尚鲁智深。”杨志说：“听得说师兄在大相国寺，如何却在这里？”鲁智深便把野猪救林冲等事说了，又说道：“高俅派人来捉俺，俺一把火烧了菜园子，逃在江湖上。打听得二龙山可以安身，可邓龙那鸟人不愿留俺，又打不过俺，只把三座关拴住。气得俺正苦在这里。”

二人离了林子，又回到曹正店中。都相见了。曹正置酒相待，一面商议打二龙山一事。

曹正说：“小人有一计策，须要如此，如此。”

第二天，一行人投二龙山来。到得山前，将鲁智深一条绳子绑了。曹正往关上叫道：“我们是山下的庄家，这个和尚到店里吃酒，说要去梁山泊叫人来打二龙山。小人将他灌得醉了，一条绳子绑在这里，献给大王，表我们孝顺之心。”小喽啰报上山去，邓龙听了大喜，叫：“解上山来！”一行人将鲁智深解上宝珠寺佛殿前。邓龙坐在一把虎皮交椅上，说道：“你那秃驴，也有今日。”

此时，庄家悄悄散开绳子，鲁智深从曹正手中接过禅杖，杨志提起朴刀，曹正等也抡起杆棒，众人一齐发作。邓龙正待要走，智深大喝一声，一禅杖当头打着，把脑盖劈作两半。众小喽啰吓呆了，只得都来归降。

自此，鲁智深、杨志做了山寨之主。

且说济州府尹自受了梁中书和蔡太师书札，四处张挂榜文，派出精

干公人，日夜缉捕劫了生辰纲的贼人，没有一丝消息。府尹传唤缉捕使臣何涛，说道：“你是个缉捕使臣，限你十日，若获不得贼人，重罪决不饶恕。”

何涛回到家中，闷闷不乐。妻子说：“丈夫，你为何今日这般嘴脸？”何涛便将府尹的话说了。正说间，兄弟何清来看哥哥。何涛妻子说：“你哥哥今日烦恼。”何清说：“为甚事烦恼？”何涛便把事情详说一遍。何清拍着大腿说：“这伙贼，我都捉在便袋里了。”何涛大惊，说：“兄弟，你如何说出这样话来？”

何清说：“北门外有个安乐村，我去那里王家客店胡乱赌些个。当时是六月初三日，就见有七个贩枣子的客人，推着七辆江州车儿来歇息。我却认得为头的一个客人，是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出得店来，见一个汉子挑两个桶，店主人叫道：‘白大郎哪里去？’那人说：‘有担醋，挑去村里财主家卖。’后来就听说黄泥冈上贩枣子客人劫了生辰纲。我猜不是晁保正是谁，只要拿了白胜，一问便知。”

何涛听了大喜，随即引何清去州衙里见了府尹。府尹即刻差何涛、何清带八个公人，连夜去安乐村，将白胜绑了拿来。公人押白胜到堂上。白胜初时不肯招，连打三四顿，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只得招道：“为首的是晁保正，那六个人不认得。”府尹说：“拿住晁保正，便知六人下落。”随即押一纸公文，差何涛带二十个精干公人，直去郓城县，立等要捉晁保正。

何涛带人星夜直奔郓城县来。到得县衙，只见走出一个吏员来。此人姓宋名江，字公明，现在郓城县衙做押司。这宋江自幼学得多般武艺，专爱结识江湖好汉，但有投奔他的，尽力资助，因此山东、河北闻名，都唤他做及时雨。

当时宋江走出县衙来。何涛迎住说：“请到茶坊拜茶。”宋江看他公人打扮，答礼说：“尊兄何处来？”何涛说：“请到茶坊说话。”二人进了茶坊坐下，互通了姓名。宋江说：“何缉捕到蔽县，不知有何公务？”何涛说：“押司是县衙吏员，说了也无妨。押司知道，黄泥冈上失了生辰纲之事。不瞒押司说，是贵县东溪村晁保正为首，又有六名从贼，不识姓名。”

宋江听了大惊，心想晁盖是我弟兄，如何不救他。宋江说：“时间尚早，缉捕少坐一坐，待知县坐堂时，小吏来请缉捕。”何涛说：“小弟只在此等候。”

宋江出了茶坊，飞跑回家，牵了马，出得东门，翻身上马，往东溪村飞奔而去。

庄客报道：“宋押司在门前快要见保正。”晁盖说：“必然有事。”慌忙出来迎接。宋江说：“哥哥，如今黄泥冈事发了，白胜已拿在济州大牢里，供出你等七人。济州府差一个何缉捕带人来捉你七人。哥哥赶快安排，我回去了。”说完出来上马，飞也似的往县里去了。

晁盖进来将宋江所说之事告知吴用、公孙胜、刘唐三人，说：“事在危急，如何是好？”吴用说：“三十六计，走为上。我想了，我们将金银收拾五七担挑了，都奔石碣村三阮家里，那里不远，便是梁山泊。”晁盖说：“既然商量定了，事不宜迟，速去分头准备。”

再说宋江飞马回县，见了何涛。何涛说：“有烦押司引进。”这时知县正在堂上发落事务。宋江引何涛进来，见了，将公文呈上。知县拆开了，大惊。宋江说：“白天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黑夜去捉。”知县随即叫唤两个都头朱仝、雷横听命。

二人领了知县言语，点起人马，飞奔东溪村来。到得庄前，天已黑了。朱仝说：“晁盖家有前后两条路，我分一半人，去后门埋伏了。你从前门打进去。”说完各自领人去了。就见庄里火起，红焰飞空。众士兵发声喊，都一齐扑进去。原来朱仝、雷横都有心要救晁盖，故意这等大惊小怪，声东击西。

晁盖叫庄客只顾四面放火，他和公孙胜等提着朴刀，从后门杀出来，大喝道：“挡我者死，放我者生。”杀开条路，一直往黑夜里去了。

朱仝、雷横率士兵赶了一阵，回来说道：“哪里赶得上，这伙贼真个了得。”何涛见众人四分五落，赶了一夜，没有捉得一个贼人，连声叫苦道：“回去如何见府尹！”只得捉了几个庄客，解押济州府来。

究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话说何涛解押庄客连夜回到济州。当堂审问，庄客吃不过打，招出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却不认得。府尹说：“再提出白胜来。”白胜知抵赖不过，只得供出了阮氏三兄弟。府尹当时便令一名捕盗巡检，同何涛点起五百人马，一齐奔石碣村来捉拿三阮兄弟。

且说晁盖等火烧了庄院，杀出来，带着庄客来到石碣村，三阮接应到家。七个人商议要投梁山泊一事，只见几个打鱼的来报：“官军人马飞奔村里来了。”阮小二说：“我来对付他，叫他大半死在水里。”晁盖先安排吴用、刘唐将阮小二的老娘和妻小及财物装下船里，又吩咐阮小五、阮小七撑驾小船，如此迎敌。各人分头去了。

且说何涛与捕盗巡检带兵来到石碣村。见湖里有船，便尽数夺了。到阮小二门前，发声喊，扑进去，却是一所空房。何涛说：“且去拿几家渔户来。”渔户们说：“阮家兄弟和一伙人都下湖里去了。”何涛和巡检商议说：“我们把马匹都叫人看守在这村里，都下船里去。”

官军的船走了五六里水面，就听芦苇中间有人唱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赃官酷吏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只见远远地一个人，划只小船儿唱过来。有认得的说：“这个就是阮小五。”何涛命放箭。阮小五见官军放箭，翻筋斗钻下水里去了。又走了两条港汊，见前一只船，船头立着一个人，戴个破草帽，口里也唱道：

老爷生辰石碣村，禀性生来爱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众人听了，又吃一惊。有认得的说：“这个人是阮小七。”阮小七摇着船，串着小港汊只顾走。官军随后赶来。赶来赶去，见那水港狭窄，人却不见了。只见茫茫荡荡，都是芦苇。那时已是日落西沉，何涛便命停下，打发人前去探路。多时不见回来。何涛便同几个人划船亲自到前面去。走了几里水面，就见水下钻出个人，将何涛两腿一扯，扑通撞下水去了。阮小二、阮小七将何涛拖上来绑了，丢在船舱里。

且说捕盗巡检，领着大队官兵，等何涛许多时，不见回来。这时已是星光满天，就见起了一阵大风，芦苇侧畔射出一派火光来。那火光乘着风，早到面前。原来是一丛小船，上面堆满芦苇柴草，刮刮杂杂地烧着。众人说：“今番我们都要死了。”火光中，只见船头上坐着一个先生，叫道：“别叫走了一个！”此人便是公孙胜。众好汉奋力向前，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刀枪鱼叉，不多时，把许多官兵都搠死在烂泥里。

官军死伤无数。晁盖、公孙胜、阮家三兄弟一齐驾船投李家道口来，与先到那里的吴用、刘唐会合。众人大喜，整顿了船只，一同到朱贵酒店来相投。朱贵见来了许多好汉，慌忙迎接，请到厅上，安排酒食来款待众人。

第二天，朱贵唤一只大船，请众人下船，往山寨里来。早有小喽啰报上山去，王伦率一班头领迎出关来。王伦说：“小可王伦，久闻晁天王大名，且喜今日光临小寨。”晁盖说：“今日到此，甘心在头领帐下做一名小卒。”一行人上山来，都到聚义厅上坐了。山寨里杀牛宰羊，大吹大擂，款待晁盖众好汉。当日饮宴至晚才散。

次日天明，有人来报：“林教头来访。”七人起来迎接，说道：“多谢头领来看我们。”林冲说：“林冲有失恭敬，请众好汉原谅。”都进来坐了。晁盖说：“久闻教头大名，今日有幸相会。”林冲说：“众豪杰来到山寨如锦上添花，旱苗得雨。只是王伦这人心胸狭窄，依我看，必不肯相留众豪杰。”吴用说：“既然王头领有此意，我们自投别处去了。”林冲说：“众豪杰请宽心，林冲自有安排。”说着起身辞了众人，晁盖等相送出来。

没多时，只见宋万带小喽啰来相请。晁盖七人都上了轿子，投南山水寨里来。

众头领、好汉饮酒到午后。王伦命人托出一盘大银，起身把酒，说道：“十分感谢众豪杰到此聚义，只是小寨一洼之水，怎安得许多真龙，恐日后误了各位前程。”晁盖说：“久闻大山招贤纳士。既然头领不能相留，我众人自行告退，所赐金银，决不敢领。”这时，就见林冲圆睁两眼，大喝道：“我当时上山，你也这么说。如今你又说出这种话来。”吴用说：“头领息怒，不要因我们坏了山寨情分。”林冲不理，拿住王伦，骂道：“你这忌贤妒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咔嚓一刀将王伦搠倒在亭上。晁盖众人见杀了王伦，各拿刀在手。众喽啰都吓呆了。林冲叫道：“如有不服的，以王伦为例！”杜迁、宋万、朱贵跪下说：“愿随哥哥。”

林冲手拿尖刀，指着众人说：“今日杀了王伦，不是林冲要图此位。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天下闻名。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晁盖说：“我只是远来新到的人，怎敢占此上位？”林冲把晁盖推在交椅上，叫道：“事已到此，请勿推却。”晁盖再三推托，只好坐了。林冲喝叫众人来厅前参拜了。一面派人唤山前山后众多小头目，都来大寨聚义。晁盖说：“今日林教头扶我做山寨之主，吴学究做军师，公孙先生同掌兵权，林教头等共管山寨。你们众人，各依旧职，管领山前山后事务，定要同心竭力，共聚大义。”自此梁山泊十一位头领聚义，真个是交情深似手足，义气如同骨肉。

且说何涛被捉，后虽放回，却被割去两个耳朵。回济州向府尹详细说了梁山泊贼人如何了得，以致兵败之事。府尹又命团练使黄安率一千人马杀奔梁山泊，同样损兵折将，大败而回。黄安也被捉上山去。府尹被朝廷革职查办，回京师去了。新府尹到任，当下商议招军买马，集屯粮草，准备收捕梁山泊好汉。一面又行下文书，叫各州各县守御本境，防备梁山泊贼人。

却说郓城县知县看了公文，叫宋江告示各乡村。宋江走出县来，就听背后有人叫：“押司！”宋江看时，见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个婆子。宋江问：“你有什么话说？”王婆说：“这个婆子姓阎，一家三口儿过活。不想丈夫害病死了，又没钱发送。望押司可怜她母女，做成一具棺材。”宋江见说，便向酒店里借了笔砚，写了一个帖子，让她去城东陈三郎家取具

棺材。宋江打发了阎婆，自回住处去了。

一天 阎婆来谢宋江 见他住处没一个妇人家 回来对王婆说了。王婆说：“只听说宋押司家在宋家庄 没听说有娘子。”阎婆说：“亏得宋押司救济，无法报答他，我情愿把女儿婆惜嫁给他。”

第二天，王婆来对宋江说了此事。宋江初时不肯，怎奈这王婆极力说合 也就同意了。在城西巷内 找一处房子 置办些家具 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

原来这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对这妇人倒没多少想念，十天半月回去一遭。阎婆惜见宋江这样 就对他有些恼意。过了些时日 却与宋江一个同事叫张文远的好了。宋江听说了，自家想，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她既对我无心，我也看得淡了。

且说梁山泊头领晁盖，与吴用等在聚义厅上商议说：“我们弟兄七人性命 都出于宋押司和朱仝、雷横两个头领。如今我们富贵安乐 如何不报 还有白胜今在大牢 必须要去救他。”吴用说：“兄长不必忧心 我安排就是了。”

却说有一日，天快黑了，宋江从县里出来，见一个大汉，背个大包，走得汗雨通流 却把脸转来只顾看他。宋江想 这人好怪 看我做甚 那汉走到面前 说：“押司认得小弟吗？”宋江说：“有些面熟。”那汉说：“到这个酒店里说话。”二人进去坐了。宋江说：“敢问高姓？”那汉说：“恩人，小弟是晁保正庄上赤发鬼刘唐。”宋江听了大惊 说：“贤弟 你好大胆！谁叫你来？”刘唐说：“晁头领哥哥再三拜上恩人 特派刘唐来相谢兄长，和朱、雷二位都头。”说着取出书信和一百两黄金。宋江看过书信 取一条金子 放进招文袋内 说：“朱仝有些家私 不用给他 我给他说知人情好了。雷横这人贪赌 千万不能给 恐怕做出事来。你将金子包好 依旧带回 多多拜上众位头领。我不便相留你了 就此作别 贤弟保重。”当时正是八月半天气，早见一轮圆月升上中天。刘唐作别宋江，连夜回梁山泊去了。

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宋江怒杀阎婆惜 朱仝义释宋公明

话说宋江别了刘唐，踏着满街月色，信步回住处来。只听有人叫：“押司，好几日不见面。”宋江看时，却是阎婆。阎婆扯了宋江的袖子，说：“便是我女儿有些言语伤触了押司，看在老身面上，今晚回去罢。”宋江说：“我今日事务忙，摆拨不开，改日回去。”那阎婆却不让，只顾杂七杂八地说，宋江被她缠不过，只好跟她去了。

阎婆一进门便叫道：“女儿，三郎在这里。”那阎婆惜听见说三郎，以为是张三来了，飞也似的跑下楼来，窗眼一看，却是宋江，又转身上楼去了。阎婆说：“女儿，你怎的又回去了？”婆惜说：“他又不睡，怎么不上来，直等我去迎接他。”宋江听了，心里自有五分不自在，只是被那婆子扯着，勉强上楼来。阎婆自去灶里收拾酒菜，端上楼来。宋江经不住婆子劝，只得吃了几杯。阎婆惜说：“你们自吃，我不耐烦。”阎婆说：“押司不要见怪，我这个女儿，从小使惯了性儿。”

却说郓城县有个闲汉，叫唐牛儿，平常多得宋江资助他。这天赌钱输了，去县里寻不见宋江，一直奔到阎婆门前。宋江想，这小子来得正好，就把嘴往下一努，唐牛儿看见了，说：“押司，县里有你公务要寻你。”阎婆说：“这早晚有甚公务，自和夫人吃酒。”唐牛儿说：“真个有公务要寻押司。”阎婆说：“放你娘狗屁，你以为老娘不知道！”便将唐牛儿脖子只一叉，叉下楼来。唐牛儿说：“为甚叉我？”婆子叉开五指，在唐牛儿脸上连打两掌，骂道：“便打你这贼怎的！”唐牛儿立在门前大叫：“老咬虫，不看宋押司面，叫你这屋里粉碎！”

婆子再上楼来，又劝宋江吃了一回酒，收拾杯盘，下楼去了。宋江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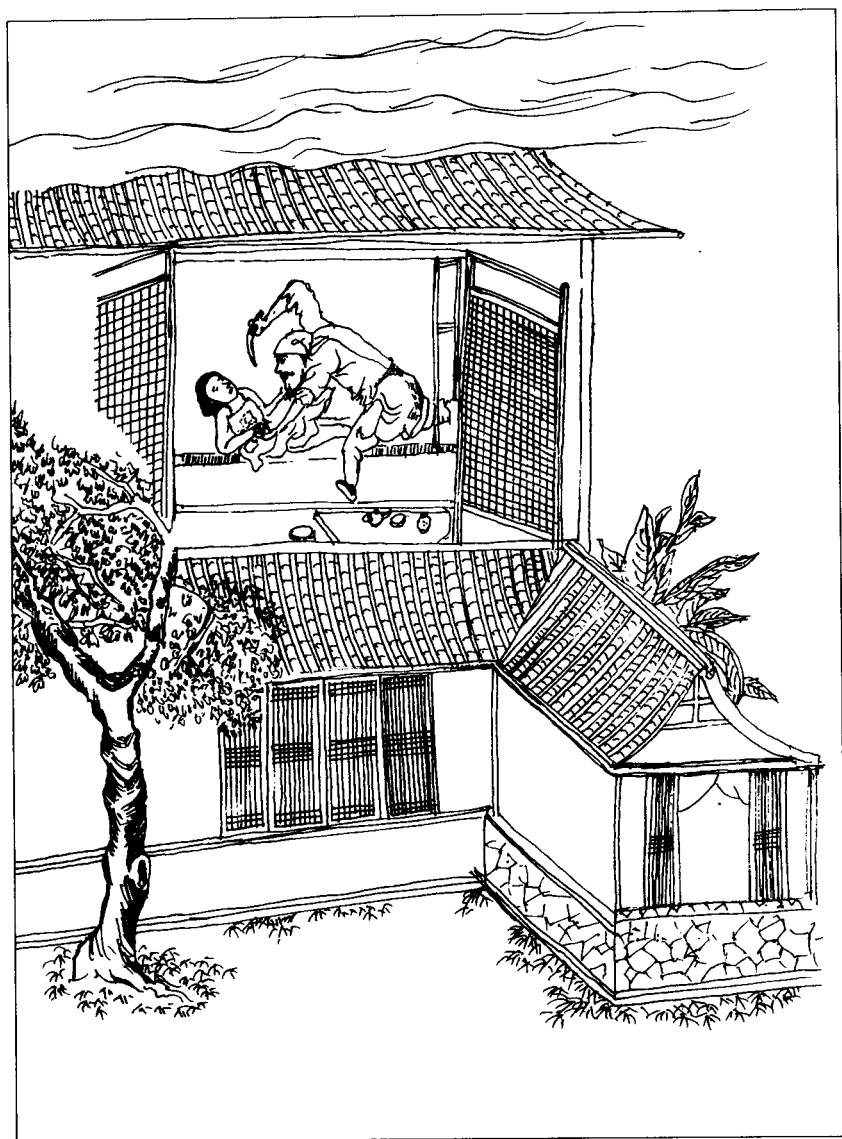
家寻思 那婆娘心里只有张三 全不睬我。夜又深了 只得胡乱将就睡一夜。阎婆惜也心想 你不理我 倒让老娘理你 宋江一夜不曾睡着 天不亮就起来 冷水洗过脸 一面骂道：“这贱人好生无礼！”就走出来。阎婆惜听得宋江出门去了 自言自语道：“搅得老娘一夜睡不着。”正要再睡，就见灯影里宋江的招文袋和刀子挂在床栏上。婆惜提起来一抖，抖出那包金子和书信来。把那纸展开灯下看了 说道：“好呀 原来你和梁山泊贼人往来，送你一百两金子。今日也撞在我手里。”

却说宋江出得门来，走了一阵，一摸襟子，吃一惊，原来走得慌急，招文袋忘了。宋江急忙转回来 进屋对阎婆惜说：“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 把招文袋还我罢。”那婆娘说：“你甚时交给我手上了 却来问我要？”宋江说：“这里又没人来 只是你收起了。”婆惜说：“可知老娘不是贼哩。”宋江说：“我又没说你是贼。”只见阎婆惜柳眉倒竖 杏眼圆睁 说道：“老娘拿是拿了 只是不还你。”宋江说：“你真个不还？”婆惜说：“不还 还要明日到郛城县公堂上你还你。”宋江一听公堂两字 怒气直起 两手便来夺。婆惜两只手紧紧抱在胸前。宋江一拽，倒将那把刀子拽出来。婆惜见宋江抢刀在手 叫道：“宋三郎杀人！”只这一声 提起宋江这个念头 那一肚子正没出处 左手按住那婆娘 右手却早落在脖子上 只一勒，顿时鲜血飞溅。

宋江杀了阎婆惜 走下楼来。婆子问：“你两口儿闹什么？”宋江说：“你女儿无礼 被我杀了。”婆子说：“我不信。”上楼推开房门看时 只得叫苦 说：“这贱人虽然不好 押司不该杀了 叫老身后半世无人赡养。”宋江说：“你不用忧心 我保你后半世丰衣足食。”婆子说：“这样深谢押司了 只是我女儿如何发送？”宋江说：“这个容易 我去城东陈三郎家买具棺材。”

二人下楼来 锁了门 往城东去。此时天色尚早 走到县衙门前 那婆子忽然将宋江揪住 叫道：“有杀人贼在这里！”吓得宋江慌做一团。恰好唐牛儿路过 见阎婆扭住宋江 喝道：“老贼虫 你为甚扭住宋押司？”叉手去阎婆脸上只一掌，把那婆子打倒地上。宋江抽身走了。

阎婆从地上爬起来 扭住唐牛儿 叫道：“宋江杀了我女儿 你却打



夺去了。替我捉住这个贼！”做公的走过来，一个带住婆子，三四个拿住唐牛儿，推进县里去了。

且说当时知县听得有杀人的事，慌忙出来升堂。阎婆跪在堂前，将宋江如何杀死女儿详细叙述了一遍。知县喝道：“胡说，宋江是个诚实的人，如何肯杀人？”原来知县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唐牛儿再三推问。唐牛儿只说：“小人并不知道。”知县也知他不知情，只好先禁在牢里。

怎奈张文远三番五次来禀告，又唆使阎婆在堂前叫屈叫苦。知县知道挡不住，只得押了一纸公文，派朱仝、雷横两个都头搜捉犯人宋江。朱仝、雷横领了公文，点起人马，直奔宋家庄来。宋江的父亲宋太公慌忙出门迎接。朱、雷二人说：“太公不要怪我们，上司差遣，身不由己，你儿子宋江在哪里？”宋太公说：“我这逆子宋江，三年前已是各户另籍，不同老汉一家过活，也没有回庄上来。”朱仝说：“雷都头，你在这里看住宋太公，我去里面搜一搜。”

朱仝进庄里，走入佛堂内，把供桌拖在一边，揭开地板。宋江从地窖子里钻出来，见了朱仝，吃一惊。朱仝说：“公明哥哥，别怪小弟来捉你。这里虽好，也不是安身之处。”宋江说：“我也这么想。”朱仝说：“兄长不管投何处去，今晚定要动身，切不可延误。”宋江说：“县里官司还望上下周全。”朱仝说：“这事放心，兄长只顾安排去路。”

朱仝出来说道：“庄里真个没有。”叫道：“我们只拿了宋太公回去。”雷横想，朱仝平常和宋江最好，却怎的要拿宋太公？就见宋太公说：“老汉说与两位都头，宋江那小子，自三年前将他告出了户，现有一纸公文在此留存。”雷横说：“既然宋太公有公文，我们看在先前和宋押司交往的面上，只抄了凭证回话好了。”朱仝、雷横抄了公文，带人离了宋家庄，回县里去了。

知县正在升堂。二人上前禀告了，呈上宋太公执凭文书，说道：“庄前庄后都搜了，并没有宋江。宋太公卧病在床，不能行动。”知县也一心要救宋江，就说：“既然如此，再作商议。”县里有和宋江好的，都去张三处说情。朱仝又凑些钱物给阎婆。人已经死了，只得作罢了。知县又将唐

牛儿问成个“故纵凶犯在逃”刺配五百里外了事。

且说朱仝、雷横走后，宋江和兄弟宋清两个拴束包裹，拜辞了父亲，连夜离开了宋家庄。

兄弟两人走了几天，在路上思量，我们去哪儿好呢？宋清说：“人都说沧州柴大官人专爱结识天下好汉，我们何不去投他？”宋江说：“我也这么想。”

二人来到沧州地面，打听得知柴进庄院。有庄客报进去。不多时，柴进引着三五个人慌忙出来，见了宋江，拜在地下，说：“今日甚风吹得贵兄到此，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说道：“久闻大官人大名，兄弟二人无处安身，特来相投。”便把杀了阎婆惜等事告诉了一遍。柴进说：“兄长放心，就是杀了朝廷命官，抢了官府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说罢，请宋江兄弟洗浴换衣，安排下酒食，几个庄客、主管轮番把盏，直吃到夜里。宋江起身小解，走到东廊下，已有八分酒意，脚步不稳，只顾走去。没想一个大汉，因害疟疾，正铲一锹火在那里烤。宋江一脚踩在锹柄上，把那一锹火都掀到大汉脸上。那汉吃一惊，跳起来，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么鸟人！”正要打宋江，只见两三只灯笼飞也似的赶来。柴进说：“大汉，你认得宋押司不？”汉子说：“虽不认得，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柴进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位就是及时雨宋公明。”那汉跪在地下，说道：“刚才甚是无礼，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宋江扶住说：“高姓大名？”柴进指着汉子，说出他姓名。

究竟柴大官人说出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景阳冈武松打虎 紫石街二郎设祭

话说当时柴进指着那汉说：“这人是清河县人，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在我这里一年了。”宋江说：“江湖上多闻武二郎名字，不想今日相会。”宋江拉了武松的手，同到后堂。柴进叫重整杯盘，劝三人痛饮。

相伴宋江住了几天，武松思乡，要回去看望哥哥。柴进、宋江留他再住几时，武松执意要走。柴进又置酒相送。

且说武松与宋江分别之后，取路投清河县来。走了几天，来到阳谷县地面。望见前面一个酒店，挑着一个旗儿，上面写道：“三碗不过冈。”

武松进来坐了，叫道：“主人家，把酒来吃。”前后共吃了十五碗酒。

武松出得店来要走。酒家赶出来叫道：“客官哪里去？”武松说：“又不少你酒钱。”酒家说：“我是好意。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眼白额老虎。路口多有榜文，叫过往客人结伙成队，白天过冈。”武松说：“这景阳冈我走了一二十遍，几时见有老虎？便真有个虎，老爷也不怕。”

那时渐近傍晚，这武松提了哨棒，大踏步，自过景阳冈来。武松来到冈下，见一个败落山神庙，门上贴着一张榜文，上面的言语和酒家说的一样。武松想：回去让他耻笑，怕什么，且上去看看。

武松一步步走上冈子来。武松走了一程，酒力发作，焦热起来，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见一块大青石，武松放翻身体，正要睡，只见发起一阵狂风。那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老虎来。武松见了，叫声：“啊呀！”从青石上翻下来，拿起哨棒，闪在青石边。

那老虎把两只爪在地下按一按，往上一扑，从半空里窜下来。武松见老虎扑来，只一闪，闪在老虎背后。老虎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

地下把腰胯一掀。武松只一躲，躲在一边。老虎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那铁棒也似的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老虎再吼一声，一兜兜回来。武松抡起哨棒，尽平生力气，从半空劈下来。只听得一声响，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哨棒折成两截。那老虎性发起来，翻身又扑过来。武松又一跳，却退了十步远。老虎正好把两只前爪搭在面前，武松两手就势把老虎顶花皮揪住，一按按下来。武松用脚往老虎面门上，只顾乱踢。老虎咆哮起来，把身底下刨出一个土坑。武松把那老虎嘴直按下泥坑里去，左手紧紧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只顾打。打到五六十拳，那老虎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

当下武松没一顿饭工夫，一阵拳脚，打得那老虎动弹不得。武松来到青石边坐了半歇，看看天色黑了，如果再跳出一只老虎来，怎么办？且下冈子去，明天再说。就一步步走下冈子来。走不到半里，就见树丛中又钻出两只老虎来。武松说：“啊呀，我今儿要死了。”却见那老虎直立起来，看时，原来是两个猎户，都穿着虎皮衣裳。原来是知县委派捕捉老虎的猎户。

第二天，本乡富户派人去县里报知，又牵羊担酒，招待武松。众富户说：“今日幸得壮士到来，除了这个大害。”庄客抬过轿子，叫武松坐了，又把老虎也抬了，都到阳谷县里来。知县让武松在阳谷县做了步兵都头。

一天，武松出县衙来，听得一个叫道：“武都头，如今发迹了，怎么不来看我？”武松回转身，看见那人，倒身便拜。原来那人正是武松的哥哥武大郎。武松与武大一母所生，武松身長八尺，相貌堂堂。这武大郎却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清河县人送他一个诨名，唤做三寸丁谷树皮。

原来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唤做潘金莲，那大户要娶她做妾，使女不肯，大户便记恨在心，赔些钱财，白白地嫁给了武大。武大自从娶了潘金莲，便有那浮浪子弟们，时常来他家里骚扰。武大懦弱本分，受了欺辱，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便搬到阳谷县来。

武松和武大到得家里，唤出潘金莲，相见了。当时，武大夫妻安排酒食，招待武松。席间，说些别后的思念。

自此 武松每日在县里承应差使 武大依旧上街挑卖炊饼。一天 武松受知县相公差遣，要往东京做事。前后往回，将及两月。当时新春天气 回来已是三月初头。武松先去县里交了回书。知县见了大喜 赏赐了武松。武松回到住处，换过衣服，一直投紫石街来。

到门前 挑起帘子 看见正面摆个灵牌 写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个字 武松大惊。那妇人听得武松回来 哽哽咽咽哭下楼来。武松说：“我哥哥几时死了 得什么病？”妇人说：“自你走后 忽然心疼起来 求神吃药 医治不得。死了。撇下我好苦！”说完了又哭。第二天 武松问那妇人：“我哥吃谁的药 谁买的棺材 谁发送出去的？”妇人说：“现有药方在这里，棺材是隔壁王干娘去买，发送却是何九叔操持的。”

武松去狮子街找到何九叔，二人到巷口酒店里坐下。武松不说话，只叫伙计筛酒。吃过几杯 武松从衣襟下拨出一把尖刀 插在桌子上。何九叔面色青黄 不敢吐气。武松说：“你不用害怕，一说知武大死的缘故 若有半句差错 我的刀子可不客气！”何九叔说：“小人并不知内情。正月二十二日，开茶坊的王婆来唤小人装殓武大尸首。出到街上却看见开药铺的西门庆，拦住小人去酒店吃酒，取出一锭银子，说所殓的尸首，有什么事 请遮盖。小人知道那人是个刁徒 不敢惹他 只得收了。去武大家 看那尸首 见七窍内有血迹 就知道是中毒死的。第三天抬出城去烧化 小人偷偷拾了两块骨头 见骨髓乌黑 该是毒药身死的证见。”何九叔说完，从袖口里取出一个袋儿，武松打开看时，是两块骨头和一锭银子。武松问：“奸夫是谁？”何九叔说：“小人不知。听说卖梨儿的郓哥曾和武大去王婆茶坊里捉奸，这事可问郓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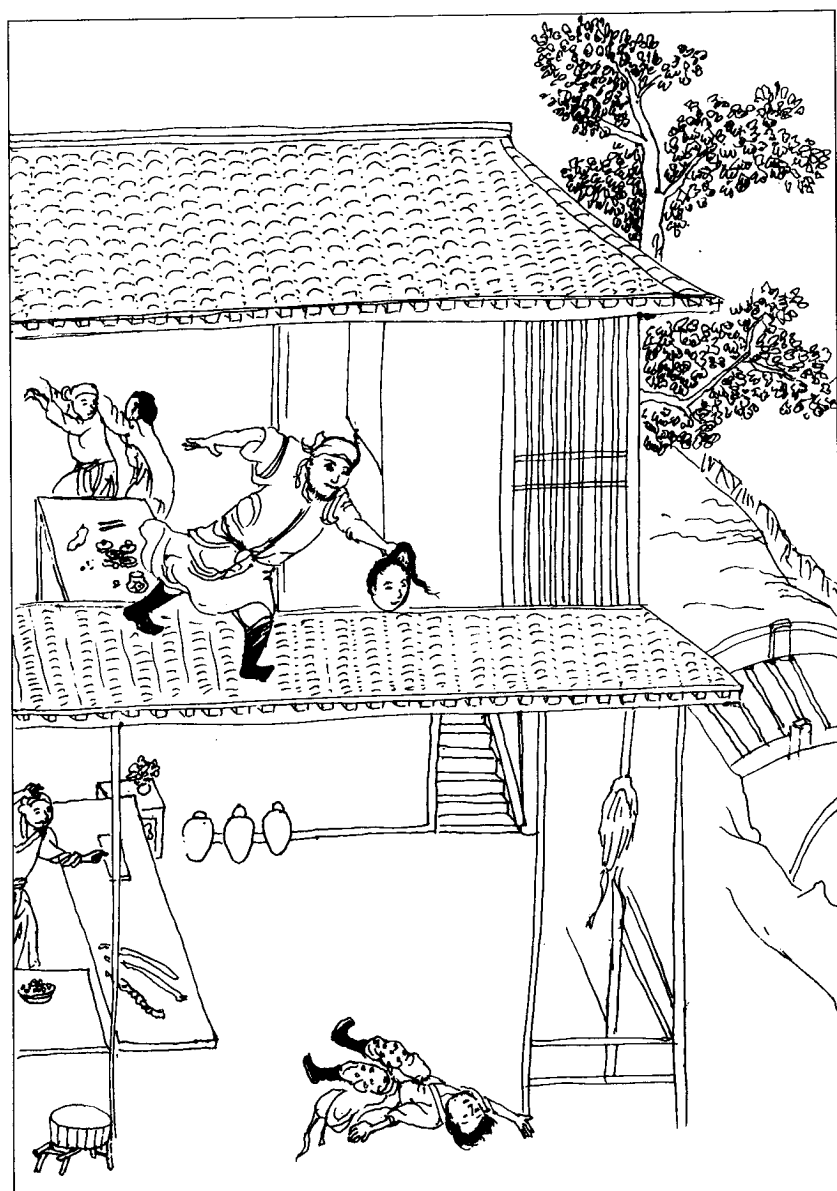
二人走到他门前，只见郓哥买米回来。武松取出五两银子，送给郓哥 说：“好兄弟 我有事问你 你可详细说给我 你怎的和武大去茶坊捉奸？”郓哥说：“正月十三 我提一篮梨儿 去寻西门庆卖。有人说 他与武大老婆在王婆茶坊里。我便奔去寻他，却被王婆老猫狗一顿打出来。我气苦了 去告诉武大。第二天 和武大去了 她又来打我 却被我一头顶在墙上。这时武大却抢进去。那婆子见了 叫道：‘武大来了！’原来门是关着的。过了五六天，听说武大死了，我却不知怎么死的。”

武松把两个一直带到县堂上。知县先问了何九叔和郓哥口词，武松说：“请知县做主。”原来那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关系的。知县说：“武松，你是都头，该知法度，光凭这两人言语，便问他杀人公事，不是有些偏向吗？”武松从怀里取出骨头和银子，知县看了说：“待我从长商议。”武松说：“既然小人告状不准，只得作罢。”

武松带两个士兵，去街前买了一个猪头，一只鸡，一担酒和些果品之类，都搬到紫石街武大家里。武松亲去请来众街坊邻舍。士兵筛了酒，武松说：“众高邻，前日我哥哥没了，多有打扰，我今把杯酒相谢。众高邻不要笑话。”当下武松劝众人吃酒。吃了五六杯，武松从衣襟下抽出那把尖刀，众人都惊得呆了。武松说：“高邻不必害怕，冤有头，债有主，武二并不伤犯众位，只烦高邻做个见证。”武松说完，捉过潘金莲，跪在灵前，骂道：“淫妇听着，你如何害了我哥哥性命，从实招来。”那妇人吓得魂都没了，只得将王婆如何诱她在家，如何与西门庆通奸，又如何受了西门庆、王婆毒药，害死武大，一一地说了。王婆见赖不过，也只得招认了。武松叫把二人的口词都写了。叫士兵将王婆绑了，跪在灵前，说道：“哥哥，兄弟给你报仇雪恨！”一刀下去，结果了那妇人。武松说：“有劳高邻，且等一等。”

武松却奔药铺来寻西门庆。寻不着。又奔狮子楼酒店前，伙计说：“在楼上吃酒。”武松直撞到楼上。西门庆看见武松，吃了一惊，叫声：“哎呀！”跳起来，要寻走路。武松托地跳到桌子上，西门庆早飞起右脚，正中武松右手，把那口刀踢下街心里去了。西门庆见武松失了刀，左手一拳，照他心窝里打来。武松躲过，就势从肋下钻出来，左手带住头，右手早托起他脚来，叫声：“下去！”把西门庆扔下楼来。武松纵身一跳，跳在当街上，一刀割下西门庆的头，奔回紫石街来。将两颗人头供在武大灵前，叫道：“哥哥，兄弟为你报仇，杀了淫妇奸夫！”随后武松叫士兵把王婆押过来，再对众邻舍说：“我还有一句话，对各位高邻说知。”

究竟武松说出甚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张青结义十字坡 武松醉打蒋门神

话说当下武松对众邻舍说：“刚才甚是惊吓了高邻。小人这一去，生死未保。家中有些物件，烦高邻替我变卖些钱来。我今去县里自首，请众高邻随我同去，做个证人。”说完取灵牌和纸钱烧化了，楼上取下两个箱笼，交给邻舍收起。却押了王婆，同众人一直投县里来。

知县念武松是义气烈汉，一心要周全他，便改作“因祭祀亡兄，其嫂不容，因而相争。西门庆因与本妇有染，前来救护，以致斗杀身死”等语，逐级上报。刑部核准，断武松脊杖二十，刺配二千里外。却把王婆判个凌迟处死。何九叔等人尽放回家。

且说两个公人押解武松，取路往孟州来。一天，走到一个岭上，见一个樵夫。武松问道：“汉子，借问这里地名唤做什么？”樵夫说：“这岭是孟州道，前面树林边唤做十字坡。”武松问了，自和两个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边，早望见一个酒店窗边坐着一个妇人。那妇人迎出来，问道：“客官，本家有好酒好肉，好大馒头。”三人进里面坐了，公人说：“这里又没外人，给你去了枷，快活吃两碗酒。”妇人安排下酒肉，武松却把酒泼了。

那妇人虚转一遭，出来折手叫道：“倒了，倒了！”两个公人往后扑地倒了。武松也把眼虚闭了，倒在桌子边。妇人叫道：“小二、小三快出来！”就见跳出两个汉子，把公人抬进去了。又来抬武松，哪里抬得动。妇人说：“你这鸟男女，只会吃饭吃酒，直要老娘亲自动手。”一边说，一面脱去布衫儿，便来把武松提起来。武松就势抱住那妇人，却把两只腿往她下半截只一挟，将那妇人按压在地上。妇人杀猪似的叫起来。

只见门前有个人，挑一担柴，见武松按倒妇人，大步跑过来。叫道：

“好汉息怒，小人有话说。”武松看那人，生得三拳骨叉脸儿，略有几根胡须，三十五六年纪。那人看住武松说：“愿闻好汉大名。”武松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头武松便是。”那人说：“久闻大名，今日幸得拜识。”武松说：“你是这妇人的丈夫？”那人说：“她是小人的妻子，有眼不识泰山。”便请武松去里面坐了。武松问道：“我看你夫妻二人，也不是等闲之人，愿求姓名。”那人说：“小人姓张名青，原在光明寺种菜园子，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唤小人菜园子张青。小人的妻子，也学得些本事，人都唤她母夜叉孙二娘。夫妻二人在这里盖间草屋，卖酒为生，也做些打劫剪径的勾当。”武松说：“你快把这两个公人救起来。”

张青夫妻留武松在店里一连住了三天。张青与武松结拜为兄弟。武松要走，夫妻两个又置酒送路，又送十两银子给武松。

武松与张青夫妻作别，不到晌午，来到孟州城里，刮得牢城营前，看那牌额上写着“安平寨”三个大字。公人上堂交了公文，自回去了。武松被下在牢里，却是一个单身房。早有囚徒来看武松，说道：“好汉新到这里，若有银子，或人情书信，早些送给狱中大小官吏，可少吃些苦。”武松没给，狱卒便要打武松一百杀威棒。这时，一个白净面皮的人走来说：“武松害热病了，先寄下棍棒，禁在单身房里。”

武松回到房里，只见一个军汉托着一个盒子进来，说道：“管营叫送点心在这里。”武松看时，却是酒菜。武松也不多问，只顾吃了。

一连几天，天天是好酒好饭送过来。武松心里好生奇怪。这天晌午，那人又来送饭，武松问道：“是谁叫你送酒食给我？”那人说：“小人是管营家里的人，是管营的儿子小管营叫送给都头吃。”武松说：“你那小管营是什么人？”那人说：“便是前日救下爷棍棒之人。”武松说：“我与他素不相识，如何这般待我？”那小管营姓甚名谁？那人说：“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唤他金眼彪施恩。”武松说：“你去请他和我相见了，要不这酒食我半点儿也不吃。”那人说：“小管营吩咐，叫小人半年三个月才说知详细。”武松说：“胡说，你只去请小管营来相见。”

多时，施恩进来，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答礼说：“小人是囚徒，前日救了一顿大棒，今又好酒好食相待，正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施

恩说：“久闻兄长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得到此，正要拜识威颜。”武松说：“小管营有甚话和小人说？”施恩说：“兄长远路到此，气力有亏，请将息半年三个月，那时对兄长说知备细。”武松说：“我去年害了三个月疟疾，景阳冈上也打死了一只老虎。我前日见天王堂前有个石墩，和你去看看，可知拨得动不？”

二人来到天王堂前。武松将上身衣裳脱了，拴在腰里，把那石墩只一提，提起来，往空一掷，掷起去离地一丈来高。武松双手一接，接来轻轻放回原处。施恩近前拜道：“兄长真是天神！”

施恩便请武松去家里坐了。施恩说：“东门外有一处市井，唤做快活林。山东、河北的客商，都来那里做买卖。小弟在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每月也赚二三百两银子。近来有一个张团练新从东路州来，带着一个人，那人姓蒋名忠，身長九尺，江湖上唤做蒋门神。那蒋忠有一身好本事。他来夺小弟的买卖，小弟不肯让，被那人一顿拳脚打了，两个月起不得床。久闻兄长是个好汉，如能替小弟出得这口冤气，死而瞑目了。”武松说：“原来如此。我如今便同你去，看我把这小子打死了，我自偿命。”施恩说：“兄长少坐。等明日先叫人去打探一番。”武松说：“要去便去，等什么今日明日！”

且说武松当夜等不得天明，起来洗漱罢。施恩早来请去家里吃饭。施恩说：“后槽有马，备来骑去。”武松说：“我又不脚小，骑马做甚么，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说：“小弟如何敢不依。”武松说：“你要我打蒋门神，出得城去，但遇着一个酒店，便请我吃三碗酒。”施恩说：“东门去快活林，卖酒的也有十二三家，每户吃三碗，也有三十五六碗酒，怕哥哥醉了，如何是好？”武松说：“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有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若不是酒醉，如何景阳冈上打得老虎？”施恩说：“既是哥哥酒后愈有本事，家里有的好酒，可先叫两个仆人担了去路边等。”

武松和施恩离了安平寨，出孟州东门，投快活林来。走不上一二里，便见两个挑食担的仆人，早在那里等候。武松吃过三碗酒，起身便走。

此时已快晌午时分。武松说：“还有多少路？”施恩说：“前面看见的那个林子便是。”武松说：“既然到了，你到别处等我，我自去寻他。”武松

已有五六分酒意，抢过林子边来。见一个大汉，披一件白布衫，坐一把交椅，拿个蝇拂子，坐在槐树下乘凉。武松看那人时，形容丑恶，相貌粗俗，一身紫肉横铺，几道青筋暴起。心想，这人肯定是蒋门神了。

又走不上三五十步，见丁字路口一个大酒店，门前一带绿栏杆，插着两把销金旗，上面写道：“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就见中间柜台内，坐着个年轻妇人，正是蒋门神来孟州新娶的妾。武松奔入店里，敲着桌子叫道：“卖酒的主人在哪里？”伙计过来问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说：“先打来尝尝。”伙计去柜上打了酒来，武松闻一闻，摇头说：“不好，换！”伙计去柜上，又舀些上等酒来，武松尝了一口，叫道：“也不好，快换来。”伙计忍气吞声，去柜边说：“娘子，这客人醉了，胡乱再换些好的给他。”妇人舀了一等上色好酒给伙计，伙计烫一碗过来。武松吃了，说：“这酒略有些意思。叫你柜上那妇人下来，陪我吃酒。”伙计喝道：“胡说，这是主人的娘子。”那妇人大怒，骂道：“该死的贼！”

武松早把布衫脱下，揣在怀里。把酒泼在地上，抢入柜里来。武松一手托住那妇人腰胯，一手揪住头发，往酒缸里一丢，听得“扑通”一声，可怜那妇人被丢在大酒缸里。两个伙计奔过来打武松，武松从柜里跳出来，提起一个，丢在酒缸里，又提起一个，也栽在里面。再有两个，被武松一拳一脚，打倒在地，一个乖的却逃走了。武松想，那小子必然去报蒋门神。武松大踏步赶出来。

蒋门神见报，吃一惊，踢翻交椅，奔过来，正在大路上撞见。那蒋门神欺武松醉了，只顾赶入来。说时迟，那时快，武松先把两个拳头在蒋门神脸上虚晃一晃，忽地转身便走。蒋门神大怒，抢过来。武松一脚飞起，正中蒋门神小腹，双手按了，蹲在地上。武松右脚又起，踢在额角上，蒋门神往后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拳头，往蒋门神脸上打去。直打得蒋门神在地上叫饶。武松说：“要我饶你性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蒋门神说：“别说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

究竟武松说出哪三件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武二郎大闹飞云浦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当时武松说：“第一件，要你离了快活林，一应什物，交还原主施恩。第二件，给施恩陪话。第三件，今日离了快活林，连夜回乡去，不许在孟州居住。你都依得吗？”蒋门神说：“依得，依得，小人都依。”

且说蒋门神自顾一辆车儿，装了行李，起身走了。武松邀快活林众邻舍，直吃到尽醉方散。武松说：“你众不要猜施恩是我的主人，我和他并无干涉。是蒋忠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饭，我从来只打天下这种不明道德的人。”众人说：“好汉息怒，叫他搬了去就是。”自此，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就留武松在店里居住，直把他似爷娘一般敬重。

光阴荏苒，早过了一月之上。金风去暑，玉露生凉，已及中秋。一天，施恩正和武松在店里闲坐说话，就见两三个军汉，牵着一匹马，来寻武松。施恩问：“你们寻武都头做甚？”军汉说：“都监听得武都头是个好男子，特派我们来请他。”武松说：“他既然来请我，只得走一回，看他有甚话说。”武松当时换了衣裳，别过施恩，同众人投孟州城里来。

武松跟着那军汉，直到张都监门前，上厅参见了。张都监大喜，说道：“我听得说你是个大丈夫，英雄无敌。我帐前现缺一个人，不知你肯给我做个亲随吗？”武松说：“小人是个囚徒，若蒙抬举，情愿服侍恩相。”张都监大喜，亲自赐酒给武松，就在前厅收拾一间房子，让武松安歇。第二天，又叫裁缝给武松做新衣。自此武松在张都监府里，深得见爱。有人送些金银、财帛，武松买个箱子，都锁在里面。

却逢又是八月中秋，张都监在后堂鸳鸯楼下设宴，庆赏中秋。张都监叫唤武松来饮酒。武松说：“小人是个囚徒，如何敢与恩相坐。”张都监

说：“又无外人，但坐不妨。”吃了五六杯酒，张都监唤出个叫玉兰的使女，为武松劝酒。张都监说：“此女聪明伶俐，如你不嫌，给你做个妻室。”武松说：“小人怎敢。”张都监说：“你不必推故，我定不负约。”

武松已有些酒意，回到房里，却待要睡，只听一片声叫起有贼来。武松想：都监相公这样爱我，我如何不去救护。提了哨棒，直奔后堂来。只见那个玉兰慌慌张张出来说：“一个贼进后花园去了。”武松听了，大踏步赶入后花园，却不见人。转身出来，不提防黑影里扔过一条板凳，把武松绊翻，抢出七八个军汉，叫声：“捉贼！”把武松一条绳子绑了，一步一棍，打到厅上。张都监大怒，喝骂道：“你本是个强盗，我一力抬举你成人，你如何却做出这等勾当！”武松说：“我去捉贼，倒把我当贼捉了。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不做这种事。”张都监说：“去他房里，搜看有无赃物。”军汉去武松房里，打开箱子，里面却有金银酒器。张都监骂道：“赃物正从你箱子里搜出来，如何赖得过！”张都监连夜派人去报知了知府。

第二天，知府升堂，武松早被押在堂前，赃物都扛在堂上。知府喝道：“既是物证明白，只顾给我加力打！”棍棒竹片雨点般打下来。武松只得屈招：“一时见许多金银酒器，因而起意乘夜窃取。”

武松被押在死囚牢里，自家想，张都监那老狗，安排这般圈套害我，我如能挣扎得性命出去，定要找他算账！

且说施恩很快知道了此事，慌忙来找父亲。父子二人商议了，拿出一二百两银子，上下使用，替武松托人说情。那知府方才知道，是张都监受了蒋门神银子，伙同张团练，设计陷害武松。心里想：你赚了银子，倒叫我替你害人。因此心都懒了，不来管看。

看看将及两月。牢中取出武松，读了招状，拟下罪名，当堂断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枷钉了，押一纸公文，差两个公人，押解恩州牢城。

武松和两个公人上路，走不上数里，见他二人商议说：“不见那两个来。”武松听了，暗自冷笑。又走了八九里，见前面路边，有两个人提着朴刀，在那里等候。见这两个公人，与那提朴刀的挤眉弄眼，打些暗号。武松只当没看见。

又走了一程，只见前面一处水面，四周全是野港阔河。武松问道：“这里唤做甚么地方？”公人说：“你又不眼瞎，没见桥边牌额上写着‘飞云浦’。”武松站住说：“我要小解。”两个提朴刀的走近来，武松叫声：“下去！”飞脚早起，一脚一个，扑通踢下水去了。那两个公人慌了，往桥下便走。武松把枷只一扭，扭做两半，喝一声：“哪里去！”赶下桥来。就水边拿起朴刀，一刀一个，搠死在地下。那两个踢下水去的，挣扎起来，正待要走，武松追着，砍倒一个，赶入一步，揪住一个，喝道：“你说实话，我便饶你。”那人说：“小人是蒋门神的徒弟，师父和张团练定计，要小人相帮，防送公人，在这飞云浦害好汉。”武松说：“蒋门神现在何处？”那人说：“都在张都监家鸳鸯楼上吃酒，专等小人回报。”武松手起刀落，把这人也杀了。

武松站在桥上，心想，虽然杀了四个贼人，不杀得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如何出得这口恨气。提了朴刀，竟奔回孟州城里来。

且说武松进得城来，已是黄昏时候。奔到张都监家后花园外，翻墙进来，蹑手蹑脚，摸上楼来。武松躲在楼梯口，只听得蒋门神说：“亏得相公给小人报了仇，再当重重报答恩相。”张都监说：“不是看我兄弟张团练面上，谁肯干这种事。你虽费了些银两，却也安排得好。只叫在飞云浦结果他。”张团练说：“四个对付他一个，再有几个性命，也没了。”

武松听了，心头那把无名之火，直冲青天。右手持刀，左手叉开五指，抢入楼里。蒋门神见是武松，大惊，正要挣扎，武松早落一刀，劈脸剁着。张都监刚伸出脚，武松刀早到，脖子上砍着。那张团练终是个武官出身，提一把椅子抡过来。武松伸手接住，顺势一推，扑地往后便倒了。武松赶过去，一刀剁下头来。武松见桌子上有酒有肉，吃了一回，割下一片衣襟，蘸着血，去墙上写下七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

武松提了朴刀，翻城墙出得城来，往东奔去。武松走了一夜，天色朦胧中，望见前面树林边有一个小小古庙。武松奔入里面，解下包裹做枕头，正待要睡，只见庙外探入两把挠钩，把武松搭住，一条绳子绑了，如牵羊一般，拖到村里来。走不上三五里，早到一个草房内。把武松绑在亭柱上。那几个人叫道：“大哥，大嫂，快起来。”只见连进两个人，武松看

时 前面一个妇人 后面一个大汉。那妇人看了武松说道：“这个不是武都头？”大汉说：“快解下来！”原来却是菜园子张青 那妇人便是母夜叉孙二娘。张青请武松到前面坐了 问道：“贤弟如何这般模样？”武松说：“真个一言难尽。”便将与张青自十字坡别后诸多事情详细告知了一遍。张青夫妻去厨下安排些酒食，请武松吃了，就在店里安歇。

却说张都监衙内 家人、亲随、军士第二天都来孟州府里告状。知府听罢大惊 火速派人下来 检点杀死人数。当下写了武松乡贯、年龄、貌相 出三千贯赏钱 遍行各县州府，一同缉捕凶犯。

武松在张青店里，住了三四天。张青打听得事务紧急，对武松说：“贤弟 不是我怕事不留你 只是官司搜捕得紧。我给你寻个安身处 不知你肯去不？”武松说：“我也寻思此地不是长住之处。”张青说：“青州有一座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那里打家劫舍，抗拒官军。他曾路过我店里吃酒 因此认得。我写一封书 荐你入伙 如何？”武松说：“大哥说的是 我今天就走。”孙二娘说：“如今官府搜捕得紧 你如何瞒得过人 两年 before 有个和尚从这里过 被我放翻了。留下一身衣裳，一串念珠 两把雪花镔铁戒刀。你要逃难 除非做个行者，一路走去 谁来盘问？”张青拍着手说：“二娘说的是 我倒忘了这一着。”当下就让武松穿戴了 张青夫妻喝彩道：“果然好个行者！”武松背了包裹 挎了戒刀，就要前行。张青说：“贤弟路上小心在意 酒要少吃 不要和人争闹 也做出个出家人的样子来。”

武松拜别张青夫妻二人，离了大树十字坡，往青州二龙山一路行来。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武松醉打独火星 花荣大闹清风寨

且说武松在路上走了十几天，但遇乡村市镇，果然都有榜文张挂，捕获武松。武松自做了行者，却没人盘问他。时遇十一月间，天气好生严寒。这天武松走过一个土冈子，去那村酒店里坐下，叫道：“主人家，先打酒来。”主人说：“不瞒师父，酒却有些，肉都卖没了。”便大碗筛了酒，又端上一碟热菜。这时见一个大汉，引着三四个人，走进店来。大汉说：“我吩咐你的，都安排了吗？”主人说：“大郎请坐。”就捧出一樽青花瓮酒来，又托出一盘熟鸡。武松闻着那酒香，看自己面前只有一碟儿菜，不由不气，大叫道：“主人家，你好欺负客人！”主人说：“师父不要焦躁。这酒肉都是大郎家里带来的，只借我店里吃。”武松说：“放屁！老爷又不白吃你的。”主人说：“没见过出家人自称老爷。”武松听了，跳起身，往他脸上只一掌，打得撞过那边去了。那对席的汉子见了，说道：“你这出家人，怎么动手动脚！”武松说：“我打他干你甚事！”那汉大怒道：“我好意劝你，怎敢把言语伤我！”武松推开桌子走出来，喝道：“你说谁！”那汉便闪出门外去，叫道：“你这贼行者，出来和你说话。”武松抢出门来，踏住那汉，提起拳头，打了二三十拳，提起来，往门外溪里只一丢。三四个村汉叫声苦，都下溪里救起那汉，搀扶着投南去了。

武松说：“你们去了，老爷正好吃酒。”武松吃得醉饱，把两个袖子结在背上，便出店门，摇摇晃晃，沿溪而走，跌下溪里去了。

就见墙边转出一伙人来，当先一个大汉身穿鹅黄袄子。一个人说：“这溪里的贼行者，正是打了小哥哥的。”那大汉喝道：“下手！”二三十人一齐上，把武松横拖倒拽，捉上溪来。转过墙边一个大庄院，众人把武松

推进去 绑在大柳树上 取过一束藤条 细细抽打。

只见庄里走出一个人 原来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宋江。武松说：“哥哥如何在这里？”宋江说：“自和你柴大官人庄上分别之后 这里孔太公请我来他庄上。刚才和兄弟相打的 是孔太公小儿子 因他性急 人都唤他独火星孔亮。这个穿鹅黄袄子的，是孔太公大儿子，人唤他毛头星孔明。因他两个好习枪棒 我点拨他些 因此叫我师父。我来这里半年了。”武松也把自家的事，从头详细告诉了宋江一遍。

武松在孔太公庄上住了几天 便要辞行。宋江说：“我也正要去清风寨花荣处走一遭，可和你同走一程。”

只说宋江和武松两个，在路上走了几天，来到一个市镇，个三岔路口。宋江问人说：“投二龙山、清风镇 不知从哪条路去？”那人说：“去二龙山 只是投西。若要去清风镇 须向东 过了清风山便是。”宋江对武松说：“贤弟 就这里吃三杯相别。”

武松拜别宋江，投西上二龙山去了。宋江在路上又走了几天，远远的望见清风山。宋江贪走了几程路 看看天色渐晚了 正在惊慌 就听树林里铜铃响 走出十来个小喽啰 发声喊 把宋江捉翻 解上山寨里来。

且说这清风山寨，为头的姓燕名顺，绰号锦毛虎。第二个姓王名英，因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唤做矮脚虎。第三个姓郑名天寿，因生得白净俊俏 人称白面郎君。当下三个头领坐在草厅上 王英说：“孩儿们 快取心肝来 做醒酒汤。”一个小喽啰卷起袖子 手里明晃晃拿着一把刀。宋江叹口气说：“可惜宋江死这里。”

燕顺听得“宋江”二字 便走近跟前问道：“你是哪里的宋江？”宋江说：“我是郓城县押司宋江。”燕顺听了 吃了一惊 慌忙唤王英、郑天寿 下来拜见。燕顺说：“小弟正该把尖刀剜了眼睛 险些坏了仁兄性命。仁兄独自一个 为何到这里？”宋江便将救晁盖、杀阎婆惜 投柴进、孔太公，往清风寨寻花荣等事，详细说了。

宋江在清风山住了几天。只见小喽啰来报：“王头领去山下拿得一个妇人 抬到山后房里去了。”燕顺说：“这个兄弟 别的都好 只是有这些毛病。”宋江说：“我们同去劝他。”

三人来到王英房中。宋江说：“你是谁家娘子？”那妇人拜了三拜，说：“告大王 我是清风寨知寨的妻子。”宋江说：“原来你是花知寨的夫人？”妇人说：“大王不知 清风寨有一文一武两知寨 武官是花知寨 文官便是我的丈夫刘知寨刘高。”宋江对王英说：“贤弟 这个妇人是我友人同僚的娘子 做个人情 放她下山 叫她夫妻完聚如何 日后我挑一个好的 娶来服侍贤弟。”王英虽不满意 却也不好回绝。那妇人听了这话，一连声叫道：“谢大王。”两个轿夫抬了那妇人下山去了。

宋江也打点包裹，作别了三位头领，下山投奔清风寨来。

当时花荣听得报说宋江来了，出寨来迎接。花荣请宋江去后堂里坐了 唤出妻子和妹妹 都与宋江拜见了。就叫安排筵席洗尘。席间宋江把救刘知寨娘子的事 对花荣说了。花荣说：“刘高那人 又没本事 自从到任 乱行法度 无所不为。小弟是个武官副知寨 常常受他的气。兄长救了的这个妇人 只是调拨他丈夫做不仁的事 兄长倒不该救这贱人。”宋江劝道：“你和他都是朝廷命官，虽有些过失，自古道，冤仇可解不可结。”花荣说：“兄长说得对。”

宋江在花荣寨里住了一月有余。看看腊尽春回，又逢元宵节近。宋江对花荣说：“听说今晚点放花灯 我想去看看。”花荣说：“小弟本该陪兄长 怎奈公务在身 兄长与家里人同去 早早回来。”

宋江与花荣亲随来到镇上，缓步徐行，只见家家张灯结彩，虽然比不得京师 在这却也是人间天上。宋江一行人 缓缓朝南走来。见前面一个大院门前 众人围在那里热闹。宋江过去看时 狮舞、龙灯 诸般杂耍，众人喝彩。宋江看了，呵呵大笑。

不想刘高夫妻两口儿，也在那里观看。听见笑声，那妇人认得是宋江 便指给刘高说：“那个黑矮汉子 是清风山的贼头。”刘知寨听了 便唤亲随六七八人，拿了宋江，用绳子绑进去了。

亲随人慌忙奔回来报告花荣。花荣大惊，连忙写一封书，派人送到刘知寨府上。刘高看了大怒 把书扯得粉碎 骂道：“花荣 你是朝廷命官 如何与强贼通同！”喝令把下书人推出去。花荣听了 挂披上马 带三五十名军汉 直奔刘高寨里来。花荣抢到厅前 叫道：“请刘知寨说话。”

刘高惊得魂飞魄散，哪里敢出来。花荣喝叫搜人。众军汉在耳房内寻见宋江，被高吊在梁上。军汉割断绳子，救出宋江，却见被打得皮开肉绽，连忙送回寨里来。

花荣到后堂来看宋江。宋江说：“只怕刘高不肯和你干休。我若再被拿住，你和他分说不清。我今夜就上清风山去。”花荣说：“怕哥哥伤重，走不动。”宋江说：“不妨，事急难以耽搁。”黄昏时分，花荣令两个军汉送出寨外，宋江连夜上清风山去了。

再说刘高，当下寻思起来，想他这一夺去，必然放上清风山，明天却和我白赖。我不如今夜派人去五里路头等候，悄悄捉来关在家里，却去州里报知，就和花荣一齐拿了，害了他性命，那时我独自霸了这清风寨。当晚点人，连夜去了。夜半时分，军汉绑押着宋江回来。刘知寨见了，当下写了申状，派心腹人连夜去青州府飞报。

且说青州知府升堂，看了刘高文书，吃了一惊。花荣是功臣之子，朝廷命官，如何结连清风山强贼？便唤本州兵马都监来堂上。

原来那都监姓黄名信。青州地面有三座恶山，清风山、二龙山、桃花山。黄信自夸要捉尽三山人马，因此人唤镇三山。当时黄信点起人马，直奔清风寨来。刘高出来迎接，请到后堂。黄信说：“你捉宋江时，花荣知不知道？”刘高说：“并不知道。”黄信问：“既然不知道，只需如此。”附耳对刘高说了。刘高喝彩道：“还是相公高见，此计大妙！”

第二天，在厅上设了酒宴。黄信只带二三人，亲自去请花荣。当时二人并马而行，来到山寨，上厅与刘高都相见了。黄信端一杯酒来，说道：“知府听得两位知寨文武不和，特派黄信来，给二位陪话，烦望二位知寨以报答朝廷为重，以后有事，和同商议。”刘高饮过酒，黄信斟了第二杯，来劝花荣。花荣正要饮酒，黄信把酒杯往地下一掷，只听得后堂一声喊起，两边帐幕里走出二三十个军汉，把花荣拿倒在厅上。黄信喝道：“绑了！”

当时黄信和刘高都上了马，军士寨兵监押着宋江、花荣两辆囚车，取路奔青州府来。

究竟二人怎的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小李广射雁梁山泊

话说黄信一行人 押着宋江、花荣 走不过三四十里 前面见一座大林子。前头士兵说：“林子里有人窥望。”黄信喝道：“别理他 只顾走。”

看看渐近林子，只听得当当一片锣声响起。士兵都慌了手脚，黄信喝叫：“站住 都给我摆开。”拍马向前看时 见林子边齐齐的分过三五百小喽啰 林子里跳出三个好汉 大喝道：“留下三千两买路黄金！”黄信大怒 骂道：“强贼 怎敢如此无礼！”拍马舞剑 直奔过来。三个好汉一齐挺起朴刀 来战黄信。战了十余回合 黄信挡不住三个好汉 怕被他三个拿了，坏了名声，一骑马跑回旧路，哪顾得众人，独自飞马奔回清风寨去了。众军见黄信回马去了 发声喊 都四散走了。只剩得刘高 见势头不好 勒转马头 正待跑时 早被绊马索掀翻 倒撞下来。小喽啰向前拿了刘高。花荣已把自己囚车掀翻，跳出来，又打碎了那个囚车，救出宋江。

原来这三个好汉 不是别人 正是燕顺、王英、郑天寿。当时上得山来 都到聚义厅上相会。花荣谢过三个好汉。宋江说：“把刘高押上来。”宋江骂道：“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听信那不贤的妇人害我！”花荣说：“哥哥问他做甚？”一刀下去 杀了刘高。当时众头领商议攻打清风寨一事。

且说黄信骑马奔回清风寨，写了申状，飞报青州知府。知府看了大惊 即刻派人去请青州指挥司总管秦统制 商议军情。秦统制名明 性格急躁，声若雷霆，人都唤他霹雳火。使一条狼牙棒，有万夫不当之勇。

秦明回到指挥司 点起人马 辞了知府 大刀阔斧 直奔清风寨来。

当日宋江和花荣先定了计策，叫众人分头去准备。

再说秦明领兵来到清风山下，只听得山上锣声震天，就见花荣引一彪人马飞下山来。秦明勒住马，横着狼牙棒，喝道：“花荣，你是将门之后，朝廷命官，如何结连贼寇，背反朝廷？”花荣说：“我被刘高无中生有，官报私仇，逼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暂且躲避在此。”秦明抡动狼牙棒，直奔花荣。花荣也挺枪纵马，来战秦明。一对南山猛虎，两条北海苍龙，二人在清风山下厮杀，真个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当下二人斗了四五十回合，不分胜败。花荣拨马往山下小路便走，秦明赶来，花荣左手拈弓，右手搭箭，扭回身，只一箭，把秦明盔顶那颗斗大红缨射下地来。秦明吃一惊，不敢向前追赶。喝叫鸣锣擂鼓，众军齐声呐喊，杀上山来。上面樗木、炮石雨点般打将下来。只得再退下山来。只听得西山边锣响，树林里闪出一队红旗军来。秦明引了人马赶过去，却都不见了。军士又来报：“东山边锣响，一队红旗军出来。”秦明飞奔过东山边来，看时，却又都不见了。秦明怒气冲天，却又奈何不得。

看看天色晚了，人困马乏，正要下寨做饭，就听山上锣鼓乱鸣，数十个火把，照见花荣陪着宋江在上面饮酒。秦明看了，心中没出气处，大骂道：“反贼，你下来，如今和你拼个三百回合。”把马一拨，抢上山来，走不到三五十步，连人带马撞下陷坑里去了。

且说天明时候，五位头领在聚义厅上坐了，小喽啰把秦明押在厅前。花荣见了，连忙下厅，解了绳索，扶上厅来劝他落草，秦明执意要走。次日，五位好汉送秦明下山。不料宋江早定出计来，叫小卒扮作秦明模样，引入去青州城下杀人放火，先绝了秦明归路的念头。如今他妻子已被杀，青州城外已成一片瓦砾。他无路可走，只得回来。

回到山寨，众好汉商议打清风寨一事。秦明说：“黄信和我走得最好，明日我去叫开栅门。说他入伙如何？”宋江大喜。

却说黄信在清风寨里，日夜提防，只盼青州调兵策应。当日听得报道：“秦统制到来。”黄信叫开了栅门，放下吊桥。秦明进来，直到公厅上。相见了。秦明先说了清风山损折兵马等事，后说：“我如今已在山寨入了伙。你又无妻小，何不也去山寨入伙？”黄信说：“既然恩官已在那里，黄信怎敢不从。”正说话，军士来报：“有两路军马，杀奔镇上来。”

原来是宋江众头领引人来接应。迎进来都相见了。当时便将寨中财物都装上车子，马匹都牵了。花荣去家中取了妻小。一行人马离了清风镇，回到山寨里来。

第二天，宋江众头领说合做媒，把花荣的妹妹嫁给了秦明。

又过了几天，小喽啰上山来报：“官府要起大军来扫荡清风山。”众头领商量说：“这里小寨，不是久恋之地。如若大军到来，四面围住，如何迎敌？”宋江提议投梁山泊去。秦明说：“既然有这个去处，却是十分好。只是没人引见，他如何肯接纳我们？”宋江便把劫取生辰纲等事对众头领说了一遍。众人说：“兄长正是他那里的大恩人。事不宜迟，快收拾起程去。”

当时商量定了，山上都收拾停当，放起火来，把山寨烧成光地，都扮作收捕草寇的官军，分三队下山来。

且说宋江、燕顺带领前队，在路上走了两天。这天走到晌午时分，走得困乏，便走进一个酒店。只见一副大座头先有一人占了，因他们人多，便让伙计跟那人换一换。那人说：“老爷天底下只让两个人。一个是沧州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再一个是郓城县押司及时雨宋公明。除这两个，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说：“你认识宋江吗？”那人说：“我如今正要寻他。”宋江说：“谁叫你寻他？”那人说：“他兄弟宋清叫我寄家书给他。”宋江听了大喜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我便是宋江。”那人看了一会，便拜道：“老天爷让小弟遇上哥哥，险些错过了。小弟姓石名勇，日常只靠放赌为生，人唤做石将军。曾投柴大官人庄上，住了多时，多闻哥哥大名，前去投奔，兄弟宋清就写了这封书，说哥哥在孔太公庄上，如寻得见，可叫你急回。”石勇说完，包裹里取出家书，递给宋江。

宋江看时，只见写有“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因病身故”等语。宋江看罢，大哭起来，便要连夜赶回家去。宋江写好书，交给燕顺收了，飞也似的独自一个人去了。

且说燕顺等得大队人马到来，说知了宋江奔丧一事，众好汉并作一伙，带领三五百人马，投梁山泊来。渐近梁山泊，先去朱贵酒店，众好汉相见过，朱贵取一支箭，射过对岸芦苇中，叫小喽啰报上山去。

第二天，军师吴学究前来迎接众人，一个个都相见了，早有二三十只大船来接。上了岸，见晁盖引着众头领迎下山来，都见过礼，各自乘马坐轿，直到聚义厅上。山寨里大吹大擂，连日宴筵。一面又收拾后山房舍，妻小家眷都安顿了。众头领说些路上的情状，晁盖听了说：“改日都看比箭。”

原来花荣一行人，路过一个叫对影山的去处，那里有两个好汉，一个唤做小温侯吕方，一个唤做赛仁贵郭盛。二人为争地盘，正在那里争斗，却把画戟的绒绦结住了。花荣看了，拈弓搭箭，嗖地只一箭，恰好把绒绦射断。二人停了厮杀，都来拜见花荣，当下合做一处，同投梁山泊来。因此晁盖听了不信，要看比箭。

当日众头领都说：“且去山前玩一回。”随行人中有带弓箭的，花荣取一张弓过来，搭上一支好箭，对众头领说：“这支箭要射在第三只雁的头上。”往空一箭射去，但见影落云中，声在草内，果然正中第三只。叫军士取来看时，那支箭正穿在雁头上。吴用称赞说：“小李广名不虚传，真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没有一个不敬佩花荣的。

却说宋江日夜兼程，赶回家里。进得庄门，没些动静。庄客见是宋江，参拜了，说道：“太公在村口张社长店里吃酒回来，睡在里面房内。”宋江听了大怒，正要责骂兄弟宋清，只见太公出来叫道：“我儿不要急躁，这个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思念，要见你一面。又听得说那里是强人出没的地方，怕你落草去，做个不忠不孝的人，因此叫你兄弟写道我没了，唤你回来。”

宋江听了，忧喜相伴。看看天色将晚，庄上人都睡了。只听得门前发喊起来。四下里火把乱明，一片声叫道：“不要走了宋江！”

究竟宋江怎的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船火儿大闹浔阳江

话说郢城县新来的两个都头，一个唤做赵能，一个唤做赵得，当夜围了庄院，拿得宋江，解到县里来。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儿。”

那时阎婆惜身故已是半年之上，更兼县里州里都认得宋江，宋太公又买上告下，使用钱帛，众人推持下来，都不甚深重。当堂带上行枷，押一道公文，派两个公人，刺配江州牢城。

这日，三人正走着，见前面山坡后转出一伙人来，为头的好汉，正是赤发鬼刘唐。见了宋江，说道：“奉山上头领将令，迎接哥哥上山。”宋江说：“你弟兄们若是可怜宋江，让我去江州牢城，等期满回来再与你们相会。”刘唐说：“小弟不敢做主。”不多时，只见吴用、花荣骑马到来。吴用说：“晁头领多时不得与兄长相会，正要说几句心里话，就请到山寨少叙片时，便送登程。”

宋江随吴用上得山来。晁盖众头领都来参拜了宋江。晁盖便请宋江留在山寨。宋江说：“兄弟再别说这话，这不是抬举我，明明是苦我。我若随顺入伙，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说完执意要走。晁盖众头领见宋江不肯，只好留他住了一夜，送下山去了。

且说宋江三人，走了半月之上，早望见前面一座高岭，岭脚边一个酒店。三人进店坐了，半个时辰，不见一个人出来。宋江叫道：“怎的不见主人家？”只听里面应道：“来了，来了！”就见走出一个大汉来，说道：“客人要吃酒吗？”去里面舀一桶酒，切一盘牛肉，放下三只大碗。公人说：“大哥，热吃一碗也好。”那人热了酒，筛做三碗。三人各吃了一碗。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你揪我扯，往后便倒。宋江说：“你两个吃的一碗便

醉了？”不觉自家头晕眼花，扑地倒了。那人说：“好几天没买卖，今天老天爷送这三头行货给我。”都拖进去，又把包裹行李提到后屋里。

只见三个大汉奔上岭来，那人迎出去说：“大哥哪里去？”一个汉子说：“有个相识从济州来，说郓城县宋押司宋江，不知何事刺配江州牢城。我想他必从这里路过，我正要结识他，因此上岭来等候。近日你店里买卖如何？”那人说：“今日提得三个行货，有些东西。”汉子问：“三个甚人？”那人说：“两个公人和一个罪人。”汉子说：“等我认他一认。”进去看了，却又不认得。想了一会儿说：“取公人包裹来。”那人取过公人包裹打开，汉子看了公文说道：“险些误了我哥哥性命。”叫道：“快调解药来。”那人连忙调了解药来，给宋江灌下去。宋江渐渐醒来，那汉和店主人都来拜。宋江说：“不敢动问二位高姓？”那汉说：“小弟姓李名俊，专在扬子江上撑船为生，能识水性，人都唤混江龙李俊。这个卖酒的，是这里揭阳岭人，人都称他催命判官李立。这二人是弟兄，一个唤做出洞蛟童威，一个唤做翻江蜃童猛，大江中伏得水，驾得船。”李俊说完，又和李立救起两个公人。

宋江当晚歇在店里。第二天，辞别李俊等四人，离了揭阳岭，取路往江州来。

三人走了半天，来到一个市镇上，只见前面一伙人围着看。宋江过去看时，原来是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宋江看了喝彩道：“好枪棒拳脚！”那人托个盘子，口里说：“小人远方来的，全靠恩官看顾，烦望赐些银两铜钱，不要散空走了。”众人都白着眼看，没一个出钱赏他。宋江叫道：“教头，我是个犯罪的，没甚给你，这五两银子，你别嫌少。”那人说：“有名的揭阳镇上，竟没一个好汉抬举咱家。难得这位恩官路过这里，倒赏银两，愿求高姓大名。”正说话，就见人丛中走出一个大汉，喝道：“你是哪里来的囚徒，敢来灭俺揭阳镇上威风！挥拳来打宋江。”

只见使枪棒的教头从背后赶过来，一手揪住那汉，掀翻在地。那汉正要挣扎起来，又被教头一脚踢倒了。那汉爬起来叫道：“你两个等着！”一直往南去了。

宋江说：“教头高姓？”教头说：“小人祖籍河南洛阳人氏，姓薛名永，

人都唤小人病大虫薛永。拜问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通报了，说道：“少叙三杯如何？”薛永说：“小人得遇兄长，正要拜识尊颜。”一同走近邻近一家酒店。主人说：“刚才与你们厮打的大汉吩咐了，如卖给你们吃酒，把我这店子打得粉碎。这人是揭阳镇上一霸，谁敢不听他说。”宋江说：“既然如此，我们走吧。”又取一二十两银子给了薛永，作别自去了。宋江连走几家客店，都是一般话说。三人只好离了镇子，寻别处投宿。

看看红日西沉，天色昏暗，只见前面小路上射出灯光来。三人走出二里多路，见是一座大庄院。宋江上前敲门，陪着小心说：“小人是犯罪配往江州的人，求贵庄借宿一宵，明早拜纳房金。”庄客报了庄主太公，都进来草堂上见了，吩咐饭食，引去门首草房内安歇了。

就听得有人叫门，宋江门缝里看时，见进来五六个人，为头拿朴刀的，正是揭阳岭镇厮打的那汉。汉子说：“阿爹，叫哥哥起来，和我赶人。”太公说：“你去赶谁？”汉子便将厮打的事告了太公，又说：“卖膏药的已被我捉了吊在那里，只是这囚徒不知投哪里去了。”

宋江听罢，对公人说：“事情这么不巧，又撞在他家里，我们及早快走。”三人从屋内挖开屋后一堵壁子，悄悄出来，往小路上走了。走了一阵，星月之下，望见前面满目芦花，一派大江，滔滔滚滚，正来到浔阳江边。只听背后喊叫声起，火把乱明。正在危急之际，只见芦苇中摇出一只船来。宋江说：“艄公，背后有人打劫我们，你快点救我三个，我多给些银两。”艄公把船放过来，三人连忙跳上去。

那伙人赶到岸边，为头两个大汉叫道：“那艄公，快把船摇过来！”艄公说：“乘船的三个都是我家亲眷，请他们回去吃碗板刀面。”艄公一面说，一面把船摇开去。看看离得江岸远了，那艄公放下橹来，喝道：“你这几个鸟人，今日撞在老爷手里。你三个是要吃板刀面，还是要吃馄饨？”宋江说：“大哥不要取笑。”艄公说：“老爷和你耍什么，要吃板刀面，我一刀一个剁下水里去。要吃馄饨，你跳下江里自死。”宋江仰天叹道：“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责，连累了你两个。”公人说：“押司，我们三个一处死罢。”

三人抱做一块，正要跳水，只见一只快船飞也似的从上水头摇下

来。船上三个人，一个大汉横着叉立在船头上，喝道：“前面是甚么艍公？”这艍公慌忙应道：“原来是李大哥。”那汉说：“张家兄弟，船里什么行货，有些油水么？”艍公说：“叫你好笑。岸上一伙人赶着三头行货来我船里，却是两个公人，解着一个黑矮囚徒。”那汉说：“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宋江听得声音好熟，便叫道：“船上好汉是谁？”那汉说：“真个是我哥哥。”原来那大汉正是混江龙李俊，船上两个，一个是童威，一个是童猛。

李俊跳过船来，说：“不想又遇着哥哥在这里受难。”宋江问李俊：“这个好汉是谁？”李俊说：“他是小弟结义的兄弟，姓张名横，人唤船火儿。”张横拜道：“望哥哥恕兄弟罪过。”

当时两只船并排着摇过岸边来，看见火把还在远处明亮。张横说：“他弟兄两个还没回去。”李俊说：“你说谁两个？”张横说：“是镇上穆家兄弟。”李俊说：“也叫他两个来拜见哥哥。”李俊胡哨了一声，只见火把飞奔过来。见二人和宋江说话，大惊道：“二位大哥如何认得这个人？”李俊说：“他便是我日常和你们说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二人扔下朴刀，拜道：“刚才伤犯了哥哥，望乞恕罪。”李俊说：“这弟兄两个，哥哥穆弘，绰号没遮拦，兄弟穆春，唤做小遮拦。”宋江说：“既是自家兄弟，望放还了薛永。”穆弘说：“我们请兄长到庄上赔礼请罪。”

一行人投庄上来。请出穆太公，薛永也进来，都相见了。穆弘安排酒席，款待各位好汉，就留在庄上歇宿。第二天，宋江要走，众人都送到江边，作别了，各自回家。

且说宋江和两个公人来到江州。公人当厅投下公文，知府看了，把宋江下在城外牢城营里。两个公人自回济州去了。

宋江来到牢城营，拿出金银财帛，狱中大小官吏，上下使用。自古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住了半个月，满营里没一个不喜欢他。管营说：“你既是县吏出身，就在本营抄事房做个抄事。”

一天，有个狱卒来抄事房对宋江说：“大哥独没给那个节级送人情，如今正在厅上发作，骂道：新到的贼配军，如何不送常例钱给我！”宋江说：“我正要和他说话。”

究竟宋江来与这个节级怎么相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浔阳江李逵斗张顺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且说江州两院押牢节级 姓戴名宗 人称戴院长 因他有道术 人都唤做神行太保。当时见宋江来便骂道：“你这黑矮杀才 为甚不送常例钱给我 给我打一棍！”宋江说：“我不送钱给你便要打我 那结识梁山泊吴学究的又该当何罪？”戴宗一听 慌忙丢了棍 问道：“你是谁 哪里听得这话？”宋江说：“我是郓城县宋江。这里不是说话地方。”

原来宋江路过梁山泊时，吴用说江州有个至爱相识戴宗，就写了一封书给宋江，到那里有个照应。当时宋江回房取了书，和戴宗离了牢城营 往江州城来 去一个临街酒楼上坐了。二人正说话 就听得楼下喧闹起来。伙计进来说：“是那个叫铁牛的李大哥 寻主人家借钱。这个人除非院长说他才听。”戴宗便起身下去 不多时 引一个黑大汉上来。戴宗说：“这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 姓李名逵 人唤黑旋风李逵 能使两把板斧。”

李逵看住宋江问：“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说：“兄弟说话这般粗鲁！他就是给你说过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李逵拍手叫道：“我的爷，你怎不早说 让铁牛欢喜。”李逵拜了。宋江说：“我们和李大哥吃三杯去。”戴宗说：“前面靠江有座琵琶亭酒馆最好。”

三人来到亭上坐了，宋江纵目观看那江时，真个是景致非常，但见：隐隐沙汀，飞起几行鸥鹭，悠悠小浦，撑回数只渔舟。翻翻雪浪拍长空，拂拂凉风吹水面。

李逵说：“大碗来筛酒 不耐烦小杯吃。”宋江吩咐伙计：“这位兄弟面前放个大碗。”李逵笑道：“好个宋哥哥 知道兄弟的性格。”吃了一

阵 戴宗问伙计说：“有甚么好鲜鱼，造些汤来。”伙计说：“鱼都是昨夜的。”李逵跳起来说：“我去找两尾活鱼来给哥哥吃。”戴宗说：“不用你去，让伙计去取回几尾来。”李逵却一直去了。戴宗说：“兄长别怪小弟引这等人来，全没些体面。”宋江说：“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且说李逵走到江边看时，见那渔船一字儿排着，却不见主人来开舱卖鱼。李逵走到船边，喝一声：“把你那船上活鱼给我两尾。”渔人说：“主人不来，我们不敢开舱卖鱼。”李逵见众不肯拿鱼，便跳上一只船。众渔人见他来抢，都奔上船，拿竹篙来打李逵。李逵大怒，两手一架，早夺了五六条在手里。渔人尽吃一惊，却都解了缆绳，把船撑开去了。李逵奔上岸来，举棍乱打。

正在乱纷纷地，见一个人从小路走来，众人说：“主人来了。”那人见李逵追打渔人，喝道：“什么人敢来搅乱老爷的道路！”李逵也不回话，抡篙来打。那人一把夺了。李逵便揪住他头发，直把头按下去，提起拳头，擂鼓似的。那人吃了亏，一溜烟走了。

不多时，那人驾着一只船赶来，骂道：“老爷怕你，不算好汉！”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搠。李逵大怒，托地跳上船。那人把竹篙往岸边一撑，双脚一蹬，那只渔船，一似狂风飘败叶，箭也似的投江心里去了。

李逵当时慌了手脚。那人也不叫骂，拿住李逵说：“先叫你吃些水。”两脚把船一晃，船底朝天，二人扑通地都撞下江里去了。那人把李逵提起来，又按下去。李逵被浸得眼白，在水里挣扎。

这时宋江和戴宗赶到江边。戴宗问众人：“那大汉是谁？”众人说：“他是本处卖鱼主人，唤做张顺。”宋江说：“莫不是叫做浪里白条的张顺？”众人说：“正是。”宋江便想到前番在张横那里，曾说起他兄弟张顺，就对戴宗说了。戴宗叫道：“张二哥，这黑汉是俺们兄弟，你且饶了他，上岸来和你说话。”张顺听见戴宗叫他，便带住李逵一只手，两脚踏着水浪，如行平地，直托李逵上岸来。李逵口里只吐白水，喘做一团。戴宗指着宋江说：“张二哥，认得这位兄长吗？”李逵说：“这哥哥便是黑宋江。”张顺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押司？”戴宗说：“正是公明哥哥。”张顺拜道：“久闻大名，不想今日相会。”宋江说：“前日来时，在浔阳江上，得遇

兄张横，说起兄弟在江州做卖鱼牙子，以此知道壮士，不想今日得见。”戴宗便说了李逵来买鱼的事。张顺说：“既然兄长要好鲜鱼，兄弟去取几尾来。”当时张顺取十数尾金色鲤鱼，四人一面饮酒，各叙些胸中之事。

这天，宋江独自一个，闷闷不乐，信步出城来。正走到一座酒楼前，雕檐上一面牌额，上面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宋江便上楼来，去临江一个阁子里坐了。宋江独自一个，一杯两盏，凭栏畅饮，不觉沉醉，想道：“我生在山东，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然留得一个虚名，如今三旬之上，名不成功，功不就，倒被刺配来江州，我家乡老父和兄弟，如何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便向伙计借了笔砚，在白粉墙上，题一首《西江月》出来：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写罢，又去后面大书五字，郢城宋江作。再饮过数杯酒，不觉沉醉，下得楼来，踉踉跄跄，取路回营里来。

却说江州对岸，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城里有个通判，姓黄名文炳，此人忌贤妒能，专在乡里害人。他听说江州知府蔡九章是当朝蔡太师的儿子，便时常过江来拜访，指望引荐做官。这天黄文炳又买些时新礼物，船渡过江来。因见天气暄热，便去浔阳楼上闲玩一回。看见宋江题写诗句，大惊道：“这个不是反诗？”便问伙计：“此人什么模样？”伙计说：“面颊上有两行金印，生得黑矮肥胖。”就借笔砚来抄了此诗。

黄文炳直到知府衙内，相见了，送了礼物，说道：“相公在上，不敢动问，京师近日有何新闻？”知府说：“京师街市有小儿谣言四句，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不知是何意思。”黄文炳取出抄诗，呈给知府说：“不想却在这里。”知府看了说：“这是个反诗，通判哪里得来？”黄文炳便将浔阳楼抄诗一事说一遍。知府说：“这宋江是个什么人？”黄文炳说：“耗散国家钱粮的，必是‘家’，头着个‘木’字，明明是个‘宋’字。兴起刀兵之人，‘水’边着个‘工’，明是个‘江’字。这人姓宋名江，郢城县正在山东地方。四句谣言，都已应了。”

知府立即传下令去，牢城营里拿得宋江，将一面二十五斤枷钉了，

押下死牢里。

再说蔡知府在后堂称谢黄文炳。黄文炳说：“事不宜迟，相公修书一封，派人星夜上京师报与恩相知道，显得相公干了这件国家大事。若要活的，解上京师问罪。若要死的，就本地斩首号令，以除大害。”知府说：“通判说得有理。”

第二天蔡知府唤过戴宗说：“我备了一担礼物，一封家书，送上东京庆贺我父亲生辰，你辛苦走一遭，我自重重赏你。”戴宗回到住处安顿了，挑了担子，离江州奔京师来。走了二三百里，望见前面一座傍水临湖酒店。不是别人，正是梁山泊朱贵在此。朱贵先麻翻了戴宗，打开担子，不想搜出这封家书。朱贵拆开看罢，惊得呆了。朱贵唤过伙计说：“救醒他来，问个虚实缘由。”伙计救起戴宗，见家书在朱贵手里，喝道：“你是甚人，拆了太师府家书，该当何罪？”朱贵说：“俺这里正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戴宗大惊，问道：“好汉，你是谁？”朱贵通了姓名，戴宗说：“既是梁山泊头领，认得吴学究吗？他与我是至爱相识。”朱贵说：“兄长莫非是江州戴院长吗？”戴宗说：“正是。”朱贵说：“吴先生曾寄书给兄长，如今倒要害宋江性命。”就把知府家书给戴宗看了，戴宗大惊。

朱贵引戴宗至山寨，吴用迎出来，都相见了，朱贵说了戴宗来的缘故。晁盖听罢大惊，要点起人马，下山去打江州。吴用说：“此事不可力敌，只能智取。可写一封假回书，只说将犯人宋江押解京师，等他路过这里，我们下山去夺了。”晁盖说：“只是没人会写蔡京笔迹。”吴用说：“济州有个萧让，会写诸家字体，人称圣手书生。又一个金大坚，雕刻得好图书、玉石，人唤玉臂匠。就送五十两银给他二人，烦戴院长辛苦一遭，取他上山来。”

那神行太保戴宗日行八百里，不几日便唤得萧让、金大坚来到山寨。吴用说了写书缘故，当时二人便动手，写好回书，印了图书。吴用又吩咐戴宗，路上小心在意。戴宗辞了众头领，登程回江州去了。

众头领送别戴宗，回到山寨。只见吴用叫声苦，说道：“这封书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了！”众人大惊，忙问：“军师书上有何差错？”

究竟吴用说出甚差错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梁山好汉劫法场 张顺活捉黄文炳

且说当时吴用说道：“蔡知府是蔡太师的儿子，父亲写书信给儿子，署名多为手写，不用图书印记。是我一时疏忽，因此差了。倒害了戴宗、宋江性命。”晁盖说：“这事如何是好？”吴用说：“兄长不必多虑，只需如此。”众好汉得了将令，各自准备，连夜下山，往江州城来。

却说戴宗回到江州，见过蔡知府，呈上家书，知府看了大喜，取银赏了戴宗。却不想正如吴用所言，被黄文炳看出破绽。知府随即传唤戴宗来，细细盘问。戴宗初时不肯说，知府大怒，喝道：“不打如何肯招！”狱卒牢子将戴宗捆翻，打得皮开肉绽，戴宗吃打不过，只得将去梁山泊传假书一事说了。知府叫取大枷钉了，下在牢里。称谢黄文炳说：“若不是通判高见，险些误了大事。”黄文炳说：“眼见得这二人通同梁山贼寇，若不剪除，必为后患。”知府说：“通判高见甚远，我将亲动文书，向太师保举通判。便先把这两个立了文案，押去斩首，然后写表申奏朝廷。”

却说蔡知府传令士兵、刽子，将宋江和戴宗前推后拥，押到市街十字路口，只等午时三刻，监斩官到来开刀。只见法场东边一伙耍蛇的乞丐，要挤进法场里看；法场西边一伙使枪棒卖药的，也要挤进去。正在闹纷纷地，南边一伙挑担的脚夫又挤过来。北边一伙客商，推着两辆车子也要过去。四下里吵闹不住。

没多时，只听报道：“午时三刻到！”行刑刽子执定法刀在手。监斩官喝道：“斩了报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推车子的客人，怀中取出一面小锣，当当敲起来。那耍蛇的，使枪棒的，挑担的，推车的，众人一齐发作，拔出刀来，大发声喊，看着士兵狱卒便杀。又见十字路口酒楼上一

个黑大汉，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刽子。两个人奔过来，背起宋江、戴宗走了。晁盖猛想起来，戴宗曾说到一个黑旋风李逵，和宋江最好，便叫道：“前面好汉，莫不是黑旋风？”那汉不答话，火杂杂抡着板斧，只顾砍人。当下十字街口，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众头领跟着那黑大汉，直杀出城来。背后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四张弓箭，飞蝗般射来，江州官军，谁敢近前。

约莫沿江走了五六里，前面滔滔一派大江，没有了旱路。江边一座古庙，牌额上四个金书大字：白龙神庙。那黑大汉叫道：“把哥哥背进庙里。”晁盖问：“这黑大汉是谁？”宋江说：“这个便是黑旋风李逵。”李逵过来与晁盖众头领相见了。花荣说：“前面大江拦路，又没船接应，如若城中官军赶出来，怎么迎敌？”晁盖正要派三阮兄弟过江寻船，只见江面上流，三只船飞也似的摇下来。当头船上一个大汉，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喝道：“你们是什么人，敢在白龙庙聚众？”宋江看见是张顺，便叫道：“兄弟救我。”三只船摇到岸边，都到庙前，却是张横引着穆弘、穆春、薛永，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张顺说：“今日正要杀人江州救哥哥，不想已有好汉救出。不敢拜问，这伙豪杰，莫不是梁山泊晃天王吗？”都来与晁盖众头领相见了。张顺等九人，晁盖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龙庙聚会。这个唤做白龙庙小聚会。

只听人来报：“江州城里鸣锣擂鼓，官军人马正杀奔白龙庙来。”晁盖叫道：“一不做，二不休，直杀尽江州军马，再回梁山泊去。”众好汉齐声应道：“愿听尊命。”一齐呐喊，杀奔江州岸上来。

李逵当先，抡着板斧，赤条条地飞奔砍去。花荣怕李逵伤着，取出弓箭，望着为头的一个马军，嗖地一箭，那人翻筋斗跌下马去。那一伙官军各自奔命，拨转马头便走，倒把步军冲倒了一半。众好汉一齐冲突过去，杀得那官军尸横野烂，血染江红，直杀到江州城下。官军慌忙入城，关上城门。众好汉回到白龙庙前，分头下船，开江便走。三只大船，拽起风帆，直投穆太公庄上来。

宋江对众人说：“多谢众好汉相救。只是不杀得黄文炳，难消这口无



穷之恨。不如趁此机会 取了无为军。”花荣说：“只是先得个人探听城中虚实。”薛永说：“小弟多在江湖上走 无为军最熟。”别了众人自去了。

过了两天 薛永带一个人回来 说道：“这人姓侯名健 做得一手好裁缝 是我徒弟。今在黄文炳家做生活 小弟见了 就请回来。只是如今黄文炳还在江州城里未回。”

宋江便与众头领商议攻打无为军，就叫穆太公准备数十个布袋，百十捆芦柴 当夜由薛永、侯健带路 乘船过江来。到得城下 将沙土布袋堆叠起来 翻上城去。城中并无动静 宋江引人直到黄文炳门前 叫侯健和几个军汉把芦柴搬进就近菜园里 点起火来 却去敲门叫道：“隔壁人家失火 有箱笼来寄放。”里面听得说失火 连忙开门出来。晁盖、宋江呐声喊，抢进去。众好汉一齐动手，可怜黄文炳一门四五十口人，尽被杀死。家私金银都扛抬出来。薛永拿着火把 家里前后都点着 乱乱杂杂烧起来。宋江一行都上了船，自投穆太公庄上来。

却说江州城里见无为军火起，黄文炳辞了蔡知府，慌忙乘船过江来。看看摇到江心，只见江面摇过一小船，望着官船直撞过来。一个汉子 挠钩搭住船便跳过来。黄文炳一看不好 纵身跳下江里。只见水底钻出一个人 把黄文炳拦头揪住 扯到船上 船上那汉拿绳子绑了。原来水下那人，便是浪里白条张顺，船上这汉却是混江龙李俊。

宋江众头领听得说捉了黄文炳，心中大喜。李俊、张顺押过黄文炳，绑在柳树上。宋江大骂道：“我与你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你如何只要害我 三番五次教唆蔡知府杀我两个！”黄文炳说：“小人已知过失 只求早死。”李逵笑道：“你要快死 老爷却要你慢死。”拿尖刀先从腿上割起，一块一块割了黄文炳。

宋江对众头领说：“感谢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来龙潭虎穴，力救残生，又蒙协助，报了冤仇。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他如何不申奏朝廷？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不知众位意下如何。愿去的，只今收拾便行 不愿去的，一听尊命。”众好汉齐声说：“如今不随哥哥去 同生同死 却投哪里去？”

宋江大喜 谢了众人。把人马分作五起 收拾了 依次进发 回梁山

泊来。

且说第一起人马晁盖、宋江、花荣、戴宗、李逵，带着车仗，走了三天，来到一个地方，唤做黄门山。宋江和晁盖说：“这山生得险恶，莫不有强人在内？”正说话间，只听山上锣鸣鼓响，山坡边闪出三四百小喽罗，当头四个好汉，高声喝道：“晓事的只留下宋江，便饶了你们性命。”宋江听了，走出来跪在地下说：“不知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万望高抬贵手。”四人见了，慌忙滚鞍下马，拜在地下，说道：“俺兄弟四个，正要去江州劫牢救哥哥，打听得梁山好汉已劫了法场，料想必从这里经过，果然今日幸见仁兄。”宋江连忙扶起，都相见了，那为头的好汉唤做摩云金翅欧鹏。第二个姓蒋名敬，因精通书算，人称神算子。第三个吹得好笛子，唤做铁笛仙马麟。第四个叫九尾龟陶宗旺。

四个好汉请宋江一行同上山寨。席间宋江、晁盖说：“不知四位好汉肯同往梁山泊山寨吗？”四人齐声说：“若蒙义士不弃贫贱，情愿前往。”宋江、晁盖大喜。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山，往梁山泊进发。

却说山寨里吴用众头领，听得报晁盖一行回来，早引众人迎下山来。都到聚义厅上，晁盖请宋江为山寨之王。宋江说：“哥哥错了，众位不避刀斧，救我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倒让我？”再三推让，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坐第二位，吴用坐第三位，公孙胜坐第四位。宋江说：“不分高下，旧有头领去左边坐了，新到头领去右边坐，待日后论出力功劳，再排坐次。”众人说：“哥哥说得对！”如今共是四十位头领，山寨里连日大吹大擂，吃酒庆贺。

一天，宋江对众头领说：“我还有一件事，正要下山走一回。”

究竟宋江要去何处，干甚大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当下宋江对众头领说：“不知老父在家，正是如何。宋江思念，想回家搬取老父上山。”晁盖说：“这事我如何能不依贤弟？只是众弟兄连日辛苦，再停两日，便去取来。”宋江说：“只怕江州行文到济州追捉家属，只我独自去，人多反招不便。”晁盖众人留不住，宋江当日就下山去了。

宋江走后，晁盖放心不下，只怕路上有失，便引刘唐、李逵等头领下山去接应。

果然不出晁盖所料，闹江州的事郓城县都知道了。本县派赵能、赵得两个都头，日夜管定宋太公、宋清父子，不许走动，只等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拿父子二人。宋江听了，不敢进门，转身连夜奔回梁山泊路上来。赵能、赵得得了消息，急急追来。幸亏晁盖引人赶到，杀了追兵，救出宋江。一发搬取了宋太公、宋清父子，同回梁山山寨。

晁盖备了酒席，庆贺宋江父子团聚。席间忽然感动公孙胜一个念头，老母远在蓟州，离家日久，不知如何，便想回家看望母亲。第二天，公孙胜要走，晁盖叫人取出金银相送。宋江说：“只望先生早早归来。”公孙胜作别众人，往蓟州去了。

只见李逵放声大哭起来。宋江忙问：“兄弟如何烦恼？”李逵说：“这个也去取爷，那个也去望娘，偏铁牛是土坑里钻出来的。”晁盖问：“贤弟要怎样？”李逵说：“我只一个老娘在家里，我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我要去取娘来这里快乐几时也好。”晁盖说：“兄弟说的是，我派几个人同你去取来。”宋江说：“使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乡去必然有失。”李逵叫道：“你也是个偏心眼的人，你的爷便取来山上快活，我的娘由她在

村里受苦。’宋江说：“兄弟，你不要急，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说：“你说哪三件事？”宋江说：“第一件不许吃酒。第二件，你只一个人悄悄地回去。第三件，你那两把板斧不要带去。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说：“这有甚依不得！”当日别了众人，便下山来。

宋江还是不放心，派人请来朱贵，说：“你和他是同乡，辛苦去他那里走一回。”朱贵说：“小弟有一个兄弟唤做朱富，我也多时不曾回乡，顺便回家看看。”

李逵正走之间，见前面树林边，转出一个大汉，喝道：“晓事的留下买路钱来！”李逵说：“你是什么鸟人？”那汉说：“若问我的名，吓破你的胆，老爷叫做黑旋风。”李逵看那人时，手里拿两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脸上，便笑道：“哪里来的，也学老爷名目！”李逵挺刀来奔那汉，那汉正要走，腿上早着一刀，李逵一脚踏住，喝道：“我正是黑旋风李逵，你怎敢辱没老爷名字！”那汉说：“小人叫李鬼，因提起爷爷的名字，神鬼也怕，因此学爷爷名目，胡乱在这里得些利息，实不敢害人。”李逵说：“你坏了我的名目，叫你先吃一斧。”夺过斧来便砍。李鬼忙叫道：“小人家中有个九十岁老母，小人用爷爷名字吓人，夺些包裹，赡养老母。如今爷爷杀了小人，老母必是饿死。”李逵心想，我回家来取娘，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便放李鬼起来，说道：“你有孝顺之心，我给你十两银子做本钱，回去改业。”李鬼接了银子，拜谢去了。

李逵走得又饥又渴，远远望见山凹里露出两间草屋。走近了，见一个妇人出来。李逵说：“嫂子，我是过路客人，给你一贯钱，给些酒饭吃。”妇人说：“酒便没有，做些饭给你吃。”

李逵刚到屋后来净手，却见一个汉子从山后归来。看时，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李鬼。就听妇人问：“哪里闪了腿来？”李鬼便把遇见真黑旋风李逵的事告诉了一遍。妇人说：“不要高声，刚才来了个黑大汉，正是这个人。你去寻些麻药来，麻翻了他，谋他些金银。”

李逵自想，我饶了他性命，又给他银子，他倒要来害我！便到后门边，李鬼正要出门，被李逵劈头揪住，按翻在地，一刀早割下头来。去前门寻那妇人时，不知走哪里去了。

李逵赶到家时，日已偏西。推门进来，叫道：“娘，铁牛来家了。”娘说：“我儿，这几年你在哪里安身？我时常思念你，眼泪流干，瞎了双目。”李逵说：“铁牛如今做了官，特来取娘去快乐几时。”正说话，就见李逵的大哥李达提一罐饭走进来。

李逵拜道：“哥哥，多年不见。”李达骂道：“你去了许多时，也不来家养娘，叫我受了万般的苦。如今在梁山泊做了强盗，又来负累人！”李达本要打李逵，又怕敌不过他，丢下饭罐走了。李逵想，他这一去，必然报人来捉我，不如趁早走罢。这些年大哥也被我累得苦，我且留一锭五十两大银给他。李逵把银子放在床上，背起老娘，出门往小路里走了。

却说李逵怕李达领人赶来，只顾往乱山深处小路里走。看看天色晚了，只见暮云四合，归鸟乱鸣。娘说：“儿啊，哪里寻口水来我吃。”李逵见松树边一块大青石，就把娘放下，说：“耐心坐一坐，我去寻水来。”

李逵从涧底寻水回来，石头上不见了老娘。四下里寻看，走了二三十步，见草地上一团血迹。李逵心慌，寻到一处大洞口，见两个小虎儿正在吃一条人腿。李逵想，我千辛万苦背娘到这里，倒叫你们吃了。心头火起，挺起朴刀，一刀一个搠死两只小虎。李逵钻入洞里，见母虎张牙舞爪往洞里来。那虎到洞口，先把尾巴去洞里一剪，李逵抽出腰刀，朝虎尾底下尽平生气力一戳，直把刀送进肚里去了。那母虎吼一声，直抢下山岩去了。李逵正要赶去，只见卷起一阵狂风，忽地跳出一只吊眼白额虎来。那虎朝李逵猛势扑来，李逵就势手起一刀，正中脖颈，只听响一声，如倒半壁山，登时死在岩下。

第二天，李逵收拾老娘剩骨，用布衫包好，掘土坑埋了，大哭了一场。

李逵慢慢走下岭来，见六七个猎户在那里收窝弓弩箭，看李逵一身血污，问道：“你那客人，如何敢独自过岭来？”李逵便把杀虎的事说了一遍。猎户不信，聚起三二十人，同李逵再上岭来，果然见杀死了四个老虎。猎户说：“自从有了这两个畜生，这岭上三五个月没人敢走。”众人尽皆欢喜，把虎扛抬下岭来，就请李逵去县里请赏，先抬到一个大户人家，唤做曹太公庄上。曹太公问打虎壮士高姓大名，李逵说：“我姓张，人唤

张大胆。”曹太公便陪张大胆在厅上吃酒。

且说村里听得岭上杀了四个老虎，大男小女，成群结队，都来看虎。内中却有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爹娘家，认得李逵的模样，慌忙对爹娘说了。爹娘便去报知里正。里正暗地请来曹太公商议。李逵早把宋江吩咐的话忘了，一杯冷，一杯热，只顾畅饮，不多时便吃得酩酊大醉。众人扶到后屋，放在一条板凳上绑了。里正飞也似的赶到县里去报知。

知县听的大惊，连忙叫唤本县都头李云，速去曹太公庄上拿人。

却说朱贵受宋江之托，下山来到沂水县，先寻兄弟朱富酒店里歇了。听得满城说捉了梁山贼人黑旋风，慌忙来与朱富商议。朱富说：“大哥不要慌。这李云日常与我最好，常教我些枪棒。如今要救李逵，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只是这件事做出来，这里却住不得了。”朱贵说：“不如跟我上山入伙。”朱富说：“只好如此了。”把家中财货打点三五个箱子，粗物都弃了，雇辆车子，打发妻子儿女先去了。

朱贵、朱富当夜煮了二三十斤肉，备了十几瓶酒，又有若干菜蔬，都用蒙汗药来拌了，装做两担，起个早，挑到半路上等着。远远地看见李云一行人，押着李逵走来。朱富捧了酒肉迎上前去，李云下马，说道：“何劳贤弟如此远接。”朱富说：“聊表徒弟孝顺之心。”李云饮了半杯，吃了两块肉。朱贵便劝士兵、庄客众人都来吃酒吃肉。这伙人不顾冷热，一齐上来，风卷残云，抢着吃了。

李云喝道叫走，只见众士兵、庄客口歪眼斜，走动不得，都跌倒了。不觉自家也头重脚轻，软做一堆。李逵大叫一声，挣断绳子，夺条朴刀来杀李云。朱富拦住说：“不要害他，他是我师父，为人最好。”李逵说：“不杀曹太公老驴，如何出得这口气！”一刀一个，杀了曹太公、李鬼老婆和里正。

朱富说：“是我害了师父。你们先走，我等他一醒，就叫他上山入伙，免得回县里吃苦。”朱贵就叫李逵一同等候。果然不多时李云醒来，挺着朴刀赶来，大叫：“强贼不要走！”李逵见了，跳起身挺刀来迎。

究竟二人相斗，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话说李云和李逵斗了十多回合，不分胜负。朱富把刀从中间隔开，说：“都不要斗，听我说话。”朱富便说了同上梁山入伙的话。李云本不肯，如今走了李逵，杀了公人，回县去必然吃官司，叹口气说：“只得随你们去了。”当下和李逵互拜了，三人合作一处，来赶朱贵。四个好汉带着朱富家眷都上梁山山寨来。朱富先引李云、朱富拜见了晁、宋二头领，说道：“又有两只虎上山来，李云人称青眼虎，朱富唤做笑面虎。”众好汉大喜。晁盖就叫去白胜上首坐了。原来白胜早得晁盖、吴用相救，逃出济州大牢，上了梁山。

一天晁盖与众头领闲话：“只有公孙先生不见回还，就烦戴宗兄弟去走一回。”

戴宗走了三四天，来到沂水县界。就听有人叫道：“神行太保！”戴宗转身来问道：“壮士素不相识，如何知我名目？”那汉说：“小弟姓杨名林，江湖上都唤锦豹子。数月前遇见公孙胜先生，写书叫小弟投水寨入伙，曾说到神行太保戴院长，今见兄长行走如飞，因此唤一声，不想果然是仁兄。”戴宗便告知杨林来意，说：“寻得公孙先生，一同回梁山泊如何？”杨林大喜，就结拜戴宗为兄。

二人在路上说些闲话。一天走到一个去处，杨林告诉戴宗，此地唤做饮马川。这饮马川山中如今聚集着三个好汉，为头的姓裴名宣，曾在沂州府为官，人称铁面孔目。第二个姓邓名飞，为他双眼红赤，江湖上唤做火眼狻猊。第三个姓孟名康，长得白净，人都唤他玉幡竿。当时邓、孟二人下山来，拦住戴宗、杨林，喝叫留下买路钱。看看走近了，邓飞却叫

起来：“那不是杨林哥哥吗？”杨林也认出了邓飞。原来二人多曾合伙，一别已是五年。就唤戴宗、孟康都来相见了。四个好汉心中甚喜，同上山来。裴宣已得了报告，连忙迎出来，众人都到大厅上坐了。饮酒中间，裴宣说：“小弟寨中也有三四百人马，如若兄长不弃，引荐水寨入伙，不知尊意如何？”戴宗大喜，便相约见了公孙胜回来，一同前往。

且说戴宗、杨林离了饮马川山寨，来到蓟州。二人城里城外四处寻访，众人都说并不认得这个人。二人走过一个大街，见前面迎着一个人来，两个狱卒捧着彩缎礼物，后面青罗伞下，罩着一个押狱刽子。此人姓杨名雄，因他面皮淡黄，人都唤做病关索。当时正行刑回来。只见旁边撞出几个破落户汉子，一哄抢了缎匹，逼住杨雄叫道：“你诈得百姓许多财物，如何不借我些？”

正闹中间，见一个大汉挑着柴，看见众人逼住杨雄，便放下柴担，分开人进去，把破落户汉子，一拳一个，打着东倒西歪。

当时戴宗、杨林上前邀那汉子到街边酒店里。汉子说：“素不相识，敢问二位高姓大名？”二人说了，那汉说：“小人姓石名秀，金陵人氏，因平生性直，路见不平，便舍命相护，因此人唤拼命三郎。随叔父贩卖羊马，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流落在此，卖柴度日。”戴宗说：“壮士如此豪杰，不如挺身江湖。正说话，只见杨雄带了公人寻进来。二人连忙走了。

原来石秀与杨雄并不相识，杨雄特地寻来，感谢石秀相助之力。这时就见杨雄的丈人潘公走进来，杨雄便请丈人一同坐了吃酒。说话间，知道石秀父亲是屠户，石秀自小吃得屠家饭。潘公说：“老汉原也是屠户出身，正想开个屠宰作坊，年老做不得了，就请石家兄弟照管。”

杨雄便请石秀到家里，整顿肉案、刀杖，选个吉日，开张肉铺。石秀自此在杨雄家里，与潘公操持买卖。

且说潘公有个女儿，唤做潘巧云，先嫁得本县一个王押司，两年前身故了，方才嫁了杨雄。明日是王押司两周年祭日，潘公父子要请报恩寺僧人来做功德法事。内中有个和尚，未出家时唤做裴如海，这裴和尚来到潘公家里，一双贼眼迷瞪瞪的只顾看那潘巧云，这妇人本与裴如海相识，便也与那和尚眉来眼去的。以后裴和尚常以拜干爷之故寻上门

来，一来二去，便和那妇人勾搭一处。杨雄常因公干，在衙里歇息，因此那妇人只碍着石秀一个，便想寻个缘由打发了他。

石秀想，哥哥如此豪杰，却被这婆娘瞒过了，就来衙里寻杨雄。两个到了僻静处，石秀便把事情告诉一遍。杨雄大怒：“这贼人怎敢如此！”石秀说：“哥哥且不要声张，待兄弟拿来，任从哥哥发落。”

杨雄回家来，那妇人便一面哭一面说石秀如何调戏她。杨雄听了骂道：“好你个石秀，你做出这种事来，反谎说别人！”第二天，杨雄不说话，把柜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是个乖觉的人，早知了八九分。便收拾了包裹，把账目交给潘公，辞别了，就近寻个客店安歇。

住了两天，石秀探听得杨雄当晚在衙内。天快亮时，石秀悄悄躲到杨雄后门巷内。自家寻思，和尚必然回寺里去。不多时，果然见裴和尚轻轻开了后门闪出来。石秀奔过去，也不问话，一脚踢翻，三刀两刀搠死了。却把衣服剥了，卷做一捆包了，再回客店里来。

却说杨雄在州衙里，听得说杀死和尚一事，心想，准是石秀做出来的，是我一时错怪了他。便出衙来去寻石秀。恰好石秀也来寻杨雄，石秀说：“我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种事？只怕日后哥哥中了他们的奸计。”杨雄说：“兄弟休怪，我今夜便碎割了这贼人！”石秀说：“兄弟是公门中人，如何不知法度，依着兄弟的话，只需如此。”

第二天，杨雄对那妇人说：“我以前许下岳庙香愿，今天有空，要去还了，须和你同去。”那妇人去准备了，上了轿子。出得东门，杨雄对轿夫说：“抬上翠屏山，多给你些银子。”原来这翠屏山在东门外二十里，山上全是乱坟。当时把妇人抬到半山歇下，那妇人出轿来，叫道：“来这山里做甚？”杨雄说：“你只顾上去，轿夫在这里等候。”只一引，把那妇人引到一处古墓旁，却早见石秀已在那里。妇人见了，心里自慌。杨雄说：“你前日说石兄弟调戏你，今日你两个对个明白。”妇人说：“过了的事，说他做甚。”石秀说：“正要在哥哥面前对个明白。”便把和尚的衣服丢在地下。妇人见了，无言可对。杨雄揪过那妇人，喝道：“贱人，把实情说了！”妇人早慌做一团，便把与裴和尚偷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杨雄抽出刀来，骂道：“贼贱人，我一时被你瞒过了，今天不杀了你，日后必被你害了性

命。一刀结果了妇人性命。”

杨雄说：“奸夫淫妇都杀，只是我二人去哪里安身？”石秀说：“我兄弟二人都杀了人，如今不投梁山泊入伙，却投哪里去？”只见松树背后走出一个人来，叫道：“清平世界，把人割了，却要去投梁山泊。”杨雄看了那人，便问：“你怎么在这里？”那人说：“小弟在这里掘些古坟，寻两样东西。”原来是时迁。时迁说：“二位哥哥要上梁山泊，肯带小弟去吗？”石秀说：“既是好汉中人物，我们一同去。”

杨雄三人走了多日，来到郓州地面，天色渐渐晚了。三人走进一个客店。杨雄问道：“这里是什么去处？”伙计说：“前面是独龙冈，冈子上唤做祝家庄，这里便是祝家店。”时迁说：“店里有酒肉卖吗？”

伙计说：“肉卖没了，只有一瓮酒。”杨雄说：“先吃酒。”伙计铺排下酒菜，自走开了。三人吃了一回酒，时迁说：“二位哥哥要吃肉吗？”杨雄说：“伙计说没有肉。”时迁嘻嘻笑着，去灶上提出一只公鸡来，说：“小弟见后面笼里有只鸡，悄悄捉去溪边杀了，煮得熟了，给哥哥吃。”杨雄说：“这小子还是这么贼手贼脚。”

伙计出来，见桌上有鸡骨头，慌忙去后面看时，不见了鸡，来问道：“客人，你们好没道理，偷我店里的报晓鸡吃！”时迁说：“见鬼了，我从路上买得这只鸡来吃。”伙计说：“我的鸡才在笼里，不是你偷了是谁？”石秀说：“不要争了，我们赔你罢。”伙计说：“我的是报晓鸡，你赔我十两银子也不行。”石秀大怒，说：“老爷不赔你，你要怎样！”只见店里走出三四个大汉，正要上前，石秀手起，一拳一个，都打翻了。几个大汉从后门走了。杨雄说：“你必然去报人，我们快走罢。”石秀去灶前寻把草，四下里点着，那草房被风一吹，刮刮杂杂烧起来。

三人走了一阵，见前后火把不计其数，合拢过来。忽然草丛里伸出两把挠钩，把时迁搭住，拖入草窝里去了。二人顾不得时迁，杀条路走了。

杨雄、石秀走到天明，都很困乏，就寻一个酒店坐下。只见外面走进一个大汉，叫道：“大官人叫你们挑担来庄上。”店主人连忙说：“装了担，就送到庄上。”那人正要出门，杨雄叫一声：“小郎，你怎么在这里？”

究竟杨雄叫得那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话说当时杨雄叫的那人，姓杜名兴，曾在蓟州吃官司，是杨雄一力维持救了他。如今杜兴在这里一个李大官人家中做主管。杨雄就引他与石秀相见了，把来这里的缘由详细说了一遍。杜兴说：“小弟引二位去见李大官人，搭救时迁。”杨雄说：“你那李大官人是谁？”杜兴说：“江湖上都唤做扑天雕李应。”

当时三人同到李家庄。李应听庄客报了，便出到厅前，杜兴引二人拜见了。杨雄、石秀再拜道：“望大官人致书祝家庄，救得时迁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应说：“二位放心，我这书去，少刻定当放人。”李应写好书信，派一个副主管去了。那副主管去了多时，回来说道：“祝太公倒有放人之意，只是祝家三兄弟不依，定要解送官府。”李应说：“必是你说的不好，就请杜主管去走一回。”原来那祝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唤做祝龙、祝虎、祝彪，他祝家庄与东边的李家庄，西边的扈家庄，结下生死誓愿，同心共意，一家有事，相互救应。因此李应不信祝家庄不放人。当下李应再写一书，派杜兴去了。

看看天色渐晚，杜兴回来，说人也不放，把书信也扯碎了，还发话：“把你那李应捉来，也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李应听了大怒，喝叫：“快备马来！”点起庄客，直奔祝家庄来。

李应见了祝彪，喝问：“你不放人，扯了书信，又辱我名声，是何道理！”祝彪说：“你如何结连梁山泊贼人？”李应说：“你平白无故冤人做贼，当得何罪？”祝彪说：“时迁已自招了，你还在这里胡说乱道！”李应大怒，挺枪来奔祝彪。两个斗了十多回合，李应中箭翻身撞下马来。杨雄、

石秀见了，大喝一声，直奔祝彪。杜兴连忙带人救回了李应。

回到庄上，杨雄、石秀说：“都是我们连累了大官人，如今我弟兄两个只得上梁山泊去，见晁、宋二头领，再作商量。”

且说戴宗在蓟州寻公孙胜不见，只得带了一行人回到梁山泊。当下商议攻打祝家庄一事。就留晁盖、吴用守山寨，宋江点起三千人马下山来。

却说宋江众头领来到祝家庄前，下了寨栅。宋江和花荣说：“听得说祝家庄里路径复杂，可先派人去探听，方可进兵。”就唤石秀：“你曾去过那里，可和杨林走一遭。”

杨林扮个解雇的法师，石秀挑担柴卖，二人往庄里来。果见曲折多杂，难认路头。石秀见前面一个老人，便拜道：“老伯，请问这里为何都把刀枪插在当门？”老人说：“你是哪里来的客人？”石秀说：“小人是个折了本钱归乡不得的人，如若撞见厮杀，走不脱，却不送了性命。老伯可怜小人，指给出去的路罢。”老人说：“看你是个客人，就说给你。有句话说：好个祝家庄，净是盘陀路，容易入得来，只是走不出。我这林里的路，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弯，都是活路，没那树都是死路。若走差了，左来右去，只走不出去。”石秀谢过老人。就听得外面吵闹，说拿了一个细作。只见庄客绑着一个人过来，石秀看时，却是杨林。

再说宋江军马屯在村口，不见杨林，石秀回来，便催动军马，杀奔祝家庄来。前军杨雄来报：“庄里不见动静。”宋江猛省道：“是我错了，为救两个兄弟，勿忙进兵。他必有计，快叫退军。”

只见一个号炮飞上天空，独龙冈上千百火把一齐点着，那门楼上弩箭如雨点般射下来。宋江急命取路出去。众军纷纷来报：“前面都是盘陀路，走了一遭，又回到这里。”正在危急之际，有人报说石秀来了。石秀奔到宋江马前说：“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弯走去。”宋江催动人马，前面石秀引路，杀出村口来。宋江带人到得庄前，李应却称病不肯出来相见。宋江只好回到山寨，与众头领商议：“你众弟兄，跟我再去攻打祝家庄。”

且说宋江亲自带领人马直到独龙冈前。只见庄门上两面大旗，上书：“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宋江看了大怒道：“我若打不得祝家庄，永不回梁山泊。”这时，只见一队军马呐喊杀来，原来是一丈

青廬三娘。宋江说：“谁敢与她迎敌？”王矮虎纵马挺枪来战。两个斗了十多回合，王矮虎早架隔不住。那一丈青抡起日月双刀，只顾砍来。王矮虎拨回马正要走，一丈青纵马赶上，把右手刀挂了，将王矮虎捉过马去。

欧鹏见捉了王英，挺枪来救。一丈青纵马抡刀接住欧鹏。邓飞见欧鹏敌不过那女将，舞起铁链，大发喊赶过来。祝家庄上看见，恐一丈青有失，连忙放下吊桥，祝龙骤马挺枪来捉宋江。马麟看见，一骑马使起双刀，迎住祝龙。正在慌急，只见一彪军马杀奔前来，当先正是霹雳火秦明，拍马飞起狼牙棍，直取祝龙。祝龙哪里敌得过秦明，庄门里早有一人，带了铁锤，纵马挺枪杀出来。此人正是祝氏三子的教师栾廷玉。栾廷玉飞起一锤，将欧鹏打下马来，却来战秦明。两个斗了二十余回合，栾廷玉卖个破绽，落荒而走。秦明背后赶来，绊马索早起，连人带马都绊翻了。邓飞见秦明落马，纵马来救，挠钩乱麻一般搭来，活捉了过去。

马麟急来保护宋江，往南而走。背后栾廷玉、祝龙、一丈青分头赶来。宋江看看没路，只见正南上没遮拦穆弘，东南上病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东北上小李广花荣，三路人马飞奔前来，分头敌住，一齐混战。宋江急叫马麟保护欧鹏先走，又命鸣锣收军，且战且走。

正走之间，只见一丈青飞马赶来，宋江措手不及，往东而走。看看正要赶上，只听有人大叫：“鸟婆娘赶我哥哥哪里去！”却是黑旋风李逵。一丈青勒转马树林里走。树林边转出豹子头林冲，一丈青飞马直奔林冲。两个斗不到十回合，林冲卖个破绽，放她两口刀砍来，林冲把蛇矛逼住那刀，赶拢去，把一丈青只一拽，挟过马来。

宋江收回大队人马，到村口下寨。叫把一丈青解上山去。“交给我父亲宋太公收管。”连日混战，折了许多人马，宋江心中不快，在帐中闷坐。第二天，有人来报：“军师吴学究到来。”宋江迎军师到中军帐里坐下，吴用说：“晁头领听得哥哥进兵不利，派吴用来助战。”宋江说：“一言难尽。第一回进兵，折了杨林、黄信，第二次攻打，伤了欧鹏、秦明、邓飞被捉。我若打不得祝家庄，救出这几个兄弟，也无面目回去见晁盖哥哥。”吴用笑道：“这个祝家庄也是合当天败，在我想来，旦夕可破。”

究竟祝家庄如何破得，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却说山东海边有个登州，城外有座高山，山上多豺狼虎豹，出来伤人。因此登州知府委下文书，要这里猎户捕捉山上老虎。那登州山下有一家猎户，兄弟两个，哥哥解珍，人唤两头蛇；兄弟解宝，人唤做双尾蝎。兄弟二人受了文书，整顿弓箭钢叉，上山守候。第三天夜里，忽听窝弓作响，二人跳起来看时，见一个老虎中了药箭，那虎见人来，带了箭便走。二人挺着钢叉追去，追到半山，药力发作，那虎吼一声，滚下山去了解宝说：“我认得这山，是毛太公庄上后园里。”

天明时分，兄弟二人来敲毛太公庄门，说明来意。不想那毛太公、毛仲义父子，夜里早把老虎解上州里请赏，却说解家兄弟赖人，又乘势打劫财物，将他二人送进登州大牢。毛氏父子上下使钱，定要害兄弟两个性命。幸得一个狱卒叫乐和的，给解珍、解宝的姑舅姐姐母大虫顾大嫂传信，顾大嫂和丈夫孙新说了这事，定要救解家兄弟两个。孙新请得在登云山落草为寇的邹渊、邹润，这叔侄二人与孙新最好。孙新又派人请来哥哥孙立，这孙立人称病尉迟，现在登州做军马提辖。这几个商议了，就叫顾大嫂扮作送饭妇人，乐和放她进去，孙新一行人却在外接应。这几个一齐发作，杀了狱卒牢子，救出解家兄弟。解珍、解宝说：“不杀毛太公老贼，怎能出这口冤气？”便引了众人奔回庄上，将毛太公一家老小杀得一个不留，搜检了金银财宝，装上车子，放火烧了庄院，一行人连夜投梁山泊去了。

当时宋江正打祝家庄不下，连日在独龙冈前厮杀。孙立听了说：“我众人来投山寨入伙，正没半分功劳，就献一计打破祝家庄。”正说话，只见来报：“吴军师下山来，前往祝家庄救应。”石勇迎进店里，都相见了，备说投托

入伙 献计一事。吴用听了大喜 说：“便烦请前往祝家庄 成全这段功劳。”

吴用先去了。孙立一行人随后来参见宋江。宋江大喜，设酒款待新来的好汉。当时计议定了，里应外合，如此行事。

只听军士来报：“扈家庄上扈成特来求见。”宋江叫请进来。扈成说：“小妹年幼不省人事 误犯威颜 望将军宽恕饶放。”吴用说：“令妹已派人送回山寨去了，你且放心，到时送还就是。只是今后祝家庄但有些动静，你切不可去救护。”扈成连连答应 拜谢去了。

且说孙立一行人马 来到祝家庄后门。庄上望见旗号 报进去。栾廷玉对祝家三子说：“这孙立是我弟兄 自幼与他同师学艺 今日不知为何到此？”放下吊桥 出来迎接。孙立说：“总兵府行下文书 调我到郢州 提防梁山泊贼寇。听说仁兄在这祝家庄上，特来探望。”栾廷玉说：“贤弟来这里镇守 正如锦上添花 旱苗得雨。”

歇了两天 所得报说：“宋江兵马杀奔庄上来了。”祝朝奉出到庄门前 左边栾廷玉 右边祝家三子。孙立纵马跑出阵来 喝道：“贼兵 阵上有好厮杀的 出来和我决战。”宋江阵上铃声响处，一骑马早跑出来 乃是拼命三郎石秀。两马相交 双枪并举 两个斗到五十回合 孙立卖个破绽 让石秀枪刺进来 孙立一闪 把石秀从马上捉过来。祝家三子把宋江兵马一搅都赶散了。收兵回到门楼下 孙立说：“明日拿了宋江，一并解上东京，天下传名，说这个祝家庄三杰。”原来石秀的本事并不低于孙立，只是故意让他捉了，使祝家庄上一发信他。

第二天庄兵报来：“宋江兵分四路来打本庄。”只见正东上一彪人马 乃是林冲 背后李俊、阮小二。正西上一队人马 当先头领乃是花荣，背后张横 张顺。正南上人马 当先三个头领 乃是穆弘、扬雄、李逵。四面都是兵马 战鼓齐鸣 喊声震地。栾廷玉说：“今日厮杀 不可轻敌。”祝龙、祝彪领了人马出前门 栾廷玉、祝虎领人马出后门。祝家庄上三通鼓响 前后门大开，一齐杀将出来。

孙立立在吊桥上，乐和提了枪，直唱出来。邹渊、邹润听得乐和唱，抡动大斧 早把守门的庄兵砍翻 放出石秀等七个好汉 各夺了刀枪 分头来杀庄兵。顾大嫂抽出两把刀 奔入房里 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 尽都

杀了。祝朝奉见势头不好，正要投井，早被石秀一刀剝翻。解珍、解宝去马草堆里放起把火，黑焰冲天而起。祝虎见庄里火起，奔回来。孙立守在吊桥上，大喝一声：“哪里去！”祝虎拨转马头，再奔宋江阵上来。吕方、郭盛两戟并举，连人带马撺翻在地。

却说东路祝龙斗林冲不过，飞马往庄后来，遇见解珍、解宝，急回马往北而走。猛然撞见黑旋风，抡起双斧，早砍翻马脚。祝龙撞下马来，李逵一斧把头劈了。祝彪不敢回，被扈成捉了，恰好遇见李逵，一斧砍了。李逵抡起双斧，又来砍扈成，扈成投马落荒走了。

宋江打破祝家庄，众头领都来献功，连日赏犒三军将士。

且说李应使人探听得祝家庄已被宋江打破了，只是闭门不出。听得庄客来报：“知府带人到了庄前。”李应慌忙出来迎接。来到厅上坐了，知府问：“祝家庄被杀一事如何？”李应说：“小人一向闭门不出，不知其实。”知府说：“胡说！现有状子，告你结连梁山泊贼寇。”喝道：“拿下！”军汉、狱卒将李应、杜兴绑了。一行人离了李家庄，走不上二十里，见宋江一队人马拦住去路，林冲喝道：“梁山泊好汉在此！”知府一行人丢下李应逃命走了。宋江说：“请大官人上梁山泊躲避几时。”李应不肯。宋江说：“待打听得没事时，下山来不迟。”

李应只得上山来。见过晁盖众头领，李应说：“已送将军到山寨，可放小人下山。”吴用笑道：“宝眷已都取到山寨，贵庄一把火烧做白地，大官人回哪里去？”李应不信，只见自家庄客、妻小，一应车仗都上山来。妻子说：“你被知府捉了，随后就有巡检、都头来，把我们上了车子，将一应家私、牛羊、马匹都拿了去。又把庄院放起火来烧了。”李应听了，连声叫苦。晁盖、宋江都下厅来赔罪。原来这都是吴用设下的计策。

第二天，宋江唤过王矮虎，请父亲宋太公引一丈青扈三娘到跟前，亲自向她陪话：“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今日你认我父为义父了，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只得答应了。晁盖众头领都高兴，称颂宋江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只听有人来报：“朱头领酒店里，有个郓城县人要见头领。”

究竟来的是郓城县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美髯公义释插翅虎 小旋风失陷高唐州

晁、宋二头领听得说郓城县有人来到，连忙迎出来，来人却是雷横。宋江拜道：“久别尊颜，常切思念。”原来雷横受知县差遣，到东昌府公干，回来路过，却被小喽啰拦住。二头领请雷横到山寨，住了几天，雷横要辞别，晁、宋众头领以金银相赠。雷横下山回去了。

且说雷横回到郓城县，见了知县，回了公文，自回家去。一天在街上闲走，遇见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告诉雷横，新近来了一个东京的白秀英，说唱诸般品调，每日里人山人海地看。“都头何不去看一回？”小二便引雷横到勾栏里来，自回去了。雷横寻个座位坐了。就见那妇人或吹弹、或歌唱，果然是色艺双绝。白秀英唱了一回，托个盘子，说道：“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不要叫空过了。”先走到雷横面前。雷横去袋里摸时，并无一文，说：“我今天忘了，不是舍不得，明天一定赏你。”白秀英说：“官人既来听唱，怎么不记得带钱？”只见走过一个老儿，却是白秀英的父亲白玉乔，老儿说：“只顾问他做甚，且过去问个晓事的。”雷横说：“我怎么不晓事！”老儿说：“你若晓事，狗头上长角。”雷横大怒，跳起来，一拳一脚，打得白玉乔唇绽齿落。众人见打得凶，一哄都散了。

原来那白秀英和知县在东京时便有来往，今见父亲被打，便到县衙来诉告。知县听了大怒，喝叫将雷横枷了。第二天，雷横被拘在勾栏边示众。

雷横母亲见儿子被拘在那里，就说狱卒：“你们和我儿子一般衙门里出入的人，谁保的常没事。”狱卒说：“老娘，我们也要送人情给都头，

只是那妇人和知县好，没法子。那婆婆说：“这个贱人，我自解了这绳子，看她怎的！”白秀英正在茶坊里，走出来骂道：“老咬虫，怎敢骂我！”赶过去，老大耳刮子，只顾打。雷横是个大孝的人，见母亲被打，怒从心起，扯起枷往白秀英脑盖打将下来。直打得脑浆迸流，死在地下。

狱卒见打死白秀英，便将雷横押回县里。知县只恨雷横打死了他娘子，白玉乔那老儿又催得紧，便做了文案，派人解上济州府里。

押解雷横的正是朱仝。走了十来里，朱仝引两个公人去酒店里吃酒，却来开了雷横的枷说：“贤弟，快回去取了老母，去别处逃难罢。”雷横说：“小弟走了，必连累哥哥。”朱仝说：“知县怪你打死他娘子，把文案做死了。解到州里必要你偿命，我放了你，须不该死罪。”雷横拜谢了朱仝，奔回家里，取了老母，连夜投梁山泊去了。

朱仝放了犯人雷横，被断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

且说朱仝被解到沧州衙里来，那知府看朱仝仪表不俗，便叫先不发下牢城营里，就留在府前听候使唤。一天，朱仝见屏风后走出个小衙内，年方四岁，乃是知府的亲子。那小衙内走到朱仝面前，扯住他的长胡子，要他抱。知府说：“孩儿快放手。”朱仝说：“小人就抱衙内去府前耍一回。”就出府前来，买些细糖果子给他吃，转一遭，再抱回府里来。知府甚是喜欢。

时过半月之后，便是七月十五，各处要点放河灯。朱仝肩上挑了小衙内，去地藏寺去看河灯。只见背后有人扯朱仝袖子说：“请哥哥说话。”朱仝回头，见是雷横，吃一惊，说：“小衙内坐在这里，不要走动。”跟了雷横到一个僻静处，却见吴用走出来。雷横拜谢朱仝救命之恩，吴用说：“山寨里头领多多致意都头，今叫我二人特来请都头上山，同聚大义。”朱仝说：“先生错了，我因义气放了雷横，我也吃官司陪在这里。天可怜见，挣扎着回去，复为良民。若是落草为寇，断断不能。”吴用说：“既然都头不肯，我们告辞去了。”

朱仝回来，不见了小衙内，连声叫苦。雷横说：“或许是我的伴见哥哥不肯去，抱走了小衙内，我们一同寻去。”三个人直寻到城外，朱仝越发心慌。再寻到一处树林边，见李逵在那里，说：“小衙内睡在林子里。”

朱仝抢入林子看时，见小衙内已死在那里。朱仝大怒，奔出林子，不见了三个人。李逵拍着板斧叫道：“来，来，来，和你斗个三百回合。”朱仝大踏步赶过去，李逵只在前面走。看看赶入一个大庄院里去了。

朱仝走上前，出来的却是柴进。互通了姓名，请去厅上坐了。朱仝把前事说了，柴进便告朱仝，说晁、宋二头领派他三个来请都头，见都头不肯，便叫李逵杀了小衙内，绝了都头归路。说完叫道：“如何不出来给都头赔话？”只见吴用、雷横、李逵从侧首走出来。朱仝见了李逵，跳起来要和他拼命。三个苦劝住了。朱仝说：“若要我上山，杀了李逵给我出这口气。”李逵大怒，两个又要厮拼。三个又劝住，柴进说：“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你三个先回去。”朱仝只担心官府去郓城县追捉妻小，吴用说：“宋公明早取宝眷在山上了。”朱仝才放下心来。

只说柴进庄上，一天有个人持一封书信火急来见。柴进看过书，说：“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说：“大官人有甚要紧事？”柴进说：“我有个叔叔柴皇城，现在高唐州居住，重病在床，特来唤我。”李逵说：“我也和大官人去如何？”柴进带几个庄客从人，和李逵上了马，投高唐州来。

柴进一行人来到高唐州柴皇城宅前，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里，自进去看视叔叔。婶婶说：“新住知府高廉，是高太尉的叔伯兄弟，他带了妻舅殷天锡来，这人倚仗他姐夫权势，在这里横行害人。他见我家属后花园造得好，便要赶我们出去，他要来住。你叔叔和他争执，反被他打了。因受这口气，一病不起，眼见得不济事了。”柴进说：“婶婶放心，只愿请好医调治，打官司也不怕他。”

第二天，柴皇城去世。柴进大哭一场，主持操办丧事，一门大小举哀。

过一天，殷天锡和二三十个闲汉，城郊游玩回来，路过柴皇城门前，叫人出来说话。柴进出来答应，殷天锡说：“我吩咐叫搬出屋去，如何不听我言语？”柴进说：“我家是先朝柴世宗子孙，你也太欺侮人！”殷天锡喝道：“胡说，给我打！”

李逵听得喝打柴进，抢出门来，大吼一声，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拳头脚尖一齐上，柴进哪里劝得住。

李逵将殷天锡打死在地，柴进连声叫苦，说：“这里安不得身了，你快回梁山泊去。”李逵说：“我走了须连累你。”柴进说：“官司我自料理，你只顾去。”李逵出了后门，奔梁山泊去了。

可以想见，打死高廉的小舅子，他岂能轻放过。柴进自吃了许多苦，下在死囚牢里。

且说李逵回到梁山泊，把高唐州柴进的事情对众头领说了。晁盖说：“兄弟你走哪里都惹事。”李逵说：“柴城皇被打伤，呕气死了，又来占他房屋，又喝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晁盖说：“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怎能不去救他，我亲自去走一遭。”宋江说：“哥哥是山寨之主，兄弟愿替哥哥下山。”

军中主帅宋江、军师吴用、林冲、花荣、秦明等二十二位头领，引马步军三千人，辞了晁盖，离山寨往高唐州进发。

今番梁山泊大军打高唐州，自有一番厮杀。那高廉虽有些邪门道术，军多粮足，怎敌梁山猛将精兵，城池陷落，一门老小被杀，家私财货，府库粮米，尽皆抄没。宋江、吴用救得柴进一家老小，得胜还山，所过州县，秋毫无犯。诸多事务，不必一一细说。

如今只说高唐州逃难官员，来到京师，说知高唐州陷落一事。高太尉听说兄弟被杀，城池失陷，连忙申奏天子。天子大惊，降下圣旨，就委高太尉选将调兵，务要扫清梁山水泊。高太尉说：“臣保举一人，乃是开国名将呼延赞之后，单名唤个灼字，现住汝宁州都统制，使两条铜鞭，有万夫不当之勇。”天子准奏，星夜宣呼延灼赴京。

究竟那呼延灼怎的进兵梁山泊，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却说呼延灼离了汝宁州，星夜赶赴京师，来见高太尉。高太尉大喜。呼延灼说：“小人保举二人，一个是陈州团练使韩滔，人呼百胜将军，一个是颖州团练使彭玘，人称天目将军。他二人可为正副先锋。”高太尉随即派人前往陈、颖二州，调取韩滔、彭玘，火速赴京。

二人来到京师，参见高太尉同来殿帅府，计议军机重事。太尉命三人各领本兵马三千，就京师国府中选取衣甲刀枪、弓箭、火炮等物，约会起程，收剿梁山泊贼寇。

三人各回本州，引军前来汝宁州会合整齐。中军主将呼延灼，正先锋韩滔，副先锋彭玘三路兵马，浩浩荡荡，杀奔梁山泊来。

话说梁山泊听得报说朝廷派呼延灼领大军到来，众头领都到聚义厅上，商议迎敌之策。吴用说：“可先以力敌，后用智取。”宋江说：“我自有调度。”

次日天晓，只听得三通战鼓响过，两军早列成阵势。对阵上韩滔、呼延灼、彭玘先后出马。宋江阵里来战的是秦明、林冲、花荣、孙立。这几个战不上十多回合，都转向山坡背后去了。只说一丈青扈三娘来战彭玘，两个斗到二十余回合，一丈青把双刀分开，回马便走。那彭玘要争功，纵马赶来。一丈青袍底取出红锦套索，扭转身躯，往空中一撒。彭玘措手不及，早被拖下马来。呼延灼急来救时，却被孙立捉过去了。宋江见捉了彭玘，大喜，鞭梢一指，众头领引军掩杀过去。却不能冲动对阵兵马。原来呼延灼阵里都是连环马，三十匹分作一队，却把铁环连锁，但遇敌军，远用箭射，近则使枪。宋江急叫鸣金收军，呼延灼也退二十里下寨。

却说第二天再次对阵，秦明横着狼牙棍，当先出马。只见对阵里约有一千步军，只是擂鼓呐喊，并无一人出马交锋。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传号令：“叫后军且退。”只听得对阵里连珠炮响，一千步军忽然分开，放出三千连环马军直冲过来，两边弓箭乱射，中间净是长枪。那连环马军漫山遍野，横冲直撞，宋江人马哪里阻挡得住，各自逃散去了。宋江众头领逃到水边，李俊、三阮摆船来接应，急急渡过去了。

呼延灼大获全胜，随即派人去京师报捷，一面启请高太尉，梁山四面是水，无路进兵，非得火炮飞打，方可碎得贼巢，速调轰天雷凌振前来。

却说宋江、吴用正在帐中商议破阵之法，就听得连珠炮响，一连三炮打在山下小寨里。军士报说：“这是东京新派的炮手凌振放施火炮攻打寨栅。”吴用说：“先捉了此人，才可商议破阵之法。”

且说水军头领从芦苇里悄悄渡船过去，齐声呐喊，把炮架推翻。凌振听得，引人马赶将来。李俊、张横一行早跳在船上，看看人马到来，都钻下水里去了。凌振夺得许多船只，便叫军士上船，冲杀过来。才到波心之中，只见水底钻上四五十个人来，把船一扳，军士都撞下水里去了。水底下却是阮小二，一把抱住凌振，直拖到对岸上来。活捉官军二百余人，一半淹死在水里，少部分逃回去了。

却说水军头领把凌振解上山来，宋江见了，亲自来解了绳索，说：“谁叫你们这般无礼！”请到厅上，凌振见彭玕已经归降，闭口无言。彭玕劝道：“晁、宋二头领，替天行道，专等朝廷招安，为国家出力。既然我们到了这里，只得从命。”宋江众头领又来赔话，凌振只好随顺了。

次日，众头领正在商议破连环马之策，只见金钱豹子汤隆起身说：“小人愿献一计，可破连环甲马。”原来这汤隆却是蓟州人氏，因身上有麻点，人都唤做金钱豹子，前番戴宗、李逵赴蓟州寻取公孙胜，得遇汤隆，就请上山来入伙。当时汤隆说：“小人祖代以打造军器为生，要破连环马，须用钩镰枪，我虽会打造，却不会使用。我有个姑舅哥哥，叫徐宁，会使钩镰枪法，家传习学，不教外人。徐宁先祖留下一件宝贝，是一副金甲，他看得如性命一般，用个皮匣子挂在房梁上。若取得这副甲来，不由

他不到这里。”宋江听了大喜，吴用说：“如今用着时迁去走一遭了。”

这时迁最爱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人称鼓上蚤。当日离了梁山泊，取路来到东京。询问到徐宁住处，见墙边有株大柏树，看看天色黑了，时迁便爬上那大树头顶，骑马儿坐在枝杈上。时迁猴儿一般，直在树上骑了一夜。天未亮时，见徐宁起来，洗漱罢，吃过饭，开门出来公干去了。时迁却滑下树来，溜进房前，窗眼里看时，徐宁妻子尚睡着，桌上点着碗灯。时迁怀中取出个芦管儿，就窗眼一吹，把那碗灯吹灭了。轻轻推门进去，就梁上解了皮匣，再悄悄出来，一口气奔到城外。走了约三四十里，见对面一个人撞将来，时迁看时，却是戴宗。时迁打开皮匣，把那金甲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回梁山泊去了。时迁在后慢慢行来。

且说徐宁失了金甲，正在家中纳闷，就听人报道：“有个汤隆来拜望。”徐宁出去请进来相见了，说些分别思念的话。徐宁只是愁眉不展，汤隆说：“哥哥心中有甚不快之事？”徐宁叹口气，便将失了祖传金甲的事告诉一遍。汤隆说：“却是甚样皮匣子？”徐宁说：“是红羊皮匣子。”汤隆说：“小弟昨天在一个村酒店里买些酒吃，见一个黑瘦汉子，担儿上挑着的，不真是这个红羊皮匣子？”徐宁说：“正是老天爷长眼，如何叫你遇见了？”汤隆说：“不要耽搁，我们赶去罢。”

二人急急朝东赶去，看看前面有个酒店，墙上画个白圈，汤隆说：“我们进去吃酒，就便问一声。”进来坐了，汤隆说：“主人家，有个黑瘦汉子，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吗？”主人说：“昨天是有这般一个人挑着匣子过去了。”

二人走了一天，看天色晚了，又见个墙上有白圈的酒店，进去问了，也说有这么个人。二人就在店里住了一宿。次日天明，又往东去。但见墙上有白圈的酒店，汤隆便进去买酒问路，都是这般说法。一天来到一个地方，远远看见时迁放着担儿在树下歇息。二人奔过去，徐宁揪住时迁就要打，汤隆劝住了。且来问时迁，时迁说泰安州有个财主，知道徐宁家有副金甲，又不肯卖，便叫他来盗了，又使个人早送回去了。如今打死他也没这副甲，若肯饶时，取来还他二人。时迁把这话说了一遍，徐宁只好跟他去取。走不上十来里，见一个客人赶一辆车子过来。汤隆却认得，

问了知道是做买卖，回泰安州去。三人就便搭了车子同走。看看离梁山泊不远，客人去路边酒店买些肉，取过一个葫芦，就车上吃三杯，先倒一瓢来劝徐宁。徐宁一饮而尽。客人又劝汤隆，却失手把酒倾在地下了。就见徐宁口角流涎，扑地倒在车上。你道那客人是谁？却是铁叫子乐和。三个跳下车来，先赶车到朱贵酒店，再乘船过去，直把徐宁送上山寨里来。

却说这时徐宁麻药已醒，众人又用解药解了。徐宁睁眼看时，吃了一惊，问汤隆：“兄弟，你如何骗我到这里？”汤隆便将这条计从头详细说了一遍。徐宁听了说：“却是兄弟害了我了。”晁盖、宋江众头领都来赔话。林冲在东京时和徐宁认得，也来相劝：“小弟早到了这里，多说兄长清德。请兄长不要推却。”徐宁连声叹气，说：“你们也害得我不浅。”只好归顺了。

这时雷横监造钩镰枪已都完备。宋江、吴用挑选五百名健壮军士，就叫徐宁教习钩镰枪法。不到半月，都已教成。众头领都来看了，大喜，准备破敌。

当夜先叫使钩镰枪的军士渡过水去，随后又渡过十队步军，四面分头埋伏了。守寨军兵却隔水擂鼓摇旗呐喊。呼延灼正在中军帐内，听得报知，和韩滔说：“贼兵许久不战，今日正要胜他。”大驱军马，杀奔前来。只见正南上一队步军，又见东南上一队军兵起来，西南上又起一队旗号，就听得连珠炮响，直打到军前来。呼延灼大怒，说：“这必是叛贼凌振所放。”驱三千连环甲马，卷地而来。宋江军兵只投芦苇中乱走。那连环马冲过来。一时收勒不住，都往芦苇草之内跑了去。听得里面胡哨声响，钩镰枪一齐举手，钩倒两边马脚，中间甲马咆哮起来，你拖我拽，乱做一团。挠钩手伸出钩来，搭住马上军士，只顾捆了。呼延灼见中了钩镰枪计，勒马来寻韩滔，背后风火炮当头打将下来。二人夺路奔走，却抢出穆弘、穆春兄弟拦住去路。呼延灼无心恋战，自投东北上去了。

究竟呼延灼去往何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打青州三山归水泊 闹华山吴用赚金铃

话说呼延灼见宋江破了连环甲马，韩滔也被捉归降，官军被杀得大败亏输，雨零星乱，自家只好独马单人，落荒逃难去了。呼延灼不敢回京，又无走处，忽然想到青州慕容知府和他有一面之交，何不去投他？那时再引军来报仇。当日在一个客店歇了，不想半夜里，桃花山强人来偷去了他那匹皇上御赐的踢雪乌驹马。呼延灼只得徒步来见慕容知府。知府见呼延灼这般狼狈，大惊，问道：“将军为何到此？”呼延灼把兵败梁山泊的事说诉一遍。知府说：“我这里也多被草寇侵扰。将军既然来了，可先扫清桃花山，再连二龙山、白虎山两处强人，一齐剿捕了。我当一力向皇上保奏，再叫将军引兵复仇如何？”呼延灼谢了慕容知府。

呼延灼借得青州两千人马，来打桃花山。山上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自得了踢雪乌驹，每日饮酒庆贺。所得报说青州兵来到山下，周通便点起小喽啰来迎敌。周通哪里是呼延灼的对手，战不上三回合，便败上山去了。两个商议，要请二龙山来相救。

且说二龙山三个头领，鲁智深、杨志、武松，所得报说桃花山派人来求救，说道：“俺们各守山寨，本不去救应，一怕坏了江湖上义气，二恐他得了桃花山，再来打俺这里。可留下张青、孙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山寨，俺三个自去走一回。”

那呼延灼正与李忠、周通交战，忽听后军队里呐喊起来。呼延灼急来看时，见远处一队兵马，尘头起处，当头一个胖大和尚，骑一匹白马，飞奔而来。鲁智深大喝道：“哪个是梁山泊杀败的鸟人，敢来这里吓唬人！”呼延灼说：“先杀你这个秃驴！”二马相交，两边呐喊，斗到四五十

回合，不分胜败。两边鸣金收军，呼延灼少歇，再纵马出阵。杨志说：“大哥少歇。”出马来与呼延灼交锋，两个斗到四十余回合，不分胜负。各自收军回去了。

呼延灼正在帐中闷坐，听得慕容知府派人来唤，说白虎山强人孔明、孔亮来打青州。

却说白虎山下孔太公的儿子孔明、孔亮，为和本乡一个财主争斗，杀了人，便聚起几百人上了白虎山。他有个叔叔孔宾，在青州城被慕容知府拿了，如今要来打青州救叔叔。来到城下，正迎着呼延灼人马，敌住厮杀，战不上三五回合，孔明被呼延灼捉过马去。

孔亮引了败残人马，正走之间，迎面撞见一队人马。当先头好汉却是武松，孔亮见了，连忙来拜：“壮士一向可好？”武松扶起说道：“听得你兄弟二人占住白虎山，正要去探望。”孔亮把救叔叔孔明被捉等事告知了武松，武松便引他来见鲁智深和杨志，把前后事情告诉一遍，说：“那时我和宋江在他庄上，多有相扰，如今他兄弟二人有难，不能不救。”鲁智深说：“俺也是这个想法。”杨志说：“青州城池坚固，更有呼延灼英勇，若打青州，须用大队人马。孔亮兄弟，你与宋江相交甚厚，可星夜去梁山泊，请他来相助。”鲁智深说：“你去告请宋江，俺们在这里和他厮杀。”孔亮带了一个人，扮做客商，投梁山泊去了。

孔亮上梁山泊见了宋江，放声大哭。宋江说：“贤弟有何危难之事，尽说不妨。”孔亮把宋江分别之后，诸多事务告说一遍。宋江来见晁盖、吴用众头领，备说呼延灼逃在青州，捉了孔明、孔亮来，恳告救求之事。只见厅上厅下一齐说道：“愿效犬马之劳，跟随同去。”宋江大喜，唤铁面孔目裴宣来，定拨下山人数。共点起二十个头领，三千人马，分五队起军。

话说宋江人马已到青州，鲁智深众好汉前来迎接。武松、刘唐自是原来相识，鲁智深不认得宋江，说道：“久闻阿哥大名，今日且喜相见。”宋江说：“江湖上义士，多称师父清德。”都相见过，备问近日青州交战如何。刘唐说：“青州军中，只一个呼延灼了得，若捉得此人，取这个城子，如汤泼雪。”吴用说：“再做商议。”

第二天，宋江兵马四面围住青州，摇旗呐喊。呼延灼对慕容知府说：

“群贼离了梁山泊，已失地利，恩相请放心，上城看我厮杀。”宋江阵中，一马早出。呼延灼认得是秦明，舞起双鞭纵马来战。二马相交。正是对手，但见棍横一串狼牙，鞭舞两条龙尾，三军看得眼睛花。斗到五十回合，不分胜败。鸣金收军回去了。

只说当夜天色未明，军士来报呼延灼：“北门有三骑马在那里看城，中间一个穿红袍骑白马。”呼延灼说：“穿红袍的必是宋江，你们不要惊动了他。”呼延灼带领一百马军，悄悄赶出城来。宋江、吴用、花荣三个见了，勒转马头，慢慢走去。呼延灼奋力赶到前面几株枯树边，只听呐喊声喊，连人带马跌下坑里去了。

宋江回寨，刀手推过呼延灼来。宋江连忙喝叫：“快解了绳索。”呼延灼说：“被擒之人，万死不惧。”宋江说：“我怎敢背负朝廷，只是暂借水泊安身，专等朝廷招安，为国家出力。如今冒犯将军，切望恕罪。”宋江只顾恳告。呼延灼见宋江语言有理，义气深重，沉思半晌，叹了一口气，说：“不是我不忠于国家，实在感到兄长义气过人，事既如此，不容我不依了。”宋江大喜，唤过李忠、周通，还了那匹踢雪乌驹马。就与吴用众头领商议破城之计。

当夜点起秦明、花荣、孙立等十个头领，都扮作官军模样，跟了呼延灼，直到城下，叫道：“城上开门，我逃得性命回来。”城上听得是呼延灼声音，忙报与慕容知府。知府正纳闷，听说呼延灼回来，心中欢喜，忙叫开门。十个头领一齐抢进来，当面正迎着慕容知府。秦明手起一棍，早把知府打下马来。解珍、解宝便上城放起火来。大队人马见城里火起，一齐拥将进来。宋江传令，不得扰害百姓。就大牢中救出孔明、孔宾，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小，尽皆斩杀。

宋江、吴用在青州府里摆酒庆贺，就请三位头领同归山寨。次日，梁山泊人马班师回山。

山寨又添得许多人马，晁盖、宋江便命添建房屋、寨栅，打造军器，衣甲等物。调拨已定，各各尊依，不在话下。

且说有一天鲁智深来寻宋江，说他有个相识史进，现在少华山，和朱武、陈达、杨春四个在那里聚义。他要去探望一回，就便说他们来人

伙。宋江说：“可烦武松兄弟和你走一回，一般出家人，正好同行。”

只说鲁智深、武松两个来到少华山下，有小喽啰拦住去路。二人说来寻史进，小喽啰去不多时，朱武、陈达、杨春迎下山来。相见过，鲁智深问：“史大官人在哪里？如何不见他？”朱武说：“二位请到山寨，详细告诉。”鲁智深说：“有话便说，谁鸟耐烦。”

原来有个画匠王义，去华山圣帝庙里画影塑，带着女儿王娇枝同行。不想被本州贺太守看见，要娶她做妾。王义不从，那太守便把他女儿强夺了，又将王义刺配远恶军州。路过山下，正撞见史进，救了王义。史进又去府里刺杀太守，事情不成，反被拿了。

朱武说完，鲁智深怒道：“这个鸟太守，看我结果了他！”直要去华州城里去救史进，武松和朱武几个哪里劝得住，一个人直奔华州去了。

过了两日，不见鲁智深回来。有小喽啰报上山来，说探听得消息，鲁智深被拿在牢里了。

武松说：“我两个来华州干事，折了一个，如何回去见众头领？”正在着急，只见来报，说有个梁山泊来的戴宗，现在山下。武松慌忙下来迎接上山，诉说鲁智深失陷一事。原来鲁智深、武松走后，宋江不放心，便派戴宗随跟了去。当时戴宗说：“我不可久停了，就回去报与哥哥，前来救取。”

三日之间，戴宗已到山寨。见了晁、宋二头领，备说鲁智深被拿一事。宋江说：“不可耽搁，我这就下山去。”

且说宋江、吴用引领马步军兵七千人，来到少华山下。武松、朱武众人接上山去。宋江、吴用问道：“有甚办法救取他二人？”朱武说：“华州城郭广阔，壕沟深远，除非里应外合，方可取得。”吴用说：“先派几个精干小喽啰远近打探消息去。”

过了两天，有人报上山来：“朝廷派殿司太尉宿元景带了御赐金铃吊挂来西岳降香。”吴用听了大喜，对宋江说：“计策在这里了。”便命众头领分头准备。

却说众人来到渭河渡口等了一夜。第二天听得远远地锣鸣鼓响，见三只官船驶近渡口。朱仝、李应手执长枪，当头拦住。船里走出一个虞

侯 喝道：“你们是甚么船只 敢拦朝廷大臣？”吴用说：“梁山泊义士宋江在此参见。”虞侯说：“你们是梁山泊乱寇 为何拦船？”宋江说：“请太尉上岸 有事商议。”虞侯说：“胡说 太尉是朝廷命官 如何与你商议？”吴用说：“太尉不肯上岸 只怕手下人不答应。”只见李俊、张顺 手执明晃晃尖刀 早跳过船来。太尉惊得魂不附体 只得离船上岸。一行人都上少华山来 宋江请太尉坐了 拜道：“我等众人并无侵害太尉之意 只借金铃吊挂等物一用，事完奉还。”此时太尉不由他不答应了。就从小喽 啰中 挑一个俊俏的 剃了胡须 穿了太尉衣服。宋江、吴用众头领都扮作虞侯、随从等人，抬了金铃吊挂和祭礼等物，一直到西岳庙来。

观主引庙里职事人早迎出来 吴用叫把祭礼物品抬进去 说道：“朝廷大臣到此 本州官员为何不来迎接？”观主说：“已派人去报了。”吴用说：“太尉一路染病不快。”众人便将那假太尉靠褥围在床上坐了。又派人去华州报知贺太守。

却说贺太守带了三百来人 来到西岳庙前 吴用喝道：“朝廷太尉在此 闲杂人不许近前！”贺太守便独自进来拜见太尉。吴用说：“贺太守，你知罪吗 太尉奉圣旨到西岳降香 你如何不来迎接？”贺太守说：“贺某不知太尉到来 望乞恕罪。”吴用喝道：“拿下！”早走出解珍、解宝兄弟，一脚把贺太守踢翻 割下头来。宋江叫道：“弟兄们动手！”花荣、武松、石秀一发向前，舞刀赶杀，三百人没一个走脱。

宋江急叫收了祭物 赶到华州 只见城中火起，一齐杀奔进来 先去牢口救出史进、鲁智深 打开府库 取了财帛，一行人离了华州 回到少华山上。都来拜见宿太尉 还了金铃吊挂等物 就在山寨设个筵席 承谢太尉。

第二天 收拾钱粮 放火烧了山寨 都往梁山泊来。

且说宋江、吴用引人马回到梁山泊 有一天朱贵上山来报：“徐州沛县芒碭山中，就有一伙强人，三个头领放话出来，要吞并俺梁山泊大寨。”

究竟那三个是甚么样人，怎的与梁山泊争斗，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话说芒碭山强人 聚集着三千人马 为头一个先生 姓樊名瑞 绰号混世魔王。手下两个副将，一个唤做项充，人称八臂哪吒，一个唤做李衮，人称飞天大圣，这两个都能使一面团牌，牌插二十四把飞刀。

当时史进听了 说：“我四个初到山寨 无半米之功 愿去收捕这伙强人。”宋江大喜。史进四个头领点起人马，奔芒碭山来。

早有小喽啰报上山去，不多时见山上飞下一队人马，为头两个好汉，一个是项充，一个是李衮。两个步行下山，见史进四骑马立在阵前，直滚入阵里来。史进人马抵挡不住 被飞刀伤了战马 奔马逃命走了。史进直退走四十里，计点人马，折了一半。和朱武商议，要回梁山泊求救。正犹疑之间，只见北面一队人马到来，却是宋江等众头领。史进备说兵败之事 宋江性急 就要起兵前去 吴用说：“且把军马扎了寨栅 另作商议。”公孙胜说：“明日贫道献一个阵法 要捉这二人。”

第二天 公孙胜对宋江、吴用说：“便是汉末三国时 诸葛孔明摆石为阵的法。”就吩咐众人依令如此而行。

只见芒碭山上，锣声响处，三个头领一齐来到山下。混世魔王樊瑞骑一匹黑马 立于阵前 看了宋江人马 四面八方 摆成阵势 对项充、李衮说：“你两个只顾引滚刀手杀入阵去。”三人得令 各执定蛮牌 挺着标刀飞剑 带了五百滚刀手 呐喊 杀将过去。公孙胜见他杀来 便将阵门分开，项充、李衮一搅入阵，两边强弓硬弩射住，只带得四五十人进去 其余都退回去了。公孙胜叫陈达把七星旗一招 那阵势纷纷滚滚 变作长蛇之阵。二人在阵里东赶西走，左盘右旋，寻路不见。项充、李衮心

慌起来，只要夺路回去，正走之间，忽听一声响，两个翻筋斗跌下陷马坑里。宋江鞭梢一指，三军掩杀过去，樊瑞人马折其大半，败走上山去了。

宋江收军回去，军士押过项充、李袞。宋江命人解了绳索，好言相劝。二人见宋江礼义深重，情愿归降。第二天项充、李袞又回山寨，劝说樊瑞同归山寨。三个好汉当下收拾钱粮，烧了寨栅，领人马下山来。

却说宋江、吴用、公孙胜人马，已到梁山泊边，正要渡船过去，只见芦苇丛里走出一个大汉，往宋江便拜。宋江扶起，问他姓名，汉子说：“小人叫段景柱，人见小人赤发黄须，都唤锦毛犬。平生只靠北边盗马为生，如今盗得一匹好马，浑身雪练似的白，一日能行千里，唤做照夜玉狮子马，原是大金国王子骑坐的。江湖上听得及时雨大名，要将此马献给头领，不想被曾头市曾家夺了去。”宋江说：“既然如此，同到山寨里商议。”一面叫戴宗去打探那马的下落。

戴宗去了四五天，回来说：“那曾头市上，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曾家有五个儿子，号称曾家五虎，大儿子曾涂，二儿子曾密，三儿子曾索，四儿子曾魁，五儿子曾升。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副教师苏定。他聚集着五六千人马，造下五十辆陷车，发愿说要捉尽梁山泊头领。那匹玉狮子马，现今史文恭骑坐。”晁盖听了大怒道：“这畜生如此无礼，我亲自走一回，不捉得此辈，誓不还山！”宋江说：“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往。”宋江苦劝不住，晁盖调拨二十个头领，点起五千人马，定要下山。

且说晁盖人马来到曾头市，众好汉立马看时，那曾头市果然是个险峻去处，但见堑边河港似蛇盘，壕下柳林如雨密。第二天，在平川旷野之地，五千人马列成阵势。曾头市一声炮响，大队人马出来，一字儿摆开，中间便是史文恭，坐下千里玉狮子马，使一支方天画戟，上首苏定，下首曾家五子。只见曾家阵里推出几辆陷车。曾涂骂道：“反国草贼，我一个一个直要捉你活的，装在陷车里，解上东京，碎尸万段。”晁盖大怒，挺枪出马，直奔曾涂。众将怕晁盖有失，一齐掩杀过去，两军混战。曾家兵马退入村里去了。林冲便也叫退兵回来。一连三天，前去挑战，曾头市上不见一个人，晁盖心中忧闷。

第四天，有两个和尚来投拜，自称是曾头市法华寺里的僧人，因曾

家五子作践欺辱，索要财物，特来求告，情愿引路去劫寨。晁盖大喜，置酒相待。林冲说：“哥哥不可信他，莫非其中有诈？”晁盖说：“兄弟不必疑心，今夜我自去走一回。”当夜，晁盖引人马直奔法华寺，却不见一个僧人。和尚说：“受不了欺辱，都走了。”离了法华寺，走不上二三里，四边路杂难行，军士慌乱起来。只听鼓鸣人喊，一望都是火把。晁盖众头领引军夺路而走。当头乱箭射来，一箭正中晁盖脸上，撞下马来。呼延灼、燕顺两骑马拼死敌住，刘唐、白胜救得晁盖上马，杀出林来。村口林冲引军接应，两军混战，直杀到天明。回来点军时，带去的两千人，折了一半。众头领来看视晁盖，林冲叫取药贴上，看那箭时，上有史文恭字样。晁盖中了药箭，病情沉重，林冲叫三阮、杜迁、宋万送回山寨。众头领商计，收兵回山。正是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当夜众头领都在寨中纳闷。忽听军士来报：“四五路军马杀来，火把不计其数。”林冲引了众头领，拔寨都起，回马便走。曾家军背后卷杀将来，走了四五十里，方才得脱。计点人马，又折了五六百人。急取旧路，回梁山泊来。

晁盖病情越发沉重，众头领都守在帐前。晁盖转头看着宋江说：“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说完，瞑目而死。

自宋江以下头领，都带重孝，小喽啰都带孝巾，为晁盖举哀祭祀。

林冲与吴用、公孙胜众头领商议，要立宋江为山寨之主。宋江说：“晁天王临终嘱咐，众头领都听见了，我怎能居得此位？”吴用、林冲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哥哥暂且尊临此位，日后再作商议。”宋江只好同意了，说道：“我今日暂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替天行道。”便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对山寨中诸般事务，一一做了安顿。众人拱听号令，各自遵守。

却说北京大名府龙华寺的大圆和尚云游到此，路过梁山泊，便请到寨内来做法事。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情，和尚说：“头领没听说河北玉麒麟吗？”宋江听了，想起来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棍棒天下无对。梁山泊若得此人，何怕官军来临？吴用说：“兄长，我略施小计，便叫他上山。”

究竟吴学究怎么赚得卢俊义上山，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石秀跳楼劫法场

话说吴用要往北京游说卢俊义上山，李逵也要跟了去。宋江嫌他惹事，不同意。吴用说：“我自有安排。”便自己扮个算命的先生，李逵扮作个哑道童，二人辞了宋江众头领，下山去了。

来到北京城，吴用手中摇着铃儿，口中念几句口号：“知生，知死，知贵，知贱。若要问前程，先赐银一两。”却好转到了卢员外门口，自歌自笑。

卢员外请二人进去，赠银一两，报了生辰年龄，要吴用有活直说。吴用说：“员外这命，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除非去东南方一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

吴用辞了卢俊义，同李逵出得城来，说：“大事成了，我们星夜赶回山寨，安排迎接卢俊义，他很快就要来了。”

且说卢俊义自算命之后，每日里坐立不安。一天，叫人去唤来主管李固，心腹人燕青和大小管事之人，说想去东岳泰山烧炷香，二来顺便做些买卖。让燕青看管家里，李固准备十辆车子，跟他一起去，

自此卢俊义夜住晓行，在路上走了多日。一天，只听得山上鼓乐齐鸣，风刮起那面杏黄旗上写道：“替天行道”。红罗伞下盖着宋江，左有吴用，右有公孙胜，一齐说道：“员外别来无恙。”卢俊义越怒，大骂：“无端草寇，怎敢赚我！”宋江背后转出花荣，叫道：“卢员外不要逞能，看花荣的神箭。”嗖地一箭，正中卢俊义头顶上的红缨。卢俊义吃了一惊，转身便走。只听得山上鼓声震地，秦明、林冲、呼延灼、徐宁，各引一队人马，从山东、山西杀来。卢俊义慌不择路，往山中小路只顾走。看看走到黄昏时分，只一望时，只见满目芦花，茫茫烟水。卢俊义仰天长叹：“是我不听

好人言，果有今日恓惶事。”

正在烦恼，见芦苇丛中摇出一只船来。那渔人说：“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处，客官怎的来到这里？”卢俊义说：“我迷路了，你救救我吧！”那渔人扶卢俊义下船，走不到三四里水面，见芦苇丛里摇出一只小船，跟着又摇出两只船来，听得一条船上有人唱道：

爷娘生我泼皮身，赋性生来要杀人。

万两黄金全不爱，一心要捉玉麒麟。

三只船上，中间是阮小二，左边是阮小五，右边是阮小七。卢俊义大惊，连声叫道：“快拢船靠岸。”渔人说：“我生在浔阳江，来上梁山泊。混江龙李俊的便是。卢员外还不肯降，枉送了你性命。”卢员外大怒，挺朴刀来搠李俊。李俊扑通翻下水去了。只见船尾一人从水里钻出来，却是张顺，把船只一侧，卢俊义便撞下水里去了。

张顺把卢俊义拖到岸边，见戴宗来叫道：“不得伤犯了卢员外贵体。”早有人送过锦衣绣袄，抬过一乘轿子，扶卢员外坐了。听得鼓乐齐鸣，一簇人马前来迎接。迎上三关，直到忠义堂上。宋江向前赔话说：“久闻员外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得拜识。梁山泊山寨虽小，员外可看忠义二字之面，宋江情愿让位，请员外为山寨之主。”卢俊义说：“头领错了，卢某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吴用说：“员外既然不肯落草，那就略住几日。”卢俊义说：“只怕家里不知道我的消息。”吴用说：“这事容易，先叫李固送了车仗回去。”卢俊义吩咐李固说：“你回家中，告诉娘子不用忧心，我三五日便回去。”李固只要脱身，满口答应。吴用起身说道：“员外请坐，我去送送李都管。”

吴用出来对李固说：“你的主人已在山寨坐了第二把交椅。本来要把你众人都杀了，显得我梁山泊行短。今天放了你们，别指望你主人回去。”李固一行人慌忙走了。

第二天，山寨再排筵席庆贺。以后今天宋江请，明天吴用请，后天公孙胜请，数十个头领，每天轮流做一个筵席。不觉已过了两个来月。卢俊义思归苦切，执意要走。宋江、吴用众头领只得将他送下山来。

却说卢俊义星夜奔波，来到北京城外。就见一个人破衣烂衫，看时

却是燕青。卢俊义问：“你怎的这般模样？”燕青说：“自主人去后，不到半月，李固回来，对娘子说，主人已归顺了梁山泊，坐了第二把交椅，当时就去官府告了。如今李固已和娘子做了夫妻，却把我赶出家门。”卢俊义喝道：“胡说！量他李固有几颗头，敢做这般勾当？”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赶入城来。

家里众人见卢俊义回来，都吃一惊。卢俊义问：“家里怎么回事？”李固说：“真是一言难尽。”贾氏说：“丈夫先不用问，慢慢给你说。”就听得门外喊起来，二三百个做公的抢进来，不由分说，把卢俊义绑了，一步一棍，直打到府衙里来。

卢俊义被下在牢里。那押牢节级姓蔡名福，人唤铁臂膊。这天蔡福在衙上走，一个茶坊伙计来说，有个客人请说话。蔡福来到茶坊楼上，见是李固。李固拿出五百两金子，说：“金子都送给节级，只要今夜成事。”蔡福收起金子，说：“明日早来扛尸。”李固拜谢去了。

蔡福回到家里，见一个人跟进来。蔡福慌忙问：“官人高姓，有什么事？”那人说：“我姓柴名进。今奉宋公明将令，来打听卢员外消息。卢员外性命，尽在你手中，若救得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点儿差错，兵临城下，打破城池，尽皆斩首。”柴进说完，将一千两黄金放在桌上。蔡福吓出一身冷汗，说：“壮士请回，我自有安排。”

蔡福来与兄弟蔡庆商议。蔡庆说：“既然有一千两金子，我两个替他上下使用。周全得卢俊义性命，发配出去，俺们干的事也就算交待了。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汉。”蔡福说：“说得对！”兄弟二人商议定了，便暗地里把金子买上告下打点关节。

过了些时日，梁中书唤蔡福牢中取出卢俊义，当堂断了四十脊杖，派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门岛。押解路上，又抢出个李都管来。李固送他们一人一锭大银，说：“多则五里，少则三里，结果了他，回来再送五十两蒜条金。”

一路上，两个公人全不看顾卢俊义些，喃喃讷讷地骂个不停，只给他吃些残汤剩饭。这时，一个公人倒下了，接着另一个也倒下了。卢俊义看时，却是燕青，说道：“你救了我，却射死两个公人，这罪越发重了。”燕

青说：“当初是宋江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别无去处。”说完背起卢俊义，往东走去，寻到一个小客店，暂时安歇了。

却说过往行人见林子里射死两个公人，便到大名府来告了。也是该当卢俊义倒霉，那店伙计听说有杀人公事，连忙去报告里正：“我店里有两个人，好生可疑。”

这天燕青带了弓箭，到山边寻几个鸟儿、兔儿给卢俊义吃，转回来，听得满林里喊。就见几十个做公的，把卢俊义绑在车子上，推过去了。燕青想：我只好去梁山泊报与宋公明，来救我主人性命。

燕青连夜上路投梁山泊去。走到天明，又饥又渴，身上又没一文钱。只见两个人迎面走来，燕青想：何不两拳打倒他，夺了包裹。那两个低着头只顾走，燕青赶上，朝后面的后心一拳，扑地打倒。正要打前面的，反被那汉一棒正中腿上，打翻在地。后面那人爬起来，正要抽刀劈燕青，见他手腕上花绣，忙问：“你不是卢员外家浪子燕青吗？”原来这两人不是别人，前面的是病关索杨雄，后面的是拼命三郎石秀。燕青听了，便将卢员外的事对他两个说了，当时三人商计，杨雄同燕青回山寨报知宋公明众头领，石秀去北京打听消息。

且说石秀来到大名府，只见家家闭户关门。石秀问人时，一个老人说：“我这北京有个财主卢员外，今天要解来市曹问斩。”石秀听了暗暗叫苦，连到十字路口，是个酒楼，上楼在临街一个位子坐了。不多时，听得街上锣鼓喧天，石秀看时，见几十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押到街口跪下。蔡福、蔡庆兄弟二人，一个操刀，一个扶枷，只等令下，便要开斩。听得一声喊：“午时三刻到！”石秀就在那喊声里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手举钢刀，跳下楼来，早砍翻十几个人。一手拖了卢俊义，投南便走。

梁中书听得报来，大惊，立即传令，将四座城门关了。任你好汉英雄，怎出高城峻垒？

究竟石秀同卢俊义怎的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宋公明兵打北京城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话说石秀和卢俊义两个，在城内走投无路，四下里人马合来，伸出挠钩搭住，尽被捉了。

第二天，军士来报梁中书，说收到数十张梁山泊的没头帖子。那上面说若是坏了石秀、卢俊义二人的性命，当拔寨兴师，前来报仇。大兵到处，不分老幼，尽皆斩杀。梁中书看了，吓得目瞪口呆，便唤王太守来商议。王太守主张暂存二人性命，一面申报朝廷，再作商议。梁中书便唤兵马都监闻达、李成来说了没头告示和王太守的话。李成说：“这伙草寇若敢离了巢穴，领兵前来，定叫他片甲不回！”

李成回去，传令急先锋索超，去离城三十五里的飞虎峪下寨。随后李成也自领兵去城外槐树坡下了寨栅，只等梁山泊兵马到来。

却说梁山泊上，听得石秀救卢俊义不成，都被捉了。吴用便虚写告示，派戴宗去四处投下。这就是梁中书收到的没头帖子。当时宋江召集众头领到忠义堂上，说：“当初好意请卢员外上山，不想反叫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吴用说：“兄长放心。乘此机会，就取北京钱粮，以供山寨之用。可分一半头领守山寨，其余尽去打城池。”宋江说：“军师之言极当。”即刻传令众头领速去准备，明日起程。

却说索超正在飞虎峪寨中，流星马报来：“梁山泊大队人马已到三十里外。”索超连忙报知李成槐树坡寨里。李成飞马赶到前寨来。

只见宋江阵上，李逵手持板斧，高声大叫：“认得黑旋风吗？”李成说：“索先锋，何不先捉此贼？”刚说完，早见首将王定，领一队人马飞奔冲将过去，李逵的兵马四下奔走。李成、索超引军尽数杀出。就见前面一

队军马 摇旗呐喊 红旗上金字大书“女将一丈青”左有顾大嫂 右有孙二娘 索超见了 纵马杀奔前来。一丈青拨回马便走。李成分开人马 四下里赶杀。正赶之间 只听得喊声震地 左边冲出解珍、孔亮 右边冲出孔明、解宝 三员女将拨转马头杀回来。直赶得李成人马四分五落。急待回寨 李逵当先拦住去路 李成、索超冲开一条路 大败而去。

李成、索超逃回槐树坡寨内，慌忙报知梁中书，急派闻达前来助战。不想那闻达比李成强不过多少，一阵下来 损兵折将 大败亏输。宋江大队人马，直抵北京东门，准备攻城。

且说梁中书在留守司聚众商议 难以解救。李成说：“兵临城下 事在危急。可速派人赶上京师，报知蔡太师，早奏朝廷，调遣精兵前来救应。”当下梁中书便写了书信，派王定星夜去东京飞报军情。

王定来到东京，拜见了蔡太师。蔡太师看过书信大惊，急召枢密院官员 说道：“如今用何计策 可退贼兵？”只见走出兵马保义使宣赞 此人生得面如锅底 鼻孔朝天 人称丑郡马。当时宣赞说道：“小将有个相识，姓关名胜，是汉末关云长之后，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唤大刀关胜，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 若请他来 拜为上将 可扫清宋江贼兵。”蔡京听罢大喜，就派宣赞星夜前往蒲东，礼请关胜赴京。

原来关胜现做蒲东巡检使 当日正和郝思文在衙内谈论古今之事 听得报说京师有使命来到 忙出来迎接。宣赞说：“梁山泊草寇攻打北京 我在太师面前一力保举兄长 有安邦定国之策 降兵斩将之才。请兄长不要推却 急速收拾赴京。”关胜听罢大喜 对宣赞说：“这个兄弟郝思文 人唤做井木犴 是我结拜弟兄 既蒙太师呼唤 就与我一同前往 协力报国。”

关胜一行人，跟随宣赞来到东京。拜见过蔡太师，太师大喜，问道：“将军用何妙策可解北京之围？”关胜说：“若救北京 虚劳人力。如今贼兵远离巢穴，我借精兵数万，先取梁山泊，后拿贼寇，叫他首尾不能相顾。”蔡太师听了大喜 随即调拨山东、河北精兵一万五千人，令关胜为领兵指挥使 郝思文为先锋 大刀阔斧 杀奔梁山泊来。

且说宋江兵马攻打北京不下，宋江寝食不安，正在帐中闷坐，忽报军师来见。吴用说：“我们围城多时 又不见救军 城中又不出战 曾见三

骑马奔出城去，必是去东京告急。倘他用围魏救赵之计，去取我梁山山寨怎么办？”正说之间，就听神行太保戴宗来报，蒲东大刀关胜领兵攻打我梁山泊。吴用说：“果然如此。我们暂且退军还山，但不可急退。”当时与宋江两个议定了返军之策。

城上望见宋江兵马纷纷滚滚，拔寨都起，连忙报知梁中书。闻达说：“必是京师救军去取他梁山泊。贼兵归去，可乘势追杀。”梁中书便命李成、闻达，引兵从东西两路追赶宋江人马。

李成、闻达直赶过飞虎峪来。只听一声炮响，战鼓齐鸣。二人知道中计，火速回军。左手下早冲出小李广花荣，右手下冲出豹子头林冲。前面又撞双鞭呼延灼，三路人马大杀一阵，直杀得李成、闻达丢盔弃甲，退入城中，闭门不出。

宋江人马依次退去。回到梁山泊边，宋江命先下了寨栅，派人报上山去，约会水陆军兵，两下救应。吴用来对宋江说：“明天决战，看看胜败如何，再作商计。”正说话间，就听得战鼓齐鸣。林冲、秦明两个，在阵前与关胜转灯般厮杀。宋江怕伤了关胜，便叫鸣金收军。

却说当晚关胜正在寨中纳闷，有军士来报：“有个将军要见元帅。关胜命唤进来。那人进来拜见关胜，说道：“小将名叫呼延灼。先前曾统领连环马，征讨梁山泊，不想中贼奸计，失陷在这里。听得将军到来，不胜之喜。宋江这人，早有归顺之心，暗地里和我商议了，明夜夜间，将军从小路直入山寨，生擒林冲等贼寇，解上京师，共立功勋。”关胜听了大喜，请入帐中，置酒相待。

第二天黄昏，关胜命宣赞、郝思文两路接应，自引五百人，战马都摘了鸾铃，呼延灼当先引路，直奔宋江寨里来。转过山脚，前面有二三十个军士，低声问道：“来的是呼延将军吗？宋公明让我们在这里迎接。”呼延灼喝道：“不要说话，跟在我后面。”又转过一个山嘴，见远远地一碗红灯。关胜问：“有红灯处是哪里？”呼延灼说：“那里便是宋公明帐中。”急催动人马，看看走近红灯，忽听得一声炮响，众军跟着关胜，杀奔前来到红灯下看时，不见一个人，唤呼延灼时，也不见了。关胜大惊，知道中计，慌忙回马。听得树林里又是一声炮响，四下里挠钩齐出，把关胜拖下

马来 前推后拥 解投山寨里来。

却说林冲、花荣引一支军马 截住郝思文。郝思文直取林冲 花荣挺枪助战 郝思文回马便走。后边撞出女将一丈青 撒起红锦套索 把郝思文拖下马来。

这边秦明、孙立 引入去取捉宣赞。宣赞拍马大骂：“草贼匹夫，怎敢挡我！”秦明大怒 跃马挥狼牙棍 来取宣赞。孙立侧首抢过来 宣赞慌张 被秦明一棍打下马来 众军喊一声 向前捉住。扑天雕李应 引领小股军兵，奔入关胜寨内，夺去一应粮草马匹。

宋江会众上山，此时东方渐明。忠义堂上大小头领分开坐了，早把关胜三个押过来。宋江连忙下堂 喝退军士 扶关胜坐了。呼延灼向前来说：“万望将军免恕虚诳之罪。”关胜看一班头领义气深重 回头对宣赞、郝思文说：“我们被擒在此 怎么办？”二人说：“愿听将令。”关胜说：“俺三人无面还京 只求早死。”宋江说：“将军别说这话。若不嫌弃，一同替天行道。如若不肯，今日便送还京。”关胜说：“我三人有国难投 有家难奔，愿在帐下做一名小卒。”

山寨设酒庆贺。宋江说起石秀、卢俊义如今陷在北京 吴用说：“兄长不必忧心 来日再起军兵 攻打北京 必然事成。”

这里却说梁中书在北京城里 有人来报：“关胜、宣赞、郝思文被宋江捉去 都已入伙。梁山泊人马 如今又到城外。”梁中书听了 吓得手脚无措 便唤索超引入马去飞虎峪迎敌 李成、闻达随后接应。这时正是仲冬天气 连日彤云密布 朔风乱吼。宋江兵马摆成阵势 三通鼓响 关胜出阵。索超并不打话，挺枪直奔关胜。斗了十来回合，李成舞起双刀出阵 夹攻关胜 这边宣赞、郝思文见了，一齐出马 前来助战。宋江见了，鞭梢一指 大军卷杀过去 官军四下奔走 慌忙退入城里去了。

当晚落下一天大雪来。索超自领三百人马杀出城来，宋江人马奔走而去。李俊、张横前来迎敌。战不上几回合 弃枪便走 索超随后赶来 二人叫道：“宋公明哥哥快走！”索超听了，飞马抢过来。背后一声炮响 索超连人带马跌下坑里。

究竟索超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张顺建康求神医 吴用智取大名府

话说索超被擒，宋江好言抚慰，杨志原来和索超同是梁中书部下，也来劝说，索超只好归降了。

宋江一连数日攻打北京不下，心中好生忧闷。第二天觉得神思疲倦，一卧不起。众头领都来看视，宋江说：“我只觉得背上热疼。”众人看时，见鳖子一般红肿起来。吴用派人寻药医治，总不见好转。张顺来说道：“我在浔阳江时，母亲曾患背疾，后请得建康府安道全来，手到病除。”吴用吩咐张顺：“兄弟今天就走，好歹要请得这个安道全来。我如今便拔寨回山，待冬尽春初时再来打城。兄弟快去快回。”

且说张顺要救宋江性命，连夜前行。走了十几天，来到扬子江边。这天北风大作，冻云低垂，飞飞扬扬，落下一天大雪。张顺冒着风雪，绕江边走，见芦苇里有些烟起，叫道：“船家，快来渡我。”见走出一个人来，问道：“客人要去哪里？”张顺说：“我要到建康府干事，渡我过去，多给你些船钱。”那人说：“今天晚了，就在我船里歇一夜，明早送你过去。”张顺跟那人来到船上，见篷底下烧着一堆火，张顺一面烤湿衣服，一面讨些饭吃了，连日辛苦，放倒头不觉睡着了。那人走来，去头边把包裹一捏，觉得是金银，便解了缆绳，把船点开，直摇到江心里来。那人取来绳子，将张顺捆做一堆，去船尾抽一把明晃晃板刀。张顺却正醒来，慌忙叫道：“好汉，你只叫我囫圇死。”那人便放下板刀，把张顺扑通丢下水里去了。

张顺在水下咬断绳子，钻过南岸来，见不远处隐隐有灯光，走近看时，却是个村酒店。张顺叫开门，见个老儿，便拜倒在地。老儿说：“你是不是江中被人劫了？”张顺说：“正是”。把前后事都告诉了一遍。老儿说：

“你从山东来 经过梁山泊吗？”张顺说：“正从那里经过。”老儿说：“听得说山上宋头领 不劫来往客人 不害人性命。”张顺说：“宋头领不害良民 只怪滥官污吏。不瞒老人家说 我正是梁山泊的张顺 因宋公明害背疮 我特来建康府请安道全。”老儿说：“既是那里好汉 我叫儿子与你相见。”就叫儿子出来 与张顺相见了 说：“小人叫王定六 因走跳得快 人都唤活闪婆王定六。刚才劫哥哥的那人 我认得 叫截江鬼张旺。哥哥放心住几天 我替哥哥报仇。”张顺说：“感谢兄弟好意。宋公明重病在身，我得快去请了安太医。回来再会。”

张顺到得建康府来，寻见安道全。这安道全祖传内科外科，远近闻名 人都说 重生扁鹊应难比 万里传名安道全。当时问道：“兄弟多年不见 甚风吹得到此？”张顺先把上梁山泊落草的事告诉了 又说宋江患背疮 特来相请神医。安道全说：“若说宋公明 那是天下义士 去走一回最好。只是妻亡去 家中别无亲人 因此难以出去。”张顺苦苦求告：“如果兄长不去 小弟也难回山。”安道全说：“再作商议罢。”张顺百般哀告 安道全才答应了。

却说张顺同安道全来到王定六酒店，只见张旺正在滩头看船。王定六叫道：“张大哥 渡我两个亲眷过去。”张顺和安道全换穿了衣服 又戴个草帽 三人一齐上了船。船到江心 张顺叫道：“船家 你来看舱里漏水了。”张旺把头钻入舱里来 张顺一把揪住 喝道：“认得前天乘船的客人吗？”张旺说：“求好汉饶小人一命。”张顺说：“我生在浔阳江边 长在小孤山下 作卖鱼牙子 谁不认得 你谋我金银 害我性命 不是我会水 却不送了性命 今日饶你不得。”把张旺捆做一块 扑通一声丢下大江里去了。张顺对王定六说：“兄弟如不嫌弃 同你父亲收拾了酒店 一齐上梁山泊来。”王定六说：“兄长的话正合小弟的心意。”

且说张顺与安道全取路往梁山泊来，只见对面走过一个人来，看时却是神行太保戴宗。张顺忙叫与安道全相见了。问起宋江消息，戴宗说：“终日叫唤 疼痛不止 性命早晚难保。”安道全说：“皮肉疼痛 便可医治 只怕误了日期。”戴宗吩咐张顺：“你自慢来 我同太医前去。”带了安道全 飞也似的去了。

张顺在客店等得王定六和父亲来，一同起程，投梁山泊来。

却说戴宗引着安道全，连夜赶到梁山泊。安道全到宋江床前看了，说：“身体虽见沉重，大体不妨。”先把艾焙引出毒气，然后外使敷贴之饵，内用长托之剂，不到十天，虽然疮口未完，却渐渐好转来。

宋江才得病好，便与吴用商议要打北京。安道全说：“将军疮口未完，不可轻动。”吴用说：“不劳兄长挂心，我与众弟兄前去，定要打破北京，救取石秀、卢俊义二人性命。”

吴用便就忠义堂上传令，调拨头领军兵，攻打北京城池。众人各自遵依军令去了。

此时正是正月初头。且说北京城里，梁中书唤李成、闻达、王太守一千官员，商议元宵节放灯一事。梁中书说：“只怕因此惹祸，我想今年不要放了。”闻达说：“今年不放灯时，被那强盗探知，必然耻笑。我愿引一队人马，去飞虎峪驻扎，可叫李都监亲领铁骑马军，绕城巡逻，如此可保城中无事。”梁中书见说大喜。众官商议已定，随即出榜，晓示居民，今年要比上年多设花灯，添扮社火，十三至十七放灯五夜，通宵不禁。

那梁山泊探子得了这个消息，报上山来。吴用听了，随即传令，各路人马依次下山，其余头领，跟宋江保守山寨。

看看渐近元宵，梁中书先令闻达出城驻扎，以防贼寇。十四日，又令李成引铁骑马军五百，绕城巡视。正月十五这天，好生清明，黄昏月上六街三市，花灯社火，真个是银花火树不夜城，陆地拥出蓬莱岛。

且说鼓上蚤时迁，不从正路入城，夜间越墙而过。他白天在街上闲走，到晚来，东岳庙内神座底下安身。十五日夜里，时迁挟个篮儿，里面都是硫磺、焰硝放火的药头。他上得翠云楼，只见阁子内吹笙箫，动鼓板，掀云闹社，子弟们都在楼上打哄赏灯。却见解珍、解宝，担着钢叉，叉上挂着兔儿，在阁子前转来转去。时迁走近二人说：“怎么不见外面动静？”正说话，只听楼前发起喊来：“梁山泊兵马到了西门外。”解珍说：“你快去行事，我们到留守司前接应。”奔到留守司前，只见残败兵马，一齐涌入城来，说：“闻达被劫了寨，梁山泊贼寇到城下了！”

却说梁中书正在衙中，流星马接连报来，吓得魂不附体。正在慌忙，只

见翠云楼上 烈焰冲天 火光夺月 十分浩大。梁中书急上得马 投东门来，只见两个大汉叫道：“李应、史进在此！”梁中书见势头不好 带人飞奔南门。军士传过话来：“一个胖大和尚，一个行者 发喊杀人城来。”梁中书回马再到留守司前 却见解珍、解宝手拈钢叉 在那里东撞西撞。王太守恰好过来 刘唐、杨雄两条水火棍齐下 打得脑浆迸流。梁中书急回马奔西门，听得城隍庙里 火炮齐鸣。邹渊、邹润只顾在房檐下放火。南瓦子前 王英、一丈青杀来。孙新、顾大嫂在那里协助。铜佛寺前 张青、孙二娘放起火来。此时北京城内百姓黎民 个个鼠窜狼奔 家家神号鬼哭。

却说梁中书奔到西门，李成接着，转到南门城上看时，城下摆满兵马 旗上写道：“大将呼延灼”。梁中书出不得城 和李成躲到北门城下，望见火光明亮 人马不知有多少 林冲、花荣催动人马 飞奔过来。梁中书在城中转来转去 无法出去。四面都是人马 穆弘、李逵、关胜、秦明各领兵马 分头厮杀。李成当先 拼死冲杀 护着梁中书 且战且走。

再说城中之事。孔明、孔亮已从后墙爬进狱内 邹渊、邹润在狱前来接应。柴进、乐和早随了蔡福、蔡庆进到牢里。看见翠云楼上火起 众好汉一齐发作 大叫道：“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救取了石秀、卢俊义。

卢俊义引着石秀、孔明、孔亮、邹渊、邹润五个弟兄 直奔家中来捉李固、贾氏。却说李固见梁山泊兵马入城 和贾氏收拾了一包金银细软 开了后门出来 刚到墙边 只见张顺大叫一声：“那婆娘走哪里去！”又见一个人伸出手来 把李固揪住 喝道：“你认得我吗？”李固听出是燕青 慌忙叫道：“我和你 没甚冤仇 饶了我罢。”张顺和燕青拿了李固、贾氏 都往东门来。

卢俊义奔到家中，不见李固和那婆娘，便叫众人把应有家私金银，都搬来装上车子。

当时天色已经大明，吴用在城内鸣金收军，都到留守司来相见。

再说李成保护梁中书逃出城来，又遇着闻达，领着败残兵马，投南便走。正走之间 前军发起喊来 却是混世魔王樊瑞 左有项充 右有李袞 三个好汉舞起飞刀飞枪 直杀奔过来。背后又是雷横 引着施恩、穆春 各领一千步军 前来截住归路。

究竟梁中书一行人马，怎的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关胜说降水火将 宋江夜打曾头市

话说李成、闻达并力死战，突出重围，引着败残人马，护着梁中书，投西去了。

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打开府库，将粮米救济百姓，其余财货，尽数装上车子，运回梁山泊去。随后把人马分作三队，回梁山泊来，正是：

鞍上将敲金镫响，马前军唱凯歌还。

宋江会集诸将，下山迎接，都到忠义堂上。宋江见了卢俊义，拜到地上。卢俊义连忙还礼。当时宋江便要请卢俊义为山寨之主。卢俊义说：“卢某是何等之人，敢为山寨之主，愿做一卒，报答救命之恩。”宋江再三拜请，卢俊义不肯。李逵叫道：“哥哥若让别人做山寨之主，我便杀起来。”武松说：“哥哥只顾让来让去，让得弟兄们的心冷了。”宋江喝道：“你们懂得什么，怀许多说！”吴用劝道：“先让卢员外安歇了，待日后再作商议。”

当时便在忠义堂上大设筵席，大小头领，相谦相让，饮酒作乐。宋江叫押过李固、贾氏来说：“请员外自行发落。”卢俊义手拿短刀，大骂泼妇贼奴，将二人凌迟处死。

却说梁中书听得梁山泊人马退去，便同李成、闻达回城来看视老小，见十损八九，禁不住哀痛号哭。梁中书夫人躲在后花园，逃得性命。便叫丈夫写信报知蔡太师，早早申奏朝廷，发兵报仇。

蔡太师接到书信，又气又怒，第二天即去面奏天子。天子大惊，问蔡太师可派谁人前去剿捕。蔡太师举荐凌州团练使单廷珪、魏定国二人可

当此任。天子准奏。蔡太师星夜派人奉圣旨往凌州来。

且说梁山泊上，有探事人来报，说朝廷派凌州团练使单廷珪、魏定国起本州军马前来征讨。只见关胜起身对宋江、吴用说：“这二人曾是我的部下。我上山以来，深感仁兄厚待，没出半分力气。愿引五千人马下山，先说他来投降，惹不肯降，必当擒来。”宋江大喜，就叫宣赞、郝思文二将，跟关胜一同前去。

李逵见关胜去了，说：“我也去走一回。”宋江说：“这回用不着你。”李逵说：“若不叫我去时，独自也要去走一回。”宋江说：“不听我的军令，先割了你的头！”李逵闷闷不乐，下堂去了。第二天军士来报：“昨夜李逵拿了板斧，不知哪里去了。”宋江只得叫苦。

却说李逵下山，抄小路投凌州去。正走之间，见走过一个大汉，直上直下只顾看李逵。李逵说：“你只顾看老爷怎的？”汉子说：“你是谁的老爷？”李逵抢过去要打，那汉子手起一拳，把李逵打倒在地。李逵大怒，正要跳起来，那汉子只一脚，又踢了一跤。李逵见赢不得，爬起来便走。那汉子叫住问道：“黑汉子，你姓甚名谁？”李逵说：“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那汉子听了便拜道：“小人叫焦挺，四处投人不着，因此人都唤我无面目焦挺。近日打听得寇州枯树山有个强人，都唤做丧门神鲍旭，我正要那里入伙。”李逵便把下山来去凌州的事告知一遍。焦挺说：“凌州一府城池，你一个人便有十分本事，也枉送了性命。不如我两个同去枯树山，说了鲍旭，都去山寨入伙。”二人便望往树山去了。

且说凌州城里，单廷珪、魏定国听得关胜领兵来到，便收拾军马出城迎敌。这单廷珪善用水战，人称圣水将军。魏定国精熟火攻，唤做神火将军。二将出到阵前，大骂关胜背叛朝廷。关胜说：“二位将军错了，当今朝廷昏昧，奸臣弄权。宋公明仁德施恩，替天行道，特令关某来请二位将军同归山寨。”单、魏二人听得大怒，纵马飞出阵前。早有宣赞、郝思文来迎。正斗之间，二将拨马往本阵便走，宣、郝二人赶去。只见五百步军，都是红旗红甲，一字儿围过来，挠钩齐下，把宣赞捉去。又见五百步军，都是黑旗黑甲，一字儿裹转，套索飞来，将郝思文捉了去。二将又出，卷杀过来。关胜败退。只见前面一队人马奔来，原来是吴用派林冲、杨志、孙

立、黄信四人前来接应。

却说水火二将 捉了宣赞、郝思文回城 凌州张太守置酒作贺。一面把二人装了陷车，派一员偏将，连夜解上东京。

那偏将带了三百人马 押着陷车 来到一个去处 只见满山枯树 所得一声锣响 撞出一伙强人。当先三个好汉 正是李逵、焦挺和丧门神鲍旭。鲍旭手起一剑 把偏将砍下马来。陷车里放出宣赞、郝思文 看见李逵问道：“你怎么在这里？”李逵便将备细来由说了一回。当时五个好汉便商议了 领引枯树山的五百小喽啰，一齐来打凌州。

却说军士逃回凌州，报说半路遇见强人之事。这时就听关胜在城外挑战，单、魏二将飞奔出城迎敌。单廷珪当先出马，大骂关胜辱国败将两个斗到十几回合 关胜转马便回 单廷珪纵马赶来 关胜使出神威 拖起刀背 只一拍 把单廷珪拍下马来。关胜连忙下马，向前扶起，叫道：“将军恕罪。”二人同回阵来。林冲众头领见说单廷珪归降，大喜。

魏定国见单廷珪降了关胜 大骂：“忘恩背主。”第二天又领兵出城来战。正在厮杀 见城内火起 原来是李逵、焦挺、鲍旭 已打破凌州北门 杀入城去放起火来。魏定国慌忙回军 又不敢入城 只得退到中陵县扎住。关胜引军将县城四面围住。

单廷珪对关胜、林冲说：“魏定国这人 攻击得紧 他宁死不降 待我用好言招抚他。”单廷珪单人匹马到县来 对魏定国说：“如今朝廷不明 天下大乱。我们归顺了宋公明，暂居水泊。日后奸臣退位，那时改邪归正，也不为晚。”魏定国沉吟半晌，同意归降。

关胜、林冲领得胜人马回梁山泊来。就见一个人慌忙跑来，众人看时，却是锦毛犬段锦柱。原来段锦柱同杨林、石勇到北地买回二百匹好马。路过青州地面，被一个强人郁保四夺去，却解送曾头市去了。

关胜、林冲叫先回山寨。众人上山来 都到忠义堂上 宋江见又添四个好汉 正在高兴 听段锦柱说了夺马一事 大怒 立时便要进兵曾头市报仇。吴用说：“可叫时迁去探听消息 回来再作商议。”时迁当下收拾投曾头市来。

且说时迁去了几日回来 报说：“现今曾头市扎下五个寨栅 总寨内

史文恭执掌，北寨曾涂与副教师苏定，南寨曾密，西寨曾索，东寨曾魁，中寨曾升和父亲曾弄守把。前面二千人守住村口。那郁保四，人称险道神，把马匹都喂养在法华寺内。”

吴用听了，会集诸将，一同商议，分调五路兵马，大进曾头市。

第一阵，双方都折了些人马，难说胜负。

曾涂对史文恭说：“若不先斩贼首，难以追灭。”披挂上马，出阵挑战。宋江阵里，吕方早拍马直取曾涂。斗到三十回合，吕方抵敌不住，郭盛飞出阵来，夹攻曾涂。这边阵里，小李广花荣看见，恐怕有失，便拈弓搭箭，一箭正中曾涂左臂，翻身落马。吕方、郭盛双戟并举，刺死曾涂。

曾弄听得曾涂已死，大哭。曾升说：“杀我亲兄，此仇不报，更待何时！”史文恭阻挡不住，曾升飞奔出阵挑战。只见李逵手持板斧，直奔阵前。曾升便叫放箭，正中李逵腿上，身如泰山，倒在地下。秦明、花荣飞马向前救回去了。

曾升催促史文恭出战。秦明要夺头功，飞马来迎。斗了二十余回合，秦明抵不住，回马往本阵便走。史文恭奋勇赶来，神枪到处，秦明腿上早中，撞下马来。吕方等四将齐出，死命救回。

这天夜里，月白天清。史文恭说：“贼兵今日输了两阵，正好乘虚劫寨。”便叫曾升引兵前来。直到宋江寨中，却见空无一人，急叫中计，转身便走。这时伏兵齐出，解珍、解宝、花荣一发赶来。混战中，曾索被解珍一叉搠于马下。史文恭夺路逃回。

曾弄见又折了曾索，便要史文恭写书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惧怕，便写了书信，派人送过宋江阵来。宋江看了来书，大怒，骂道：“杀我兄长，定要报仇！”吴用劝道：“既是曾家讲和，不可为一时之忿，失了大义。”便写了回书。又取银十两，赏了来使。吴用派时迁、李逵、樊瑞、项充、李衮五人前去为人质。曾弄也送曾升、郁保四过来。

宋江唤过郁保四，用好话劝说：“若肯归降，山寨里也叫你做个头领，夺马之仇，再不计较。”郁保四听了，愿意投降。吴用便授计给他。

史文恭见郁保四逃回，便引他来见曾弄。郁保四说：“宋江并无意讲和，可乘此机会去劫他寨栅。”史文恭说：“先打破池寨子，如断去蛇头，

众贼无用。再回来杀李逵等五人。’郁保四出来，却闪入法华寺内，把消息透给了时迁。

当夜月色朦胧，星辰昏暗。史文恭、苏定当先，曾密、曾魁押后，悄悄来到宋江总寨。只见寨门不关，寨内空无一人，知道中计，慌忙回身。这时听得曾头市里锣鼓大震。却是时迁爬上法华寺钟楼撞起钟来。声响为号，东西两厅火炮齐鸣，喊声大举，不知有多少人马杀来。曾弄见梁山泊大军杀奔进来，就在寨里自缢而死。曾密奔回西寨，被朱仝一刀搠死。曾魁要投东寨，乱军中马踏为泥。苏定死命冲出北门，背后鲁智深、武松赶杀过来。前面正逢杨志、史进，乱箭射死苏定。

却说史文恭骑着这匹千里龙驹，杀出西门，落荒而走。这时黑雾遮天，不分南北。约走了二十余里，不知何处。听得一声锣响，撞出四五百人马来。卢俊义当先拦住，喝道：“走哪里去！”腿上一朴刀，搠下马来，命军士绑了。燕青夺了那匹照夜玉狮子马。都投曾头市山寨来。宋江见捉得史文恭，大喜。喝叫就本处斩了曾升，将曾家米粮财宝尽数装载了，收拾人马，回梁山泊来。

回到山寨忠义堂上，宋江传令，叫圣手书生萧让作了祭文，大小头领人人挂孝，个个举哀，将史文恭剖腹剜心，祭奠晁盖之灵。

宋江与众头领商议立山寨之主。吴用说：“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兄弟，各依旧位。”宋江说：“晁天王有遗言，有捉得史文恭的，不论是谁，便为梁山泊主。今日卢俊义生擒此贼，正当为尊。”卢俊义说：“小弟德薄才疏，怎敢承当此位？”宋江说：“我主张已定，不必推托。”吴用把眼只顾看众人。李逵叫道：“我在江州舍身拼命，跟得你来，你只管让来让去，做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伙！”武松见吴用以目示人，也叫道：“梁山泊许多都是朝廷命官，也只是让哥哥，如何肯从别人？”鲁智深大叫道：“若兄长还推让别人，俺们各自散开！”宋江说：“你众人不要多说了，我自有个道理。”

究竟宋江说出甚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却说宋江见众人不服，说道：“梁山泊东，一处是东平府，一处是东昌府，我们去问他借粮。今写两个阡儿，我和卢员外各拈一处，先打破城的，便做梁山泊主。”当下唤裴宣来，写了两个阡儿。宋江拈着东平府，卢俊义拈了东昌府。

宋江领兵来到东平府，在离城四十里的安山镇扎驻军马。宋江说：“虽然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礼数，谁敢去先下战书？”只见走出郁保四、王定六，二人愿去下书。宋江随即写了战书，书中只说借粮一事。

且说东平府太守程万里听得宋江兵马到来，正与本州兵马都监双枪将董平商议，就听说宋江派人来下战书。董平大怒，喝叫推出去斩了。程太守说：“不可，自古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便将二人各打二十棍，发放回去。

宋江见打了两个，怒气填胸。见史进来说道：“我从前在东平府时，与一个唤做李瑞兰的有些交往，我如今潜入城去，借她家安歇。约定时日，哥哥打城，我却放起火来，里应外合，可成大事。”宋江说：“最好。”

却说史进转入城中，寻见李瑞兰，说了来意，送了金银，多年不见，那李瑞兰倒也殷勤，不想李瑞兰父母怕担干系，却去报知了做公的。当时两个正在楼上说话，就听得窗外呐喊，数十个公人抢进来，史进措手不及，正如鹰拿野雀，绑下楼来。

再说宋江自史进去后，详细写了书信，告诉吴用。这时吴用正在东昌府与卢俊义打城，看了书信大惊，连夜来见宋江。吴用说：“兄长欠些考虑，娼妓之家，如何靠得住？史进必然吃亏。”就唤过顾大嫂，吩咐她扮

作贫婆，进城先给史进通个消息，然后就城中放火为号，这里进兵。”

顾大嫂杂在众人里面，混入城里，到衙前打听得史进果然陷在牢里。第二天，顾大嫂提了一罐饭，见个老公人从牢里出来，说道：“牢里的史大郎是我旧时的主人，离别已多年，不知为甚事陷在牢里，我叫化得这口饭，要送给他充饥，也显得旧日之情。”老公人见说，寻思道：“一个妇人家，不妨就放她进去罢。”史进见进来的是顾大嫂，吃了一惊。顾大嫂一边喂饭，一边说：“月尽夜打城。”只见狱卒来喝道：“这是梁山泊的强盗，谁放你进来！”不由分说，把顾大嫂打出牢门。史进只听得“月尽夜”几个字。

三月二十九这天，史进在牢中，见一个狱卒吃得半醉，史进说：“你看背后是谁？”那人一回头，史进提起枷梢，头上一下，打倒在地。又奋力扭断大枷，拨开牢门，只等外面接应。那五六十个公人得了消息，一齐来围住。史进不敢出来，外面的人也不敢进去。顾大嫂只得叫苦。

且说宋江连夜正攻打得紧。宋江在阵前喝道：“你看我手下雄兵十万，猛将千员，替天行道，扶危济困，早来投降，免你一死。”董平大怒，手举双枪，直奔宋江。这里左有林冲，右有花荣，两将齐出，来战董平。斗了数回合，二人便走。宋江人马四散逃奔。董平后面赶来。离城十多里，来到一个村镇，两边都是草屋，中间一条道路。宋江纵马奔过，后面董平正追得紧。只听孔明、孔亮一声呐喊，拽起绊马索，董平翻身落马。两边草屋内抢出一丈青、王英、张青、孙二娘，一齐都上，把董平捉了。

宋江过了草屋，立住马，见两个女将押过董平，喝道：“我叫去请董将军，谁叫你们绑他来！”连忙下马解了绳索，说：“今为缺少粮食，特来东平府借粮，别无他意。”董平说：“被擒之人，若得饶恕，实为万幸。我今去骗开城门，杀人城中，共取钱粮，以报效兄长厚爱。”宋江大喜。

董平在先，宋江军马在后，直抵东平城下。董平上前叫道：“城上快开城门。”把门军士用火把照时，见是董都监，随即大开城门。背后宋江人马长驱杀入城来。宋江传下将令，不许伤害百姓。先去救出史进。史进引入直奔李瑞兰家，杀了一家老幼。

宋江人马装载粮米财货，正待要回山寨，只见百姓前来报说：“东昌

府有个猛将张清，善用飞石打人，百发百中，人唤没羽箭。卢俊义连输两阵，军师令小弟来请哥哥，早去救应。宋江便起人马，到东昌府来。卢俊义、吴用前来迎住。

正在商议，军士来报：张清在阵前挑战。宋江引众头领都到阵前，只见张清纵马往来驰走。手下两员副将，一个花项虎龚旺，一个中箭虎丁得孙，三骑马直走到阵前。宋江问：“谁可去战张清？”旁边早恼了这个金枪手徐宁，飞马直取张清。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斗不到五回合，张清便走。徐宁赶去，张清左手提枪，右手去锦袋中摸出石子，扭回身，只一石子，可怜悍勇英雄，眉心早中，翻身落马。龚旺、丁得孙便来捉人。宋江阵上人多，早有吕方、郭盛两骑马抢出，救回本阵。宋江大惊，再问：“哪个头领接着厮杀？”马后一将飞出，却是锦毛虎燕顺，战不数回合，抵挡不住，拨回马便走。张清赶来，后心上一石子，却打在护镜上，燕顺逃回本阵。这时宋江阵上一人大叫一声，纵马飞出阵去。宋江看时，乃是百胜将韩滔。韩滔要在众将面前显能，抖擞精神，大战张清。张清回马走开，韩滔不赶。张清回头再战，韩滔挺枪来迎，张清暗藏石子，往韩滔鼻凹中打去，直打得鲜血进流。

却说那张清石子真个了得，只一时竟打伤了梁山泊一十五员大将，龚旺、丁得孙见张清连连得胜，两骑马一齐杀出来。却被林冲、花荣将龚旺截在一边，吕方、郭盛把丁得孙截在一边。龚旺将飞枪掷来，却掷空了，龚旺没了军器，被林冲、花荣活捉归阵。这边燕青在阵门里取出弩弓，只一箭，正中丁得孙马腿，那马便倒，被吕方、郭盛捉过阵来。

却说张清回到城中，正与太守商议退敌之策，探事人来报：“寨后西北上，有数十辆粮米车子，河中又有百十只船。”太守说：“莫不是这贼们有计？”张清说：“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车子，后取他水中船只，太守可来助战。”

这天夜里，月色微明，星光满天。远远望见一队车子，旗上写着“水浒寨忠义粮”，一个和尚提着禅杖，当头先走。张清在马上喝声“着”，一石子飞在鲁智深头上，打得鲜血进流。武松挺两口戒刀，拼死救回去了。张清夺得粮车，叫推入城去。太守见了大喜。

张清上马，再出南门。望见河港内粮船，不计其数。张清引领人马，一齐呐喊，抢到河边。此时四下里喊声乱起，正不知军兵从哪里来。林冲领一队人马，将张清连人带马，赶下水里去了。河内却是李俊、张横、张顺、三阮、两童八个水军头领。张清便是有三头六臂，也挣脱不得，立时被拿住绑了，送入寨中。宋江见捉了张清，便与吴用催动人马，连夜攻城。太守独自一个，怎能支持得住，听得四面炮响，宋江军马早杀人城中。

且说宋江得了东昌府，众头领都到州衙里来会面。太守平日清廉，饶了不杀。水军头领解过张清，众多兄弟都被他打伤，咬牙切齿，奔过来要杀张清。宋江连声喝退，亲下堂来，赔话说：“冒犯虎威，请勿挂意。”张清见宋江如此义气，叩头下拜。宋江说：“众兄弟若要这样报仇，皇天不佑，死于刀剑之下。”众人听了，不敢再说。

宋江收拾人马，便要回山。张清举荐一个兽医，名叫皇甫端，因他碧眼黄须，人称紫髯伯。张清说：“山寨中有用他处，可唤此人一同上山。”宋江叫请皇甫端来。皇甫端见宋江义气，愿意归顺大义。宋江便传军令，众将都起，回梁山泊来。

却说宋江见得了许多钱粮，又添得董平、张清、龚旺、于得孙、皇甫端五位头领，心中欢喜，便叫在忠义堂上大排宴席庆贺。宋江看众头领，正好是一百单八人，说道：“众兄弟自上山以来，虽然多次征战，却并无疏失，这都是上天保佑。今扶我为山寨之主，都托众兄弟英勇。如今我再有句话，请众兄弟共听。”

究竟宋公明说出甚么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忠义堂祈天保平安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话说宋公明一打东平 再打东昌 回归山寨 计点大小头领 共有一百单八员 心中大喜 对众人说道：“我想做一善果好事，一保众兄弟身心安乐 二愿朝廷早降恩光 赦免大罪 尽忠报国 三则告慰晁盖在天之灵。不知众弟兄意下如何？”众头领说：“哥哥主见不差。”吴用说：“就请公孙胜先生主行斋事。”商议已定 就在忠义堂前筑起三层高台 堂内铺设祭祀器物，请来四十九个道士，选定四月十五日，做七昼夜好事。

且说忠义堂祭祀已罢，宋江大设筵宴庆贺，随即颁布号令：诸多大小头领 各守其位 不得争执 有伤义气 如有违犯不遵者 定依军法治之。

梁山泊总兵都头领二员：

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

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

参赞军务头领一员：

神机军师朱武

掌管钱粮头领二员：

小旋风柴进、扑天雕李应

马军虎将五员：

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
马军虎骑兼先锋使八员：

小李广花荣、金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急先锋索超、没羽箭张

清、美髯公朱仝、九纹龙史进、没遮拦穆弘

马军小彪将兼探哨头领一十六员：

镇三山黄信、病尉迟孙立、丑郡马宣赞、井木犴郝思文、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圣水将单廷、神火将魏定国、摩云金翅欧鹏、火眼狻猊邓飞、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麟、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

步军头领一十员：

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病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
步军将校一十七员：

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八臂哪吒项充、飞天大圣李袞、病大虫薛永、金眼彪施恩、小遮拦穆春、打虎将李忠、白面郎君郑天寿、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出云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没面目焦挺、石将军石勇

水军头领八员：

混江龙李俊、船火儿张横、浪里白条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

打听消息迎接来宾头领八员：

东山酒店：小尉迟孙立、母大虫顾大嫂

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

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贵、鬼脸儿杜兴

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闪婆王定六

总探声息头领一员：

神行太保戴宗

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员：

铁叫子乐和、鼓上蚤时迁、金毛犬段景柱、白日鼠白胜

守护中军马军骁将二员：

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

守护中军步军头领二员：

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

专管行刑刽子二员：

铁臂膊蔡福、一枝花蔡庆

专掌三军探事马军头领二员：

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

掌管监造头领一十六员：

行文走檄调兵遣将一员 圣手书生萧让

定功赏罚军政司一员 铁面孔目裴宣

考算钱粮支出纳入一员 神算子蒋敬

监造大小船只一员 玉旛竿孟康

专造兵符印信一员 玉臂匠金大坚

专造旌旗袍袄一员 通臂猿侯健

专攻兽医一员 紫髯伯皇甫端

专治医士一员 神医安道全

监督打造军器铁甲一员 金钱豹子汤隆

专造号炮一员 轰天雷凌振

起造修葺房舍一员 青眼虎李云

屠宰牲口一员 操刀鬼曹正

排设筵宴一员 铁扇子宋清

监造供应酒醋一员 笑面虎朱富

监筑城垣一员 九尾龟陶宗旺

把捧帅字旗一员 险道神郁保四

这一百单八人，便是当年朝廷洪太尉，在信州龙虎山误走了的魔君。唤做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梁山泊这伙英雄好汉，原来上应星魁，初时天隔一方，身处异地，终来都要走一起，合当聚义。

当时宋公明传令完毕，调拨已定，众头领领了兵符印信，各个遵守。正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各不同；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却说梁山泊自祀祷善果好事，英雄排列座次之后，一向无事，不觉炎夏已过，又早秋凉，重阳节近。宋江叫安排筵席，会同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会。当时忠义堂上，遍插菊花，众头领依次而坐，大吹大擂，开怀痛饮。又叫乐和唱曲，马麟吹箫，燕青弹琴。不觉已是日落天暮，宋江大醉，叫取纸笔来，乘着酒兴，作《满江红》词一首，令乐和唱来：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叫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义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乐和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鲁智深说：“如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招安不顶用，明日大家都散了去罢。”李逵圆睁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将桌子踢翻。宋江大喝道：“怎敢如此无礼！惟去斩了！”众头领都跪下说：“这人酒后发狂，哥哥宽恕。”宋江说：“我手下许多人马，都像你这般无礼，不乱了法度？看众兄弟之面，饶你一回，再犯必不轻恕。”李逵退下去了。宋江又说道：“众兄弟，如今皇上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一天云开日出，知道我们替天行道，那时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如何不好？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当日饮酒，不欢而散。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黑旋风元夜闹东京 四柳村李逵怨宋江

话说梁山泊一向无事，看看又到岁末年终。那一天久雪初晴，关下来报：“拿得上东京送灯的一行人，在关外听候将令。”宋江说：“好生叫上来。”不多时一行人来到堂前。一人说：“我是莱州的公人，这几个都是灯匠。东京配下本州要五架玉棚玲珑九华灯。”宋江叫取灯来看，那灯匠把玉棚灯挂起，上下通计有九九八十一盏灯，从忠义堂挂起，直垂到地下。宋江说：“只留下这碗九华灯，其余的你们自送去，这里送你白银二十两。”众人拜谢，下山去了。

宋江叫把这碗灯挂在晁天王孝堂内，对众头领说：“我生长在山东，没去过东京，听得今年元宵节大张灯火，想要去看一回。”

李逵听说要往东京看灯，也要同去。宋江拗不过，只好同意。宋江扮作官人，柴进、李逵、燕青、戴宗都扮做作随从，一行人取路往东京来。

却说已到正月十四，这天夜里，天上并无一丝云彩，只见明月从东而起。宋江依旧扮作个官人模样，柴进等人扮作随从，一行人杂在社火队里，入得城来。果然是家家悬灯结彩，六街三市，照耀如同白昼，正是台上台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这几个一边看灯，一边转到一个街上。宋江见个茶坊，便进来坐了吃茶，问伙计说：“前面一家外悬青布幕，里挂斑竹帘，两边都是碧纱窗，什么人家？”伙计说：“这是东京名妓，唤做李师师。”宋江唤过燕青，在耳边低声说：“我要见这个李师师一面。”

却说燕青来到李师师门口，轻轻掀开帘子进去，微微咳嗽一声，见屏风后转出一个丫环来，燕青说：“相烦姐姐请妈妈出来说话。”不多时，转出李妈妈来，燕青上前说道：“小人的主人是河北一个有名的财主，今

来京师看灯 要求见上娘子一面 不敢轻易进来 先让小人来说知 便送上黄金一百两。 ” 那虔婆是个好利之徒，见那火炭似的两块金子放在面前如何不动心。进来对李师师说了。李师师问道：“员外在哪里？”燕青说：“在对面茶坊里。”李师师说：“请过来拜茶。”

宋江跟了燕青来到李师师家 相见过 宋江说：“山僻村野 独陋寡闻 今见娘子 平生幸甚。”李师师说：“员外初来 以厚礼相赠 却之不恭 受之太过。”便邀宋江到一个小阁儿里坐了，丫环捧出珍异果子 时新菜蔬，李师师把盏来给宋江劝酒。

且说李逵见宋江、柴进和那妇人在里面吃酒，却叫他和戴宗在外面看门，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正没发泄处。原来这李师师乃是京中名妓 门里出入的 都是达官显贵。当时一个杨太尉进来 哪见过李逵这等粗陋之人 喝道：“你是谁 敢在这里？”李逵正在气头上 也不回话 提起椅子 向杨太尉劈脸打来。杨太尉措手不及 早被打翻在地。戴宗哪里拦挡得住。李逵扯下一幅画来 就蜡烛点着 四面放起火来。宋江赶出来，见李逵正在行凶，慌忙将他扯到门外。

李师师家火起，满街发起喊来，当时高太尉正在北门巡查，听得报说 带领人马 便来追赶 燕青伴着李逵 正打之间 却撞见穆弘、史进，四个人各执枪棒，直打到城边。把门军士正要关门，外面鲁智深抡着禅杖 武行者手持戒刀 朱仝、刘唐提着朴刀 直杀过来 救出里面四个。才出城门，高太尉兵马已赶到城边。原来吴用定计大闹东京，派五员虎将，引一千马军 正月十五夜赶到城外接应 正逢宋江、柴进、戴宗。见高太尉兵马冲出来 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五将立马城边 大喊道：“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高太尉哪里敢出来。众人上马正要回去 却又不见了李逵。宋江吩咐燕青说：“你等他一等 随后和他同来。我和军马众将先回，恐怕路上有些闪失。”

却说燕青立在人家屋檐下看时，见李逵从店里取了包裹，大吼一声 跳出店门 要奔到城边劈门。燕青慌忙来抱住 只一丢 把李逵丢个脚朝天，燕青拖起来，往小路便走。

此时草枯地阔，木落山空，正好走路。二人绕路转到梁山泊北边来，

到寨还有七八十里。看看又天晚，来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四柳村。二人奔到店院前敲门，庄客出来说：“我家太公正烦恼哩，你们到别处安歇吧。”李逵直走进去，太公看时，见李逵生得凶恶，便叫人出来接待，引到厅前耳房内安歇，又做了饭食，给他两个吃。

当夜李逵没有酒吃，在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听得太公、太婆在里面哽哽咽咽地哭。天明起来，李逵到厅前问道：“你家甚么人哭这一夜，搅得老爷睡不着。”太公说：“我家有个女儿，年方一十八岁，被强人夺了去，因此烦恼。”李逵说：“夺你女儿的是谁？”太公说：“他自称是梁山泊头领宋江。”李逵便叫燕青：“你听这老儿的话，宋公明原来不是好人。”燕青说：“大哥别信，肯定没这事。”李逵说：“他在东京还去李师师家里，到这里怕不做出个来？”李逵便对太公说：“实对你说，我两个便是梁山泊的人，既是宋江夺了你女儿，我去叫他还你。”太公拜谢了。

却说李逵、燕青回梁山泊来，直到忠义堂上。李逵圆睁怪眼，拔出大斧，砍倒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字扯得粉碎。宋江喝道：“你又做什么？”李逵不答话，拿了双斧，直奔宋江。关胜、林冲慌忙拦住。宋江大怒，喝问：“我有什么过失？”李逵气作一团，说不出话来。燕青便把路过刘太公庄上的事说了一遍。李逵说：“我当初敬你是个好汉，你原来是个畜生，先前杀了阎婆惜，今去东京养李师师。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还了老刘，便好商量。若不还时，我早晚杀了你！”宋江说：“你不要嚷闹，咱们同去面对。”便唤过裴宣，写了军令状。

李逵、燕青先到四柳村来，随后宋江、柴进也到。李逵指着宋江问刘太公：“这人是夺你女儿的不是？”那老儿睁起老眼，看了半天说：“不是。”李逵又叫众庄客来认，众人齐声说：“不是。”宋江对李逵说：“你都听见了，回去和你说话。”说完与柴进一行人先回梁山泊去了。

燕青说：“李大哥，你说怎么办？”李逵说：“是我性急，一时做错了事，我自割了这颗头，你送上山去。”燕青说：“你寻死做什么？”便给李逵出主意，让他去负荆请罪。李逵说：“好却好，只是让人笑话，不如割了头干净。”燕青说：“山寨里都是你兄弟，谁笑话你？”李逵只得同燕青回梁山泊来。

却说宋江、柴进正在忠义堂上，和众兄弟说李逵的事，只见李逵光



着上身，背一把荆杖进来，跪在堂前。宋江见了，说道：“我和你赌砍头，你如何来负荆？”李逵说：“哥哥不肯饶我，就拿把刀来割了这颗头去。”众人都替李逵赔话。宋江说：“要我饶他，只叫他捉得那个假宋江，寻了刘太公的女儿还他。”李逵听了，当时就要下山。宋江唤过燕青，让他与李逵同去。

却说二人来到四柳村，这天晚上，二人在山边一个古庙里歇宿。李逵睡不着，爬起来坐着，只听庙外有人走动。二人悄悄在背后跟去，远远望见那汉低着头只顾走，燕青赶近，只一箭，扑地倒了。李逵抢过去揪住，直拿到古庙里。喝道：“你把刘太公女儿哪里去了？”那汉说：“小人只是在这里剪径，怎敢抢人家子女！”燕青说：“你该是知道些风声。”那汉说：“离这里十五里，有座牛头山，山上有座道院。近来有两个强人，一个王江，一个董海，先把道士都杀了，占住道院，他们自称是宋江，小人胡猜，是他两个抢了去。”

燕青为那汉包扎了伤口，三人趁着月色微明，来到牛头山。看时，见一圈土墙，二十来间房子。李逵、燕青跳过墙去，那汉一溜烟走了，早见里面有人出来，挺朴刀直奔李逵。燕青见了，抢过去，一棒打在那人脸上，倒入李逵怀里来，李逵手起一斧，砍翻在地。里面却又没人出来了。燕青转到后门，一个人正要出来，看见燕青，却又绕到前门去了。正好撞见李逵，劈胸一斧砍倒。来到房中看时，见一个女子在床上呜呜地哭。燕青问了，果然是刘太公女儿。二人将房内金银包了，牵了马匹，送那女儿下山来。爹娘见了女儿，十分欢喜，都来拜谢两位头领。李逵、燕青离了四柳村，一人一骑马，飞奔山上来。

不觉光阴迅速，又早冬去春来，看看鹅黄的柳渐渐鸭绿生波。却说有一天几个凤翔府客人路过梁山泊边，被小喽啰解上山来，原来他们是到泰安州圣帝庙去烧香，顺便看人相扑。今年更有个扑手好汉，名叫住原，自号擎天柱，口出大言，说扑遍天下无对手。宋江听了，便叫军士：“快送这伙人下山，分毫不得侵犯。”只见燕青起身对宋江说：“小弟有件事要对哥哥讲。”

究竟燕青说出甚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小燕青智扑擎天柱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话说燕青听得客人说泰安州圣帝庙里相扑之事，便要前去比试。宋江说：“听说那任原身长一丈，貌若金刚，你这般瘦小身材，如何赢得他？”燕青说：“相扑的有力使力，无力斗智，不是我夸口，随机应变，看景生情，不见得就输给那呆汉。”宋江只好同意。

燕青扮作个山东货郎，担着担子，下山往泰安州来。听得背后有人叫道：“燕青小哥，等我一等。”回头看时，却是李逵。燕青说：“你怎么来了？”李逵说：“你相伴我走了两回，我见你独自一个，放心不下，偷走下山，特来帮你。”燕青怕他惹事，不想与他同去，又怕李逵不高兴，坏了义气，只得同意。

且说燕青、李逵两个来到泰州，先去庙前看时，见立着一面牌，写道：“太原相扑擎天柱任原。”旁边两行小字：“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燕青依旧挑了货郎担儿，同李逵寻一个客店安歇了。

第二天，二人起个早，吃过饭，穿戴拴扎整齐，便起身去圣帝庙里去。李逵说：“我带了板斧去也好。”燕青说：“使不得，被人看破，误人大事。”当时两个杂在人群里，进得庙来。那天烧香的人，真个是压肩叠背，好大一个圣帝庙，一涌便满了，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就见一个年老的部署人走上台子，请今年相扑的对手，出马争跤。只见一队人过来，前面列着四把绣旗，后面任原坐着轿子，直抬到台前。部署说：“教师两年在庙上没有对手，今年是第三年了，教师有甚言语要对香客说？”任原便说道：“众香客，恭敬圣帝，都助利物来，任原白受了两年。今年辞了圣帝还乡，再也不来了。东至日出，西至日落，南至南蛮，北到幽燕，敢有出来和我争利物的吗？”只见燕青在人群

里叫道：“有，有！”直从人背上飞抢到台子上来。众人齐声发喊。部署问道：“你姓甚名谁？汉子，性命只在眼前，你有保人吗？”燕青说：“我是山东张货郎，我自家就是保人。”部署说：“你先脱了衫子。”燕青去了头巾，脱了布衫，露出这身翠玉般花绣来。庙里千百香客齐声喝彩。

殿门外本州太守带人在那里维持秩序，前后列着七八十个公人。太守命人来唤燕青，说道：“汉子，他金刚般一个大汉，你近他不得。不如留在我这里，我自抬举你。”燕青说：“多谢相公。我只要扑翻他，叫众人取笑，图一声喝彩。”燕青再上台来。部署怀中取出相扑条文，读了一遍，对燕青说：“你听明白了，不许暗算。”燕青冷笑道：“我只穿一条裤子，暗算他什么？”那任原恨不得把燕青丢到九霄云外，跌死了他。部署说：“既然你两个要相扑，都要小心，各个在意。”部署说完对两个叫道：“看扑！”

当时燕青蹲在台子右边，任原立在左边。任原见燕青不动，便逼过来，燕青却只瞅他下三面。任原将左脚卖个破绽，燕青叫一声：“不要来！”任原正要奔过来，燕青却从他左肋下钻过去了。任原性起，急转身又来拿燕青，燕青又从右肋下钻过去。大汉转身终得不便，三转两转，转换得脚步乱了。此时，燕青却抢进去，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他裆里，用肩胛顶住他胸脯，直把任原托起来，借力便旋了四五圈，旋到台子边，叫一声：“下去！”任原头重脚轻，被丢下台子来。那台下数万香客看了，齐声喝彩。任原的徒弟们见扑翻了他师父，先把山棚拽倒，乱抢了利物，奔上台子来。太守哪里治押得住。

不想旁边惹恼了这个黑旋风李逵，只见他圆睁怪眼，倒竖虎须，拔断两根大桩子，直打过来。香客有认得李逵的，说出名姓来，外面公人一齐抢入庙里，大叫：“不要叫走了梁山泊黑旋风！”太守听了这话，吓得魂不附体，从后殿走了。四下里人潮涌动，香客各自奔走。李逵看任原时，跌得昏晕，口内只有些游气。李逵揭块石头，把任原头打得粉碎。两个从庙里打出来，门外乱箭射来，燕青、李逵只得爬上屋去，揭瓦乱打。

只听得庙门外喊声大举，当头一个正是玉麒麟卢俊义，引着史进、穆弘、鲁智深、武松、解珍、解宝七个好汉，前来策应。燕青、李逵见了，从屋顶跳下来，跟了便走。这州府里整点人马来时，那伙好汉已去得远了，

官军知道梁山泊人众难得，不敢来追赶。

却说泰安州将前事申奏东京，朝廷又收得各州县申奏表文，都为宋江草寇骚扰地方。天子闻奏，面有难色。想连年来朝廷屡次派兵征讨，无功而返。如此如何是好？旁有御史大夫崔靖奏道：“臣以为梁山泊不可加兵。如今辽兵犯境，不如写一封丹诏，派一员大臣，去梁山泊好言抚慰，招安来降，让他们去抵敌辽兵。”天子说：“正合我的心意。”便派殿前太尉陈善宗，带丹诏御酒，前去招安梁山泊。

且说陈太尉正要收拾起身，见太师府有人来请。陈太尉上轿往太师府来。蔡太师说：“听得天子派你去梁山泊招安，特请你说来。到那里不要失了朝廷纲纪，乱了国家法度。我叫这个张干办跟随你去。”陈太尉说：“深谢恩相厚意。”离了相府，刚到家，又有人来报，高太尉已到府前，陈太尉忙去迎进来。高太尉说：“今番太尉去招安，看他如何。若是怠慢圣旨，太尉早回。我奏过天子，引大军前去，剪草除根。我手下有个李虞侯，可与你同去。”陈太尉谢了高殿尉。

且说陈太尉一行人来到济州，太守张叔夜迎进府里，动问招安一事。陈太尉详细说了。张太守说：“太尉到那里，须要倍些小心，用好话抚慰他众人，只要成全大事。”张干办、李虞侯说：“太守，你只管叫小心和气，不是坏了朝廷纲纪嘛！”张太守再不敢言语，先派人去梁山泊通知。

却说梁山泊上宋江听报朝廷来招安，大喜，对众人说：“我们受了招安，便是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磨难。”吴用说：“我看今番必然招安不成，就是招安了，也看得俺们如草芥。”林冲说：“这中间未必是好事。”关胜说：“诏书必然写些言语，来惊吓我们。”徐宁说：“来的人必定是高太尉门下。”宋江说：“你们都不要疑心，只顾安排接诏。”

且说萧让、裴宣、吕方、郭盛带着酒果，去二十里外。张干办说：“圣旨到来，宋江为何不亲自来接？”四人伏在地下，只顾请罪：“万望太尉息怒，只要与国家成全好事。”李虞侯说：“不成全好事，也不愁你这伙贼飞上天去了。”

萧让四个将陈太尉一行人请下船里。那只船正是活阎罗阮小七在上面。阮小七招呼水手把船摇开，两边水手齐声唱起歌来。李虞侯骂道：“村驴，不许唱，贵人在此！”水手不理他，只顾唱。李虞侯拿起藤条便打，

水手都跳下水里去了。此时见两只大船来接。原来阮小七早积了一舱水，见大船来得近了，便去拔了楔子，叫一声：“船漏了。”水早滚上舱来。众人急救陈太尉过大船去。两只船先回去了。阮小七叫上水手来，说：“来我尝尝这御酒的味儿。”吃过一瓶，说：“有些滋味。”再取了一瓶来，又一饮而尽，一连吃了四瓶。把那六瓶都分给水手众人吃了，却装了十瓶村酿的白酒。

却说忠义堂上宋江正在接待陈太尉。众头领见李虞侯、张干办在宋江面前指手画脚，都有心要杀这两个鸟人，只是碍着宋江，不敢下手。宋江请太尉开读诏书。太尉先从匣里取出诏书，递给萧让，萧让展开，大声读罢。其中有“倘或仍昧良心，抗拒朝廷，天兵一到，老幼不留”等话。众将听了，都有怒色。只见李逵从梁上跳下来，从萧让手中夺过诏书，扯得粉碎，揪住陈太尉便打。宋江、卢俊义慌忙拦住。李逵骂道：“你那皇帝，真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你不要来惹着黑爷爷，把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众人把李逵劝下堂去了。宋江忙来劝陈太尉。又唤裴宣取御酒来，倒在一个大盆里，众头领正要吃，却见是淡薄的白酒，都吃一惊，一个个走下堂去了。鲁智深叫道：“这鸟皇帝，太欺负人！”刘唐、武松、穆弘、史进，拔刀在手，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直骂下关去了。宋江见四下里大小头领都闹起来，急忙上马，与卢俊义一起，将陈太尉一千人送下山去了。

宋江回到忠义堂上，说：“虽说朝廷诏旨不明，你们众人也太性急。”吴用说：“朝廷不把俺们当人，怎能怪弟兄们发怒？如今应速做准备，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那时再作商量。”众头领说：“军师说得对！”

且说陈太尉一行人，星夜回到东京，来见蔡太师，备说梁山泊贼寇扯书毁谤一事。蔡京听了大怒。第二天早朝，蔡太师将此事奏闻天子。天子说：“此贼为害多时，谁人可去收剿？”蔡京、高俅都保举童贯。天子叫宣枢密使童贯来，问道：“你肯领兵收捕梁山泊贼寇吗？”童贯说：“臣愿效犬马之劳，以除心腹大患。”

究竟童枢密怎的出兵，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话说枢密使童贯受了天子统军大元帅之职，调拨东京管下八路军州，各起军一万，就叫本州兵马都监统率。又从东京御林军中选点二万人马。选定良辰吉日，便要出师。

早有高俅、杨戩二太尉，引领众官，在城外五里短亭等候送行。高杨二太尉说：“枢密相公此次进兵，为朝廷必建大功，早奏凯歌。”童贯说：“太尉教诲，不敢有忘。”当日离了东京，驱动兵马前进，来到济州。太守张叔夜迎进城来。张太守说：“这伙强贼，虽是山林狂寇，中间多有智谋勇烈之士。”童贯骂道：“都是你们这等贪生怕死，误了国家大事。我今统率十万大军到此，怕他什么！”张太守哪里再敢言语。

却说梁山泊已有人探知多日。宋江、吴用早已铁桶般商量下计策，只等官军到来。

再说童贯总领大军，亲自督战。战鼓三通，诸军都起。行到十里之外，屯住兵马。只见烟尘起处，宋江大军早已来到，列成阵势。

童贯上阵中将台，定睛看梁山泊兵马，不多时，摆成这个九宫八卦阵，便见刀枪如林，照日月，旗分五彩，蔽云空，将士英雄，军马豪杰。当时童贯看了，惊得魂不附体，不住声说：“难怪来收捕的官军大败而回，原来如此厉害！”童贯下将台，上马再出军前，问道：“谁敢出去厮杀！”副先锋陈翥跃马向前，说：“小将愿往。”将台上红旗招动，金鼓齐鸣，陈翥飞马出阵，两军一齐呐喊。陈翥大叫：“无端草寇，天兵到此，尚不投降？”宋江南阵中，先锋秦明飞马出阵，舞起狼牙棍，直取陈翥。使棍的当头便打，使刀的劈面砍来，二将来来往往，斗了二十余回合，秦明卖个破绽。

陈翥一刀砍来，却砍个空。秦明手起棍落，正中天灵，把陈翥打于马下。

东南方门旗下，董平见秦明得了头功，想：不就这里捉了童贯，更待何时？大叫一声，如阵前起个霹雳，把马一拍，双枪并举，杀过阵来。童贯见了，回马便走。西南方门旗里，急先锋索超也叫道：“就这里捉了童贯！”手抡大斧杀出。秦明见两边冲杀过去，再招动军马，一齐抢入阵中，来捉童贯。

三队军马赶过对阵，大刀阔斧，直杀得童贯三军人马七损八伤，星落云散。官军退三十里扎住。吴用鸣金收军，传令：暂停追击，先报个信给他。

且说童贯折了万余人马，心中忧闷，令集诸将商议。酆美、毕胜说：“官军初到，不知虚实，因此中贼奸计。我们且歇三天，然后再战。将全军分作长蛇之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间则两头应，都要联络不断，这一阵必见大功。”童贯说：“此计大妙！”

第三天，八路军马浩浩荡荡，杀奔梁山泊来。官军直进到水泊边，却不见一人一马，茫茫荡荡，都是芦苇。远远地望见水浒寨山顶上，一面杏黄旗在那里招展。童贯来到军前，见对岸水面上有一只小船，船上一个渔人，独自在那里钓鱼，有军士隔岸叫那渔人：“贼在哪里？”渔人只不答应。童贯便叫放箭。那箭有射到船上的，有射到水里的，射到渔人身上的，都落在水里去了。童贯见射不死他，命会水的军士去捉。三四十个军汉脱了衣甲，游水过去。渔人见了，不慌不忙，取钓竿过手，一竿一个，打脑袋的，打面门的，都打下水里去了。

此时，见山顶上那顶杏黄旗招动，芦苇丛中一个号炮飞上天空，四下里鼓声震地，喊杀喧天。早飞出一彪军马，上首美髯公朱仝，下首插翅虎雷横、童贯、命酆美、毕胜迎敌。二将挺枪出阵。雷横大笑，喝道：“死在眼前，尚且不知！”毕胜大怒，直取雷横。酆美见毕胜不能取胜，舞刀来助战。朱仝见了，大喝一声，来战酆美。斗了十多回合，雷横、朱仝回刀往本阵走了。童贯命尽力追赶。

只听山顶鼓乐喧天，绣旗开处，显出那个梁山泊头领宋江来，背后是吴用、公孙胜、花荣、徐宁。童贯见了大怒，催动大队人马，分为两路，上山来捉宋江。这时军士来报：“西山冲出一彪人马，把后军杀作两段。”

童贯大惊，急回军救应时，来山后鼓声响处，又早飞出一队人马。红旗军头领霹雳火秦明，青旗军头领大刀关胜，大喝道：“童贯早送过头来！”朱仝、雷横引黄旗军又杀来，两下来攻，官军大乱。酆美、毕胜保护童贯，逃命而走。正走之间，又一彪军飞出，黑旗军双鞭呼延灼，白旗军豹子头林冲，大喝：“奸臣童贯，哪里去？”马万里截住林冲厮杀，战不数回合，气力不加，林冲手起一矛，将马万里刺于马下。两军混战，童贯夺路而走。

前军又起喊声。当先两个，一个和尚不念经，本性生来好杀人，单号花和尚，双名鲁智深。这一个，景阳冈上曾打虎，水浒寨里最英雄，有名叫武松。童贯众军，被鲁智深、武松杀个四分五落。官军只得奔过山背后来。遇解珍、解宝又杀一阵。

童贯引着残败人马前行，见前面烟尘飞扬，叫声连天。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两个更不打话，飞马直取童贯。王义捉枪来迎，索超手起斧落，砍于马下。韩天麟来救，董平一枪刺死，酆美、毕胜保护童贯，狼狈逃命。官军逃上一面山坡看时，梁山泊大队人马，栲栳圈、簸箕掌，卷杀过来。见山坡下一支人马过来，童贯认出是吴秉彝和李明。二人正要上坡，杨志、史进两骑马赶到，四个人在山坡下捉对厮杀。吴秉彝挺戟奔史进心窝刺来，史进只一闪，那戟从肋下放过去了。吴秉彝抢进前来，史进手起刀落，吴秉彝死于坡下，李明见折了一个，回马要走，杨志大喊一声，李明惊得魂飞魄散，杨志那口刀从顶门劈下来，李明一闪，那刀还砍着马后胯，把李明闪下马来。杨志复一刀，可怜李明半世军官，化作南柯一梦。史进、杨志追杀败军，正如破瓜切菜一般。

童贯和酆美、毕胜三个在山坡上看了，不敢下来。酆美说：“枢相且宽心，我见南边还有大队官军，可以解救。”酆美叫毕胜保护童贯，独自一个飞马杀下山来，冲开条路，直到南边。看那队人马时，却是周信。周信问：“枢相在哪里？”酆美说：“在北边山上，只等你这支军马救应。”周信听罢，便整点军兵，二将当先，杀奔北坡来。走不多时，从斜里撞出一队人马，二人看时，见是段鹏举，三个合兵一处，直到北山坡来。见了童贯，酆美说：“我四人保护枢相，今晚杀出重围。”

当时星月光亮，酆美当先，众军簇拥童贯在中间，一齐并力，杀下山

来，只听四下里乱叫：“不要走了童贯！”混战到天亮，总算突出重围。童贯还在庆幸，却见前面一带火把，不计其数。背后喊声又起。火光中，一员大将，白马长枪，正是玉麒麟卢俊义。左右两个使朴刀的好汉：一个是病关索杨雄，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三个拦住去路，卢俊义喝道：“童贯不下马受降，更待何时？”童贯对众人说：“前有伏兵，后有追兵，怎么办？”鄮美说：“小将舍得这条性命，以保枢相。”说着拍马舞刀，直奔卢俊义。斗了数回合，卢俊义把枪只一逼，逼过大刀，把鄮美拦腰提住，一脚蹬开战马，活捉过去。毕胜、周信、段鹏举三人舍命冲开拦路军兵，且战且走。

童贯脱得追兵，往济州来。不想却又撞着个黑旋风李逵。李逵抡着两把板斧，直砍人马军队里来。段鹏举措手不及，被李逵砍断马脚，跌下马来，李逵就势一斧，劈开脑袋。

看看离济州不远，马步三军早没了力气，见一条河，都抢过去吃水。听得对岸一声炮响，箭矢如飞蝗一般射来，没羽箭张清纵马而出。周信见张清人马少，便挺枪来迎。斗三五回合，张清左手提枪，右手去锦袋里摸出石子，喝一声：“着！”周信鼻凹上早中，翻身落马。龚旺、丁得孙两马飞出，双叉并举，好似霜催边地草，雨打上林花。周信死于马下。

只有童贯、毕胜逃得性命，不敢入济州，引了残败人马，连夜回东京去了。

原来宋江素怀归顺朝廷之心，怕众将不舍追杀童贯，便火急命戴宗传下将令，收拾各路人马，都回山寨。众头领都到忠义堂上，卢俊义解上鄮美，跪在堂前。宋江解了绳索，请上堂来，亲自捧酒陪话，说道：“冒犯虎威，乞望恕罪。宋江本无异心，望将军回朝，好言上报，我们只要归顺朝廷，为国家出力。如若有一天重见恩光，不忘掉将军大德。”鄮美拜谢不杀之恩，宋江令人直送下山去。

原来今番用此十面埋伏之计，都是吴用机谋布置。杀得那童贯胆寒心惊，梦里也怕，十万大军折其大半。吴用说：“童贯回到京师，必然奏了天子，再起兵来。如今须得一人直去东京，探听虚实，报回山寨，好作准备。”宋江说：“你弟兄中，不知哪个愿去？”只见一个人上前来道：“兄弟愿去。”

究竟谁人前往东京探听，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两败高太尉

话说当时戴宗愿去东京。宋江说：“探听军情，多亏了兄弟，只是须有一个相随去最好。”赤发鬼刘唐说：“小弟帮戴宗哥哥去。”当时两个收拾了行装，便下山去。

却说童贯和毕胜沿路收聚得残败人马四万余人，回到东京。童贯去见高太尉，把兵败梁山泊的事，一一告诉了。高俅说：“枢相不要烦恼，我和你去见蔡太师，再作商量。”

二人来到太师府，童贯拜了太师。蔡太师说：“你折了许多军马，费了许多钱粮，这事怎敢叫圣上知道。”童贯说：“望太师遮盖这事，救童贯性命。”正说话，门吏来报：“鄮美回来了。”太师叫唤进来。鄮美拜见过太师，叙说宋江单是捉上山去的，不曾杀害，尽数放回。高俅说：“这是贼人诡计，不是我夸口，若太师肯保举高俅领兵前去征讨，定获成功。”蔡京说：“明日我面奏天子。”

第二天早朝，蔡太师奏天子说道：“童枢密统大军征剿梁山泊草寇，因天气炎热，人马不服水土，暂且罢战，听候圣旨。”天子说：“梁山泊贼寇，乃是心腹大患，不可不除，谁为我分忧？”高俅奏道：“臣愿效犬马之劳。”天子说：“既然你愿去，任你选择人马。”

当日退朝后，高俅、童贯送蔡太师回府。高俅说：“以前有十节度使曾为国家建功，我想调拨他们来。”蔡太师同意，便发十道文书，就令他们率领所属精兵一万，前往济州会合，听候调用。那十路军马是：

河南河北节度使

王焕

太原上党节度使

徐京

京北弘农节度使	王文德
颍州汝南节度使	梅展
中山安平节度使	张开
江夏零陵节度使	杨温
云中雁门节度使	韩存保
陇西汉阳节度使	李从吉
琅琊彭城节度使	项元镇
清河天水节度使	荆忠

金陵建康府有一支水军，为头统制官唤做刘梦龙，统领一万五千人，战船五百号，高太尉要取这支水军并船只星夜前来调用。又派一个心腹人牛邦喜，去江河上下拘调船只，都要来济州会齐。高太尉府中有两个人武艺高强，一个唤做党世英，一个唤做党世雄，太尉叫他兄弟二人随在帐前听用。高太尉又去京师御林军中选拔精兵一万五千。连日整顿衣甲，制造旌旗，催调粮草，准备登程。

且说戴宗、刘唐在东京打探得详细消息，连夜回山报知。宋江听说高太尉统领十节度使，调天下一十三万军马前来，心中惊恐，便和吴用商议。吴用说：“兄长不必忧惧。那十节度使已是过时的人了，我这一班好兄弟，都是如狼似虎的人，怕他什么？”

再说高太尉十路兵马陆续都到济州。高太尉传下号令，就叫在城外屯驻。官军各自下寨，向近山砍伐树木，到人家搬掳门窗，搭盖窝铺，十分害民。高太尉在济州整点了三天，亲自出城，催动三军，水陆并进，往梁山泊来。

宋江与众头领统领大军，下山不远，早见官军到来。两军摆开阵势，只见高俅阵上，先锋王焕出马，高叫：“无端草寇，认得大将王焕吗？”对阵绣旗开处，宋江出来，说：“王节度，你年纪大了，若有些差错，枉送了一世清名。回去换个年纪小的出来。”王焕大怒，挺枪来奔宋江。背后早有林冲纵马飞出，大战王焕，两军呐喊。一个枪势如霹雳，一个枪勇如奔雷，一个雄似虎吞羊，一个俊如雕扑兔。大战七八十回合，不分胜负，两边鸣金收军。

又见荆忠上前 对高太尉说：“小将愿与贼人决一阵。”早见宋江阵上呼延灼迎出来。这荆忠使一口大杆刀 骑一匹爪黄马 二将交锋 斗二十余回合 呼延灼卖个破绽 放荆忠大刀砍来 呼延灼隔过刀 顺手提起钢鞭 只一下 正着天灵 打得脑浆迸流 死于马下。

且说刘梦龙、党世雄带领水军船只，直到梁山泊深处，只见茫茫荡荡 都是芦苇。官军船只相连十余里水面 正行之间 听得一声炮响 四面八方 小船齐出 冲断官船大队 前后不相救应 刘梦龙和党世雄急要回船 却见原来经过的浅港 都被芦苇树枝塞断了。官军弃了船只 跳下水争相逃命。刘梦龙脱了衣甲，爬回岸边，从小路走了。党世雄不肯弃船，只顾命水军摇船。走不到二里，前面三只小船赶来，却是三阮兄弟 党世雄挺枪在船头 与阮小二交锋 阮小二也跳下水里 阮小五、阮小七两个逼过来。党世雄见了，丢了枪，跳下水去。水底下钻出船火儿张横 一把揪住头发，拖到岸边，早有十数个小喽 啰在那里 挠钩套索搭住 活捉上水泊寨来。

却说高太尉见水面上船只，纷纷滚滚，都过山那边去了，知道水路里又折了一阵，忙传军令，收兵回济州去了。

高太尉会集诸将 再商进兵之策。徐京说：“我幼年游历江湖 曾与一个人交游，姓闻名焕章，此人有诸葛之才，现在东京城外安仁村教学。此人若能来为参谋 可敌吴用之诡计。”高太尉听了 便派人回东京去请闻焕章来。

双方歇了几日 军士来报：“宋江兵马又到城外挑战。”高太尉同各寨节度使提兵出城来。早有双鞭呼延灼立马横枪，出在阵前。高太尉命韩存保出战。两个不打话 直战到三十回合 呼延灼回马便走 韩存保后面赶来。赶过五六里 见呼延灼在前绕着一条河边走。此地一边是山，一边是河 中间一条路 两匹马盘转不开。呼延灼说：“你不降我 更待何时？”韩存保说：“你是我手下败将 倒要我降你！”两个又斗 韩存保一戟 往呼延灼搠来 呼延灼一枪 也朝韩存保刺去 两个把身子一闪 都从肋下过去，二人都把对方兵器夹住，你扯我拽，连人带马跌下河里去了。就在水里一递一拳厮打。正在解拆不开，张清引人马赶来，一齐下

手，捉了韩存保。

此时 梅展、张开来寻韩存保 两家正好遇见。见韩存保湿淋淋地捆在马上 梅展大怒 舞刀直取张清。张清回身 只一石子 正中梅展额角，打得鲜血进流。张清正要回马 却被张开一箭射中马眼 那马便倒。张清挺枪来步战，却敌不过张开，枪刀到处，早被杀倒五六十人，夺回韩存保。只听得喊声大举 秦明、关胜二将杀来。张开只保得梅展走了。梁山泊兵马也不追杀，只将韩存保解上山来。

忠义堂上，宋江请出党世雄，与韩存保相见了。宋江设宴款待，说道：“二位将军 宋江等并无异心 只是被赃官污吏逼得如此 如若朝廷赦罪招安，情愿为国家出力。”第二天宋江具备鞍马，送下山去了。

且说韩存保、党世雄回到济州 来见高太尉。太尉大怒 喝道：“你二人有何面来见我 给我推出去斩了！”王焕等众官都来求告。高太尉饶了两个性命 削去职务 解回京师听罪。

却说韩存保回到京城，来见御史大夫郑居忠。郑居忠引韩存保来见蔡太师，说：“宋江本无异心 只望朝廷招安。”太师说：“前次扯书诽谤，如此无礼。”二人说：“前番都是因为去的人说话不当 办事不妥 因此不能成事。”蔡太师方才同意。第二天蔡京向天子再奏招安宋江之事。天子说：“如肯来降 免他罪行 如还不服仍命高俅剿捕尽绝。”

再说高太尉在济州心中烦恼，听得报说牛邦喜到来。太尉大喜，便传号令 叫把船三只一排钉住 船尾用铁环锁定 上铺木板 叫军士在船上往来打斗，训练了半月之久。梁山泊上都知道了，吴用唤过刘唐受计，叫他如此行事，安排已定。

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催起军马，水港里船开，旱路上马发，一齐杀奔梁山泊来。只说水路里船只 直到梁山泊深处 却不见动静 那岸上，一带阴阴的都有是细柳，树上拴着两头黄牛，草地上睡着三四个牧童。官军抢上岸来，听得一声炮响，左边冲出霹雳火秦明，右边冲出双鞭呼延灼，截在水边大杀一阵。刘梦龙急叫军士下船，却见芦苇丛中冲出无数只小船 船上装满芦柴 尽灌硫磺焰硝，一齐点着 霎时间 大火竞起 烈焰飞天 小船穿在大船队里，一齐烧着。刘梦龙慌忙跳水逃命 却被水下

一个人揪住 拖上船来。船上的是出洞蛟童威 水下的是混江龙李俊。牛邦喜见船队着火 正要跳水 水下却钻上一个人来 挠钩搭住 拖下水去了。那人是船火儿张横 只有党世英摇着小船 正行之间 芦林中弩箭齐发 射死在水中。李俊、张横正要把刘梦龙、牛邦喜解上山寨 又怕宋江放了。两个商量 就在路边结果了二人性命。这一战 梁山泊内直杀得官军尸横水面，血溅波心。

水路上官军损兵折将，焦头烂额，旱路上也被杀得四分五落，十分狼狈。惊得高太尉魂不附体，慌忙逃回济州城去了。

却说高俅连折两阵，正在忧闷，就听报说闻焕章陪天使到来。太尉出城迎进来 见了天使 就说招安一事。不想济州府里有个老吏 唤做王瑾，平生为人最是恶毒，听得说朝廷招安梁山泊贼人，便来见高太尉献计。王瑾说：“太尉就传宋江来济州听读天子诏书，就此机会捉下杀了自古道 蛇无头而不行 鸟无翅而不飞。没了宋江 其余贼人管得甚用？高俅大喜。闻焕章说：“这是天子圣旨 行此诡计 恐失信于天下。”高太尉不听闻焕章劝阻，派人报上梁山泊，令宋江全伙，来济州听读诏书。

且说众头领当日都在忠义堂上，听得军士来报，说济州派人来，朝廷降下诏书 前来招安。宋江听了 笑逐颜开 就同吴用商议 要下山去听读诏书。卢俊义说：“兄长不可性急 恐怕这是高俅的主意。”宋江说：“你们都这样疑心时 如何能够归正？”吴用笑道：“就随宋公明哥哥下山走一回，我这里先调拨安排下了。”

只因高太尉要用诈术，引诱这伙英雄下山。

究竟众好汉去济州城里如何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宋江三败高太尉 燕青月夜遇天子

话说高太尉传令，各路军马全副披挂，列于城中，太尉与天使众官，都在城上，只等宋江到来。

远远望见北边有兵马前来，当先为首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在马上对高太尉施礼。听得一通鼓响，众将下马；二通鼓响，众将都到城下。三通鼓响过，城上开读诏书。

当时吴用正听读到“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尽皆赦免”，便对花荣说：“将军听见了吗？”刚读完诏书，花荣大叫：“既然不赦我哥哥，我们投降做什么？”张弓搭箭，往那个读诏使臣射去，正中面门。众好汉一齐叫道：“反！”乱箭朝城上射来。高太尉众官慌忙下城。宋江军中一声鼓响，一齐上马便走。官军突出城来追赶。听得炮响，东有李逵，西有扈三娘，引军杀来。宋江全伙人马，又回身卷杀过来。三路夹攻，官军大乱。宋江收军，自回梁山泊去了。

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写表，申奏朝廷：“宋江贼寇，射死天使，不服招安。”又写密信给蔡太师，星夜发兵前来，协助剿捕群寇。

且说蔡太师收到高太尉书信，入朝奏知天子，天子不高兴，便命杨太尉调拨兵马。杨太尉从御林军中选了两员大将，引兵前去。一个是护驾将军丘岳，一个是车骑将军周昂。二将领命，取路往济州进发。

那时济州客店里住着一个客人，名叫叶春，本是泗州人氏，如今流落在济州。此人善造船，听得高太尉要伐木造船，便用纸画成图样，来见太尉。说道：“前番不能取胜，都是因为用的摇橹小船，难以用武。我今献一计，若要取胜，须先造大船数百只，最大的叫大海鳅船，两边置二十四

部水车，一齐踏动，其船如飞，船上可容数百人。”高太尉看了图样，心中大喜，就命叶春为造船都头，连夜调集民夫，砍伐树木，督造战船，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且说叶春造船，都已完备，此时虽是冬天，却天气和暖。闻焕章对高俅说：“这是天子洪福，元帅虎威。”随即高太尉调拨众节度使，水陆并进，往梁山泊来。闻参谋说：“元帅只须监督兵马，不可自登水路，亲临险地。”太尉说：“我如不亲临督战，怎能擒得贼寇？”闻焕章不敢再说，只得跟随高太尉上了中军大船。

却说官军大海鳊船在中，把小船分在两边，已来到梁山泊深处，当头是三个先锋：丘岳、徐京、梅展。见前面三只船，船上插着三把旗，写道：“梁山泊阮氏三雄。”三个先锋叫前船上火炮、火箭一齐打放，三阮发声喊，跳下水里去了。走不上二三里水面，又见三只船，中间混江龙李俊，左边船火儿张横，右边浪里白条张顺。丘岳喝叫：“放箭！”三个好汉也跳下水去了。

只听得梁山泊顶上，连珠炮响，芦苇里钻出千百只小船。大船上水车正要踏动，水底下却都塞住了。小船逼近来，一个挠钩搭住船舵，一个便砍那踏车的军士。高太尉和闻参谋在中军船上，听得一片喊声：“船底漏了！”原来是张顺引众好汉在水下凿透了船底。看着水滚上来，高太尉爬上舵楼，急叫后船救应。就见水下钻上个人来，说：“太尉，我救你性命。”一把揪住，扑通丢下水里去了。此人正是浪里白条张顺。

宋江传令收军，回到忠义堂上。旱路卢俊义也得胜还山。这一战，只走了周昂、王焕、项元镇、张开四将，丘岳被杀，其余官军首领尽被捉拿。宋江见张顺水淋淋地解到高俅，慌忙下去扶住，取过新鲜衣服换了，扶上堂来，正面坐了。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拜完又赔话，无非是“宋江等并无异心，专望朝廷招安”等话。高太尉说：“我回朝后，必当保奏，请降圣旨，前来招安，大小义士，重赏加官，都当朝廷良臣。”宋江大喜，便杀牛宰马，大设筵宴，一则犒赏三军，二则款待高太尉和官军诸将。

第二天高俅要下山，宋江叫抬出金银彩缎相送。高太尉说：“义士可叫一个精细之人，跟随我去，引他面见天子，奏知你梁山泊之事。”宋江

便派萧让和乐和前去。高太尉也留下闻焕章为信。

且说梁山泊众头领商议 吴用笑道：“我看高俅这人 鼠目蛇形 是个转面忘恩之人 若要等招安 空劳神力。”宋江说：“招安不成 又陷了萧让、乐和两个兄弟。”吴用说：“可派两个人 多带金银去京师 探听消息 瞅机会 把实情达知皇上 让高俅隐藏不得。”燕青说：“去年闹东京，曾和李师师有一面之识 我今去寻她 见机行事。”神机军师朱武说：“从前打华州时 曾与宿太尉有过交往 那是个好心人 也可去寻他。”宋江请闻焕章来 问他可认得宿元景 闻焕章说：“他是我同窗朋友。”宋江说了刚才所议之事，闻焕章当即写一封书信给宿元景，让燕青带去。燕青和戴宗两个扮作公人，辞过众头领，往东京去了。

二人来到东京，先寻个客店安歇。第二天燕青一个人奔李师师家来。丫环进去报告了李妈妈，李妈妈出来，看见燕青，吃一惊。燕青说：“请娘子出来 小人有话说。”李妈妈说：“前番连累了我家 你有甚话说？”

李师师在窗后听了多时 便走出来。燕青先上前拜过 随后赔话。李师师说：“你不要瞒我 当初你说的那两个客人是谁？”燕青便说出梁山泊宋江和柴进来：“当初宋公明哥哥求见娘子 不是要买笑迎欢 只是听说娘子和当今天子来往，因此想通过娘子把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上达朝廷，早日招安。不想惊吓了娘子，今俺哥哥特拜送些少微物在此，万望笑留。”燕青一面便把金珠宝贝摊在桌上。李师师见了，自是欢喜，便叫安排细食茶果，殷情相待。

这燕青真个是梁山泊上第一个乖巧的人，只见他说道：“若蒙不弃，小弟就拜娘子为姐姐。”说着起身 推金山倒玉柱 拜了八拜。如换第二个人 爱那酒色的 必定坏了大事。燕青真算是好男子。就见丫环进来说天子要来会娘子。

看看天晚，月色朦胧。报说皇上到了。李师师整装前来接驾。家中早已准备下细果异饌。李师师一面举杯劝天子，一面说：“我有个姑舅兄弟 从小流落在外 今日起还 想见圣上 不敢进来。”皇上说：“既是你兄弟，便叫进来。”丫环便唤燕青进房来拜见。皇上见燕青一表人物，大

喜。李师师叫燕青吹箫 然后唱曲。燕青说：“胡乱记得几个曲子 怎敢服侍圣上？”皇上说：“我正要听曲解闷 但唱不妨。”燕青顿开歌喉 先唱一曲《渔家傲》 真个是清韵悠扬 穿云裂石。再唱一曲《减字木兰花》：

听哀告 听哀告 贱躯流落谁知道 谁知道 极天罔地 罪恶难分颠倒。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胆常存忠孝，常存忠孝。有朝须把大恩报。

燕青唱罢 天子惊疑 燕青说：“臣有弥天大罪 不敢上奏。”天子说：“赦你无罪 但说不妨。”燕青说：“臣自幼流落江湖 路过山东梁山泊 被劫掳上山 一住三年 如今才逃出来 回到京师。”天子说：“你在梁山泊，必知那里详情。”燕青便把宋江众人替天行道 不扰害百姓 单杀赃官污吏 早望招安等事叙说一遍 又把童贯、高俅征调民夫 耗费钱粮 数次兵败也告知了。天子听了 叹道：“不是你说 我怎知这事！”李师师说：“陛下虽然圣明 身居九重 却被奸臣闭塞了贤路。”天子感叹不已。

却说燕青回到客店，把前事告诉戴宗，二人商量，又去宿元景太尉府里下了书信。宿太尉看了书，收过礼，答应向天子保奏。

二人回到客店 燕青说：“这两件事都办了 只是萧让、乐和还在高俅府中 怎么办？”戴宗说：“我两个依旧扮作公人 去高俅府前 见机行事。”

二人来到高太尉府前，见一个年小的虞侯出来。燕青上前施礼，请到茶坊里说话，问他可有个叫萧让和乐和的在府里，虞侯不肯说。戴宗从怀中取出一锭大银放在桌上 那人见了银子 两眼放光 说道：“真个有两个人在里面，我给你唤出来说话。”那人去不多时，就见乐和出来，都去耳房内，三人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说完乐和急急回去了。

当天燕青、戴宗去街上买了一条绳子，又去高俅府后看了地形。等到天晚 二人来到府后 绕着墙咳嗽 听得里面也应声咳嗽。燕青把绳子扔过墙去，与戴宗紧紧拽住绳头，只见乐和先上来，随后萧让也攀上来，二人溜下来 把绳子扔进墙里去。四人回到客店 收拾了。等到天明 来到城边 城门开时，一齐拥出来走了。

究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梁山泊全伙受招安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且说这日天子上朝，从文武群臣中唤出童贯，怒责他嫉贤妒能，瞒上欺下，耗费朝廷资财，误了国家大事。童贯羞惭满面，默默无言。天子又问：“你大臣中，谁可去梁山泊招抚宋江一班人？”只见殿前太尉宿元景奏道：“臣愿去走一回。”天子大喜，当时便亲笔写了诏书，又命库藏官，叫取金牌三十六面，银牌七十二面，红锦三十六匹，绿锦七十二匹，御酒一百零八瓶，都交给宿太尉。宿太尉辞了天子，回府准备，择日起程。高俅听说此事，心中惧怕，推病不敢上朝。

却说宿太尉一千人马，来到济州，太守张叔夜出城迎接进来。宿太尉说了招安之事并所带礼物。张太守说：“这一班人，不在礼物轻重，只图忠义报国。若是太尉早来，也不叫国家损兵折将，虚耗钱粮。”宿太尉说：“我在这里等候，就烦太守来往山寨通报。”

张太守带了十数个从人，上梁山泊来见宋江，把招安之事详细告知。张太守辞了要下山，宋江派大小军师吴用、朱武跟随同去，直往济州来，参拜宿太尉。宿太尉说：“自从华州一别，又是数年，谁想今日在此与先生重会。我知道你众弟兄之心，素怀忠义，只是被奸臣闭塞，下情不能上达。如今天子都已知晓，特命我前来招安，你们不要疑心。”吴用说：“山野狂夫，有劳恩相降临，众弟兄刻骨铭心，难以补报。”

第三天清晨，宿太尉一千人离济州上梁山泊来。一路上只见结彩悬花，鼓乐喧天。宋江、卢俊义率众头领离寨三十里，伏道迎接，直到忠义堂上，中间设三个几案，都用黄罗龙凤桌围着，摆放了诏书，金银牌面放在左边，红绿锦缎放在右边，御酒一应礼物也都摆在堂上。萧让、乐和、裴

宣、燕青分立两边。宋江、卢俊义众头领都跪在堂前，焚起一炉好香，裴宣喝拜，萧让开读诏书。

读罢，宋江等山呼万岁，再拜谢恩。宿太尉取过礼物、御酒，一一赏赐众人。众皆大喜，拜手称谢。

宿太尉办完一应事务，第二天要相辞回京。众头领送别，回到忠义堂上，宋江说：“众弟兄都在，自王伦开创山寨以来，随后晁天王上山建业。我自江州得众兄弟相救来到这里，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见天日。我们一百零八人，数日内便要去京师。你众人中，有自来落草的，有官军失陷的，也有被劫掠来的。如今有愿去的登记报官，不愿去的，就这里相辞。我自打发你们下山。”号令一下，三军各去商量，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宋江都赏了钱物，打发他们走了，将山寨所有的财物，分散众头领，另选一份上交朝廷，其余部分，便让萧让写了告示告知邻近四乡百姓，前来买市十日。

看看赴京的期限已到，宋江起送各家老小还乡，山中应有屋宇房舍，任由居民搬拆，三关城垣寨栅，尽行拆毁。一应事务，整理完毕，收拾人马，起程赴京，昔日梁山泊，从此烟消云散。

且说宋江军马来到东京，驻扎在城外，先派人报知宿太尉。太尉回奏天子：“宋江军马已到城外，听候圣旨。”天子说：“我久闻梁山泊一百零八人，英雄勇猛，明日就叫戎服披挂，我要亲自观看。”御前指挥使出城口传圣旨，宋江便传令，命裴宣选五百步军，前面打着金鼓旗幡，后面摆着剑戟刀枪，中间竖着“顺天”“护国”二面红旗，军士全副披挂，自东门而入。那东京百姓军民，扶老携幼，前来观看。

筵宴到晚方散，宋江众人谢恩已罢，各归本寨去。

却说枢密院官员，写表上奏天子，说宋江这伙人，刚刚投降，数万之众驻扎城下，不是好事，倒不如把他们山东、河北分调开去。天子听了，便命御前指挥使，向宋江口传圣旨。众头领听了，心中不悦，说道：“俺弟兄们，生死相随，誓不分离，如硬要拆散，我们就再回梁山泊去！”天子听了回报，大惊。童贯说：“这伙人虽然投降，贼心不改，不如陛下传旨，骗他人城，将这一百零八人，尽数斩除，以免后患。”只见屏风后转出殿前

太尉宿元景 说道：“陛下 这一百零八人 情同手足 决不肯拆散分开，方才归降，怎么又要害他众人性命！如今辽国兴兵十万，侵占我国州县，朝廷所调官军 每每折兵损将 以我的意见 正好派宋江全伙良将 引兵前去 抵敌辽贼 让他们为国家建功。”天子听了大喜 当即亲书诏书 赐封宋江为破辽先锋，卢俊义为副先锋，其余诸将，等建功之后，加官受爵。就命宿太尉去宋江军营开读。

且说宋江离了东京 引军北进 所过州县 秋毫无犯。看看已近辽国边境，便与军师商议：“辽兵四路侵犯，我们是分兵征讨，还是只打城池？”吴用说：“分兵前去 地广人稀 首尾不能相救 不如先打他几个城池。”宋江随即唤过段景柱 说：“你对北路熟悉 可引军前进。”段景柱说：“前面是檀州 正是辽国紧要隘口 有条河 唤做潞水 绕着城池 须用战船进。”宋江便命戴宗去催促水军头领李俊，星夜来潞水会合。

宋江人马 水陆并进 直奔檀州来。那檀州的番官 却是辽国洞仙侍郎手下四员猛将 阿里奇、咬儿惟康、楚明玉、曹明济。却说前部先锋关胜 引兵直抵檀州属下的密云县。县官慌忙飞报番将。阿里奇说：“这伙草寇 值得甚么！”第二天 引兵出城 与宋军交锋。宋江、卢俊义亲临阵前监战。远远望见辽兵盖地而来。两军列成阵势 对阵皂旗开处 早抢出这员辽国上将阿里奇来。宋江说：“番将不可轻敌。”就见金枪手徐宁 横枪直临阵前。阿里奇大骂：“宋朝当败 命草寇为将 敢来侵犯大国！”二将交战，斗到三十回合，徐宁敌不住阿里奇，往本阵便走，那番将随后赶来。张清早在锦袋内取个石子，看得较近，只一石子，正中阿里奇左眼，翻身落于马下。花荣、林冲、秦明、索超四将齐出 捉了阿里奇。副将楚明玉急要向前来救时 宋军大队人马掩杀过来 辽兵大败 弃了密云县 奔檀州而去。

宋军在密云县下营，看那阿里奇时，早已病痛身死。宋江叫功绩簿上记了张清第一功，就将阿里奇枪马衣甲赐了张清。

第二天，宋江传令进兵，直抵檀州城下。却说洞仙侍郎闻报折了一员正将 坚闭城门 不出迎敌 宋军一连打了三四天 不能取胜 再引军马回密云县驻扎 议计破城之策。宋江唤李俊来 说：“这次不比在梁山

泊时 要先探水势深浅 方可进兵。你把船盖好 只扮作运粮船 人却藏于船内 只让二三人摇橹 一步步换到城下 等我这里进兵。城里若来抢粮时 你们伏兵却起 夺他水门。”李俊听令去了 见有军士来报：“西北上一支兵马 往檀州来了。”吴用说：“必是辽国调来救兵 我们先拦住厮杀。”宋江便命张清、董平、关胜、林冲四将 引五千军马 飞奔前来。

原来辽国狼主，听报说宋兵围了檀州城，特派两个皇侄前来救应，一个唤做耶律国珍，一个唤做耶律国宝。二将领一万人马 来救檀州 正迎着宋兵。双枪将董平出马 耶律国珍大怒 喝道：“水洼草寇 敢来犯我大国！”二马相交 三枪并举 斗到五十回合 不分胜败。耶律国宝见哥哥战了多时 便叫鸣锣 耶律国珍听得锣响 急要脱身 枪法慢了些 董平左手枪起 脖根上搦着 落于马下。耶律国宝急来救应 宋兵阵上张清早取石子在手 见他过来 面门上只一石子 打下马来 关胜、林冲领兵掩杀 辽兵无主 东西乱窜。这一阵 杀散了辽兵万余人马。

且说洞仙侍郎在檀州正等救兵到来，败残人马逃进城来，说两个皇侄被宋兵杀死。洞仙侍郎说：“损了二位皇侄 叫俺有何面目去见狼主！”当天晚上 有番兵来报：“潞水河里 有五六百只粮船。”洞仙侍郎听了，便传令：“咬儿惟康引一千军马出城冲突 楚明玉、曹明济开放水门 截他粮船。”

却说咬儿惟康引兵出城 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五个好汉 领一千步军，就吊桥边冲住，辽兵出不得城来。洞仙侍郎见辽兵冲突不出，急命楚明玉、曹明济，开了水门来抢船。凌振得了消息，点起一个风火炮 炮声响处 左边李俊、张横、张顺 右边三阮兄弟 驾船直杀入番船队里。楚明玉、曹明济正要回船，宋兵早跳过船来，二人只得弃船上岸而逃。六个水军头领杀死守门番将 夺了水门 凌振又放起一个车厢炮 那炮直飞上半空，洞仙侍郎听得火炮连天，吓得魂不附体。李逵等五个好汉直杀人城中。只见西北上林冲、关胜 东北上呼延灼、董平 西南上卢俊义 东南上宋江 四路人马一齐杀来。洞仙侍郎只得弃了城池 出北门而走。走不上二里 正撞着豹子头林冲 大刀关胜 拦住去路。

究竟洞仙侍郎怎的逃生，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话说洞仙侍郎奔出北门，正遇林冲、关胜同咬儿惟康死命冲出，慌忙走了。

宋江大队人马进入檀州，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写表向朝廷报捷。天子听得消息，大喜，即派东京府同知赵安抚领二万军马前来协助。宋江说：“就请安抚相公镇守檀州，我分兵攻打他紧要州郡，叫他首尾不能相顾。”

却说洞仙侍郎同咬儿惟康正往东走，遇见楚明玉和曹明济，便一同奔蓟州来。镇守蓟州的是辽国狼主的弟弟耶律得重，当时洞仙侍郎向他告知了失陷檀州的经过，正说话间，军士来报：“宋军两路来打蓟州，一路至平峪县，一路奔玉田县。”耶律得重听了，便叫洞仙侍郎：“你引本部兵马把住平峪县，我先拿了玉田县的蛮子，却从背后抄过平峪县来。”这耶律得重有四个儿子：宗云、宗电、宗雷、宗霖，手下一个总兵大将，唤做宝密圣，一个副总兵，唤做天山勇。当时耶律得重带了这一行人马，飞奔玉田县来。

且说卢俊义引三万人马，直抵玉田县，早见辽兵盖地而来。两军摆成阵势，耶律得重亲自出马，四个儿子分到左右。卢俊义问道：“哪个英雄当先出战？”只见关胜舞青龙偃月刀，争先出马。那边耶律宗云拍马来迎。斗不上五回合，耶律宗霖抢出阵来，呼延灼举起双鞭迎住。宗电、宗雷兄弟，催马跃刀，双双齐出。这边徐宁、索超各举兵器相迎。

正斗之间，张清悄悄纵马向前。却有檀州残败军士认得张清，忙报耶律得重：“这个就是飞石子打人的。”天山勇说：“叫这蛮子吃俺一弩

箭。”便叫两个副将在前，天山勇躲在背后，看得将近，一箭射去，正中张清咽喉，翻身落马。董平、史进急救回去了。

此时就见西北上一队辽兵飞奔前来。对阵上四个番将引大队军马，山倒也似的卷过来，两队人马直冲得宋军七断八续，你我不能相顾。只留得卢俊义一马一枪，直杀过对阵去了。

天色近晚，四个番将恰好回来，正迎着卢俊义，一齐来战。卢俊义力敌四将，全无惧色。斗了十多回合，卢俊义卖个破绽，耶律宗霖一刀砍来，卢俊义大喝一声，手起一枪，把宗霖刺于马下。那三个害怕，拍马走了。

这天夜里，天黑无月。卢俊义正往南走，听得有宋人说话，便问道：“来军是谁？”却是呼延灼答应。卢俊义大喜，便一同引人马前行。沿路又遇见关胜、董平、徐宁等头领，合兵一处，都回玉田县来。

次日，只见军士来报：“辽兵将县城围了。”卢俊义大惊，引燕青上城来看，见耶律宗霖正来挑战。燕青说：“昨天张清中他一箭，今天我也回他一箭。”一箭射去，正中宗霖鼻凹，辽兵急救回去了。此时，见东南方尘土飞扬，数万兵马飞奔而来。朱武说：“必定是宋公明军马到了。”正是宋江得了消息，前来救应。卢俊义当即传令：出城追杀。

辽兵大败，四散奔走。宋江、卢俊义鸣金收兵，都进玉田县来。两路人马合兵一处，商议攻打蓟州。当时留下赵安抚和柴进等二十三将，镇守檀州。宋江、吴用总领左军，公孙胜、林冲等四十八将，卢俊义、朱武总领右军，关胜、呼延灼等三十七将，兵分两路，来取蓟州。

却说耶律得重折了两个儿子，不胜哀伤。正同诸将商议退敌对策，军士来报告：“宋军杀奔蓟州来了！”耶律得重传令，离城三十里与宋军对阵。

宝密圣首先出马。豹子头林冲早迎出来。两个斗到三十余回合，林冲要见头功，挺起丈八蛇矛，暴雷也似的大喝一声，将宝密圣刺于马下。天山勇见了，横枪便出。宋江阵上，徐宁纵马而出。斗不到二十回合，徐宁手起一枪，把天山勇刺下马来。宋江见连胜辽兵二将，心中大喜，催军掩杀，辽兵大败，往蓟州奔走。

宋军直抵蓟州城下 耶律得重慌忙唤洞仙侍郎：“你出城迎敌 替俺分忧也好。”

宋军阵上 门旗开处 索超横担大斧 出马阵前。辽兵队里 咬儿惟康抢出阵来。那番将终是胆怯 无心恋战 正待要走 索超纵马赶上 抡起大斧 把咬儿惟康砍成两半。洞仙侍郎急令楚明玉、曹明济出战 二人已有八分胆怯，只得出来。九纹龙史进拍马抢刀，直取二将。手起刀落，先砍楚明玉于马下，曹明济正要走，史进赶来，一刀砍死。宋江驱兵大进，直杀到吊桥边。耶律得重紧闭城门，不敢出战。

却说吴用早派石秀、时迁潜入蓟州城内。当晚见宋军攻城甚紧，二人便商量 时迁到宝严寺塔顶放火 石秀到州衙里放火 策应城外。耶律得重见数路火起 知宋军有人在城里 便慌忙收拾军马 带了老小 开北门走了。城里城外，喊杀连天，宋军早夺了南门。洞仙侍郎见寡不敌众，只得跟耶律得重，投北而去。

宋军进入蓟州，一面救火，一面出榜安民。宋江犒赏三军已罢 写书报告赵安抚，再派卢俊义分领原班人马，回玉田县屯驻。

且说耶律得重逃回燕京，来见大辽狼主，哭告兵败之事。当时转出欧阳侍郎奏道：“宋江这伙 都是梁山泊英雄好汉 如今宋朝 奸臣弄权，嫉贤妒能 怎能容得他们。以我的意见 狼主可重赏金帛良马 我愿为使者 说他来降俺大辽国。”狼主听了说：“你说的也是 就命你为使臣 督办此事。”

且说宋江在蓟州城内，听得报说辽国使臣来到，便叫放他进来。欧阳侍郎直到衙里 见过礼 宋江问：“侍郎来有何贵干？”欧阳侍郎说：“俺大辽国久闻将军大名。如今宋朝奸臣当权，有金银投于门下的，便得高官重用 无贿赂投于门下的 纵有大功 也不得升赏。如此奸党弄权 赏罚不明 以致天下大乱 江浙、山东、河北 盗贼并起 民不聊生。今将军统十万之众 赤心归顺 只得个先锋之职 众弟兄都是白身之士。将军纵然赤心报国 建大功勋 日后回到朝廷 他岂能容你 今我奉大辽国主之命前来，不是来诱说将军，只是我国主久闻将军盛德，就封将军为镇国大将军 总领兵马大元帅 赠彩缎一百零八匹 名马一百零八骑 请将军

并众弟兄 同心协力 辅助本国。’宋江说：“所赠之物 不敢拜受 侍郎请先回 我慢慢回话。”

宋江请吴用来商议：“辽国侍郎这一席话 军师以为如何？”吴用长叹一声：“我想欧阳侍郎这一番话 说得合情在理。如今朝廷被蔡京、高俅、童贯、杨戩四个奸臣专权 天子听信他们 我们纵使日后有功 必无升赏。若论我的意见 不如弃宋从辽。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心。”宋江说：“军师错了。纵然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如果背正顺逆，天地不容。”吴用说：“既然如此 可就这件事将计就计。”当时二人计议已定。

自此之后 在蓟州一月有余 并无军情之事。一天 檀州赵安抚有书到来，说朝廷催兵出战。宋江便派人去玉田县，叫卢俊义知道，择日进兵。这时军士来报：“辽国使者到来。”宋江迎进来。欧阳侍郎说：“希望早成大义 免俺国主悬念之心。”宋江说：“我如今若随侍郎去 副先锋卢俊义必然引兵来追，那时厮杀，坏了弟兄们往日义气。不如去哪座城子，我暂且躲避。他若回报东京，那时我朝见狼主，领大辽军马，来和他厮杀。”欧阳侍郎心中甚喜，便让宋江先去霸州。

且说那霸州有两个隘口，一个益津关，一个文安县。当时宋江带林冲、花荣等十五个头领，一万人马 随欧阳侍郎过益津关 往霸州来。到得关前 宋江叫声苦 说：“约下军师吴用，一同来归大辽国 不想走得慌急 没有等得他来。”当时已是夜半时分 只过得关来 直到霸州。那霸州守将 却是国舅康里定安 见了宋江 大喜 忙叫安排庆贺筵宴。宋江又说起吴用 欧阳侍郎便派人去益津关、文安县二关告知：“但有个秀才模样的人 叫吴用 便可放他过来。”

却说吴用来到益津关下，高声叫道：“我是军师吴用，特来寻宋江，后面宋军追赶得紧 快开关救我！”把关辽将开关放吴用进来。只见后面一个和尚，一个行者 和数十个百姓也要进来，一齐说：“宋军追赶 放俺们进去。”原来正是鲁智深、武松、解珍、解宝这一伙。守关辽军要推他们出去 鲁智深抡起禅杖便打 武松等早持刀在手 杀翻辽军 夺了关口。

吴用一行人飞奔霸州城下，宋江和欧阳侍郎在城边相接进来，叫与康里定安相见了。吴用说：“卢俊义正引兵赶来。”就见来报：“宋军杀近

霸州。康里定安与宋江一齐上城观望，只见卢俊义跃马横枪，立在门旗下，高声大叫：“只叫反贼宋江出来！”宋江说：“兄弟，宋朝奸臣当道，我已顺了大辽国，你也来帮助我罢，同扶大辽狼主，不失了我们梁山相聚的情义。”卢俊义大骂：“你怎敢背叛朝廷，又来说我，你这短见无能之人，快出来，和你见个输赢！”宋江大怒，喝叫林冲、花荣、朱仝、穆弘，快去将卢俊义活捉拿来。四将齐出，来战卢俊义，斗了二十回合，回马往城中便走。卢俊义长枪一招，宋军大队人马齐声呐喊，赶杀过来。城中宋江诸将一齐发作，接应卢俊义入城。

诸将都到州衙来会合，参见宋江。宋江传令，请上定安国舅、欧阳侍郎、金福侍郎、叶清侍郎，说道：“你们把我们看错了，我宋江岂肯背主降辽，只是要借此机会取你霸州。如今霸州已属宋朝，你们不必犹疑，我决无杀害之心，请你们速回本国，从今往后，不要再来争执，否则刀兵到处，难再容情。”随即将城中应有番官，尽数驱遣起身，跟从定安国舅发送回国去了。

却说康里定安一行人回到燕京，来见狼主，狼主听了大怒，喝道：“将欧阳侍郎快与我拿去斩了！”兀颜统军说：“若是宋江知道，反被他耻笑。请免斩欧阳侍郎。”狼主准奏，赦免了欧阳侍郎。只见转出贺统军前来奏道：“我主不必忧心，只贺某略施小计，管叫这一伙蛮子，死无葬身之地。”

究竟贺统军说出甚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宋公明大战幽州城

且说副统军贺重宝奏狼主说：“幽州地面有个地方 唤做青石峪 只一条路进去 四面净是高山 引这伙蛮子直入里面 调军马外面围住 必然饿死。”

当下贺统军辞了狼主，回到幽州，便叫两个兄弟引兵前去。大兄弟贺拆去打霸州，小兄弟贺云去打蓟州。

却说宋江在霸州得到报告，便留少许人马守护城池，其余大队军兵，都去蓟州与卢俊义会合。

宋军会集到蓟州，宋江同卢俊义商议攻取幽州之策。吴用、朱武说：“幽州分兵两路而来 必是诱敌之计 不可轻易进兵。”卢俊义说：“军师错了 辽兵数次残败 不去取他幽州 更待何时？”宋江说：“辽兵势穷力尽 会有什么良策 正好乘此机会攻取幽州。”不听吴用、朱武之言 引兵向幽州进发。

且说辽兵两路来打霸、蓟二州，不战自退。宋军正在前行，前军来报：“辽兵在前面拦住。”宋江叫军兵向山坡前摆开 只见一面旗上写道：大辽副统军贺重宝。宋江看了说：“谁敢出马？”大刀关胜纵坐下赤兔马，飞出阵前，二将斗到三十回合，贺重宝拨马往本阵便走。宋江挥动人马赶杀过来 赶过四五十里 只听四下战鼓齐鸣 宋江急回军 左右早撞出两支辽兵，前面贺统军回马杀来夹攻，宋军被冲作两段。

却说卢俊义正在后面厮杀，不见了前面军马，正要杀过去，却被赶来的辽军围住。卢俊义引人马死命杀出，到一山口，听得里面人喊马嘶，便赶进去。当时已是天晚 众人看时 四面净是高山峭壁 无路可登。卢

俊义对徐宁、索超等众将说：“且在这里歇一夜，明天再寻路回去。”

再说宋江驱兵杀出重围，退到一座山上，计点大小头领，不见卢俊义等一十三人和五千军马。到天明，派呼延灼、林冲等寻了一天，也不见消息。宋江放心不下，便叫解珍、解宝扮作猎户，前去寻找。

兄弟二人来到山中，看看天晚，望见远处一点灯光，便顺那灯光寻去。却见数间草屋，开门看时，屋里有个婆婆，兄弟二人上前拜道：“我们是山东人氏，旧日是猎户人家，来这里做些买卖，不想遇着军马厮杀，折了本钱，只得来山中寻些野味养口，谁想不识路径，来到这里，望老奶奶收留我们住一夜。”婆婆说：“我儿子也是猎户，你们但住不妨。”又安排些饭食给他两个吃。不多时那儿子回来了，二人把实情说了。刘二说：“二位既是好汉，请起来。你们不知，这里有个青石峪，只有一条路进去，四围都是高山，若堵塞了路，再也出不来。我寻思多是陷在那里了。远望青石峪，有两株大柏，那里正是峪口。”

解珍、解宝谢了刘家兄弟，连夜回寨来见宋江。宋江听罢，立即点起军马，令解珍、解宝引路，奔青石峪来。走到天明，果然望见山前两株大柏树。宋军一齐杀到峪口，辽兵在山前摆开，豹子头飞马先到，正迎着贺拆，交战只两合，当胸一枪，把贺拆刺于马下。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引领步军直杀入辽兵队里。李逵正迎着贺云，一斧砍断马脚，贺云落马，李逵连人连马只顾乱砍。两军一齐混战，杀得辽兵东逃西窜。

步军早去扒开峪口，直杀进青石峪内。卢俊义见了宋江，放声大哭：“若不是兄弟救应，几乎伤了兄弟性命！”

第二天，吴用来见宋江说：“可乘此机会，去取幽州。”宋江便叫卢俊义引人马且回蓟州驻扎，自领大小诸将，前来攻打幽州。

且说贺重宝退回城中，为折了两个兄弟，心中好生伤感。就听来报：“宋军来打幽州。”贺统军大惊，上城来看，认出是辽军旗号。原来这两支军马，红旗军是大辽国驸马太真胥庆，青旗军是李金吾大将。贺统军见了，派人去报知，叫先去山后埋伏暂歇，等宋军到来，左右掩杀。

宋军逼近幽州。贺统军引兵出城，两军相对，林冲出马，与贺统军交战。战不五回合，贺统军回马便走，不入幽州，却绕城而走。吴用见了，急

叫：“不要追赶！”正说间，左边冲出太真驸马，右边冲出李金吾。宋军中早有关胜、呼延灼迎住。三路军马逼住大战，直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贺统军情知辽兵难胜，正要回城，却冲过花荣、秦明，再到西门，又遇董平，转过南门来，撞见朱仝。贺统军只得投北而去，正迎着镇三山黄信，手起一刀，正砍在马头上。贺统军弃马而逃，杨雄、石秀、宋万赶来，将贺统军乱枪戳死。太真胥庆和李金吾引领人马，往山后败退而去。

宋江大驱人马，奔来夺取了幽州。

且说狼主升殿，会集文武番官，商议对策。兀颜统军领了圣旨，命统军的儿子兀颜延寿为先锋，领兵二万，会同太真驸马、李金吾将军，前去攻打幽州。”

却说早有探子来报知宋江，宋江便请吴用商议。吴用说：“先调兵出城，布下阵势。”宋军出城十里，依山傍水，排下九宫八卦阵。

辽兵三路人马齐到，见宋军摆成阵势，兀颜延寿冷笑不止，便上上将台，把号旗招展，左右列成阵势。下将台来，上马出到阵前，高声叫道：“你那九宫八卦阵，却要瞒谁？你识得俺的阵吗？”朱武看了，对宋江说：“这是太乙三才阵。”宋江出阵，喝道：“量你这太乙三才阵，何足为奇！”兀颜延寿说：“你识得此阵，看俺变法，叫你不识。”回去再上将台，一连变出两个阵势，都被吴用、朱武识破。兀颜延寿暗想：俺这几个阵势，都是秘传的，却被他识破，宋军中必有内应。兀颜延寿再入阵，上了将台，把号旗招展，左盘右旋，变成阵势。朱武对吴用说：“这是武侯八阵图，藏了首尾，人都不明白。”兀颜延寿勒马阵前，高声大叫：“识得俺此阵吗？”宋江说：“你年幼学浅，如井底之蛙，你这藏头八阵图法，连我大宋小孩子都瞒不过。”兀颜延寿说：“你虽识俺阵法，你且排一个奇异的阵势。”宋江说：“只是这九宫八卦阵，你敢打吗？”兀颜延寿说：“看俺打你这小阵。”

且说兀颜延寿令太真驸马和李金吾策应，自带一个马军，杀人阵内。只见白茫茫如银墙铁壁，团团围住。便引军投南来，却见千团火块，万缕红霞，就地而滚，并不见一个军马。又往东来，只见带叶树木，连枝山柴，塞满地下，无路可出。辽军越发慌忙，转过北门，又见黑气遮天，乌云蔽日。兀颜延寿说：“只就这里冲出去！”辽兵齐声呐喊，冲杀出来。旁

边走过大将呼延灼，双鞭齐下，把那番将戟杆打作两段，兀颜延寿正要挣扎，被呼延灼捉过马去了。当时公孙胜正在阵中作法，见捉了番将，便收了法术。

再说太真胥庆和李金吾，只等阵中消息，又不见动静。宋江出阵喝道：“兀颜延寿已被我活拿，你们不投降，更待何时！”令群刀手推出番将。李金吾见了，纵马赶过来，要救兀颜延寿。秦明早飞起狼牙棍，直取李金吾。李金吾心慌，略一迟缓，秦明当头一棍，连盔透顶，打得粉碎。宋江催兵掩杀，辽兵大败奔走。宋军长驱席卷，往燕京进发。

却说辽兵残败人马，逃回燕京，见了兀颜统军，报说兵败之事。统军大怒，说道：“若不杀败宋军，我当自刎而死！”随即整点本部十一曜大将，二十八宿将军，二十万精兵，倾国而起，奉请狼主御驾亲征。

此时秋尽冬来，军披重铠，马挂皮甲，正好厮杀。宋军前行，不到四五里，与辽兵相迎。门旗开处，琼妖纳延横枪跃马，立在阵前。宋江问：“谁先交战？”九纹龙史进出阵，二将斗到二三十回合，史进一刀砍空，回马便走。琼先锋纵马赶来。花荣见史进败回，拈弓搭箭，嗖地只一箭，正中琼先锋面门，翻身落马。史进回马，手起一刀，砍死了琼妖纳延。

寇镇远见砍了琼先锋，高声大骂：“贼将怎敢暗算我兄！”病尉迟孙立飞马直出，来奔寇镇远。斗过二十回合，寇镇远回转马，绕阵东北而走。孙立哪里肯放，纵马赶去。看看较近，孙立带住枪，拈弓搭箭，望寇镇远后心射去。寇镇远听得弓弦响，把身一侧，伸手把那支箭接住。左手取出硬弓，就把那支箭搭上，望孙立射来。孙立早偷眼看见，把身往后便倒，箭从身上飞过去了。寇镇远扭回身，看孙立倒在马上。便勒转马，要来捉孙立。两个马头恰好相迎，孙立跳起来大喝一声，寇镇远吃一惊，便挺枪来刺孙立。孙立略一侧身，枪从肋下过去，寇镇远却扑入怀里来。孙立提起腕上虎眼钢鞭，向他头顶直打下来。可怜寇镇远做了半世军官，死在孙立手下。宋江见了，大纵三军，掩杀过去，辽兵无主，各自逃生。

宋军正追赶，听得前面连珠炮响。宋江急命花荣、秦明上山观望，只见纷纷攘攘，辽兵人马盖地而来。

究竟来的辽兵是何处人马，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话说当时宋江见辽兵声势浩大，急忙传令叫军马退回永清县驻扎。又唤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朱武等来商议：“虽然赢了他一阵，如今辽国大军漫天遍地而来，与他交战，恐寡不敌众，怎么办？”吴用说：“善用兵者，能以少胜多。明日还摆九宫八卦阵，看他如何，再作商议。”

宋军抵达昌平县界，扎下营寨。前面摆列马军，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后，关胜居左，林冲居右，东南索超，东北徐宁，西南董平，西北杨志。卢俊义、鲁智深、武松统领步军，另做一阵在后。宋军将士，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

遥望辽兵远远而来。前面六队人马，左右各设三队，唤做压阵。后面大队军马盖地而来，列成阵势。左军净是青龙旗，右军都是白虎旗，后军都是红旗，各设七座旗门。阵前左右两队各设五千军马，两队间都是黄旗簇拥，黄旗阵中，乃是辽国统军大元帅兀颜光。黄旗之后，中军龙车上，坐着大辽国狼主耶律辉。

辽兵摆阵已定，宋江引吴用、朱武看了，惊讶不已。朱武说：“这是太乙混天象阵。”宋江问：“如何攻打？”朱武说：“此阵变化无穷，不可匆忙攻打。”

此时，兀颜统军传令，离阵攻打宋军。辽兵大队压住阵脚，左右夹攻，宋军大败。回到寨中点视，孔亮伤刀，李云中箭，朱富着炮，石勇着枪，受伤士兵不计其数。宋军连日紧闭寨门不出。

这多日，吴用、朱武同宋江，每日上云梯仔细观看辽兵阵势，终于想出了对策。

当时计议定了 宋江传令 双枪将董平 引副将七员 朱仝、史进、欧鹏、邓飞、燕顺、马麟、穆春 打皂旗军七门。豹子头林冲 引副将七员 徐宁、穆弘、黄信、孙立、杨春、陈达、杨林 打青旗军七门。霹雳火秦明 引副将七员 刘唐、雷横、单廷珪、魏定国、周通、龚旺、丁得孙 打白旗军七门。双鞭呼延灼 引副将七员 杨志、索超、韩滔、彭玘、孔明、邹渊、邹润，打红旗军七门。大刀关胜 引副将八员 花荣、李应、张清、柴进、宣赞、郝思文、施恩、薛永 打中军黄旗主阵。又命大将七员 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焦挺、汤隆、蔡福 打左军阵。大员七员 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王英、孙新、张青、蔡庆 打右军阵。又命大将六员 卢俊义、燕青、吕方、郭盛、解珍、解宝 直入中军 擒捉狼主。又命赶造雷车二十四部 命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 护送雷车至中军。其余水军头领 并应有将士，尽到阵前协助。宋军仍排九宫八卦阵。宋江传令已罢，众将各个遵依。正是：计就惊天地，谋成破鬼神。

且说宋江连日制造完备 选定日期 来与辽兵相接。当日黄昏 朔风凛冽 彤云密布 罩合天地 未晚先黑。只听得连珠炮响 宋军兵分数路，分头杀人辽兵阵中。公孙胜自在九宫八卦阵内作法，南风大作，走石飞沙。李逵等五将早点起二十四部雷车 推入辽军阵中。宋军将士 人人悍勇 个个争先 真个是杀得星移斗转 日月无光 鬼哭狼号 人马缭乱。

却说兀颜统军 正在中军帐内 听得四下里喊声大振 急上马时 雷车已到 阵中烈焰张天 空中霹雳交加。关胜军马 早到帐前。兀颜统军急取方天画戟 来迎关胜。张清赶来 取石子往空中乱打 直打得四边将士逃命散走。李应、柴进一伙挥刀乱砍。兀颜统军见身边没了人马 投北奔走，关胜飞马紧追不舍。

花荣见兀颜统军败走 纵马赶来，一箭射去 火光迸散 正射在护心镜上。兀颜统军回马又来战关胜。花荣又放一箭，恰从金冠上穿过。张清赶上 取石子往头脸便打 打得兀颜统军扑在马上 拖戟而走。关胜飞马而来 青龙刀落处 把兀颜统军砍下马来 张清赶来 再复一枪 可怜大辽国统军，一世豪杰，死在宋军刀枪之下。

再说鲁智深、武松等六将，杀人辽兵左军阵里。耶律得重正待要走，

武松戒刀早起，砍在马脖子上，倒撞下马来，武松揪住头发，一刀割下头来。鲁智深一条铁禅杖，打得番兵四散奔逃。

右军阵里天寿公主，听得四边呐喊，慌忙上马。只见一丈青舞起双刀，引顾大嫂等六将，杀到帐前，正与天寿公主相迎，斗无数回合，一丈青放开双马，抢进来，一把揪住天寿公主。王英赶来，捉了天寿公主。

却说卢俊义领兵杀到中军，解珍、解宝先把帅旗砍倒，燕青等将举刀砍杀番兵番将。护驾大臣与众多辽兵，保着狼主往北而走。罗侯、月孛二皇侄，被刺死于马下。计都皇侄被活捉，紫气皇侄不知去向。

两军直混战到天明，二十万辽兵被杀得七损八伤，四分五落，残败人马狼狽向北逃去。宋江鸣金收军下寨，众将都来献功。

且说狼主逃回燕京，急传旨意，紧闭四门，不出对敌。宋江得知狼主已退回燕京，传令三军拔寨都起，直抵燕京城下，团团围住，架起云梯炮石，准备攻城。

狼主心慌，会集群臣商议，都说道：“事在危急，不如归降大宋，此为上计。”狼主同意了众臣的意见，去城上竖起降旗。又派使者来宋营求告：“年年进牛马，岁岁献珍珠，再不敢侵犯中国。”当时枢密赵安抚已随军来到营里，宋江引辽使来见赵枢密，说知辽国投降一事。赵枢密对辽使说：“这是国家大事，你辽国有心投降，可派使者，亲往东京，朝见天子。如若朝廷同意，那时方敢退兵罢战。”

使者入城报知狼主。当下狼主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右丞相褚坚奏道：“如今我国兵微将寡，如何迎敌？我的意见还是归降为上。宋朝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专权，皇帝听他四人的主张，可把金帛贿赂这四个人，叫他们奏闻天子讲和，必然降诏，退兵罢战。”

辽国君臣商议已定，便收拾好玩之物，金银彩缎，装载上车，就派丞相褚坚，并同番官一十五员，前往东京。褚坚先来宋军寨中，参见宋江。宋江引褚坚来见枢密赵安抚，二人商议，就派柴进、菊让，带了公文，相伴褚坚前往东京。

却说辽国丞相褚坚一行人，来了东京，先见了蔡京等四个大臣，次后去见省院诸官，各个都送上礼物。

这天早朝 枢密使童贯先奏了辽国派使者来讲和之事。天子说：“你们众人 以为如何？”蔡京说：“臣以为 可存辽国 作北方之屏障 年年进纳岁币 对国家有益。休兵罢战 招回军马 来保卫京师。请陛下载决。”天子准奏 传下圣旨 令辽使来见。褚坚一行人来到金殿 呈上表章和进奉金帛岁币，天子看了表文，命收过金帛等物。

且说天子降诏，就派太尉宿元景，直往辽国开读。又令枢密赵安抚并宋先锋收兵罢战，班师回京，将应有被擒之人，释放还国，原夺城池，仍旧交割辽国管领。

再说宿太尉离了京师，同柴进、萧让往边塞进发。当时正值严冬之月 瑞雪纷飞 银妆万里。宿太尉一行人马 冒着风雪 看看渐近边塞。先派人去报知，宋江出五十里外迎接。请到寨中，设宴相待，同议朝廷之事。当日宋江派人报知辽国，准备接诏。

第二天 宋江选派关胜、林冲等十员大将 引领三千人马 护送宿太尉去燕京颁诏。随即传令，将天寿公主等一应被擒人员，放还本国，檀州、蓟州、霸州、幽州 依旧归还辽国管领。一面收拾军兵车仗人马 准备回京。

宋江再派人去燕京城中，请左右二丞相来说话。左丞相幽西李瑾，右丞相褚坚 来到宋军营中 相见过 宋江说：“我本要打破你辽国城池，尽皆剿灭。但我大宋天子，存恻隐之心，不肯尽情追杀，准你们请罪投降。如今我大宋军兵要班师还国，你们辽国要谨慎自守，不得再侵犯我国。否则 天兵到此 决不轻恕！”二丞相叩首服罪 拜谢而去。

宋江将人马分作五队 择日起程。只见鲁智深来到帐前 说道：“小弟自离了五台山 已经数年。俺常想师父说过的话 俺虽然杀人放火 久后必成正果。今日太平无事 小弟想告假几日 去五台山参礼本师。”宋江听了 说：“你既有这个活佛 何不早说 我和你同去参礼 求问前程。”当时宋江同吴用商议，就叫卢俊义掌管军马，继续前行。只带一千来人，和众弟兄跟了鲁智深，去五台山参礼智真長老。

究竟众人去五台山怎的参禅，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参禅归来燕青遇故知 渡河北进宋江再起兵

话说宋江与众将，同鲁智深来到五台山下，将随行人马屯扎下营，先派人报上山去。众人脱去戎装，换上随身衣服，步行上山。到山门外听得寺内撞钟击鼓，众僧出来迎接。有侍者说：“长老请将军进来。”宋江一行百余人，来参见智真长老。宋江请长老上坐，焚香礼拜。众将也都来拜了。鲁智深向前插香礼拜。智真长老说：“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也不容易呀！”宋江说：“久闻长老清德，只是无路拜识。今因破辽路过，得以拜识大和尚，实是万幸。智深兄弟虽是杀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智真长老说：“常有高僧到这里，也曾谈论世事。听得将军替天行道，我弟子跟着将军，哪里会有差错。”宋江称谢。

鲁智深取出一包金银彩缎，献给师父。智真长老说：“这是哪里来的，无义钱财，决不敢受。”鲁智深说：“因弟子征战有功，这是赏赐的。弟子无用，特来献给师父，就作寺里公用罢。”宋江也取出金银彩缎，上献智真长老，长老坚决不受。宋江说：“师父不受，那就供献本寺僧众。”

宋江众人在寺中住了一夜。第二天，智真长老会集众僧，去法堂讲法。宋江、鲁智深等长老归来，跟随到方丈内，闲坐说话。宋江说：“弟子和鲁智深本想多住几日，但因统领大军，不敢久恋。如今要拜辞还京，我们众兄弟此去前程如何，万望师父指点。”智真长老叫取纸笔来，写出四句偈语：

当风雁影偏，东阙不团圆。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

写毕，递给宋江。宋江看了，不明其意。对长老说：“弟子愚昧，请师父明白开解。”长老说：“这是将军一生之事，不可明说，日后自知。”又唤

过鲁智深说：“我弟子这一去，与你前程永别。也送你四句偈话，终身受用。”写道：

逢真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

鲁智深拜谢本师。又住了一夜，宋江、鲁智深众头领辞别长老下山，智真长老与众僧送出山门外作别。

且说宋江一行人离了五台山，急急赶上卢俊义、公孙胜大队人马，往东京进发。所过州县，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都来观看。走了几天，来到一个地方，唤做双林镇。镇上居民都来观看。正走之间，只见燕青滚鞍下马，向人丛里扯住一个人叫道：“兄长如何在这里？”这时宋江走过来，燕青说：“许兄，这位便是宋先锋。”宋江见那人相貌古怪，便施礼说：“敢问高士大名？”那人拜道：“久闻将军大名。小人姓许名贯忠，大名府人士，今移居山野。从前与燕青兄弟交好，不想一别十多个年头。”燕青说：“小弟与许兄久别，不想在此相遇。今日去他家走一回，请哥哥先行，小弟随后赶来。”

却说燕青又备一匹马，同许贯忠离了双林镇，往西北小路而行。过了些村舍林冈，前面却是山僻小路，两个骑马缓缓而行，一边说些旧日的交情。转过一条大溪，约走了三十多里，许贯忠指着前面说：“我就住在那山里。”燕青看时，只见峰峦秀拔，溪涧澄清。二人又往前走，不觉天色将晚，但见：

落日带烟生碧雾，断霞映水散红光。

许贯忠引燕青转过几个山嘴，来到一个山坳里。树木丛中，有几间向南傍溪的茅舍。竹篱围绕，柴门半掩，苍松翠柏，森密前后。燕青看那竹篱内，一个黄发村童，穿一领布衣，在地上收拾些晒干的松枝，堆在茅檐下。听见马蹄响，立起身向外看了，见是主人回来，忙跑出门外，叉手立着，呆呆地看。贯忠和燕青下了马，走进竹篱。童子接过马来，牵到后面草房中。燕青先去拜见了贯忠的老母，随后同到东面房里。推开后窗，却临着一溪清水。二人倚窗坐下。

不多时，童子点上灯来，铺下五六碟菜蔬，及家中藏下的两样山果，热了一壶酒。二人边吃边叙，又早见月上东山。燕青看时，又是一番景

致云轻风静月白溪清水影山光相映一室。燕青说：“从前在大名府时与兄长最好，自分别后多年不得相见，却寻着这个好地方，何等幽雅，哪里像小弟东奔西走，没一日清闲。”许贯忠笑道：“宋公明及各位将军英雄盖世。我蜗居荒山，哪里有分毫比得上兄弟。我又有几分不合时宜，每每见奸党专权，蒙蔽朝廷，因此无心进取，游荡江湖。”说罢大笑。燕青取出二十两白金，送给许贯忠，贯忠坚决不受。燕青劝道：“兄长这般才略，何不与小弟同去？”贯忠叹口气说：“如今奸邪当道，如鬼如域的，都是峨冠博带，忠良正直的，尽被陷害。我早已心如死灰，兄弟功成名就之日，也应寻个退步，自古道：‘雕鸟尽，良弓藏。’”燕青听了，感叹不已。二人说到半夜，方才歇息。

第二天，许贯忠请燕青到山前山后游玩。燕青登高望远，只见四面背山，重峦叠嶂，唯有禽声上下，却无人迹往来。山中居住的人家，颠倒数过，只有二十余家。燕青叹道：“这里真是赛过桃花园呵！”当天又住了一夜。

次日，燕青要辞行。许贯忠叫童子托出一轴手卷，贯忠接了递给燕青，说：“这是我的几笔拙画，兄弟到京师，细细地看，或许用得着。”燕青谢了，二人不忍分手，又同行了一二里。燕青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兄长不必远劳，后会有期。”

燕青看许贯忠回去的远了，方才上马，往东京来。

且说宿太尉、赵枢密已先入城中，向天子奏闻宋先锋兵马已班师回京。天子闻奏，大加称赞，就传圣旨，叫披挂入城，前来朝见。宋江等众将遵奉圣旨，从东华门而入，都到文德殿来朝见天子。皇上看宋江等英雄，都是锦袍金带，只有吴用、公孙胜、鲁智深、武松，身穿本身服色。天子大喜，说：“众将士征进劳苦，边塞用心，中伤者多，我很是忧念。”宋江说：“托圣上洪福齐天，臣等众将，虽有中伤，但却无事。如今辽邦投降，边庭宁息，实是陛下威德所致。”天子命省院官为宋江等众将封爵，蔡京、童贯说：“待臣商议后再来奏闻圣上。”天子准奏，仍命赐宴，并赏了金帛。宋江众将谢恩已罢，回营去了。不觉早过了多日，蔡京、童贯哪里去计议甚么封爵，只顾拖延。

却说宋江在营中闲坐，和吴用议论些古今兴亡得失的事。见戴宗来说：“小弟在营中无事，想和石秀出去闲走一回。”宋江说：“早些回来。”二人离了陈桥驿，往北缓步行来。过了几个街坊市井，见路旁一个石碑，碑上有“造字台”三字，又有几行小字，因风雨剥落，不甚分明。戴宗仔细看了说：“原来是仓颉造字之处。”石秀笑道：“俺们用不着他。”两个又往北走，不觉已走出二十余里。石秀说：“走了这半日，寻哪里吃碗酒去。”二人走进前面一家酒店，拣个靠窗的位子坐了，要了酒菜，正在那里吃酒闲话，只见一个汉子，背个包裹，急急走进店里来，叫道：“快买些酒肉来，俺吃了，要进城去公干。”戴宗看了那人，心想：“这人是个公人，不知有甚么鸟事？”便向那汉拱手行礼，问道：“大哥，甚么事这般要紧？”那汉放下筷子，抹抹嘴，说：“河北田虎作乱，你们知道吗？侵州夺县，官兵不能抵敌。近日打破盖州，早晚要来攻打卫州。因此本府派俺到京城，报告急文书。”说完急急算还酒钱，背起包裹，出门赶去了。

戴宗、石秀得了这个消息，离了酒店，回营来见宋江，报知此事。宋江请吴用来，说：“我们闲居在此，不如奏闻天子，起兵前去征讨。”吴用说：“此事须得宿太尉保奏方可。”第二天宋江进城来见宿太尉，说了事情缘由。宿太尉听了说：“将军如此忠义，肯替国家出力，我当一力保奏。”宋江说：“我们屡蒙太尉厚恩，难以补报。”宿太尉令置酒相待。

却说天子早朝，有省院官奏道：“河北田虎造反，占据五府五十六县，改年建号，自霸称王，今有卫州申文告急。”天子大惊。只见宿太尉上前奏道：“如今破辽先锋宋江，屯兵城外，陛下可调这支军马前去征剿，必成大功。”天子大喜，即命宣宋江、卢俊义来见。天子说：“我知你众将士英雄忠义，今命你们征讨河北田虎，望早奏凯歌而回。”宋江、卢俊义说：“臣蒙圣上委任，敢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天子欣悦，降旨命宋江为平北正先锋，卢俊义为副先锋，各赐御酒、彩缎、金甲，三军诸将，都赐银两。

且说河北田虎，原是沁州一个猎户，有臂力，熟武艺。本处万山环列，又值连年水旱灾难，民穷财尽，人心思乱。田虎乘机聚众，揭竿而起。初时掠夺财物，后来侵州夺县，已成燎原之势。田虎在汾州起造官

殿 设文武百官 独霸一方 称为晋王。

再说宋江统领三军 离了陈桥驿 往东北进发。兵到原武县界 县官出城来迎接。前军报来 水军已在河岸 等候渡河。宋江命李俊等再搜集本地船只，装载马匹车仗。随后宋江引领大军依次渡过黄河北岸。

兵马到卫州屯扎。卫州官员接宋先锋进城 诉说：“泽州是田虎手下枢密使钮文忠镇守 派部下张朔、王吉领兵一万 来攻打辉县。沈安、秦升领兵一万，来打武涉。求先锋速去解救。”宋江与吴用商议，吴用说：“陵川是盖州第一要地 不如先打陵川 则两县之围自解。”当下卢俊义说：“小弟愿领兵去取陵川。”宋江大喜 拨一万人马 马军头领花荣、秦明等十员，步军头领李逵、鲍旭等八员。卢俊义领兵去了。

卢俊义军马去了几日 宋江正在帐中与吴用议事。吴用说：“卢先锋此去 必然成功。”就见军士来报 说卢先锋已攻取陵川、高平二城 辉县、武涉两处围城兵马 听得陵川失守 都解围去了。宋江对吴用说：“军师神算 古今少有。”就要起兵西行 与卢俊义会合。吴用说：“卫州左孟门 右太行 南临大河 西压上党 地当要冲。若贼兵知我大军西去 从昭德捉兵南下 我军东西不能相顾 怎么办？”宋江说：“军师说得对。”便令公孙胜、关胜、呼延灼 领兵五千 镇守卫州。又令李俊、三阮 统领水军船只 停泊卫河 与城内互为犄角之势。宋江分拨已定 统领大军 西行来到高平。卢俊义出城迎接，又引降将耿恭来参见。

却说大队人马驻扎高平城外，宋江与吴用、卢俊义商议，该先去打哪个州郡。吴用说：“盖州山高涧深 道路险阻 为今已取了它两个属县，盖州已成孤城，当先取之。”

究竟如何攻取盖州，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智多星密筹打盖州 黑旋风梦游闹天池

话说宋江兵分五路，来打盖州。盖州守将钮文忠听得报说官军到来，一面派人去威胜、晋宁告急求救，一面令正将方琼、偏将杨端、郭信、苏吉、张翔出城迎敌。

北阵星门旗开处，方琼当先出马。宋江阵中抢出病尉迟孙立，二将斗过三十回合，方琼渐渐抵挡不住。张翔见了，急取弓箭，向孙立射来。孙立把马一提，正射中马眼，那马直立起来，孙立跳在一边，便来步战。张翔见射不倒孙立，飞马来助战，这边秦明接住厮杀。花荣在阵里说：“贼将怎敢放暗箭！”口里说着，嗖的一箭射去，正中方琼面门，翻身落马。孙立赶上，一枪刺死。北阵里郭信纵马挺枪，来助张翔。秦明力敌二将，在阵前厮杀。花荣再取第二支箭，喝道：“认箭！”正中张翔后心，扑通的撞下马来。花荣、索超、孙立招兵卷杀过来，北兵大乱。此时听得喊声大振，原来是钮文忠令安士荣、于玉麟二将各引五千人马，两路杀来救应。杨端、郭信、苏吉回身杀来。花荣等四将，看看被围住。又听得东边喊声连天，左有董平等七将，右是黄信等七将，两路兵马一齐冲过来，北兵大败。急涌进城里，闭了城门。

钮文忠折将损兵，令安士荣夜袭又遭失败，只得令军士在城上多设糯米炮石，强弓火箭，坚守城池，等待救兵。

却说宋江令林冲、索超等，在东城竖起云梯飞楼攻城。城上火箭如飞蝗般射来，官军多有死伤，一连攻了六七日，攻打不下。

宋江见攻城不下，同卢俊义、吴用来城下察看。就见花荣领游骑从西过来。城上杨端看见，说：“昨天被他伤了二将，今日报仇！”取弓搭箭，

向花荣射来。花荣听见弓弦响，把身一闪，伸手将那支箭接在手里，就把这箭搭上弓，嗖的一箭射去，正中杨端咽喉。于玉麟、郭信吓得面如土色，慌忙躲避。花荣拥着宋江一行绕城看了一遍。

回到寨中，吴用唤过降将耿恭，问盖州城中街道路径。耿恭说：“钮文忠帅府在城中央，城北有几个庙宇，空处却是草料场。”吴用听了，与宋江计议，唤来诸将，一一调拨安排，如此行事。众将遵令去了。

却说钮文忠日夜盼望救兵，却毫无消息，十分忧闷。当天夜里，听得北门外喊声震天，鼓角齐鸣。钮文忠急上马，奔往北门。上城眺望时，却又声息全无。忽听城南喊声又起，钮文忠急往南门，喊声已息。一连几天，夜夜如此，军士时刻不得合眼，钮文忠往来奔走，疲惫不堪。

却说时迁、石秀早已潜入城中，转过一条小巷，却有一个神祠，牌额写道：“土地神祠”。二人进祠里，见一个道人正在烤火取暖。二人已换了北军衣服，道人见是军士，便问：“长官，外面消息如何？”石秀说：“我们连日守城辛苦，就在你这里睡一夜，明早便走。”道人说：“钮将军命令严紧，若查得我留你们在这里，都不能干净。”石秀便挨在道人身边烤火。时迁看前后无人，对石秀丢个眼色，石秀暗暗抽出刀来，从背后一刀下去，杀了道人。二人到祠外探看，并无一个人来往。时迁再往南转过一带矮墙，却是一片空地，有十数堆柴草。时迁想，这便是草料场了。唤过石秀，二人取出火种，四下里点着，又去那神祠里也放起火来。不多时，烘烘火起，烈焰冲天。草场附近，一个居民打着火把出来探看，时迁抢过去，劈手夺了，说：“待我们去报钮元帅。”一路向南跑去，就向居民屋檐下点起火来。

城中见四五月路火起，人人惊恐。城外知是时迁、石秀内应，越发加紧打城。宋江、吴用带解珍、解宝来到城南，吴用说：“我前日见那边城墙稍低。”便令秦明把云梯逼近城墙，解珍、解宝奋跃而上，挥刀乱砍。褚亨见二人上城，挺枪来迎，被解宝一刀砍翻。此时官兵百十人已从云梯上城。解珍、解宝当先，一齐杀下城来。众人杀死石敬、秦升，夺了城门，徐宁引兵涌入。徐宁、韩滔又领兵杀奔东门，刺死安士荣，夺门放林冲众军人城。秦明、彭玕来抢夺西门，放董平人马进城。莫真、赫仁、曹洪被乱兵

所杀。钮文忠只得弃了城池，同于玉麟引二百余人，出北门逃走。走不上二里，黑暗里突出李逵、鲁智深，拦住去路。李逵手起斧落，早把郭信、桑英砍翻。钮文忠吓得魂不附体，措手不及，被鲁智深一禅杖，连盔带头，打得粉碎。于玉麟死命冲出走了。

且说宋江大队人马，进入盖州城。宋江传令，先救灭了火，不许伤害居民。众将都来献功。第二天，出榜安民，赏劳三军将士。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得了盖州。

此时腊月将尽，过了三四天，第二日便是元旦。这天早晨，众将穿了公服，齐齐整整，都来贺节，参拜宋江。宋江令大排宴席庆贺，众将开怀畅饮。宋江起身说：“赖众兄弟之力，复了三个城池，又值元旦佳节，相聚欢乐。只是公孙胜等弟兄不在面前。”当下唤军中头目，引二百人，担了羊酒，分头去送卫州、陵川、高平三处守城头领。

正月初三日，正逢立春节候。宋江准备出东郊迎春。这天夜里，刮起东北风，浓云密布，纷纷扬扬，降下一天雪来。天明众人起来看时，但见：纷纷柳絮，片片鹅毛。千山玉砌，能令樵子怅迷踪。万户银装，多少骚人成佳句。宋江笑道：“我已吩咐置酒在宜春圃，与众兄弟赏玩。”

原来这盖州城东，有个宜春圃，圃中有一座雨香亭，亭前有几株桧柏松梅。当日众头领在雨香亭笑语喧哗，觥筹交错，不觉日暮，点上灯来。宋江已有几分酒意，想起昔日往事，说道：“我本是郢城一个小官，身犯大罪，蒙众兄弟于千枪万刀之中救得性命。到今日却为朝廷臣子，为国家出力。回思往日之事，真如梦中。”宋江说着，不觉潸然泪下。戴宗、花荣及在江州同难的几个弟兄，听了这般话，也都落下泪来。

李逵这时多吃了几杯酒，一边和人说话，眼皮儿却渐渐合拢来，用双臂衬着脸，睡去了。心里却想：“外面雪不知停了没有？”想着，却像走出亭子外一般。李逵离了宜春圃，出了盖州城，不分南北东西，不知走了多少路，见前面一座高山，山坳里走出一个人来，迎上前来笑道：“将军转过这座山，有个好地方。”李逵问：“这山名叫做甚么？”那人说：“这山唤做天池岭。”李逵转过山来，见一所庄院，听得庄里闹动。李逵走进去，听一个大汉骂道：“快把女儿好好送来，若说半个不字，叫你们个个都

死。’李逵听了这话，不觉怒从心头起，喝道：‘你这伙鸟汉，为何强要人家女儿？’那伙人嚷道：‘我们要他女儿，干你屁事！’李逵大怒，拔出板斧，只一斧，砍了三四个，其余的都向外面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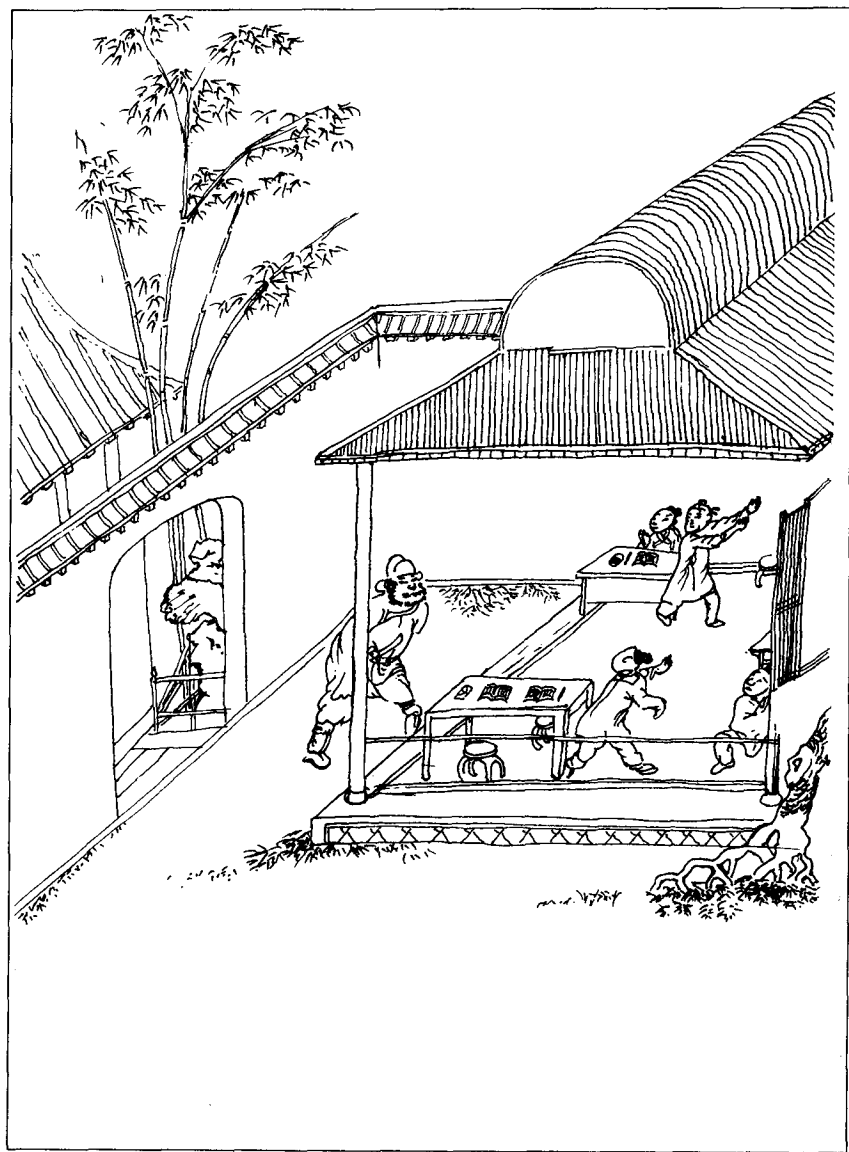
只见一个大汉，持着朴刀，大踏步赶来，大喝道：‘黑贼不要走，如何杀了这几个兄弟？’李逵大怒，抡斧来迎。斗了几回合，那大汉斗不过，拖了朴刀，飞也似的跑去。李逵紧紧追赶，赶过一个林子，却见许多宫殿，那汉混入人丛，不见了。只见皇帝远远坐在殿上，许多官员排列殿前。李逵朝上拜了三拜，天子问：‘你为何杀了许多人？’李逵说：‘那伙人要强占人家女儿，臣一时气愤，所以杀了。’天子说：‘李逵路见不平，剿除奸党，义勇可嘉，就赐你做个殿前将军。’

不多时，只见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跪在殿下奏道：‘宋江征讨田虎，不思进兵，终日饮酒，请陛下治罪。’李逵听了，心中燃起三千丈怒火，抡起板斧，一斧一个，砍下头来。众官见杀了四个大臣，要来捉李逵。李逵叫道：‘敢来捉我，那四个便是样子。’众官不敢动手，李逵大笑。离了宫殿，却又见一座山，仍见原先那人，立于山坡下，说道：‘前面树林中有个年老的婆婆。’李逵走进林子，近前看时，却是老娘。李逵向前抢住，哭道：‘娘呀，你如何在这里，如今铁牛真个做了官了，就背你到城中去。’猛听得一声响亮，跳出一只猛虎，吼叫着扑了过来。李逵抡斧砍去，却砍个空，双手拍打在雨香亭酒桌上。

宋江与众兄弟正在谈论往日之事，听得一声响，却是李逵双手把桌子一拍，掀翻了碗碟。睁眼看时，灯烛辉煌，众兄弟还在那里吃酒。李逵说：‘原来做了个梦，却也痛快。’便把梦中之事说了一遍。众人拍手大笑，齐声叫道：‘痛快，痛快！’

却说第二天雪晴，宋江与卢俊义、吴用计议，兵分两路，东西并进。东一路过壶关，取昭德，由潞城、榆社，直抵贼巢之后。西一路取晋宁，出霍山，取治州，由介休、平遥、祁县，直抵威胜西北。具体部署已定，宋江领东路兵马，军师吴用，正偏将四十七员。卢俊义领西路兵马，军师朱武，正偏将四十员。

究竟两路兵马进兵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关胜义释三将 道清术败宋兵

且说宋江、卢俊义兵分两路，择日起程。宋江又拨两万军马，令花荣、董平镇守盖州。

宋江兵分三队，往东北进发，来到壶关之南，离关五里下寨。原来这壶关，山形似壶，因此叫做壶关。山东有抱犊山，与壶关山麓相连，离昭德八十里，是昭德的门户。今有山士奇等八员猛将在此镇守。山士奇知盖州失守，料定官军必来取壶关，日日厉兵秣马，准备迎敌。忽报官军已到关南五里扎寨，士奇点起军马一万，同史定、竺敬、仲良，出关迎敌。两军列成阵势，北军门旗开处，山士奇一马当先，厉声高叫：“水洼草寇，敢来侵犯我边疆！”这边豹子头林冲骤马出阵，直取山士奇，二将斗到五十余回合，不分胜负，林冲暗暗喝彩。竺敬见山士奇不能取胜，飞马挺刀来助战。早有张清接住厮杀。斗到二十回合，张清抵敌不住，回马便走。竺敬赶来，张清回身，飞起一石子，喊声“着！”竺敬翻身落马。北阵里史定、仲良两马齐出，救了回去。关上见打翻一将，怕山士奇有失，鸣金收兵。

第二天两军又战。北兵大败，林冲刺死伍肃，索超砍了史定。山士奇见连折二将，闭关不出。一面派人报知晋王田虎，早派救兵。一面密约抱犊山守将唐斌，引兵从山东抄官军背后，约定日期，两路夹攻。

宋江见山士奇坚守不出，正在帐中纳闷，忽报卫州守将关胜派人送书来到，有机密事情。宋江与吴用连忙拆开观看，原来抱犊山守将唐斌，原先是蒲东军官，与关胜交情深厚。因被人陷害，杀人在逃，官府追捕，不得已降顺了田虎。近日听得关胜镇守卫州，单骑来见，有心归顺朝廷，已经密约，寻机献关。

二人看过来书，商计先按兵不动，看关内动静，然后策应。

却说山士奇只等唐斌暗地出兵，便要下关来夹攻官军。忽报唐斌来到关内。只见唐斌带数骑马，上关来参见山士奇，说道：“今夜文仲容、崔野二将领兵一万，潜出抱犊之东，黎明必到官军寨后，这里速准备出关接应。”山士奇大喜。唐斌上关探望，见关下有人，便从亲随军士箭壶中取出一支箭，往关外射去。那箭正射中一个军士右腿。军士觉得奇怪，这箭好像没有箭头，拾起看时，却用绢帛紧紧包着。军士飞奔回寨，报知宋先锋。宋江拆开看时，却是一封书，说的是明天黎明，有抱犊山文仲容、崔野领兵到宋先锋寨后，放炮为号，山士奇出关接应，那时唐斌乘机夺关。吴用看了说：“关将军约定的应该不会有差错，但敌兵出我之后，不能不做准备。可令孙立、朱仝领兵一万，潜往寨后，如遇文、崔二将兵到，不准他逼近营寨，直待我军取了壶关，方可容他近前。再令徐宁、索超，去寨东埋伏，林冲、张清，去寨西埋伏。只听炮响，两路齐出，合兵冲杀上关。万一我军中计，即来救应。”众将得令去了。

再说次日天明，听得关南连珠炮响。山士奇令竺敬、仲良守关，唐斌、陆辉在后策应，自与史定领兵杀下关去。猛听得一声炮响，官军左右冲出两队兵马。唐斌见了，急命令军队回关来。又一声炮响，李逵、鲍旭引标枪牌手，滚杀过来。山士奇知官军早有准备，急招兵上关。关门一将，立马大叫：“唐斌在此，壶关已属宋朝，山士奇下马投降！”手起一枪，把竺敬刺死。山士奇大惊，不知所措，冲出去往西走了。仲良被乱兵所杀，史定被徐宁刺死，北兵四散逃窜。

宋先锋领大军入关。唐斌来拜见了宋江。随后孙立同文仲容、崔野引兵来到关外。宋江传令文、崔二将入关相见。宋江说：“这位将军归顺朝廷，取了此关，功勋不小。我回朝当在天子面前，一力保奏。”三将齐声说：“愿效犬马之劳。”

宋江令文仲容、崔野仍回抱犊山屯扎，又令戴宗往晋宁卢俊义处，探听军情。随后传令，拔寨起行，大队人马往昭德进发。

且说晋王田虎，在威胜接到壶关、晋宁两处告急文书，便升殿与众官计议，发兵救援。只见一个人上前来奏道：“臣愿往壶关退敌。”此人姓

乔名冽原是陕西泾原人氏，因他会幻术，人称幻魔君。田虎起兵，乔冽来投托入伙，把冽字改做清字，起个法号，唤做道清。他帮助田虎侵州夺县，深得信赖，如今被封为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人称国师乔道清。又见殿帅孙安上前启奏：“臣愿领军马去救晋宁。”晋王大喜，封乔道清、孙安为征南大元帅，各引兵二万前去。乔道清、孙安整点军马起程。

再说乔道清，令团练聂新、冯玘管领大队人马，自己同雷震等四个偏将，引精兵两千，先行直奔昭德来。到昭德城北十多里，有军士来报：“壶关已失，今宋江分兵三路，攻打昭德。”乔道清大怒，引兵飞奔前来，正遇唐斌、耿恭攻打北门。唐、耿二人见北阵里，四员将拥着一个先生，马前皂旗上写着两行大字：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征南大元帅乔。此时恰遇李逵引游兵过来，耿恭说：“此人会行妖术，最是厉害。”李逵说：“看我上去砍了那鸟人！”唐斌也劝道：“将军不可轻敌。”李逵哪里肯听，挥板斧杀上去。鲍旭、项充、李袞怕李逵有失，领五百标枪手，一齐滚杀过去。那先生呵呵大笑，把宝剑往空一指，霎时黑雾漫漫，狂风大作，把李逵等五百人团团围住，耳畔但听风雨之声，却不知身在何处。

耿恭见势头不好，拨马走了。唐斌纵马挺枪，冲杀过去，却被黄沙迷了眼睛，左腿早中一枪，跌下马来，被捉拿去了。官军被杀得人亡马倒。

且说林冲、徐宁在东门，听得城南喊声连天，急领兵来接应，却遇耿恭引残败人马奔来，便一同来报知宋先锋。宋江听报大惊。吴用说：“贼人既有妖术，当速去壶关，令樊瑞来抵敌。”宋江说：“一面取樊瑞，一面进兵。”不听吴用劝告。

当下宋江令吴用守寨，亲引人马，杀奔昭德城南来。

宋江看见北军阵里乔道清，怒气填胸，骂道：“助逆贼道，快放我几个弟兄来，略有延迟，拿住你碎尸万段！”乔道清说：“我便不放，还看你怎么拿我。”宋江大怒，鞭梢一挥，众将一齐冲杀过去。乔道清把剑往北一指，喝声：“疾！”霎时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无数兵将从西飞杀过来。官兵不战自乱，坐下马乱窜咆哮。林冲等护着宋江慌忙奔走。乔道清招兵掩杀，官军狼狈逃命。正走之间，兵器从半空乱打下来，早把鲁智深、武松、刘唐打翻，北兵赶上，活捉去了。

官军残败人马走出五六里，见一队兵马自南而来，却是吴用同王英等众将前来接应。宋江说：“不听军师之言，险些儿不得相见。”众人回到寨里，吴用令紧守寨栅，提防北兵来劫寨。忽报樊瑞奉令从壶关来到。吴用说：“我这里只按兵不动，等公孙胜来，再作计议。”

且说聂新、冯玘领大军已到，入城参见乔道清。乔道清见官军紧守营寨，不来厮杀，便整点军马出城，扎寨城南五龙山。乔道清说：“今日定要擒捉宋江，恢复壶关。”孙琪说：“全赖国师法力。”

旌旗开处，混世魔王樊瑞手仗宝剑，纵马出阵，指着乔道清骂道：“贼道，怎敢逞凶！”乔道清喝道：“无知败将，你敢和我比武艺吗？”樊瑞说：“你要比试武艺，先吃我一剑。”两军擂鼓呐喊。二剑并举，两魔相斗，先是两骑马绞做一团，随后见两股黑气，在阵前一来一往乱滚。樊瑞寻个破绽，一剑砍去。乔道清却早归到阵前，呵呵大笑。

此时官军阵里左右门旗开处，左边飞出圣水将军单廷珪，领五百步兵，净是黑旗黑甲，手执团牌标枪。右边飞出神火将军魏定国，引五百步军，推出五十辆火车，内藏芦苇干柴，硫磺焰硝，一齐点着。这两路军兵，左边的乌云卷地，右边的烈焰飞腾，一哄冲杀过来。北军惊惧欲退。乔道清喝道：“后退者斩！”右手仗剑，念动真言，霎时乌云盖地，风雷大作，降下一阵冰雹，打灭了火焰。官兵被打得抱头鼠窜。乔道清高叫：“宋兵中还有手段高强的吗？”

樊瑞羞愤交集，披发仗剑，口中念念有词，只见狂风四起，飞沙走石。樊瑞招动人马，冲杀过来。乔道清笑道：“量你这鸟术，干得甚事！”便仗剑作法，听得一声霹雳，无数军兵从半空里杀下来。乔道清同四个偏将，纵兵掩杀，官军人喊马嘶，四处乱窜。

正在危急，只见宋寨中一道金光飞来，北阵里立时烟消云散，青天白日。乔道清大惊，手脚无措，官兵见破了幻术，齐声大骂：“乔道清妖贼，如今有手段高强的来了！”乔道清听了，羞得彻耳通红，往本阵退去。乔道清平生弄鬼装神，今日却垂头丧气，正是：总叫掬尽三江水，难洗今朝一面羞。

究竟那破了幻术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入云龙兵围百谷岭 琼英女赐封先锋印

且说入云龙公孙胜破了乔道清幻术，乔道清羞惭满面，领军马往南走了。宋江与公孙胜领军马赶杀前来。雷震保护着乔道清，且战且走。前面又遇孙琪、聂新接应，合兵一处，来到五龙山。官军随后赶来。孙琪说：“国师请入寨，我与他决一死战。”乔道清在众将面前夸了口，今被官军追迫，十分羞怒，便说：“你且退后，待我上前拒敌。”乔道清出列阵前高叫：“水洼草寇，这般欺负人，俺与你决个胜败。”

官军阵里吹动画角，门旗开处，中间马上坐宋公明，左边马上坐着入云龙公孙胜，手中仗剑，指着乔道清说：“你还敢逞弄那鸟术吗？快下马归顺！”乔道清喝道：“你也小看俺，再看俺的法。”乔道清口中喃喃呐呐地念词，却无一毫儿灵验，慌得他举手无措，回马往本阵便走。林冲赶来，大叫：“妖道不要走！”北阵里倪麟提刀纵马接住。雷震挺枪飞出来助战，这里汤隆冲出，使铁瓜锤架住。两军齐声呐喊。倪麟与林冲斗二十回合，林冲卖个破绽，一矛刺中马腿，那马便倒，把倪麟颠翻下来，林冲向心窝里一枪刺死。雷震见倪麟落马，正待要走，汤隆赶上，铁瓜锤照脑门一下，连盔带头打得粉碎。官兵一齐冲杀过来，北军大乱，四散逃生。

乔道清只得弃了五龙山寨，奔走来要进昭德城，却遇徐宁、索超拦住。城中守将戴美、翁奎见城外厮杀，领兵出城接应。戴美与索超斗十余回合，索超手起一斧，砍作两段。翁奎急引兵进城去了。

再说孙琪、聂新二将敌住徐宁、费珍、薛灿，保护乔道清投西奔走。此时索超、宋江两路兵到，孙、聂二将挡不住三面攻击，徐宁一枪刺中聂新右臂，跌下马来，被人马践踏为泥。孙琪夺路要走，张清赶上，后心一枪，

刺于马下。

乔道清同费珍、薛灿，领了残败人马，往北去了。公孙胜同樊瑞、单廷珪、魏定国领兵随后紧紧追赶。公孙胜高叫道：“乔道清快下马降顺！”乔道清在前面高声答道：“人各为其主，你为何逼我太甚？”此时天色已晚，官兵点起火把，照耀如同白昼。乔道清回顾左右，只有费珍、薛灿及三十余人马，拔出剑来，就要自刎。费珍慌忙夺住，说：“国师不必如此，可去前面山中躲藏。”原来此山唤做百谷岭，在昭德城东北，相传是神农尝百谷的地方。山中有座神农庙，乔道清一行人暂驻庙中。

公孙胜见乔道清逃入百谷岭，即将兵马分成四路，扎立营寨，将百谷岭团团围住。

且说宋江、吴用领大军攻打昭德，将城围得水泄不通。城中叶声等将坚守城池，官军一连打了两天，城尚不破。

宋江见攻城不下，想李逵等众兄弟在城中，不知性命如何，心中十分忧闷。吴用说：“兄长不必烦闷。城中兵马单弱，知道乔道清败困，外援不到，如何不惊恐。我上云梯观看，见守城军士，都有惊惧之色。可乘此机会，说明利害得失，城中必然归降，兵不血刃，此城唾手可得。”宋江大喜，说：“军师之谋甚善！”当下计议，写成数十道檄文，令军士拴在箭上，四面射入城中。

次日天明，听得城中呐喊震天。守城偏将金鼎、黄钺杀死叶声、牛庚、冷宁，在城门竖起降旗，又从牢中放出李逵等人，都用轿子抬了，大开城门，送出城来。

宋江统领兵马入城。李逵、鲁智深、武松等八个兄弟，前来参拜宋江。随后金鼎、黄钺引翁奎、蔡泽、杨春来参拜，宋江连忙答拜，说道：“众位将军兴举大义，保全生灵，功不可没。”众将说：“我们不能速来归降，反蒙先锋厚礼，真是刻骨铭心，我们将誓死图报。”宋江大喜。

当下宋先锋出榜安民，犒赏三军。忽报戴宗自晋宁回来。宋江忙问晋宁消息。戴宗便将卢先锋攻打晋宁之事详细告诉一遍。又引降将孙安来参见宋江。原来卢俊义正打晋宁时，孙安奉晋王田虎之命，前来救应。先与卢俊义交锋，不分胜负。卢俊义见孙安勇猛，便设计智取。次日

交战。卢俊义败走，孙安随后赶来，却被绊马索绊翻，活捉了去。卢俊义以礼相待，孙安见卢先锋义气，情愿归降，又去劝说同来的七员副将，都来归顺了。孙安说他和乔道清是同乡，愿去说他来投降。卢俊义便令戴宗引孙安同来，如今孙安正在门外等候。

宋江听了戴宗这番话，大喜，就令孙安进来。孙安拜道：“孙某抗拒天兵，罪该万死。”宋江说：“将军反邪归正，我回朝报奏朝廷，必当录用。”设酒款待孙安。

却说乔道清、费珍、薛灿，同十五六个军士，藏在神农庙中，每日向本庙道人借些粗劣饭食充饥。这天，乔道清听得城中呐喊，便出庙登上高崖瞭望，见城中已经解围，知官军已是入城。正在那里感叹，忽见一个樵夫，一步步走上崖来，口中念着几句歌儿：

上山为挽舟，下山如顺流。

挽舟当自戒，顺流常自由。

我今上山来，当为下山谋。

那樵夫转过石崖，往山坡后去了。又见一个人，骑一匹马，寻路上岭，走到庙前来。乔道清下崖观看，大吃一惊，原来是殿帅孙安。忙问：“殿帅领兵去晋宁，为何独自来到这里？”孙安说：“进庙里，详细告诉兄长。”乔道清见孙安不称国师，心中疑惑。二人进庙，费珍、薛灿来相见了。孙安把在晋宁被俘投降的事说了一遍。乔道清默然无语。孙安说：“宋先锋十分义气，我们投在他部下，同归朝廷，日后也有个结果。我特为此事而来。兄长从前曾访过蓟州二仙山罗真人吗？”乔道清说：“你怎么知道？”孙安说：“是破兄长法术的那个人说的。兄长认得他吗？”乔道清说：“他是我对头，却不知他的来历。”孙安说：“他叫公孙胜，是罗真人的徒弟，如今做宋先锋的副军师。公孙先生要降服你，同归正道，所以将兵马围困，不上山来捉拿。兄长想，他法术既可以胜你，他若要害你，又有何难？”乔道清当下同孙安引费珍、薛灿下山，到公孙胜营里来。

孙安先进去报知，公孙胜出寨迎接。乔道清拜道：“蒙法师仁爱，乔某有眼不识好人。今日随了法师，平生有幸。”

公孙胜传令解围，拔寨都起，引了众人，来参见宋先锋。宋江见了乔

道清以礼相待，用好言抚慰。乔道清见宋江谦和，愈加钦佩。当下宋江设酒庆贺。

第二天，宋江令萧让写表，申奏朝廷，得了晋宁、昭德二州。又写书申报宿太尉，请太尉选择贤能有德官员，即时赴任卫州、晋宁、昭德、盖州、高平、陵川六州县，替回官军将领。当下萧让写好书表，宋江令戴宗即日起程。

且说戴宗领了表文书札，辞过宋江，往东京来。先到宿太尉府。太尉正在厅上，听得报说，便命唤进来。戴宗参见了太尉，将书信呈上。宿太尉拆开看了，说道：“正在紧要时节，来得这般凑巧。”原来蔡京、童贯、高俅在天子面前，奏说宋江兵败，请求皇上加罪。天子犹豫不决。时任右正言之职的陈瓘，上书天子，斥责蔡京等三人诬陷忠良，宋江兵马已渡壶关险隘，攻取数个州县，请治蔡京等欺妄之罪。因此得罪蔡太师，正在寻他罪过。

第二天早朝，宿太尉向天子上奏了宋江征讨田虎，克复六府州县之事。天子欣悦，宿太尉又说：“陈瓘向来刚直不屈，遇事敢言，请陛下加封他官爵，就令他去河北监督兵马，必成大功。”天子准奏，随即降旨，加升陈瓘为枢密院同知，就命他为安抚，统领御林军二万，前往宋江军前督战，并带去赏赐银两，赏劳三军将士。

却说潞州县，本是昭德州属县。城中守将池方，探听得乔道清被困百谷岭，派人星夜到威胜告急。省院官接了池方告急文书，正要奏闻晋王田虎，忽报晋宁已失，田彪逃得性命回来。省院官便同田彪来见晋王。田彪见了哥哥田虎，说：“官军势大，打破晋宁城池，杀了儿子田实。”说罢大哭。省院官又奏道：“臣接到潞城守将池方文书，乔国师被困，昭德危在旦夕。”晋王大惊，会集文武众官来商议：“宋江侵夺边界，占了我两座大郡，杀死众多兵将，你们有何良策退敌？”国舅邬梨说：“主上不必忧虑，臣愿领军前往昭德，务要擒获宋江，恢复原夺城池。”

且说邬梨国舅领了王旨兵符，挑选了三万兵马，整顿刀枪弓箭，辞别晋王，起程进兵。琼英女遵领父亲将令，统领军马，直奔昭德州来。

究竟先锋琼英如何征战，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张清缘配琼英女 李俊水灌太原城

话说邬梨国舅令琼英为先锋，自己统大军随后往昭德进发。这琼英年方一十六岁，原不是邬梨亲生的。她亲生父亲叫仇申，祖居汾州府介休县，娶平遥县宋有烈女儿为妻，生下琼英，到十岁时，宋有烈身亡，宋氏同丈夫仇申回家奔丧。把琼英留在家中，吩咐主管叶清夫妇看管。介休到平遥有七十余里，走到中途，突然撞出一伙强人，杀了仇申，赶散庄客，将宋氏掠去。庄客逃回，报知叶清。当下叶清同仇申的亲族去呈服官府，捉拿贼人。一面埋葬了主人尸首。那叶清虽是个主管，倒也有些义气，也会使枪弄棒。从此，同妻子安氏两口儿，看管小主人琼英。

那强人便是田虎一伙。后来田虎要宋氏做个压寨夫人，宋氏不从，跳崖而死。

过了一年多，田虎占了威胜，派邬梨四出劫掠。叶清夫妇及琼英都被掠去。那邬梨也无子女，见琼英生得眉清目秀，便引来见妻子倪氏。倪氏一见琼英，十分爱她，如亲生的一般。琼英从小聪明，知道在这里难以逃脱，便请倪氏叫叶清妻安氏也一同进来。那叶清本要脱身逃走，想到琼英年幼，主人只有这点骨血，我若去了，不知存亡。幸好妻子在那里，日后有机会，脱得患难，主人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因此只得随顺了邬梨。后来叶清征战有功，邬梨奏过田虎，封他做个总管。

过了几年，琼英长大，叶清夫妇便将田虎杀仇申、掠宋氏，宋氏不从而死这段事告诉了琼英。琼英知道了这个消息，如万箭穿心，日夜吞声饮泣，思报父母之仇。

这是一段往事。如今且说宋江在昭德城中，迎接陈安抚到来。

忽有流星探马报来：“田虎派邬梨领兵杀至襄垣，又派马灵引军马往救汾州。”宋江与吴用商计，分拨将领去迎敌。只见乔道清来说：“我愿与公孙胜同去汾州，说马灵来降。”宋江大喜，即拨两千人马给公孙胜、乔道清二人领起军马往汾州去了。

却说叶清，半年前被田虎调来，同主将徐威镇守襄垣。近日听得琼英领兵为先锋，领本部军马出城哨探，寻机会相见女主人琼英。

半路遇见琼英兵马。当下叶清入寨参见主人。琼英对叶清说：“我如今只有五千人马，如何报得父母之仇？”叶清说：“小人正在思想计策，如有机会，即来报知。”正说着，忽报官军杀来。琼英披挂上马，领兵迎敌。

北阵里门旗开处，当先拥出这员女将琼英，南阵上矮脚虎王英骤马出阵来战琼英。二将斗十余回合，王英枪法乱了，被琼英一戟刺中左腿，撞下马来。扈三娘见了，飞马抢出，来救王英。琼英接住厮杀。那边孙新、顾大嫂双出，救回王英。两个女将斗了二十余回合，琼英扭转身，一石子飞来，正中右手腕，丢了一把刀，拨马回本阵来。

琼英正要驱兵追赶，听得一声炮响，一队军马杀来，却是林冲、孙安、李逵等众将，领军前来接应。两军相撞，摇旗呐喊，相互混战。琼英连连发石，打伤林冲、李逵、解珍。两边鸣金，各自收军。这一战，北军活捉得解珍、解宝，国舅邬梨却被冷箭射中脖颈。

宋江要领兵攻城，怎奈几个头领都被打伤，只得按兵不动。北军紧闭城门，也不来厮杀。过了两天，郁保四捉得一个奸细，孙安认得是叶清，便来见宋江。叶清向宋江磕头，说：“我有机密事报知元帅。”宋江说：“但说不妨。”叶清说：“邬梨中了药箭，城中医人治疗无效。我借访求医人，出城来探听消息。”随即将琼英幼时之事，详细说了一遍。宋江见叶清是北将，怕其中有诈，便问降将孙安。孙安说：“我早听得琼英不是邬梨亲女，叶清这话绝无虚伪。”叶清又说：“琼英素有报仇雪耻之志。”吴用听了这番话，对宋江说：“天助兄长成功，天叫孝女报仇。”便向宋江耳边低声说：“只需如此行事。”宋江醒悟，点头答应，即唤张清、安道全、叶清三人，密语授计。三人领计去了。

却说叶清三人来到襄垣城下，高叫：“快开城门，我是叶清，寻得医人全灵、全羽回来。”城上放开城门，叶清引二人进城，直到国舅幕府来。先报知琼英，便叫全灵入内，为邬梨疗治。过三五日，邬梨饮食渐进，大为好转。邬梨大喜，说：“多谢神医！”全灵说：“小弟全羽，学得一身武艺，求相公提拔。”即唤全羽来参见，邬梨见全羽仪表非凡，甚是喜欢，就令在府前听用。

过了几天，军士报说官军攻城。邬梨带琼英整点兵马，只见全羽来说：“蒙恩相听用，小人愿领兵出城，杀他片甲不回。”邬梨便令全羽领兵三千，出城迎敌。两军从晨战到午，官军兵将，被全羽打得乱窜奔逃。全羽得胜回城，邬梨十分欢喜。

叶清来见邬梨，说：“恩相有琼英，今又有了全羽，何愁大事不成！叶清又说：“琼英前已有愿，只除是一个也会飞石子的，才愿匹配。今全将军如此英雄，真是天生的一对佳偶。”当下叶清再三游说，也是张清与琼英有缘，邬梨同意了。选三月十六吉日，备办各项礼仪宴席，招张清为婿。当日笙歌细乐，锦堆绣簇，酒肴之盛，自不必说。

这时全羽才说出自己真名，原来是官军中没羽箭张清，那个医士全灵，就是安道全。琼英也把从前的冤苦，详细诉说。

过了两天，琼英和张清毒死邬梨，密唤徐威入府议事，也将他杀了。其余军将都投降了。张清、琼英下令，有走透消息的，立斩不恕。又放出解珍、解宝。随即报告宋先锋。

且说晋王田虎在威胜城，连连接到报说：“乔道清、孙安都已投降。”“昭德、潞城已破。”晋王大惊，与众官正在计议，忽报襄垣守城偏将叶清，送国舅邬梨书信到来。叶清进见，呈上书信。晋王令人读了，知道邬梨招全羽为婿，此人十分英勇，杀退宋兵。即日就要领兵恢复昭德等事。当下晋王减了七分忧色，随即传令，封全羽为中兴平南先锋，仍令叶清带了令旨、锦缎、银两，到襄垣去封赏。

却说朝廷补缺各州县官员，都已到任。各路守城将士，先后都到昭德来会集。卢俊义和公孙胜也取了汾州，马灵投降，同戴宗一齐来昭德向宋先锋报捷。

再说汾州守将田豹、段仁等，领残败兵马逃回威胜，向晋王报告丧师失地之事。又有枢密院官奏道：“关胜、呼延灼兵围榆社，卢俊义已被介休，只有襄垣，官军不敢正视。”晋王闻报大惊。文武众官商议，要投降金人。右丞相卞祥反对。晋王犹豫未决。这时又报叶清到来，晋王令进来。叶清说：“琼英、全羽二位先锋，屡败官兵，军威大振，兵马直抵昭德。因国舅偶患风寒，请大王增派精兵协助，恢复昭德府。”当时有都督范权奏道：“若得大王御驾亲征，必成大功。”原来范权受了叶清贿赂，又见官军势大，他便乘机卖国。

当下晋王令卞祥领兵三万，前往迎敌卢俊义、花荣兵马。太尉房度，领兵三万，往榆社迎敌关胜、呼延灼兵马。晋王亲自统领精兵十万，择日兴师，御驾亲征。再传旨令，留兄弟田豹、田彪同范权等，辅佐太子田定。

叶清得了这个消息，连夜派人到襄垣，报知张清、琼英。张清令解珍、解宝出城，速报宋先锋。

那卞祥本是农家出家，有水牛般气力，武艺精熟，是北军中上将。当时卞祥手提开山大斧，立马当先。南阵里九纹龙史进、出阵，大喝：“来将何人，快下马投降！”卞祥呵呵大笑，说：“瓶儿罐儿也有两个耳朵，你听过我卞祥的名字吗？”史进挺起三尖两刃八环刀，直取卞祥，卞祥抡动大斧来迎。刀斧纵横，马蹄缭乱，斗了三十余回合。这边花荣爱卞祥武艺高强，不忍放冷箭，只拍马挺枪，上前助战。卞祥力敌二将，又斗三十回合。北阵里怕卞祥有失，急鸣金收兵。两军自去十里外扎寨。

这天夜里，南风大作，半夜时分，大雨震雷。此时晋王田虎早离了威胜城百余里。霖雨一连五日不停，晋王统领众多官员将佐军马不能前行。

却说太原守将张雄、项忠、徐岳，虽被官军大兵围困，依旧固守城池。三人计议，如今大雨连绵，官军人马都在水中，若出城击之，必获大胜。张雄正要分兵出城，听得四面锣响，便上城观看，见官军都冒雨登上高冈。张雄正在疑惑，猛听得喊声震天，如千军万马狂奔驰骤之声。霎时间，洪波怒涛飞来，却如秋中八月潮涌，天上黄河水泻倾。

究竟那滔天大水从何而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张清琼英双献功 陈瓘宋江同奏捷

话说混江龙李俊，趁大雨水势暴涨，引汾河水灌了太原城。军民人众见水突至，爬墙上树，满城里哭爹叫娘，寻儿觅女。城外官军乘着木筏，逼近城垣。李俊、二张、三阮引军士攀上城墙，各执刀剑，砍杀守城士卒。张雄在城楼上叫苦不迭。张横、张顺抢上城楼来，张雄正要躲避，早被张横一刀砍翻，张顺赶上前，砍下头来。

水势四散退去时，城内军民水淹墙砸，拥挤践踏，死伤无数，尸体顺流淤塞南城，生还者仅千人。官军这条计策，也太惨毒了。

当时李俊取了西门，张横、张顺夺了北门，阮小二、阮小五占了东门，阮小七夺了南门。四门竖起官军旗号。卢俊义引大队军马入城。项忠、徐岳爬上帅府后大树，见水退去，便溜下来要走，却被俘获，押来见卢先锋。卢俊义令斩首示众。

再说晋王田虎，统领大军，因雨不能前行。忽听探马报来，鄆梨国舅病亡，晋王大惊。次日雨停。有流星马报来，宋江派孙安、马灵领兵前来。晋王大怒，说：“孙安、马灵都受我高官厚禄，今日反叛，待我去问他。”当下亲自驱兵向前。官军阵后，宋江、吴用引大队兵马又到。宋江也亲自督战。

晋王听说是宋江，正要遣将出阵，只见飞马来报：“关胜连破榆社、太谷二城，卢俊义又打破平遥、介休两县，水灌太原。右丞相卞祥扎寨绵山，与花荣相持，卢俊义取太原后，领兵从后杀来，两面夹攻，卞祥大败，被卢俊义俘获。如今卢俊义同关胜合兵一处，将沁源县围得铁桶相似。”晋王听了大惊无措，忙传令收军，速回威胜州，保护城池。

尚书李天锡在后，枢密薛时等保护晋王先走。这时听得炮声震响，鲁智深、刘唐等将与孙安、马灵分兵两路杀来。北军虽有十万之众，却被吴用筹划得这三路兵马杀得丢盔弃甲。

晋王引残败人马，慌忙奔逃。正在危急，却见一队军马从东飞奔而来。北军里有军士看时，见旗号上写的明白：“中兴平南先锋全羽”。全羽下马来见晋王，说道：“事在危急，请大王到襄垣城中，暂且躲避。待臣与琼英杀退官兵，再请大王回威胜，计议良策，恢复基业。”晋王大喜，传令往襄垣进发。全羽在后，抵挡追赶的官兵。

来到襄垣城下，背后官军呐喊追来。城上将士看见，急开城门，众军一齐抢进城来，猛听得一声响亮，军士都跌下陷坑里去了。城中大叫：“田虎要活的！”晋王见城中有变，才知是计，急回马往北奔走。

也是晋王田虎该当败亡，那马脚一绊，忽然惊跃嘶鸣，把晋王颠下马来。张清、叶清赶上，同军士一拥上前，擒住绑了。都督唐昌骤马提枪来救。张清一石子飞来，正中唐昌面门，撞下马来，被张清一枪刺死。众军押晋王拥入城中，闭了城门。

宋江见田虎被捉，派人急到襄垣，令武松镇守，张清领兵速去威胜策应琼英。

原来琼英已奉吴军师密令，同解珍、解宝等化装成北军，星夜驰往威胜。琼英到城下，叫道：“我是琼英，保护大王回来，快开城门。”田豹等上城看了，令开城门迎接。二人刚出城，只听马上的大王喝道：“拿下二贼！”军士上前擒住绑了。原来这个田虎，却是一个军士假扮的。后面的尚书都督，却是解珍、解宝等人。守门将士急来救时，琼英飞石子乱打，二解、乐和、段景柱卸下北军装束，一齐杀人城来，夺了南门。城内文武官员、王亲国戚，急引兵来厮杀。琼英只有四千人，深入重地，如何抵敌？正在危急，张清领兵赶到，杀退北兵。

此时卢俊义已打破沁源城池，统领大军来到，入城与张清合兵一处，杀奔王宫而来。当时官军将尚书、殿帅、枢密、王亲国戚、嫔妃姬妾，尽数杀死。太子田定见大势已去，自刎身死。

且说宋江知取了威胜，一面派人申报陈安抚，一面统领大军，到威

胜来。卢俊义迎接入城。宋江出榜安抚百姓，卢俊义引降将卞祥来参见宋江。第二天，张清、琼英、叶清押田虎、田豹、田彪来。宋江令先监在一边，待大军班师，押送东京。张清、琼英拜见宋江，宋江置酒，为二人庆贺。过了三四天，报说陈安抚兵马到了。宋江领众将，出城迎接进来。

第二天宋江报过陈安抚，将田虎宫殿院宇，尽行烧毁。随后赈济百姓，修书表申奏宿太尉和朝廷。戴宗领了表文书札，往东京去了。

再说宋江在威胜城中，留下田虎、田豹、田彪，另行解赴东京。其余官员尽行斩杀。对随从徒众，自首投降者，不加追究，复为良民。

东京城内，太师蔡京，召集百官，正在谈讲兵法。内中有一个官员，仰着面孔，看视屋角，不去理他。蔡太师大怒，喝问那官员姓名。

原来这个官员，姓罗名戡，现任武学谕之职。蔡京正要发作，所得报说天子驾到，忙引百官去迎接。不等蔡京开口，罗戡便奏道：“臣罗戡，谨将淮西王庆造反情形，奏闻圣上。王庆作乱淮西，已经五年。童贯、蔡攸领兵征讨，全军覆没，却欺诳陛下，说军士水土不服，暂且罢战，以致养成大患。今蔡京大言不惭，犹自坐上谈兵。请陛下速诛蔡京等误国贼臣，选将发兵，保国救民，天下幸甚！”天子听了大怒，深责蔡京等隐匿之罪。蔡京巧言推托过去了。第二天，又有亳州太守侯蒙上书天子，推责童贯、蔡攸丧师辱国，并举宋江等才略过人，屡建奇功，可派这支军马，征讨淮西王庆，必成大功。天子准奏，即令省院议封宋江等官爵。省院官同蔡京商议，回奏：“宋江等正在征剿，不便升受，待淮西奏凯，再行封赏。臣等保举侯蒙为行军参谋，就令罗戡一同到陈安抚军前听用。”

原来蔡京、童贯这伙人，知道王庆兵强将猛，故意送侯蒙、罗戡到那里，只等宋江兵败，那时一同治罪。

且说侯蒙领了诏书及赏赐将士之物，装载车辆，同罗戡离了东京，往河北进发。

早有军士来报知，陈瓘、宋江率领诸将，出城迎接进来，都到帅府。侯蒙读罢诏书，取过金银、缎匹、御酒等物，依次照名散给众将。

次日，宋江令张清、琼英、叶清押解田虎、田豹、田彪去东京。又令萧让、金大坚镌刻碑石，记叙平定河北之事。随后宋江、吴用与众头领，辞

别州县官员 离开威胜 统领大军 往南进发。

那田虎，同兄弟田豹、田彪押解京师后，自然是押赴市曹，凌迟处死。从此一代梟雄，一去不返。河北晋王，化作南柯一梦。可悲，可叹！

暂且按下宋江统兵南征的话头，且把王庆自幼的事情，表白出来。父亲王善，是东京的富户。王庆从小浮浪，到十六七岁，生得身壮力大，不去读书，专好斗鸡走马，使枪弄棒。那王善夫妻两口儿，只生得王庆一个，从小爱他，自是护短，到长大后如何拘管得住。王庆赌钱吃酒，无所不为。过了几年，凭着一身本事，在开封府里做了个副排军。

却说有一天，王庆闲步出城，到玉津圃游玩。此时正是仲春天气，游人如云。王庆独自闲玩了一回，就见池北边，十来个伴当，养娘拥着一乘轿子过来。轿子里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年少女子。原来那女子是童贯之弟童贯的女儿，杨戩的外孙，许配了蔡攸之子，却是蔡京的孙媳妇，小名唤做娇秀。今日到玉津圃来游玩，不想遇着个王庆。那王庆是酒色之徒，见着这么标致的女子，哪里能够放得过？跟过来转过去，一双贼眼只顾看。娇秀从玉津圃出来，又到东门外岳庙里去烧香。

王庆又跟随到岳庙来。当时人山人海，挨挤不开，众人见是童枢密府里的人，都让开条路，娇秀下轿上前进香。王庆也假意去点香，一双眼却不住地看娇秀。娇秀见那人只顾看她，便也看住了那人。原来蔡攸的儿子，生得呆憨，那娇秀在家，日夜叫屈怨恨。今日见了王庆风流俊俏，自然有了心思。当时一个董虞侯，见王庆眉来眼去，劈脸一掌打去，喝道：“你好大胆，如何也在这里挨挨挤挤。待俺对相公说了，叫你那颗驴头，安不牢在脖颈上。”王庆哪敢做声，抱头鼠窜。

谁知那娇秀回府，倒是日夜思想，叫丫环和一个薛婆子，暗地里勾引王庆从后门进来与她相会。过了几个月，这事张扬开去，不免吹到童贯耳朵里。童贯大怒，寻思要寻个罪过来摆拨王庆。

却说王庆因事发觉，不敢再进童府里去了。一日王庆在院子里乘凉，心中不快，看着面前一个板凳，飞起右脚，一脚踢去，却连声叫起苦来。原来用力太猛，闪了腰肋。

要知王庆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吃官司王庆遭刺配 因妾弟管营自丧身

且说王庆踢板凳闪了腰，疼痛不止。第二天，到开铺子的钱老儿店里买了两张膏药，贴在肋上。又买两服药，回到家叫妻子煎了，王庆为好得快，把两服药都吃了。次日早晨，起得迟了些，正在吃饭，只听外面叫道：“都排在家吗？”妻子向外看了说：“是两个府里的人。”王庆听了这话，愣了一下，走出来问道：“二位光临，有什么事吗？”两个公人说：“府尹今早点名，因都排不到，大怒起来。我们替你说闪腰的事，他哪里肯信？派我两个来请你回话。”

两个公人扶着王庆来到开封府，府尹正坐在堂上。王庆上前磕了四个头，府尹喝道：“王庆，你如何不来伺候？”王庆说：“前日小人正在院中乘凉，见一个板凳在院里走，一脚踢去，闪了腰，行走不动，请相公方便。”府尹大怒，喝道：“胡说，板凳如何会走？你一向酗酒赌钱，干那不公不法的事，今日又捏造妖言，欺诳本官！”喝叫拉下去打。当下把王庆打得皮开肉绽，王庆吃打不过，只得招了捏造妖言、图谋不轨的罪。府尹叫录了王庆口词，当堂取枷钉了，押下死囚牢里。

原来童贯密派人吩咐府尹寻王庆的罪过。那时蔡京、蔡攸知拿了王庆，父子商议，若害了王庆性命，这事越显得真了。于是密传府尹知道，叫他速将王庆刺配远恶军州。蔡京父子选择吉日，迎娶娇秀成亲，一来遮掩了童贯之丑，二来灭了众人议论。

却说开封府尹遵奉蔡京密语，从牢中提出王庆，断了二十脊杖，刺了面颊，当堂取一面十斤半团头铁叶枷钉了，派两个防送公人，唤做孙琳、贺吉，监押前往陕州牢城。

三人离了开封府上路，只见王庆的丈人牛大户走来，把两个公人叫到一家酒店里吃酒。牛大户取了一包银子，对王庆说：“你如今配去陕州，山高路远，知道你几时回来，妻子谁替你养，又无一男半女，田地家产。你须写纸休书，任从改嫁，日后并无争执。”王庆左思右想，我身上又无半两银子，那陕州如何去得，取两口气，只得写了。王庆写好休书，牛大户一手接纸，一手交银，自回去了。

此时王庆的父亲王善，已被儿子气瞎了眼睛，早与他分开居住。今日听得儿子遭官司刺配，不觉心痛，叫人扶着，来见王庆，叫道：“儿呀，你不听我的诲训，以致如此。”说着，那瞎眼里掉下泪来。王庆值此家破人离时节，心中也酸楚起来。父子两个感叹了一回，王善又救他不得，公人又催促进身，只得扶了人回去了。

却说王庆同孙琳、贺吉离了东京，往陕州来。正行走之间，孙琳指着远远的山峰说：“这座山叫北邙山，快到陕州了。”三人说着话，走到一个市镇，那镇东列着三株大柏树，树阴下一簇人围着一个汉子，看他吆吆喝喝在那里使棒。看了一阵，王庆不觉失口叫道：“那汉子使得是花棒。”汉子正使到热闹处，听了这话，大怒，提起拳头，劈脸就打。只见人丛中走出两个汉子拦住，说：“不要动手。”王庆说：“小人也略晓得些枪棒，乱说这一句，惹了那汉子。”使棒的汉子又骂道：“贼配军，你敢和我比试吗？”那两人说：“你若赢了他，便将众人赏他的两贯钱给你。”王庆脱了汗衫，取条棒在手。众人说：“你戴着个枷，如何抡得棒？”王庆说：“戴着枷赢了他才算手段。”

那汉子明欺王庆戴着行枷，喝道：“来，来！”吐个门户，唤做蟒蛇吞象势。王庆说：“各位恩官，不要笑话。”也吐个势，唤做蜻蜓点水势。那汉喝一声，使棒盖下来。王庆往后一退，汉子赶入一步，向王庆顶门，又一棒打下来。王庆将身向左一闪，那汉的棒打个空，王庆就那一闪里，向汉子右手一棒劈去，正打着右手碗，把那条棒打落下来。众人大笑。王庆上前拉了汉子的手说：“多有冲撞。”汉子收拾起东西，往镇上走了。方才劝架的汉子对王庆说：“请到敝庄一叙。”

两个汉子请王庆和两个公人到了庄上。原来这庄叫龚家村，他二人

是弟兄两个，哥哥叫龚端，兄弟叫龚正。因兄弟两人被一个叫黄达的人痛打了一回，他们希望拜王庆为师出这口恶气。

第二天早晨，王庆便在打麦场上，点拨龚端兄弟拽拳使腿。只见从外走进一个人来，喝道：“哪里配军，敢在这里买弄本事！”龚端见是黄达，心头一把无名火起，骂道：“贼王八，前日赖了我赌钱，今日又上门欺负人！”黄达大怒，上前挥拳便打。王庆听他两个说话，猜着是黄达，假意上前来劝，一枷往黄达膀上打去，打得黄达只在地上喘气。

龚端说：“今日全赖师父报了仇，请师父一发把枪棒全教了我弟兄两个，必当补报。”龚端取出两锭银子，送给两个公人，求他再宽限几日。自此一连住了十几天，每天教龚端、龚正枪棒武艺。

公人催促起身，龚端取出五十两一锭大银，送给王庆。又叫龚正护送王庆到陕州。到了陕州，龚正去牢城营替王庆买上囑下使用银两。那个管营叫张世开，得了龚正贿赂，除了王庆行枷，也不打甚么杀威棒，也不派他做生活，发下单身房内，由他自在出入。

一天，一个军汉来唤王庆。张世开见了王庆说：“你来这里许多时，不曾派你做什么，我要买一张好角弓，你是东京人，必知价值真假。”王庆接了银子，去北街市上，买了一张陈州角弓回来。

自此，张世开天天派王庆买办食用供应，却不给现银，只给一个账本，叫王庆记在上面。那铺子里谁肯赊半文，王庆只得取出自家银子，过了十来天，把龚端送的银子都用尽了。

一天，王庆到一个张医士铺里，买几张膏药贴疗棒疮。张医士说：“张管营的舅子庞大郎，前日也在这里买药贴手碗，说是在邙东镇跌坏的，我看像是打坏的。”王庆听了，忙问备细。张医士说：“他是张管营小夫人的兄弟，唤做庞元，好赌钱，又爱使枪棒。”王庆听了这段话，猜想在柏树下打的那人，一定是庞元了，怪不得张世开寻罪摆布我。

王庆回到单身房里，叹口气：“不怕官，只怕管。只好逃到别处去，再想办法。”便悄悄到街上，买了一把尖刀，藏在身边。

过了十来天，张管营又叫王庆买两匹缎子。王庆急急去买了回来，张管营嫌颜色不好看，骂道：“大胆奴才，你是个囚徒，本该叫你挑水劈

柴，或锁在大链子上。今日差你奔走，是抬举你。你这贱骨头，不识好歹！’骂得王庆默默无言，磕头求饶。

那王庆从小性野，亲生爹娘也不敢触犯他。当时逆性又起，想：“我这条性命，一定送在那贼王八手里。”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等到天晚，营里众人都睡了，王庆悄悄来到内院后边，爬过墙去，只听得屋里笑语喧哗。伏耳细听，听出是张世开声音，一个妇人声音，又一个男子声音，正在里面吃酒闲话。张世开说：“舅子，他的性命只在棒下。”男子说：“姐夫，你快下手，替我出这口鸟气。”王庆听了这话，大怒。

过一阵，张世开说要上厕所，王庆躲在黑暗里，悄悄靠上来。张世开听后面脚步响，转回头，王庆早落一刀，齐耳连脖砍着，扑地倒了。庞元听见院里响动，急跑出来看，王庆飞抢上前，一刀刺去，正中腰肋。庞元杀猪似的喊一声，倒在地上。王庆一刀割下头来。

王庆杀了张世开、庞元两个，当夜越城逃去了。那张世开家里自然是收埋尸首，报知官府捉拿凶犯。这些自不必细说。

且说王庆当夜逃出陕州城来，急急奔走到天明，来到一个市镇。王庆要买些酒食吃，走进一家店里。你说巧也不巧，恰好就遇见了姨表兄范全。原来范全现在房州，充做两院押牢节级之职，因到陕州公干，回来在此歇宿，不想遇见表弟王庆。当时王庆拉表兄到个没人处，把吃官司，刺配陕州，杀人逃走等事告诉一遍。范全听了大惊，急急算还房钱饭钱，就叫王庆扮个随从，直奔房州来。二人刚到房州两天，陕州追捕凶犯王庆的行文也到了。范全回家对王庆说：“城里是住不得了，城外定山堡东，我有几间草房，兄弟去那里躲避几天，再作商量。”

却说王庆去那庄子上，一住已是三月有余。范全一面为他调治脸上金印，渐渐地消磨了。官府追捕的事，已是虎头蛇尾。王庆便也慢慢出来走动。一天，听得远远地有喧哗之声，便问庄客：“何处热闹？”庄客告诉他，西去一里段家庄，正在唱戏。大官人何不去观看一回？王庆听了，哪里耐得住？一直来到段家庄。

究竟王庆到哪里看戏，做出些甚么事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方城山回风烧贼寇

话说王庆来到段家庄，见戏台搭在村东麦地。那时戏还未唱，台下四面有二三十张桌子，都有人围挤在那里，吆五喝六地赌钱。更有那四村八坊赶来看戏的人，把青青的麦地，踏光了数十亩。

那王庆旧日在东京时，是有名的赌家。当下闲看了一回，不觉心痒起来，想道：“我自吃官司到今日，有十多月，不曾弄这个道儿了。前日范全哥哥给我买柴的钱子还在这里，何不去赢他几贯回去。”

王庆想着便挤进人堆里。运气不错，没半个时辰，竟赢了三贯钱。王庆用绳把钱穿好，正要走，那输了的汉子喝道：“你要到哪里去，恐怕这钱是才出炉，热得烫了手。”王庆说：“你输给我钱，却来放屁！”那汉圆睁怪眼，骂道：“你敢伤你老爷！”王庆上前按住，挥拳只顾打。旁边一个汉子，不解劝，也不来帮助，却把桌子的钱都抢去了。王庆大怒，放了地上的汉子，大踏步赶去。

只见人丛里闪出一个女子，大喝道：“不得无礼，有我在此！”说着抢上前来，挥拳朝王庆便打。王庆见她是个女的，有意要耍她，见她打来，将身一侧，女子打个空。王庆就势扭住，一跤放翻，刚刚着地，顺手又抱起来。此时见输钱、抢钱的两个汉子，一齐上前喝道：“这般胆大，敢跌我妹子！”正要拼打，只见范全赶来，叫道：“李大郎，不得无礼，段二哥、段五哥，不要动手，都是一块土上人，有话好好说。”那女子问道：“李大郎是范院子亲戚吗？”范全说：“是我表弟。”女子说：“出色的好拳脚。”王庆说：“他俩抢了我的钱。”范全说：“这个是二哥、五哥的买卖，你如何来闹他？”女子说：“看范院子面上，拿钱来。”范全接过钱，扯了王庆，回庄上

去了。

回到庄子上 范全对王庆说：“你如何去惹他 那段家兄妹 最是刁泼的 专在外寻衅闹事 赚那恶心钱儿。邻近村坊 没有不怕他的。”范全把王庆埋怨了一回 自回去了。不想这一场厮打 却成就了一段姻缘。随后便有一个唤做李助的来做媒人。你道这李助是谁？原本是荆南人氏，剑术极好 人称金剑先生 在东京曾给王庆算过命。后来到房州 近日听得段家庄热闹，因此到这里赶做些算命打卦的生活。段氏兄弟知李助会剑术 便留在家里 教导他击剑。

却说李助往来说合，再说是段三娘看上王庆的，所以这件事一说就成。范全怕张扬出去惹事，两家商议一概从简。段太公择了本月二十二日 杀猪宰羊 请了男亲女戚 在草堂上吃了一日酒 到晚方散。三娘的姑母和丈夫方翰、表弟丘翔一家，及段二的舅子施俊夫妻，路远回不去，都留下歇宿。

晚上 几个妇人正在那是打诨玩笑 只见段二抢进来 叫道：“怎么好 火燎鸟毛了 你们还不知死活！”众人都到草堂上来。原来新安县龚家村东的黄达，访知得王庆踪迹，昨天到房州报了官府，府尹张顾行派都头领了士兵，就要来捉王庆及窝藏人犯的段氏一家。众人叫起苦来。李助走上前说道：“事已如此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众人说：“去哪里去？”李助说：“这里西去二十里外 有座房山 山上强人廖立 和我相识，如今只有去那里入伙 方可避得大祸。”方翰等人怕日后连累 只得都走了这条路。当下收拾细软等物 结束齐整 召集起愿去的庄客 各拿了刀枪，庄前庄后都放把火，一哄往西走了。

走不到四五里 早遇见官兵。那都头先上前来 王庆手起一刀 砍做两段。李助、段三娘一拥上前 杀死黄达 众士兵没死的都逃散了。一行人来到房山寨下，已是平明时分。寨里小喽啰见山下火把乱明，即去报知寨主。廖立以为是官兵，点起小喽啰，下山来拒敌。李助走上前施礼，说道：“大王 是小弟李助。”随即把事情缘由说了一遍。李助听了想 王庆这般了得，又有段家兄妹帮助，恐日后要受他们的气。便不想留他们。王庆便挺起朴刀 直抢廖立。廖立大怒 挺枪来迎。段三娘赶上，一

刀结果了性命。王庆喝道：“有不愿顺从的，廖立便是样子！”小喽啰见杀了廖立，谁敢抗拒。王庆领众人上山，见那山四面都是石室，如房屋一般，因此叫房山。当下王庆安顿了各家妻小。众人推王庆为山寨之主。

却说那都头被王庆杀死，有逃脱的士兵，回房州报告州尹张顾行。张顾行大惊，一面发文到所属各县，拨兵前来协助收捕，一面与本州兵马都监胡有为计议出兵。胡有点起军马，正要起行，营中军兵忽然鼓噪起来。原来已经两个月没有发钱米了，今日饿着肚子，如何去打仗。他们平日受得克扣气多了，今日一时发作，军情汹汹，竟把那胡有为杀死了。城中无主，叛军到处劫掠百姓。王庆听得房州兵变，乘机来打城池。城中叛军一哄都归顺了强人。

王庆占据了房州，便派李助、段二、段五各处立竖招军旗号，买马招军，积草屯粮，远近林镇都受其害。那些游手无赖、恶逆犯罪之人，纷纷前来归附。龚端、龚正听得王庆招军，也来人了伙。两月之间便集聚了两万余人。三四年间，占据了宋朝六座州府，八十六处属县。王庆在南丰城中，建造宫殿，设置文武百官。拜李助为军师，封丞相，方翰为枢密，段二为护国统军大将，段五为辅国统军都督，范全为殿帅，龚端为宣抚使，龚正为转运使，丘翔为御营使，立段三娘为皇妃。

且说宋江平定河北，又奉诏征讨淮西，真是席不暇暖，马不停蹄，统领大军二十余万，向南进发。渡过黄河，已到阳翟州界。此时，军士跋涉千里，又值天气炎热，军中疲困中暑者甚多。宋江传令，叫大军驻扎于方城山树林深密处，以避暑热。一面又叫安道全置办药料，医疗军士，叫皇甫端调治马匹。

却说宛州守将刘敏，颇有谋略。他探知官军屯扎于方城山树林中，便说：“宋江这伙人，终是水泊草寇，不懂兵法，所以不能成大事。待我略施小计，叫他二十万军马，焦烂一半。”随即传令，挑选军士五千人，各带火箭、火炮，再备战车二千辆，装载芦苇干柴、硫磺焰硝之物。刘敏引鲁成、郑捷、寇猛、顾岑四员副将，铁骑一万，在后接应。

刘敏军马，夜半时分到达方城山南，只见雾气弥漫山谷。刘敏说：“天助我成功！”先令五千军士，只顾将火箭、火炮射打焚烧上去，又将火

车点着 向山下屯粮处烧来。军兵擂鼓呐喊 正要奋勇冲杀上前 忽然都叫起苦来，原来天暮时尚是南风，如今却突然转成了北风，千万条金蛇火龙向南边烧将过来。军士躲避不及，被烧得焦头烂额。

此时凌振施放号炮，直飞起半天里振响。东有张清、琼英，西有孙安、卞祥 各领兵杀出。鲁成被孙安一剑砍作两段 琼英一石子把郑捷打下马来 张清一枪刺死。卞祥搠死顾岑 寇猛被乱兵所杀。只有刘敏领着三四百残败人马，逃回去了。

却说宋江请陈安抚、侯参谋、罗武谕驻扎阳翟城中，自己同卢俊义、吴用统领大军 拔寨都起 离了方城山 往南进发。来到宛州 离城十里外扎下寨栅。宋江令李云、汤隆、陶宗旺监造云梯飞楼 准备攻城。张清众将领兵将宛州围得水泄不通。

再说刘敏 从方城山逃得性命 回到宛州，一面派人到南丰 向王庆申报，一面去邻近州县求取救兵，刘敏在城中坚守不出。宋江攻打城池，一连六七日，攻打不下。这时宛州北面的汝州宋将张寿，接到刘敏求救文书 领兵前来 却遇林冲 张寿被杀 人马逃散去了。又有宛州之南安阳、义阳县救兵到来 被关胜杀败。过了数日 李云所造攻城器具都已完备。孙安、马灵先令军士 用土袋拥堆城下 又选勇敢轻捷之士 攀云梯登上城垣。刘敏军兵 方城山一战 损其大半 如今城中兵力单弱 官军随即攻打宛州，刘敏被俘。宋江大军入城，将刘敏斩首示众，出榜安民。

宋江在宛州料理军务 过了十几天 已是八月初旬 暑气渐退。宋江与吴用计议：“如今应先取哪一处城池？”吴用说：“山南州 乃是楚蜀咽喉要地 当先取此城。”宋江说：“军师之言 正合我意。”于是请陈安抚等来宛州，留下花荣、林冲、宣赞、郝思文、吕方、郭盛 领兵五万 协助镇守。宋江传令水军头领李俊等，统驾船只，由泌水至山南城北汉江会合。官军分作三队，离了宛州，杀奔山南州来。真个是万马奔腾天地怕，千军踊跃鬼神愁。

究竟宋江如何攻取山南州，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水军疑船破坚城 宋江大胜纪山军

话说宋江统领大军，往山南州进发，前队董平兵马已到隆中山北五里，扎下营寨。探马来报：“王庆令贺吉等将在隆中山重兵镇守。”董平便叫孙安、卞祥、马灵、唐斌，分别于左右埋伏，只听中军炮响，分别杀出。

那边贺吉等早引兵前来。两军列成阵势，门旗开处，糜胜当先出马，高叫道：“你这伙水洼草寇，为何替宋朝无道昏君出力，来到这里送死！”官军阵里，急先锋索超骤马出阵，直取糜胜。二将都使开山大斧，直斗到五十回合，不分胜败。此时一声炮响，孙安、卞祥、马灵、唐斌，引兵杀出。琼英飞起一石子，将陈赓打下马来。秦明赶去，顶门上一棍，打得粉碎。孙安挥剑，斩贺吉于马下。唐斌一枪刺死郭玘。糜胜见众将失利，回马便走。众将背后驱兵掩杀，转过山边。却遇贼将耿文、薛赞领兵前来接应。与糜胜合兵一处，回身冲杀过来。文仲容挺枪来迎糜胜，糜胜手起一斧，把文仲容砍为两段。崔野见了，跃马提刀，直抢糜胜。唐斌也拍马前来助战。糜胜大喝一声，将崔野斩于马下。徐宁、董平见连折二将，双马齐出，并力杀来。糜胜见众将齐出，隔过唐斌的枪，回身走了。

且说糜胜只领二三百人，逃到山南州城中。守城主将却是段二。当时段二见糜胜损兵折将，喝叫推出去斩了报来。只见帐前参军左谋来说：“元帅息怒，先留下这个人。官军粮草，都囤积在宛州，守城兵马单弱，我这里挑选精兵，就派糜将军统领，前去袭击宛州。宋江怕宛州有失，必然退兵去救。元帅乘此机会，发兵击之，宋江可擒。”那段二本是个村汉，晓得甚么兵机，当下听了左谋的话，便整点军马二万，令糜胜统领，黑夜里悄悄出了西门，奔宛州去了。

宋江听得段二派兵去袭宛州，大惊。吴用说：“陈安抚及花将军，都有谋略，宛州不必忧虑。我们可就此机会，一定要打破他山南城池。”便向宋江密语半晌，宋江大喜。

再说糜胜领兵已到宛州。有军士探听的消息，报进城来。陈安抚随即分拨众将，准备迎敌。萧让说：“我有一计，可破贼兵。”便对众将说出这条计来，众人都点头称赞。陈安抚依计而行。

安排已定，陈安抚叫军士抬了酒菜，到西门城楼上摆设。陈瓘、侯蒙、罗戡三人，随即上城，谈笑饮酒，又叫大开城门等贼兵到来。

贼将季三思、倪偃，领十余员偏将，杀奔城下来。见城门大开，三个官员在城楼上吃酒，城上却不见旗帜人影。季三思不敢上前。此时，城楼上一声炮响，贼兵不战自乱。宣赞、郝思文领兵杀出城来，贼兵大败。

北路花荣、林冲已杀散贼兵，又急驰到南路，来助吕方、郭盛，合兵一处，杀得贼兵四散奔逃，斩杀者甚多。三路军马得胜回城，都来帅府献捷。陈安抚大喜，标记了众将功劳，大排宴席，犒赏三军。

却说糜胜去后，第二天夜里，段二上城眺望，见官军旗帜乱动，徐徐向北退去。便来对左谋说知，左谋说：“一定是他知宛城危急，因此退兵，可出城掩击。”段二便令钱侯、钱仪领兵出城，追击官军。段二向西望时，见官军数百只粮船，也渐渐向北撑去。段二叫放开西城水门，令水军总管诸能，统驾五百只战船，出城抢劫粮船。

听得一声锣响，官船队里放出百十只小艇，二人划桨，三四人各执团牌短刀，飞也似的杀来。诸能令水军把火炮火箭打射过去，官兵都跳下水里去了。贼兵得胜，撑驾粮船进城去。只见后面三四只船，船上无人，却是顺着潮水一般，自荡进来。诸能知道中计，急要上岸，水底下早钻出几个人来，正是李俊、二张、三阮、二童这八个英雄。诸能急令军士用刀枪来搠，那李俊一声胡哨，李逵、鲁智深等二十个头领，及千余步兵，推开船板，从几百只船舱下抢上来。众军一齐发作，挥刀乱砍。诸能被童威杀死，贼兵不能抵挡，四散奔逃。

段二得了消息，急引兵来策应，正撞着武松、刘唐这一伙。段二被王定向腿上一刀砍翻，活捉去了。那时宋江兵马，听得轰天炮响，大队掩杀

进来。钱宾被卞祥杀死，钱仪被马灵打翻，三万铁骑，杀死大半。宋先锋大兵入城。

官军得了山南城，宋江令将段二解到宛州陈安抚处发落。随后打开仓库，赈济遭受兵火的百姓。宋江忽接陈安抚转来朝廷文书，说西京贼寇横行，令宋江先讨西京，然后征剿王庆。

宋江、吴用决定，一面攻取荆南，一面分兵去打西京。当下卢俊义引军往西京去了。宋江又令史进等镇守山南城池，然后统领大军，直奔荆南州来。

且说宋江兵马已到纪山。李助得知官军取了山南，捉了段二，大惊随即去见王庆。王庆听罢大怒，随即降旨，令都督杜莹领将佐十员，兵马二万，去西京救援。又令统军大将谢宇，引兵援救荆南。

却说宋江兵马到纪山北十里外扎住。第二天，李怀带领五员偏将，引军冲下山来。当下与官军列成阵势。贼兵阵上门旗开处，袁朗一马当先，手执两个钢抓，左手的重十五斤，右手的重十六斤，高叫：“水洼草寇，哪个敢上来！”官兵阵里金鼎、黄钺两骑马抢出来。三个斗过三十回合，袁朗回马便走，二将赶去。袁朗忽地回马，金鼎正好赶到，袁朗手起一抓，把金鼎连盔透顶，打得粉碎。黄钺见了，一枪往袁朗前心刺来，袁朗将身一闪，黄钺刺个空，直跌入怀前来。袁朗右手拦腰捉住，把黄钺捉过马来。秦明见连折二将，大怒，跃马直取袁朗。又有女将琼英，挺起方天画戟，出阵来助秦明。贼阵里滕戡见冲出个女将，接住厮杀。斗不数回合，琼英回马往本阵便走，滕戡大喝一声赶来。琼英回身一石子，把滕戡打下马来，回马赶上，一戟刺死。滕戡见女将杀了他哥哥，大怒，挥一条虎眼竹节钢鞭，来打琼英。这里呼延灼早纵马抢出，接住厮杀。贼阵中李怀见女将飞石厉害，即令鸣金收军。两家各自回阵。

宋江见折了金鼎、黄钺二将，心中十分烦恼，说：“这样子如何打得荆南？”当时吴用谋划一条计策，说道：“除非如此，方可打得荆南。”宋江同意，随即传令众将，分拨安排。

分拨已定，宋江同吴用、公孙胜亲自到阵前督战。次日早晨，吴用上云梯观看，见山势险峻，便传令军马，再退后二里列阵。

这里列阵才完，李懷帶四个虎将，已领兵冲突下山。滕戡叫军士引五千铁骑，当先冲杀过来。官军抵挡不住，往后急退。正在危急，只得山后连珠炮响，原来鲁智深、李逵领兵翻山越岭，从后山杀上去了。李懷见山上有变，急令回军上山。黄信、李应早领兵两路截住厮杀。此时鲁智深、李逵等十多个头领，引着步兵，从山上冲杀下来，贼兵大溃，乱窜逃生。可怜袁朗好个猛将，被炮火打死。李懷在后，被鲁智深一禅杖打死。马劲、滕戡被乱兵所杀。只走了一个马羣。

官军夺了纪山，前进到荆南十五里外屯扎，准备攻城。

再说卢俊义这支兵马，往西京进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来到西京城南三十里外，地名伊阙山屯扎。探听得城中主帅是宣抚使龚端，与统军奚胜在那里镇守。朱武说：“奚胜那人颇知兵法，我先布下阵势，慢慢再挑战。”随即遣调兵马，向山南平坦处排下循环八卦阵。

龚端、奚胜领兵分三队而来。奚胜见官兵排下阵势，便登上云梯观看，说：“待我排个阵势给他看。”即令军士竖起将台，奚胜在将台上，用两把号旗招展，左右列成阵势。奚胜出马到阵前，高叫道：“你排个循环八卦阵，待要瞒谁？你识得我的阵吗？”卢俊义同朱武上云梯观望，见那阵外方而内圆，大阵包小阵，相互联络。朱武对卢俊义说：“这是六花阵。他欺我不识这个阵，却不知我八卦阵，变为八八六十四，即是武侯八阵图法，可破他六花阵。”卢俊义出阵喝道：“你这个六花阵，何足为奇！”奚胜说：“你敢来打吗？”卢俊义笑道：“这等小阵，有何难打？”朱武在将台上，将号旗左右招展，变成八阵图法。朱武叫卢俊义传令，杨志、孙安、卞祥，领披甲马军一千，前去打阵。

擂鼓三通。杨志众将引兵纵马上前，荡开贼阵西方门旗，杀人阵里。正是：冲阵马亡青嶂下，戏波船陷绿蒲中。

究竟杨志众将如何迎敌，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卢先锋雾夜取西京 混江龙渡江捉王庆

话说杨志等追赶奚胜 到伊阙山侧 遇贼兵埋伏 虽经奋勇厮杀 却是寡不敌众，这千余铁马骑兵，都被赶入深谷中去了。那谷四面都是峭壁，却无出路。贼兵搬取木石，塞断谷口。

却说卢俊义破了奚胜六花阵，乘势驱兵，夺了龙门关。计点军马时 只不见了杨志、孙安、卞祥一千人马。当下便令解珍、解宝等领人前去寻找。

解珍、解宝爬山越岭，到伊阙山东的一个山岭上，远望山岭之西深谷中 隐隐的有一支军马。二人下山来 见山坳里有几户农家 便把那岭西深谷去处 问访众人。农人说：“那谷里只有一条进去的路。”便引二人来到谷中 恰好邹渊、邹润引人马也寻到这里。合兵一处 杀散贼兵 上前搬开谷口木石，引兵马进谷里来。那时杨志等都在树林下，坐以待毙。见了解珍等一行人马 众人都喜跃欢呼。众军一齐出谷 到大寨来见卢先锋。卢俊义大喜，取银两谷米 赈济穷民。农人千恩万谢去了。

第二天卢俊义、朱武正调遣兵马，攻打西京城池，忽有流星探马来 说王庆派杜莹领二万人马 前来救应 已到三十里外了。卢俊义便教朱武、杨志等领兵列于大寨前，以防城中贼兵突出。卢俊义亲领大队军马 去迎敌杜莹。

卢俊义领人马过了龙门关西十里外，列成阵势。远远望见烟尘起处 杜莹兵马到来。两阵相对 擂鼓呐喊。贼阵里偏将卫鹤 当先拍马抡出。官军阵上山士奇挺枪跃马 接住厮杀。二将战到三十回合 山士奇手起一枪 刺死卫鹤。贼将酆泰大怒 挥两条铁锏 拍马直取山士奇。卞祥

见山士奇斗不过酆泰，挺枪来助战。酆泰大喊一声，只一铜把山士奇打下马来。又回马来战卞祥，两马相交，卞祥奋起神威，一枪刺来，正中酆泰心窝，死于马下。主帅杜莹见连折二将，心如火炽，气若烟生，提起丈八蛇矛，骤马出阵。这里卢俊义见了，便也亲自出阵，来战杜莹。孙安随后拍马来助卢先锋。贼将卓茂舞起狼牙棍，纵马来迎住孙安。战不上四五回合，孙安一剑斩卓茂于马下，拨转马，来砍杜莹。杜莹见杀了卓茂，措手不及，被孙安一剑砍断右臂，翻身落马，卢俊义复一枪，结果了性命。官军驱兵卷杀过去，贼兵大败。混战中，卞祥不幸坠马，被乱兵所杀。

且说卢俊义回到大寨，与朱武、乔道清众将计议，准备攻城。这天夜里，大雾弥漫，西京守城军士，咫尺你我难以相辨。官兵乘黑暗里，竖云梯登上城墙，各向身边取出火种，点燃火炬，上下照耀，如同白昼。守城军士惊得呆了，官兵挥刀乱砍。龚端、奚胜急引兵来救，官军已夺了四门。卢俊义大驱军马入城。龚端、奚胜被乱兵杀死，其余将佐军士投降。

次日，卢俊义出榜安民，赏劳三军将士。有军士来报：“宋先锋连日劳困，染病在营中。”卢俊义听了，便令乔道清、马灵统兵镇守西京，自己与朱武引人马急忙奔荆南而来。

已到荆南城北，卢俊义入寨来问候宋江。亏安道全疗治，病势已减了六七分。此时军士报说：“唐斌被糜胜杀死，裴宣、萧让、金大坚都被捉去了。”原来萧让知宋江患病，从宛州来看视，就便请裴宣、金大坚去宛州，刻写碑石，宋江便令唐斌护送前去。不想遇着贼兵。

吴用听到此事，大惊，传令大兵围城，并力攻打。

却说糜胜、马攀败逃，半路却捉得萧让三个，进荆南城来见守将梁永。梁永叫军士解了绳索，要他们归降。萧让、裴宣、金大坚三人厉声大骂：“无知逆贼，看我们是何等样人，快把我三人一刀两段罢了！”梁永大急，喝叫：“打那三个奴狗！”随后将三个枷在辕门外。

帅府前军民都来看官军中人物，内中早恼怒了一个人，此人姓萧名嘉穗。萧嘉穗在城中，日夜留心要杀贼人，怎奈单丝不成线。今日见萧让三个被绑示在街前，又听官兵为他三人攻城紧急。萧嘉穗回到家中，研

墨铺纸 写了一段话 号召城中军民响应宋先锋 奋起杀贼。萧嘉穗将字纸抛向左右街市闹处。第二天，许多军民都拾来观看。萧嘉穗也挤在人丛中 把那纸上言语 高声读了两遍。读完大呼道：“百姓有胆量的 都来相助萧嘉穗杀贼！”那梁永平日专横暴虐，军民恨之入骨，今日一听有变 都来相助。当时聚集起数千人 萧嘉穗当先 呐喊拥入帅府 把梁永一家老小尽数杀死。放了萧让三人，赶到北方，杀了守将马贲，开了城门。

那时吴用正在北门，指挥将士攻城。听得城中呐喊，又见城门开处，有人背着萧让三个 直奔前来。吴用正在惊讶 萧让叫道：“吴军师，亏得这个壮士 激聚众民 杀了贼将 救我们出来。”吴用又惊又喜。萧嘉穗说：“事在紧急 请军师快领兵入城。”这时守城军士 看见事情如此 便都下城投降。只有麋胜杀出重围走了。

吴用派人飞报宋江。宋江来到荆南城中 升坐帅府 请萧嘉穗来 拜道：“壮士诛除叛逆 兵不血刃 克复城池 又救了三个兄弟 宋江合当下拜。”萧嘉穗说：“这都赖众军民之力。”宋江设酒款待 亲自执杯劝酒，说：“我回京师面奏天子 必当重用。”萧嘉穗说：“这倒不必 我今日之举 不为功名富贵。当今谗人高张 贤士无名 我见有抱负的英雄 不计生死，赴公家之难，倘或有一事不当，那些谗佞之徒便罗织罪名而害之，身家性命都在权奸掌握之中。像我这样子，无官守之累，却似那闲云野鹤 哪儿不可以去呢？”这一席话 说得众人无不叹息。

第二天宋江派戴宗去陈安抚处报捷。然后特来拜望萧壮士，却是一个空屋。邻居说：“萧嘉穗今早收拾琴剑书囊，不知去哪里了。”

且说陈安抚一行人马已到荆南，镇守各处将领也将事务交代新官治理 先后陆续到来。宋江统领大军 离了荆南 水陆并进 直夺王庆巢穴南丰来。

再说南丰城中王庆，听得宋江大军来到，便调拨各路军兵，前来迎敌。

两军都已列成阵势，王庆和李助上将台，观看宋江兵马，见他排成九宫八卦阵 军兵勇猛 将士英雄 军容整肃 惊得魂不附体 叹道：“可

知道兵将屡次亏输，原来那伙人如此厉害！”

听得官军阵中战鼓擂响。正西门旗开处，豹子头林冲飞马出阵。李助传令柳元、潘忠领红旗军去冲击。两军呐喊。林冲接住柳元厮杀。潘忠见柳元不能取胜，拍马提刀来助。林冲力敌二将，大喝一声，将柳元刺于马下。林冲的副将黄信、孙立，飞马冲出阵来。黄信手起一剑，把潘忠砍下马来。

王庆见连折二将，急忙传令退军。只听官军阵里一声炮响，兵马纷纷扰扰，白旗引黑旗，黑旗引青旗，青旗引红旗，变作长蛇之阵，簸箕掌，栲栳圈，围裹将来。王庆、李助调将遣兵，分头冲击，却似铜墙铁壁，不能冲得出来。两军这场好杀！

混战多时，王庆令退入南丰城内。军士飞报：“后面又有官军杀来！那彪军，当先大将正是副先锋卢俊义。左边杨雄砍翻段五，右边石秀搠死丘翔，并力冲杀过来。三个杀人王庆军中，正遇方翰，卢俊义一枪刺死，直奔来捉王庆。却撞着李助，那把剑如风似电般舞将来，卢俊义正抵敌不住，入云龙公孙胜早到，挥剑把李助那口剑打下地来。卢俊义赶上，只一拽，把李助捉过马来。

宋江传令，鸣金收军，往南丰城来。叫张清、琼英领五千马军，前去哨探。又叫戴宗打听孙安袭取南丰消息。

原来孙安奉孙先锋将令，假扮成王庆兵马，偷袭南丰城池，却被贼兵识破，开了东门放他进去。孙安手下梅玉等七个副将，领五百军士，争先抢进城去，连人带马跌下陷坑里，两边伏兵齐出，长枪利戟，尽行搠死在坑里。幸得孙安在后，奋勇杀进城去，贼兵四面响应，把孙安堵在东门里。宋江听了戴宗报说，催动大军，急驰到南丰，将城围住。那时张清、琼英已到城下，夺了东门，叫孙安据守，杀进城去了。随后宋江大军也到。范全等文武官员尽数被杀，段三娘听得官军已进城，领了百余内侍从人，各执刀枪，正要杀出西门。恰好琼英引兵杀到后苑。段三娘纵马提剑，来战琼英。琼英飞起一石子，把段三娘打下马来，军士赶上，捉住绑了。那些宫娥嫔女，听得官军进城，或投井，或自刎，或撞阶，大半自尽死了。

却说王庆领着数百人马 冲出重围 奔走逃命。走到天明 远远地望见云安城池了。王庆正在高兴 有军士看了说：“大王 城上都是官军旗号。”王庆听了 惊得浑身麻木。一个随从说：“请大王换了衣服 急投东川。”王庆随即换下蟒袍玉带，绕过云安城池，慌忙往东川奔走。

此时王庆身边只剩下三十余人，走到晚，来到云安属下的开州地方 只见前面一派江水阻路。因江水澄清 所以唤做清江。一行人走到江边，见十多只渔船，其中几只船，渔人正在那里猜拳吃酒。王庆叹口气，说：“这男女们这般快乐 我今日反不如他们了。”有随从叫道：“渔家 撑船来渡我们过去 多给你渡钱。”只见两个渔人放下酒碗 摇过一只小船来。众人扶王庆上船 渔人把竹篙往岸一点 那船早离岸丈余。随从军士叫道：“咱们也要过江的！”渔人喝道：“来了！”一把揪住王庆 按在船板上，王庆正要挣扎，那摇橹的跳过来，一齐擒住绑了。众渔人见捉了王庆，一拥上岸 把那三十余个随从 全都拿了。

原来这撑船的 是混江龙李俊 那摇橹的 便是出洞蛟童威 那些渔人都是李俊手下水军。李俊押王庆到云安城中，叫三阮、二张这几个兄弟守城，随即解送王庆一行人，到南丰来见宋先锋。

宋江见了 不胜之喜 称赞道：“贤弟这个功劳不小！”李俊引云安降将胡俊来参见宋江 宋江用好言抚慰 随即与众将计议 攻取东川、安德二处城池。胡俊说：“先锋不必费心 我有一句话 叫那两座城池 唾手可得。”

究竟胡俊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燕青射雁秋林渡 宋江智取润州城

当时胡俊说道：“东川守将是我的兄弟胡显，愿去招他来投降。剩下安德孤城，即使不去打他，也会来归降。”宋江大喜，仍令李俊与他同去。一面写书表，派戴宗去东京申奏朝廷。

且说戴宗到东京，先将书札投递宿太尉，太尉将表进呈天子。天子大喜，即时降旨，将贼首王庆解赴东京，其余从贼就地处斩。

那时陈安抚等，已到南丰。胡俊也招降了兄弟胡显。那安德州守将、军士见东川归降，知道大势已去，只有投降这条路了。自此王庆占据八州八十六县，全部收复。

戴宗早回到南丰。随后朝廷使者捧诏书也到。陈安抚接了圣旨，传令监中取出段三娘、李助等一行人，押去南丰市曹处斩。

却说西京等处，已有新官到任，各城守将先后都到南丰会集。陈安抚、宋先锋设太平宴，庆贺众将，犒赏三军。有军士忽来报宋江、孙安患暴病，卒于营中。宋江悲悼不已，叫以礼葬于龙门山东侧。乔道清见孙安死了，十分哀伤，对宋江说：“孙安和我交情最好。蒙先锋收录他，指望日后有个结果，不想他中道而死。今日来求先锋，请允许我就此拜辞，回归田野。”马灵见乔道清要走，也来拜辞。宋江听了，惨然不乐，十分挽留不住，只得依允了。乔道清、马灵拜别众人，飘然而去。后来二人都到蓟州二仙山罗真人处，从师学道，以终天年。

且说宋江将兵马分作五队进发，起行回京。走了几天，到一个地方，唤做秋林渡。那山泉石佳丽，宋江遥看山景，仰观天上，见空中数行塞雁，不依次序，高低乱飞，又听前军喝彩，便叫人去问缘由。原来是燕青

射下十多只鸿雁。宋江唤燕青来说道：“我想宾鸿避寒，离了天山，衔芦过关，趁江南地暖，求食稻粱，初春方回。或数十，或三五十只，递相谦让，尊者在先，卑者在后，次序而飞，不越群伴。遇晚歇宿，亦有当更观望者。而且雄失其雌，或雌失其雄，至死不配。这等仁义之禽，怎忍心害之？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们弟兄一般，你却射了那几只，就像咱们兄弟中失了几个，众人心内如何？兄弟以后不可害此礼义之禽。”燕青默默无语，十分后悔。宋江有感于心，在马上口占诗一首：

山岭崎岖水渺茫，横空雁阵两三行。

忽然失却双飞伴，月冷风清也断肠。

宋江反复吟诵，不觉自己心中凄惨，睹物伤情。

大军在路，不止一日，回到京师。自然是军马屯扎陈桥驿。宋江众头领朝见天子，天子说寡人知卿征进劳苦，宋江奏说托圣上洪福齐天等话。天子命省院计议封爵。蔡京、童贯百般阻挠，这些都不必细说。随即天子降旨，将王庆凌迟处死。可怜王庆的老父王善及前妻丈人等诸亲眷属，都难免诛杀。官家刑法之残毒可见！

再说宋江众头领朝天子，受赏赐，诸般事务已完，回到营里。公孙胜来说：“以前本师罗真人嘱咐，令我送兄长还京之后，便回山中。今日兄长功成名就，我就此拜别兄长，辞了众兄弟，回归山野，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终天年。”宋江再三挽留不住，便设一宴，众兄弟举杯叹息，人人洒泪，各以金帛相赠。公孙胜推却不受，众兄弟只顾打拴在包裹里。第二天，公孙胜穿上麻鞋，背上包裹，辞过众兄弟，往北登程去了。

宋江兵马在东京城外驻扎已是多日，难免有人进城里走动的。蔡京听说此事，奏过天子，在各城门上张贴榜文：但凡一应出征官员将军头目，非得上司呼唤，不许入城，违令者定拟罪惩办。有人看了，报知宋江。宋江郁郁不乐。众将得知，焦躁起来，都有反心，只碍着宋江一个。李逵说：“哥哥好没主意，当初在梁山泊，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如今招安了，却惹烦恼。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宋江喝道：“你这禽兽又来无礼，如今做了国家臣子，你反心尚自未除！”李逵说：“哥哥不听我的话，以后有气受哩！”

自此以后，宋江诸将，无事也不入城去。却说这天宿太尉去上早朝，见天子与文武百官议事，正说江南方腊作乱。原来那方腊本是歙州山中的樵夫，一天去溪边洗手，照见自己头戴金冠，身穿蟒袍，因此向人说自家有天子福分。又传说一书中写道：十千加一点，冬尽始称尊。纵横过浙水，显迹在吴兴。那十千，便是万，万头加一点，乃是个方字。冬尽是腊，称尊，即是南面称君。正应方腊二字。那年朝廷征取花石纲，百姓大怨，人心思乱，方腊乘机造反，四方响应，势力渐其壮大，几年间占据了江南八州二十五县。于是在清溪县起造宫殿，设置文武百官，据着长江天险，独霸一方。

当时天子说道：“已命张招讨、刘都督征进。”宿太尉奏道：“陛下可再派征淮西得胜的宋先锋前去剿除，必干大功。”天子大喜，随即传旨，令宋江、卢俊义朝见天子。

且说宋江、卢俊义领了圣旨回到营寨，升帐会集诸将，收拾鞍马衣甲，准备起程。当时琼英因怀孕，留下东京，就令叶清夫妇陪侍。金大坚、皇甫端留在天子驾前听用。蔡太师派人来，又要走了萧让，王都尉取走了乐和。宋江自此去了五个弟兄，心中好生不乐。

大军离了东京，水陆并进，往江南进发。前军已到淮安，本州官员迎接进城，说道：“隔江便是润州，如今是方腊手下枢密吕师囊镇守。”吴用说：“扬子江中，有金、焦二山，靠近润州城郭，可叫几个弟兄先去打听消息。”宋江说：“你弟兄中谁愿前去？”帐下走出柴进、张顺、石秀、阮小七。宋江说：“你四人打听得润州消息，前到扬州回话。”四人扮作客人模样，分作两路。石秀、阮小七投焦山去了。

却说柴进、张顺带两个伴当，奔瓜州来。此时正是初春天气，日暖花香，到得扬子江边，凭高一望，滔滔雪浪，滚滚烟波，好一派江景，有诗写道：

万里烟波万里夫，红霞遥映海东边。

打鱼舟子浑无事，醉拥青蓑自在眠。

当时四人到江边，见几间草房，张顺推门进去，一个白发婆婆从灶间走出来。张顺说：“婆婆，你家男子汉哪里去了？”那婆婆说：“听得朝廷

大军来 与方腊厮杀 这里人家都搬到别处去了。只留下我看屋。”张顺说：“我四个要过江去 借你家歇一夜 给你银子作房钱。”婆婆说：“客人但歇不妨，只是没有床席。”

张顺又出江边看了一遍 回来与柴进商量：“一只船也没有 怎知隔江之事。我今夜过江去 探个虚实 你在此等候。”柴进说：“快去早回。”

张顺把衣服拴个包裹，顶在头上，从瓜州岸边下水，直游到金山脚下。见石边拴着一只小船，张顺便上船伏在舱里。只见上流摇下一只小船来，张顺再跳下江里，从水底钻到那船边，一刀把摇橹的砍下江里。那船舱里钻出两个人来 张顺跳上船 手起一刀 砍了一个 那一个退入舱里去了。张顺喝道：“你是甚人 哪里来的船？”那人说：“小人叫吴成，是扬州城外定浦村陈将士家干人，被好汉杀了的叫叶贵，是润州吕枢密府前虞侯。陈将士派小人去润州献粮。吕枢密又叫去苏州，见了三大王方貌，就封陈将士做扬州府尹，如今正要同叶贵回去送粮米、船只来。”张顺问：“几时过去 船里有甚物件？”吴成说：“约定正月初七日渡江。船里有旌旗三百面 号衣一千领 及给陈将士的文书。”张顺问明来情去意，一刀把吴成剁下水里 摇船过瓜州来。见柴进说了前事 二人取出船中物件，拴做两担，叫伴当挑了，给婆婆二三两银子，然后直奔扬州 来见宋先锋。

张顺、柴进见了宋江，把陈将士结交方腊等项一一说了。宋江听了大喜 请吴用来计议 就叫燕青扮作叶贵 解珍、解宝扮做南军挑了担子 先去陈将士庄上。随后令朱仝、索超等领一千人马接应。众人分头行事 到得定浦村 将陈将士一家老幼 尽皆杀了 夺了粮米船只。军士飞报宋先锋。

宋江得了消息，便与吴用调拨进兵，将船分作三队，前队船上都插方腊旗号 军士各穿南军号衣 叫穆弘、李俊扮作陈将士的儿子陈益、陈泰。后面船上埋伏军兵，依次进发。

却说润州北固山上，南军见数百只战船，一齐从对港出来，渐渐驶近南岸，急去报知吕枢密。吕枢密引众将来江边观看，先叫军士下船查问。军士喝问：“船从哪里来？”穆弘说：“小人是陈益 兄弟陈泰 父亲特

派我二人来 献纳粮米五万石 船三百只 以谢枢密保举之恩。'随即呈上文书。军士上岸报知吕枢密。吕枢密接过文书看了，果然是原领公文，便令唤二人上岸来见。穆弘、李俊上得岸来 吕枢密正要询问 就见军士来报：“有圣旨到 请枢密前去迎接。”吕枢密吩咐：“守住江岸 船只不得靠岸，陈益、陈泰随我来。”

且说吕枢密来到南门 接着天使冯喜 问道：“为何这般紧急？”冯喜说：“天子特降圣旨 叫枢密紧守江岸 但有北边来的人 须要仔细盘诘，如有可疑的，随即诛杀。”吕枢密听了大惊，且请到城中开读圣旨。

再说江中船上官军 见半日没些动静。左边船上张横、张顺 右边船上史进、雷横等头领，一齐行动 领兵抢上岸来。南军阻挡不住。李逵早奔到城门边 砍翻了把门军士。解珍、解宝挺着钢叉 当先杀人城里。吕枢密手下七十二个统制官 听得城边发喊 各提动军马 来抵敌官军。两军在城中混战。穆弘、李俊听得消息 去酒店里夺得火种 放起火来。润州城里杀声振地，烟焰张天。

却说宋江、吴用 早又派遣一百五十只战船 驶过江南来。关胜、呼延灼、秦明、花荣等十员大将 牵马上岸 领三千人马 冲杀入城。南军抵挡不住，败退奔逃。

大军夺得润州 救灭了火 迎接宋先锋入城。宋江到帅府 先出榜安民。众将都来请功。计点本部将佐 折了宋万、焦挺、陶宗旺 宋江伤感不已。说：“我一百零八人 同生同死 谁想先去了公孙胜 留了萧让、金大坚、皇甫端 今日又折三个弟兄。宋万这人 虽然不曾立得奇功 当初梁山泊开创之时 多亏了他。今日却作泉下之客。”宋江传令 搭起灵棚 列了银钱，排下马猪白羊，亲自祭祀奠酒。叫押过润州统制卓万里、和潼，就那里斩首，享祭三位英魂。

却说吕枢密折了大半人马，引着六个统制官，退守丹徒县，一面派人去苏州，向方貌告急求救。方貌随即令元帅邢政领军前来救援。此时，关胜、林冲等十员将佐 奉了宋先锋之令 来攻取丹徒县。路上正迎着邢政军马。

两军相遇，究竟胜败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常州 混江龙结义太湖

话说元帅邢政和关胜交马，战到十多回合，被关胜一刀砍于马下，呼延灼大驱军兵，卷杀过去。吕枢密见本部军兵亏败，弃了丹徒县，奔走常州府。关胜向宋先锋报捷，宋江领大军前进至丹徒县驻扎，一面派人飞报张招讨，移兵镇守润州。

这时宋先锋大军已抵常州城下。吕枢密说：“谁敢去退官军？”钱振鹏说：“我当效力向前。”领了五千人马，当先出城。官军阵上关胜立马横刀，厉声高叫：“天兵临境，尚不知死？”钱振鹏大怒，骂道：“梁山泊草寇，不思图王霸业，倒去降了无道昏君！”两将斗到三十回合，钱振鹏渐渐抵挡不住。南军统制官赵毅、范畴见了，挺两条枪，一齐出马。这边早恼了黄信、孙立，一个仗丧门剑，一个使虎眼鞭，两马齐出。吕枢密急令许定、金节出城助战。韩滔、彭玘二将，双出来迎。

那金节素有归降之心，略斗数回合，回马往本阵先走，韩滔乘势赶去。南军阵上高可立急取弓搭箭，嗖地一箭，把韩滔射下马来。张近仁抢出来，一枪刺死。彭玘和韩滔是多年的好兄弟，见他身死，急要报仇，直奔过来寻高可立，不提防张近仁从斜里冲出，把彭玘一枪搠下马去。关胜见连损二将，心中忿怒，奋起神威，一刀将钱振鹏砍于马下。不想自己的马一脚前失，把关胜掀翻下来。高可立、张近仁一齐抢出，来杀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三将齐出，救回本阵。吕枢密大驱人马，卷杀出城，官军败走，南兵追赶二十余里。

关胜引军来见宋先锋。宋江知韩滔、彭玘战死，叫打起一面白旗：“我亲领军与贼兵决个胜负！”第二天宋公明领起大队人马，李逵当先，

来与南军交战。

高可立、张近仁二统制 早出城排成阵势。有人指给李逵说：“这两个便是杀韩、彭二将军的。”李逵听了 拿起板斧 直抢过阵去。鲍旭急呼项充、李袞前去策应。高、张二人吃了一惊 正要回马 那两个蛮牌早滚到面前。高可立 张近仁把枪往下乱搠 项充、李袞举牌迎住。李逵斧起，早砍翻高可立马脚 高可立撞下马来 李逵手起一斧 将头砍下。鲍旭一把从马上揪下张近仁，一刀也割下头来。四个在南军阵里乱杀。李逵把高可立的头拴在腰里 抡着两把板斧 不问天地 横身在里面砍杀 直杀得南军人马退入城里。

却说常州城里，统制官金节的妻子秦玉兰认为丈夫素有归降之意，不如乘机会去邪归正 捉了吕师囊 献给宋先锋。于是 金节写了书 拴在箭上 待夜深人静 上城往西门外射将下去。宋江看了金节书信 便与吴用商议安排。

次日，官军又来攻城。吕师囊引许定逃得性命走了。

金节到州衙来拜见宋江，宋江迎接上厅请坐，金节感激无限。宋江叫把范畴、沈畴、赵毅三个统制官 囚车押了 就令金节解赴润州张招讨帐前发落。张招讨看了宋江书信 知金节如此忠义 大喜 赏了金银、缎匹，就留在军前听用。随后将三个南军统制官斩首示众。

且说宋江在常州屯驻人马，派戴宗往宣州、湖州卢先锋处打听消息。戴宗到得宣州，恰好卢俊义也正要派柴进来向宋先锋报捷。二人报知已取了宣州 但郑天寿、曹正、王定六三位头领 在攻城中身亡。宋江听了 大哭一声 蓦然倒地。众人救得半晌方才苏醒 说道：“我们今番收不得方腊了 自渡江以来 如此不利 连折了八个弟兄。”吴用说：“这也是各人的寿数。眼见得渡江以来，连得三个大郡，先锋不必自丧志气。”宋江说：“虽然如此 兄弟们如手足之亲 不由我不伤心。”吴用说：“先锋请不要烦恼，我们来商议如何攻打无锡。”

吕师囊领兵往无锡而来，早有探马报知宋先锋。宋江便调军兵出城，前进十余里，列成阵势，只见吕师囊纵马横矛，亲自出战。宋江说：“谁人先拿此贼？”金枪手徐宁愿往 出列阵前。两军齐声呐喊 二将战二

十余回合，徐宁手起一枪，把吕师囊刺下马去。

宋江驱兵赶杀，正迎着方貌大队人马。方貌听说杀了吕枢密，心中大怒，横戟出马，骂道：“我今直把你诛尽杀绝，方才罢兵！”便叫手下八员大将出来：飞龙大将刘赧、飞虎大将张威、飞熊大将徐方、飞豹大将郭世广、飞天大将邬福、飞云大将苟正、飞山大将甄诚、飞水大将昌盛。那八人各执兵器，骤马向前。官军阵上，门旗开处，左右两边分出八员首将，那八将：关胜、花荣、徐宁、秦明、朱仝、黄信、孙立、郝思文。两军呐喊，十六骑齐出，各自寻着敌手，捉对儿厮杀。这十六员猛将，都是英雄。斗到三十回合，朱仝一枪把苟正刺于马下。两军各自鸣金收兵。

方貌见初战不利，退回苏州去了。

却说宋江见南兵坚守不出，便引花荣等前来看城，见那苏州城郭，墙垣坚固，周围都是水港环绕。回来与吴用商议攻城之策。有人来报：“水军头领李俊从江阴来见先锋。”宋江叫请入帐中，李俊一一说知沿海消息，已取了江阴、太仓，如今石秀、张横、张顺去取嘉定，三阮兄弟去取常熟。宋江见说大喜，就留下李俊，叫整点船只，准备攻城。李俊说：“待我入太湖，探听南边消息。”宋江说：“兄弟说的有理，只是没有副手同去。”随即令李应、孔氏兄弟、施恩、杜兴去江阴等地，协助水军，替回童威、童猛。

却说李俊带了童威、童猛，驾一叶扁舟，盘旋直入太湖中来。看那湖时，果然水天辽阔，万顷一碧，但见天连远水，水接遥天。离低水影无尘，上下天光一色。有诗写道：

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

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常送钓船归。

远远望见有一派渔船，李俊叫水手摇到那渔船边，问道：“渔翁，有大鲤鱼吗？”渔人说：“随着我到家里卖给你。”李俊几个便跟渔人去到一个处所，看时，周围都是驼腰柳树，篱落中有二十余家。渔人拴了船，引众人到得一个庄院，那人咳嗽一声，门里走出七八个大汉，将李俊三个一齐拿住，都绑在木桩上。李俊看时，草庭上坐着四个好汉，为头的赤发黄须，喝道：“你们是哪里人，来我这湖里做甚么？”另一个说：“哥哥别问

他只顾取他心肝来吃酒。”李俊叹口气，看着童威、童猛说：“是我连累了兄弟。”二人说：“哥哥别这样说，我们便死也在一处。”四个好汉听了，又问：“你三个是何等样人，通个姓名。”李俊说：“要杀便杀，问姓名做什么？”为头的听了这话，跳起来，割断绳索，扶三人到屋里，说：“我们做了一世强人，不曾见这般好义气人物。三位老兄是何处人氏，愿闻大名。”李俊说：“眼见的你四位大哥，也是个好汉了，便告诉你。”随即把情状缘由叙说一遍。又说：“愿求你四位大名。”为头的说：“小弟叫赤须龙费保，一个是卷毛虎倪云，一个是太湖蛟卜青，一个是瘦脸熊狄成。”李俊说：“我们只就这里结义为兄弟如何？”四个好汉见说大喜，便置酒设席，一同欢饮庆贺。

这庄子唤做榆柳庄，都是打鱼为生。当时费保便叫几个渔人，让他们去湖上打探消息。李俊三个在庄上住了两三天，有渔人回来报说，江面上有十多只船，插着黄旗，眼见的是杭州解来的。李俊说：“既有这个机会，请兄弟们帮助。”

当时七个好汉，引了渔人，驾船从小港直入大江。当夜星月满天，见那十多只大船，都湾在江东龙王庙前。小船悄悄靠上去，大船里人急钻出来，早被挠钩搭住，做一串儿捆了，都丢下水里去了。捉得两个为头的来问时，原来是镇守杭州的方腊太子方天定手下库官，奉命押送衣甲三千副，到苏州方貌处交割。李俊问了名姓，要了关防文书，便把两个库官砍下水里。

李俊得了这个消息，飞报宋先锋。下来的事情便明白了，宋江、吴用即时安排，将计就计，扮成南军，赚开城门，大驱军马入城，夺得苏州。本次攻城，宣赞战死。又有水军回到苏州，报来说，打常熟折了施恩，取昆山孔亮身死。宋江心中大忧，嗟叹不已。

且说费保等四人来辞宋先锋，宋江执意相留，不肯重赏了四人，再令李俊送他们回去。当下李俊、童威、童猛送费保四人到榆柳庄。饮酒中间，费保起身把盏，说出几句言语。

究竟费保对李俊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张顺魂归涌金门 宋江智取杭州城

却说费保当时对李俊说：“小弟虽是个村夫，曾听人说，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从梁山泊至今，已是多年。破辽国时，不曾折了一个兄弟，今番征方腊，眼见得挫动锐气。为何小弟不愿做官，为因世情不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有一天太平了，一个个必来害你性命。哥哥何不乘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的地方？”李俊说：“方腊未破，宋公明恩义难抛。如今若随贤弟去了，全不见平生相聚的义气。众位兄弟如肯等我，待收服方腊之后，定来相投。”四人说：“我们专望哥哥到来，切不可负约。”

且说宋江在苏州传令，水陆军兵起程，往杭州进发。前军早望见秀州，本州守将段愷知苏州三大王方貌已死，见官军声势浩大，吓得魂消胆丧，大开了城门，迎接宋江大军入城。

宋江报知张招讨，段愷便跟了张招讨，守把苏州，却派副都督刘光世来秀州镇守。宋江移兵城外下寨，正与诸将商议攻取杭州之策，见柴进起身说：“我愿深入方腊巢穴，打探消息，只是得燕青为伴同行最好。”宋江听了大喜，说：“只是燕青现在卢先锋部下，可派人去请来。”正在商议，军士来报：“卢先锋派燕青来报捷。”

燕青进帐，拜见宋江，说知卢俊义进兵详情，如今已取了湖州，正分兵攻取独松关和德清县。宋江听罢，便说了同柴进去南边的事。燕青说：“小弟愿陪柴大官人去。”柴进说：“我扮作个白衣秀士，你扮个仆人，无人猜疑。”当时商议已定。

且说中路前队关胜，直哨探到东新桥，不见一个南军，心下疑惑，回

报宋先锋。宋江派戴宗传令：“不可轻进，每日轮两个头领哨探。”第二天，徐宁、郝思文带几十马军，直到北关门来，见城门大开，忽听城上一声鼓响，城里冲出一队人马。二人急回马时，西面喊声又起，一队马军已杀到面前。徐宁并力杀出，回头不见了郝思文。徐宁正待走，脖子上早中一箭，带箭飞马奔去。路上遇着关胜，救回去了。宋江得了消息，急来看视，见徐宁七窍流血，便唤医士来疗治。宋江仰天长叹：“神医安道全已回京师，是天丧我兄弟了！”次日，军士来报：“城上用竹竿挑起郝思文头来示众。”数日后又来报，徐宁已死。宋江好生伤感，暂且按兵不动。

李俊等引兵先去北新桥驻扎，后移入西山。张顺对李俊说：“在此屯兵已半月之久，不见出城。待我从湖里游过去，再从水门入城，放火为号。就报与宋先锋，叫三路一齐攻打。”李俊说：“此计虽好，恐兄弟独力难成。”张顺说：“这条命报答宋公明哥哥许多年好情分。”

当晚，张顺带一把尖刀，来到西湖岸边，脱了布衫，钻下湖里去。此时已经夜深，月色微明。张顺摸近涌金门边，城上静悄悄不见一个人。张顺到水口边，摸里面时，都是水帘护定，帘上拴一串铜铃。听见铃响，城上早喊起来。张顺赶紧钻下水里。城上有人下来，却并不见一物。张顺料是水里入不得城，便上岸来，摸些土块，掷到城上。有人叫起来，再下来看时，又没动静。众人说：“定是个鬼，我们睡去，不要理他。”张顺听了一阵，不见动静，便到城下。摸些土石抛上城去，静悄悄地没有声音，便向城上爬去。爬到半墙，上面一声梆子响，强弓硬弩一齐射将下来，可怜张顺英雄，就涌金门外身死。

且说宋江早接了李俊飞报，说张顺入城，放火为号。宋江日间夜里总觉神思恍惚。第二天，李俊报来：“张顺被射死在涌金门外，现今城上用竹竿挑起头来号令。”宋江听了，哭得昏倒。吴用等众将都十分伤感。

当天夜里，宋江穿了白袍，叫戴宗请灵隐寺五六个僧人，来到西陵桥上。军士已列下马猪白羊、金银祭物。先是僧人摇铃诵咒，超度亡魂。次后戴宗宣读祭文，宋江把酒烧奠，仰天望东而哭。

忽听桥下两边，一声喊起，南北两队兵马来捉宋江。樊瑞、石秀听得喊起，两路分开，一齐杀出。南军见有准备，急回旧路。保叔塔山背后，撞

出阮小二、阮小五、孟康 拦住归路 活捉了茅迪 乱枪刺死汤逢士。南路吴值正遇李逵等军 项充、李衮飞刀剁倒元兴 鲍旭刀砍苏泾 李逵劈死赵毅，军士大半赶下湖里去了。

却说宋江在杭州城外多日，不知卢俊义进兵消息，便派戴宗去打探。戴宗去了几天，回来见宋先锋，说知卢先锋已过独松关。宋江听了，忧喜相半 问：“几个弟兄如何 你不要瞒我 实说情由来。”戴宗说：“董平、张清、周通战死 卢先锋已将三人葬于关上。”宋江听了 心中添闷，泪如泉涌。

吴用说：“可调军去接应卢先锋。”宋江说：“军师说得有理。”便令李逵、鲍旭、项充、李衮 领三千步军前去。

李逵等领军正在路上行进，对面张俭引败军而来，官军并力冲杀入去，乱军中杀死姚义。张俭、张韬再奔回独松关那条路上，正遇卢俊义，大杀一阵。二人弃了马 奔走山下逃命。突然树丛中钻出解珍、解宝 张俭、张韬措手不及 被两个拿钢叉搠翻 捉下山来。卢俊义见捉了两个南将 大喜 与李逵合兵一处 同回大寨来 见过宋先锋。

随后攻取德清县呼延灼也引军回来。各处州县，张招讨已自调官员前去镇守。宋江看呼延灼一行人中 不见雷横、龚旺。知道这两个兄弟也不在了。

第二天 与吴用计议 遣将调兵 攻打杭州。

卢俊义领林冲等一十二将，攻打侯湖门。

花荣等一十四将，攻打艮山门。

李俊等十一将，攻打靠湖门。

孙新等八将，攻打荐桥门。

李应等八将，各处策应。

宋江领关胜等二十一将，攻打北关门。

却说宋江人马直近北关门城下。城上鼓响锣鸣，南军元帅石宝当先出战。官军阵上索超平生性急 挥起大斧 也不打话，飞奔来斗石宝。二将战过十多回合，石宝回马便走，索超赶来。关胜早听得石宝惯使流星锤，急叫别赶时，石宝一锤已把索超打下马来。邓飞出阵去救，石宝马

到 邓飞措手不及 石宝手起刀落 把邓飞砍做两段。此时元帅邓元觉抡着铁禅杖，引兵从城里冲杀出来。官兵大败，往北而走。

却说卢俊义来打侯潮门 见城门不关。刘唐一骑马，一把刀 直杀入城去。城上见刘唐飞马奔来，一斧砍断绳索 坠下闸板 可怜刘唐 连人带马同死于闸门之下。其余各门都攻打不下，只得退军。宋江听得又折了刘唐 哭道：“屈死了这个兄弟 自郓城县结义 跟着晁天王上梁山 受了许多年辛苦，不曾快乐。谁想今日死在这里！”

次日，宋江领众将军兵来到北关门。早见石宝骑一匹瓜黄马，飞奔出城。李逵是个不怕天地的人 大吼一声 直奔到马前来 只一斧砍断马腿。石宝跳下马来，去马军里躲了。鲍旭早把廉明一刀砍下马来。官军冲到城门边时，城上檣木炮木打将下来。宋江急令退军，不想鲍旭早钻入城门里去了。石宝却伏在城门里面，见鲍旭抢入来，只一刀抱鲍旭砍做两段。

众人回寨 正在烦恼 见解珍、解宝来报事。原来是拿得富阳县袁评事解送粮船去杭州。吴用大喜 说：“只在这些粮船上 定要成功。”便请宋江传令，调拨众将依计而行。

且说王英、孙新、张青、扈三娘、顾大娘、孙二娘 都扮作艄公夫妻，军兵刀枪都藏在船里。解珍、解宝跟着袁评事 直到城下来叫门。城上得知，报于方天定。方天定派下将佐军兵来，叫袁评事搬运粮米，入城交纳。此时王英等人 都杂在艄公水手中 混入城里去了。城外官军 早围住城郭四门 准备攻城 策应城内。当夜 凌振取出子母炮 去吴山顶上放起来。众将各取火把，到处点着。

方天定听了大惊 急急披挂上马时 各门城上军士 都已逃散了。官兵大振，各自争功夺城。方天定四下里寻不着一员将校，身边只有几个步军，急忙出走南门，逃奔而去。走到五云山下，只见江里走上一个人来，口里衔着一把刀，赤条条跳上岸来。方天定见那人来得凶，打马要走。那汉早抢到马前 把方天定扯下马来，一刀割了头 却骑了方天定的马，直奔杭州城来见宋先锋。

究竟杀了方天定的这个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话说张横杀了方天定，一手提头，一手执刀，飞马来见宋江。原来张横同众水军头领，去攻取沿海县治，回来时风水不顺，被打出大洋里去了。亟待要回，又被打破了船，众军落水，逃得性命的四散去了。侯健、段景柱不识水性，都淹死在海中。张横回来，恰好就遇着了方天定。随后阮小七也到了。张横听说兄弟张顺没了，哭得昏倒。

不觉早过数十日，张招讨派人送文书来，催促宋先锋进兵。宋江与卢俊义兵分两路，宋江去打睦州，卢俊义去取歙州。当时计议已定，择日祭旗出师。此时杭州城内瘟疫盛行，张横、穆弘、孔明、朱贵、杨林、白胜，患病不能征进，就留穆春、朱富看视。

不说两路军马起程，再说柴进同燕青，自离了秀州，一路南行，来到睦州。守城军士拦住，柴进说：“我是中原一秀士，姓柯名引，能知天文地理，善会阴阳，九流三教，无所不通，遥望江南有天子气而来。”守将听柴进言语不俗，便来报右丞相祖士远。祖丞相叫接柴进来，柴进一段话，说得祖士远欢喜，便派元帅谭高引柴进去清溪县去见方腊。

柴进、燕青来到清溪，先参见了左丞相娄敏中。次日早朝，娄敏中引柴进来拜见方腊。方腊问道：“贤士所说，望天子气而来，此气在何处？”柴进说：“臣柯引，近日夜观天象，见帝星明朗，正照东南。因此不辞千里之劳，望气而来。今得瞻天子圣颜，正应此气。”方腊说：“我虽有东南之地，近被宋江侵夺城池，你有什么办法？”柴进说：“如今虽被宋江侵了几处，不久气运将重归圣上。陛下不仅只有江南之地，日后中原江山亦属陛下。”方腊听了这篇言语，大喜，当时就封柴进为中书侍郎。自此柴进

得近方腊，无非用些阿谀美言，虚情假义。半月之后，方腊及内外官僚，没一个不喜欢柴进。方腊请娄敏中做媒，把金芝公主招柴进做了驸马。

却说宋江统领大队人马，离了杭州，轻取富阳、桐庐二县。邓元觉、石宝一路南奔，官军水陆并进，已到乌龙岭下。这乌龙关正靠长江，上立关防，下排战舰。此时国师邓元觉和元帅石宝已经领军退到这里，都上山去把守。官军近岭扎下寨栅，宋江令李逵等外出哨探，又令阮小二、孟康等驾船上滩。当下二人领一千水军，摇旗擂鼓，渐近岭下水寨边。水军总管成贵引着几个副总管，已知官军水军进来，早准备下五十个火排。这火排是大松木穿成，排上都堆草把，内藏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都排在滩头。这里阮小二叫军士只顾摇上滩去，忽听岭上金鼓齐鸣，火排一齐点着，顺风冲将下来。背后大船上都是长枪挠钩，尽随火排下来。阮小二急要下水，船赶来挠钩搭住。他怕被捉去受辱，抽出腰刀，自刎而死。孟康见势不好，还要跳水，火排上火炮齐发，一炮正中头顶，打成肉泥。

次日，宋江再要进兵。只见解珍、解宝来说：“我两个爬上山去，放起一把火来，先锋即时进兵攻打，贼兵必弃了关去。”吴用说：“此计虽好，只是山势险峻，一旦失脚，性命难保。”二人说：“我弟兄两个，自登州越狱上梁山，跟着哥哥，做了许多年好汉，今日为朝廷，便粉身碎骨，也不为多。”宋江说：“贤弟别说这凶话。”

解珍、解宝拴束停当，取小路往乌龙岭来。当夜月光明朗，两个正爬到悬崖险峻之处，钢叉拖在背后，刮得竹藤乱响。只听上面叫声“着！”一挠钩搭住解珍。解珍急拔出刀来，一刀砍断挠钩，却从半空里撞下去了。解宝急退步下岭时，上面弓弩齐发，射死在树丛里。

宋江得了消息，大怒，令关胜、花荣速去打关，为四个兄弟报仇。吴用说：“诚恐有计，兄长不可性急。”宋江不听劝告，连夜进兵到乌龙岭。军士来报：“见两个人挂在那里，想是解珍、解宝尸首。”宋江去看时，见两株树上挑起两个尸首，便叫人上树取下来。忽见四下里火把齐起，喊声大振，前有石宝拦住，后有邓元觉截住归路。花荣急出，敌住后队南兵，一连两箭，射死王勣、晁中二将。正在危急，听得南军后喊声连天。原来李逵、鲁智深、武松众将，得吴用将令，前来救应。

且说乌龙岭上，石宝、邓元觉两个元帅商计：“如果官军私越小路，度过岭去，睦州就危险了。请国师去面见天子，添调兵马，守住这条岭，可保长久。”

邓元觉到清溪县来见方腊，奏请调兵。方腊说：“各处军马都已调尽，如今只有御林军，我要用来守护朝廷。”左丞相娄敏中说：“可从御林军中拨出一万，跟国师去守关。”方腊坚持不肯。娄敏中请睦州祖丞相调兵。祖士远拨出五千人马，令夏侯成同邓元觉去保乌龙岭。

却说宋江派马麟、燕顺去村中寻访百姓问路。至晚，引一个老儿回来。宋江说：“老者，你指我条路过乌龙岭去，我自重重赏你。”老儿说：“我指一条小路，引你们过岭去。”

第二天，官军跟了老儿，取小路悄悄进发。夜半时分，已过岭来到东管。石宝听得消息，大惊，说：“既然朝廷不发救兵，我们只坚守关隘。”邓元觉说：“元帅错了，若不救应睦州，倘或有失，我们也难以自保。”石宝苦劝不住，邓元觉领五千人马，与夏侯成下岭去。

且说宋江引兵到东管，先不去打睦州，却来取乌龙关，正撞着邓元觉。花荣向宋江耳边低声说：“此人除非如此，方可拿得。”宋江点头称是，便嘱咐了秦明。秦明出马来战邓元觉，斗过五六回合，秦明回马便走。邓元觉不去赶秦明，却奔过来捉宋江。花荣早已准备了，待邓元觉来得较近，满满地拽开弓，嗖地只一箭，正中面门，邓元觉翻身落马。众军赶来，乱刀砍死。夏侯成抵敌不住，奔睦州去了。

却说夏侯成逃到睦州来报祖丞相：“官军已过东管，杀了邓国师，正要来打睦州。”祖士远听了，便派人同夏侯成去清溪见方腊。

方腊听了大惊，急令殿前太尉郑彪，领一万五千御林军，星夜去救睦州。郑彪说：“请天师同行策应。”方腊准奏，再令灵应天师包道乙同去。原来这包道乙幼年出家，后跟方腊造反，因有妖术，称为灵应天师。郑彪拜包道乙为师，也学得他许多法术在身。

且说宋江在睦州城下，忽闻报来，清溪救兵到了。宋江令王英、一丈青前去迎敌。夫妻二人引军投清溪路上来，正迎着郑彪。两军列成阵势，斗过十多回合，王英渐感力怯，枪法乱了，被郑彪一枪戳下马去。一丈青

见丈夫落马，急来救时，郑彪早到，略斗二三回合，郑彪回马便走，一丈青要报仇，纵马赶来。郑彪去身边锦袋内摸出一块镀金铜砖，看着一丈青面门上只一砖，打落马下而死。可怜能战佳人，到此一场春梦。

败兵回见宋江。宋江听得又折了王英、一丈青，大怒，领李逵、项充、李衮，带五千人马，前来厮杀。李逵抡动板斧，项充、李衮舞着蛮牌，三个直杀入南军阵里。忽听喊起，却是鲁智深、武松一路杀来。包道乙见武松两口戒刀直取郑彪，便抽出那口玄元混天剑，从空飞下，正砍中武松左臂，鲁智深急来救得回去。武松见左臂将断，便自己拿刀割断了。宋江急叫人送回寨去。鲁智深复又杀出，夏侯成败走，鲁智深直赶入山里去了。

却说郑彪敌不过李逵三个，越岭渡溪而走。三人赶过溪去，忽然西岸抢出一队南兵，截断归路。前面溪涧又深，李衮一跤跌翻，南军乱箭齐发，射死在溪里。项充急急要走，又被绳索绊倒，众军乱上，砍做肉泥。幸得花荣、秦明、樊瑞赶来，杀散南兵，救了李逵。

宋江回寨，整点军兵，折了少半。探马来报：“军师领关胜等将到来。”宋江便与吴用众将计议，来日攻打睦州。

次日，宋江传令，燕顺、马麟守住乌龙岭这条大路，关胜、花荣、秦明、朱仝四将，当先进兵，攻打睦州北门。

且说包道乙、郑彪早退入城中。今见官军未攻城，便和祖丞相等商议，祖士远说：“兵临城下，若不死战，何以解救！”当下郑彪引了谭高、伍应星等将，领兵出城来迎敌。包道乙众官，都在城楼上观战。

郑彪挺枪跃马出阵，这里关胜舞刀骤马而来。二将斗过十几回合，那郑彪如何敌得关胜，只办得架隔遮拦，左躲右闪。关胜奋起神威，一刀把郑彪砍于马下。此时，凌振放起一个轰天炮，正中城楼上包天师，将头打得粉碎。官军乘势掩杀，朱仝刺死谭高，李应杀了伍应星，官军从北门长驱杀人城中。

宋江入城，赏劳众将，出榜安民。忽探马来报：“马麟、燕顺二将在乌龙岭下战死。石宝得胜，正引兵杀来。”宋江急令众将迎敌石宝。

究竟宋江怎的迎敌，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卢俊义大战星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涧

且说当下宋江令关胜等四将前去迎敌，杀到乌龙岭下，正遇石宝军马。石宝见是关胜，便退上岭去，却叫白钦来战关胜。斗了数回合，见岭上军兵自乱起来。原来朝廷派童枢密来赏赐三军诸将，并领兵协助破敌，就驻扎在桐庐县。听得岭东厮杀，便大驱人马，从岭西杀上来。

吕方、郭盛当先奔上山来，忽然上面飞下一块大石，将郭盛连人带马打死在岭边。吕方却迎着白钦，斗不到三回合，正在山岭险峻处，二将人马一齐滚下悬崖。关胜指挥众军，都杀上岭来。官军两面夹攻，石宝见已无去路，拔刀自刎而死。官军夺了乌龙关，关胜令人报知宋先锋。江里水寨中四个水军总管，见乌龙岭和睦州都已失陷，便弃船逃过对岸，却被当地百姓捉了成贵、谢福，解送睦州来。

官军大队人马都入睦州。宋先锋传令，将水军总管成贵、谢福剖腹取心，来祭阮小二、孟康、吕方、郭盛等在乌龙岭阵亡的兄弟。宋江在睦州城按兵不动，等候卢俊义军马，同取清溪。

却说卢俊义自杭州与宋公明分兵，领军往歙州进发，来到昱岭关下。守关大将庞万春，是南军中一个会射箭的，带领两个副将雷炯、计稷在此镇守。当时卢俊义令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永六将，领三千步军，当先出战。

史进等六将来到关前，却并不见一人一马，正在心疑，只见庞万春出到关上，骂道：“你这伙梁山泊草贼，如何敢来我这里装好汉？先叫你看我神箭。”说着嗖地射下一箭，正中史进。众将一齐向前救起便回。听得一声锣响，树林里箭弩齐发。五将顾不得史进，各自逃命奔走。却遇雷

炯、计稷 两面山坡上 箭如雨一般射来。可怜水浒六兄弟，一堆儿都被射死在关下。

败兵逃回报知卢俊义。朱武听了，念起旧日在少华山与陈达、杨春的情义 禁不住潸然泪下。卢俊义说：“宋公明兄长分许多将佐给我，今番不曾赢得一阵，倒折了六个弟兄，怎么去见他？”朱武说：“以我的意见，可派鼓上蚤时迁去山中探得路径，方好进兵。”

且说时迁往深山里走到一个去处，天色已晚，远远望见一点灯光照亮，走到跟前，却是个小小庵堂，里面一个老和尚在那里诵经。时迁进去便拜老和尚，老僧说：“客官别拜，现今万马千军厮杀之地，你如何走到这里？”时迁说：“不瞒师父说，我是宋先锋部下偏将时迁。”便将来情去意告诉一遍。老僧说：“我这里百姓都被方腊害得苦，幸得天兵到此，万民有福。这里无路过得关去，直到西山岭边，却有一条小路，直通到庞万春寨背后。”时迁听了，说：“多谢师父指引，小人回去报知卢先锋，定来酬谢。”

时迁回寨见卢先锋，说知此事。卢俊义大喜，便与朱军师计议取关之策。朱武说：“就劳时迁兄弟再去走一遭，直到那寨背后，放起火来，我这里进兵攻打。”当下时迁收拾准备了，卢俊义又叫他带银二十两，粮米一石，派个军士挑去，送给老和尚。

时迁引军士挑了粮米，再寻旧路来庵里，送了银两米粮。当天夜里，老和尚派个小僧，送时迁到岭西小路边。时迁使出飞檐走壁的本事，爬崖攀壁，摸到关上。去那关后看时，见两堆柴草，时迁把火炮搁在柴堆上，取出硫磺焰硝，一齐点着。一时间，昱岭关上烈焰腾空，火炮震天。南兵不战自乱。时迁爬上屋脊，大叫：“已有一万官兵过关了，及早投降，免你们一死！”庞万春惊得魂不附体。此时，林冲、呼延灼众将已杀上关来，南兵四散奔走。孙立捉了雷炯。魏定国拿住计稷，只走了庞万春。

卢先锋得了昱岭关，厚赏时迁。将雷炯、计稷就关上斩首，享祭史进、石秀等六兄弟，收拾尸首，葬于关上。

却说庞万春逃到歙州来见方厚。那方厚是方腊的叔叔，与尚书王寅、侍郎高玉，镇守歙州城郭。方厚听说失了昱岭关，大怒，喝骂庞万春：

“如今官军已过歙州重要关隘，怎与他迎敌！”王尚书说：“主上息怒，今先免了庞将军本罪，就令他引军出战，如若不胜，那时治罪。”

官军已到歙州城下，当日，庞万春领兵出城。两军列成阵势，欧鹏当先出阵，来战庞万春。两个斗不过五回合，庞万春败走。欧鹏纵马赶去，庞万春扭过身，背射一箭，欧鹏一伸手，将那支箭接在手里，不提防庞万春又射第二支箭，正中欧鹏，翻身落马而死。城上王寅、高玉见庞万春得胜，引军杀出城来。官军大败，退三十里下寨。卢俊义计点兵将，乱军中又折了张青。孙二娘见丈夫身死，令军士寻得尸首烧化，痛哭了一场。朱武说：“南军得胜，今晚必来劫寨，可速做准备。”

不出朱武所料，当夜高玉、庞万春果然来劫寨。南兵悄悄来到寨前，见营门不开。高玉说：“不可进去。”庞万春说：“相公何必见疑，只顾杀进去！”当下催动人马，大刀阔斧，杀进寨里，却不见一个人。二人急叫“中计”，回身便走。只听一声炮响，四下里火把乱明，伏兵一齐杀将出来。二人冲出寨门奔走，正遇呼延灼，手起双鞭齐下，把高侍郎头顶打得粉碎。庞万春撞出重围，正走之间，路边汤隆一钩镰枪拖倒马脚，活捉了去。

天明收兵，卢俊义计点本部兵将，有军士来报：“丁得孙在路边草丛中，被蛇咬伤脚，毒气入腹而死。卢先锋令将庞万春剖腹剜心，祭献欧鹏等兄弟。”

次日，卢先锋再来攻打歙州，见城门不关，城上亦无军士。单廷珪、魏定国要夺头功，当先杀人城去。刚进城门，连人带马撞下陷坑，两边长枪手一齐上前，戳死在坑里。卢先锋急令一面填坑，一面厮杀。卢先锋一马当前，杀进城里，正迎着方厚。卢先锋忿怒，手起一刀，把方厚砍下马去。南兵败逃。

官军已得歙州城池。两军混战中，李云、石勇，被尚书王寅先后刺死。随后林冲众将赶来，刀枪乱戳，杀死王寅。卢先锋派人报知宋先锋约定日期，进兵清溪县。

却说方腊在清溪帮源洞中，与文武百官计议用兵之事。左丞相娄敏中说：“如今官军已近清溪，陛下若不御驾亲征，恐兵将不肯尽心向前。”

方腊当下传旨，大小官僚，都随我御驾亲征，决此一战。”又命殿前上将军方杰为正先锋，骠骑上将军杜微为副先锋，统领御林军，前去迎战官军。

再说宋江大队人马离了睦州，往清溪县而来。吴用与宋江商议，为防方腊逃窜山野，须得里应外合方好，于是便叫李俊就将船内粮米，去诈献投降，从中取事。

李俊领了计策，便唤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来，都扮作艄公水手，船上插了献粮旗号，往清溪驶来。南兵看见，去报知娄丞相。娄敏中令唤上岸来。李俊见了娄丞相，上前拜过，说道：“小人姓李名俊。现今宋江虽然占得大国州郡，但手下弟兄，都损折得没了。他犹自不知进退，威逼小人领水军向前。因此受辱不过，特将粮米献纳，投拜大国。”娄丞相见李俊说出这一席话，便引他来朝见方腊，说了献粮投拜一事。方腊叫他几个去水寨守船，说：“待我破了宋江兵弓，自重重赏你。”

且说方杰引军出战，正迎着宋江军马。方杰横戟骤马而来，杜微背藏五把飞刀，手中仗口七星宝剑，跟在后面。官军阵上，秦明首先出马，直取方杰。两个斗了三十余回合，不分胜败。杜微见方杰战秦明不下，从背后闪出，往秦明劈脸飞过一刀来。秦明急躲刀时，被方杰一戟刺于马下。可怜秦明一世英雄，霹雳火从此灰飞烟灭。

方杰得胜夸能，又在阵前呼战。忽听报道：“卢俊义军马从歙州来，已杀到山后。”方腊急叫收军回城。却听得城中喊声连天，原来是李俊一伙在城里放起火来。宋江见了，大驱军马赶杀。此时卢俊义也领军到来，两个夹攻，打破清溪城郭。方杰保驾方腊投帮源洞中去了。

官军大队入城。宋江整点将佐，又有郁保四、孙二娘、邹渊、杜迁、李立、汤隆、蔡福、阮小五八将战死。俘获得南国官员九十二人，只不见娄敏中、杜微。后有百姓报说，娄丞相在林中自缢而死。杜微躲进娼妓家里，却被献将出来。宋江令将杜微剖腹剜心，滴血享祭秦明、阮小五等阵亡将士。

却说宋江、卢俊义把兵马团团围住帮源洞，方腊如坐针毡。忽见驸马柯引来奏道：“臣愿借主上一支军马，立退官兵，不知圣意如何？”方腊

听了 不胜之喜 便叫柯驸马同皇侄方杰 引御林军兵一万人马 出洞迎敌。

柯驸马当先出战。宋江军中，谁不认得是柴进？宋江令花荣出马迎敌。花荣出阵高叫：“你是甚人 敢助反贼！”柯驸马说：“我是山东柯引 正要把你这伙草寇杀尽，克复城池。”当下花荣来战柯引，斗了三五回合 柴进低声说：“兄长可诈败。”花荣听了 略战几回合 回马便走。柯引喝道：“我不赶你 有了得的 叫他出来！”吴用又叫关胜、朱仝先后出战 皆败回阵来。柯驸马招动南军，掩杀过来。官军败退十里。

柯引得胜回兵。方腊大喜 设酒为柯驸马庆贺。柯引说：“主上放心 明日请圣上登山，看柯引厮杀。”

且说第二天 宋江诸将 都到阵前。只见南军阵上 柯驸马立在门旗下 燕青跟在后面。柯引正要出战 方杰说：“驸马少歇 看方某先斩他一将。”官军阵上关胜出马 战过十多回合 宋江令花荣出阵。方杰力敌二将 全无惧怯。宋江再令李应 朱仝助战。方杰见四将夹攻 回马往本阵便走。柯引把手一招 关胜四将赶过来。柯引挺枪直取方杰 方杰措手不及 被柯引一枪戳翻 背后燕青赶来，一刀砍死。柯引大叫：“我二人是宋先锋部下小旋风柴进、浪子燕青！”回身引领四将，招起大军，杀人洞中。方腊在帮源洞顶 看见杀了方杰 三军溃乱，一脚踢翻交椅 往山中奔走而去。官军涌入内宫，杀尽嫔妃彩女，皇亲国戚，掳掠了金银细软 柴进奔入东宫时，金芝公主已自缢身死。

究竟方腊去了何处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凯旋还京

话说方腊脱了蟒袍金冠，往深山旷野奔走。走到一处山坳里，看见一个草庵，方腊肚中饥饿，正要去庵里寻些饭吃。忽见松树背后转出一个胖大和尚来，一禅杖把方腊打翻，取条绳子绑了。这和尚不是别人，正是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将方腊解出山来，恰好遇着搜山官军，便一同来见宋先锋。宋江见拿得方腊，大喜，便问缘由。原来鲁智深自乌龙岭追赶南兵到山里，杀了夏侯成，却在乱山深处迷失了路径。走到山坳草庵里，向老僧讨些饭吃，正要寻路回来，行走之间，就见这个人爬过山来，不想恰是方腊。

且说在此三军班师还京之际，宋江想起昔日一百单八个弟兄，如今十去其七，禁不住潸然泪下。便就在睦州寺院里，扬起长幡，请僧众修设好了，超度亡魂。收寻得尸骸的，都叫安葬了。军马起程，往杭州进发。

到得杭州，知留在这里的张横等八人，只剩了杨林、穆春，其余六人都已患病身死。

却说宋先锋军马驻扎云和塔。鲁智深与武松住一处安歇，见城外江山秀丽，景物非常，心中欢喜。当夜，二人睡到半夜，忽听江上潮声雷响，鲁智深跳起来，大喝着抢出来。众僧吃了一惊，问道：“师父要做什么？”鲁智深说：“我听得战鼓响，正要去厮杀。”众僧笑起来，说：“师父错听了，这是钱塘江潮信响。”鲁智深问：“甚么唤做潮信响？”众僧推开窗，指着那潮头，说：“这潮日夜两次来，并不违时刻，因不失信，所以叫潮信。”鲁智深看了，心中忽然大悟，笑道：“师父智真长老曾嘱咐我四句偈言，‘逢夏而擒’，我在山里捉了个夏侯成。‘遇腊而执’，又拿了方腊。今日正

应了‘听潮而圆 见信而寂’众师父甚么唤做圆寂？”众僧说：“你是出家人 还不明白圆寂便是死？”鲁智深笑道：“既然死便是圆寂 我今日必当圆寂。烦众师父烧桶水来 我要沐浴。”鲁智深洗浴了 换一身干净僧衣 叫军士：“去报宋公明哥哥来看我。”又问众僧取了纸笔 写了一篇言语。然后去法堂上提把椅子 当中坐了 焚起一炉好香。等宋江引众人来看时，鲁智深已坐在椅子上不动了。写道：

平生不修善果 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 这里扯断玉锁。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宋江和卢俊义看了，感叹不已。众弟兄都来看视鲁智深，焚香拜礼。宋江取出金帛给众僧，叫做个朱红棺木盛了，请大惠禅师并众僧诵经 然后火化 就葬入六和寺塔院。

宋江又来看视武松，武松说：“小弟已成废人，就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入六和寺中公用 在此安身 十分好了。”宋江说：“就从你心罢。”武松自此在六和寺出家，后至八十善终。

不觉在杭州已半月之久，朝廷使者到来，令班师回京。张招讨一行人马先回去了，宋江军马正要起程，不想林冲染患风瘫，杨雄发背疮而死 时迁又感搅肠痧而死。宋江感伤不已。丹徒县又有文书来 说杨志已死。原来南进途中 杨志患病 就留在丹徒县将息。林冲不能随行 就留在六和寺，让武松看视，半年后身死。

再说宋江人马 离杭州登东京进发。只见燕青来见卢俊义 说：“我自幼跟随主人 蒙恩感德，一言难尽。今大事已成 我想咱主仆二人一同辞官 隐迹埋名 寻个清静去处 以终天年。不知主人意下如何？”卢俊义说：“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以来 弟兄们北战南征 十损七八 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怎么却寻这个没结果？”燕青笑道：“我此去正是有结果 只怕主人此去倒是没结果了。”这燕青可谓是知进退存亡之机了。有诗写道：

略地攻城志已酬，陈辞欲伴赤松游。

时人苦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

卢俊义听了燕青一篇言语，不肯。燕青纳头拜了八拜，当夜收拾了

一担金珠宝贝，竟不知投何处去了。

宋江人马行至苏州城外，李俊忽称中风，倒在地上。宋江亲领医人来看治。李俊说：“哥哥不要误了回军的期限，哥哥若可怜小弟，便留下童威、童猛看视，待病体痊可，随后赶来。”宋江见说，只得引军前进。

李俊三人，到太湖榆柳庄寻见费保四个，尽将身边金银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外国去了。

却说宋江统领人马，在路不只一日，回到京师，在城外陈桥驿屯驻。三天后，宋江、卢俊义众将去朝见天子，呈上表文，并诸将名录。阵亡正偏将五十九员：

正将一十四员：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史进、索超、张顺、阮小二、阮小五、雷横、石秀、解珍、解宝

偏将四十五员：宋万、焦挺、陶宗旺、韩滔、彭玘、郑天寿、曹正、王定六、宣赞、孔亮、施恩、郝思文、邓飞、周通、龚旺、鲍旭、段景柱、侯健、孟康、王英、扈三娘、项充、李衮、燕顺、马麟、单廷珪、魏定国、吕方、郭盛、欧鹏、陈达、杨春、郁保四、李忠、薛永、李云、石勇、杜迁、丁得孙、邹渊、李立、汤隆、蔡福、张青、孙二娘

病故正偏将佐一十员：

正将五员：林冲、杨志、张横、穆弘、杨雄

偏将五员：孙明、朱贵、朱富、白胜、时迁

杭州六和寺坐化正将一员：鲁智深

六和寺出家正将一员：武松

旧在京回还蓟州出家正将一员：公孙胜

不愿恩赐，于路上去正偏将四员：

正将二员：燕青、李俊

偏将二员：童威、童猛

旧留在京师，现在京偏将五员：安道全、皇甫端、金大坚、萧让、乐和
现在朝正偏将佐二十七员：

正将一十二员：宋江、卢俊义、吴用、关胜、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戴宗、李逵、阮小七

偏将一十五员 朱武、黄信、孙立、樊瑞、凌振、裴宣、蒋敬、杜兴、宋清、邹润、蔡庆、杨林、穆春、孙新、顾大嫂

天子览表 感叹不已。随即降旨 殁于王事的 正将封为忠武郎 偏将封为义节郎。有子孙的，承袭官爵。无子孙的，建立庙宇，四时享祭加赠鲁智深义烈照暨禅师。加赠扈三娘花阳郡夫人，孙二娘旌德郡君。封武松清忠祖师，赐钱十万贯。现在朝见的，正将授武节将军，诸州统制。偏将授武奕郎，诸路统领。顾大嫂封授东源县君。

宋江加授武德大夫 楚州安抚使 兼兵马总管

卢俊义加授武功大夫，庐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

吴用授武胜军承宣使

关胜授大名府正兵马总管

呼延灼授御营兵马指挥使

花荣授应天府兵马统制

柴进授沧州统制

李应授中山府郢州统制

朱仝授保安府统制

戴宗授兗州府统制

李逵授镇江润州统制

阮小七授盖天军统制

当日封官授爵毕，又依次赏赐金银缎匹等物。天子封赏已罢，传旨将方腊押赴东京市曹 凌迟处死。正是 宋江重赏升官日 方腊当刑受刷时。可叹！

却说在京师诸事已毕，宋江奏过天子，回乡省亲。当时父亲宋太公已亡 宋江请来僧众 修设好事 追荐父母。就叫兄弟宋清留在乡下 照看庄院 多余钱帛 送了街坊父老。宋江在乡中住了数月 回到东京 收拾赴任。

一日 戴宗来见宋江 说：“小弟已蒙圣恩 授了兗州统制。今情愿辞了官职 去泰安州岳庙过了此生。”自此 戴宗去泰安州岳庙出家 后数月，来辞众道伴，大笑而终。

再说阮小七，已到盖天军赴任。却被大将王禀、赵谭怀挟帮源洞辱骂旧恨，累累在童贯前诉说阮小七的过失，奏过天子，追夺了官职。原来阮小七在帮源洞搜得方腊的蟒袍金冠，便穿戴起来在那里戏耍，童枢密手下王、赵二将看见，便来责骂阮小七。阮小七夺了枪，要和他厮拼。因此记恨在心。阮小七复为庶民，倒也欢喜，回到梁山泊石碣村，依旧打鱼为生，奉养老母。后寿六十而终。

柴进见朝廷追夺了阮小七，想到自家曾在方腊处做驸马，倘或被奸臣谗佞陷害，岂不要受辱？于是称患风疾，不能任用，回到沧州为民，自在过活。

李应赴任半年，听说柴进求闲回乡，便也称病，不能为官，回还故乡独龙冈。

关胜在大名府，一日操练军马回来，因酒醉，失脚踏马而亡。

呼延灼后领军破金国兀术四太子，阵亡。只有朱仝，后随都督刘光世征战金军，做到太平军节度使。

再有偏将一十五员，宋清早已还乡为农，杜兴跟李应去了，邹润不愿为官，回了登云山，裴宣、杨林回了饮马川。蒋敬思念故乡，回潭州为民。穆春自回揭阳乡中。朱武、樊瑞投二仙山公孙胜出家去了。其余众人，各个赴任。

且说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奸臣，见天子重礼厚赐宋江这伙将佐，心中好生气恼。四人商议定了计策，奏过天子，宣取宋江、卢俊义回朝，谎称有事委用。卢俊义先进京，奸贼却把水银放入酒食里。卢俊义回庐州路上，便觉腰肾疼痛，不能乘马，坐船行到泗州淮河。这天夜里，酒醉，走上船头，不想水银坠下腰胯骨髓，站立不稳，落水而死。可怜河北玉麒麟，屈作水中冤死鬼。

却说四个奸臣来启奏天子，说卢俊义酒醉堕水而死，恐宋江知道别生他事，陛下可派人携带御酒往楚州赏赐，以安其心。

宋江自饮御酒之后，觉得肚腹疼痛，心内已知被奸贼下了药酒。自感不久人世，只有一事放心不下，李逵兄弟性如烈火，他若知我被朝廷害死，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们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想着便令人

去润州唤李逵。

李逵见了宋江，问道：“哥哥有甚么事情？”宋江便把朝廷赐酒陷害之事详细告知。李逵叫道：“哥哥反了罢，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强似在奸臣们手下受气。”宋江说：“兄弟且慢，再作商议。”随即摆下酒食，请李逵。宋江说：“兄弟，你不要怪我。我死之后，怕你造反，因此请你来相见一面，已在酒中下了慢药。你死之后，可来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和你阴魂在那里相聚。”说罢泪如雨下。李逵说：“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当时与宋江洒泪而别。回到润州，嘱咐部下：“我死之后，千万将灵柩去楚州蓼儿洼和宋公明一处埋葬。”

宋江已死。不久，李逵灵柩也从润州到来，葬于宋江墓侧。

且说吴用自到任以来，心中不乐，每每思念宋江，便收拾行李，往楚州来。知宋江已死，便带了香烛等物，到墓前来祭奠，哭道：“吴用初随晁盖，后遇兄长，到今数十余年。无以报答兄长相爱之心，愿同会于九泉之下。”说罢就要自缢。只见花荣飞奔而来，二人见了，都吃一惊。花荣说：“分散之后，常想念众兄弟之情。曾做一梦，见宋公明哥哥与李逵来说，可到楚州南门外看望一回。因此星夜到此。”吴用说：“兄弟来得正好，我正要与宋公明兄长同聚一处，身后之事，就托给兄弟了。”花荣说：“军师既有此心，小弟便当随从。”吴用说：“我孤身一人，无牵无挂，兄弟有娇妻幼子，万不可如此。”花荣说：“家中有些积蓄，足可糊口，妻小亦有人料理。”说罢，二人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

有人报知本州官员，备办棺木，葬于蓼儿洼宋江墓侧。后来，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义两全，便建立祠堂，四时享祭。

后人 有诗哀挽宋江等梁山泊一百单八个英雄：

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

铁马夜嘶山月晓，玄猿秋啸暮云愁。

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情。